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三一冊目次

韻語陽秋二十卷（宋）葛立方撰　宋刻本　〇〇一
四六談塵一卷（宋）謝伋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〇七四
環溪詩話三卷（宋）吳沆撰　明鈔本（四庫進呈本）　〇八二
竹坡老人詩話一卷（宋）周紫芝撰　明刻百川學海本　一一四
文則二卷（宋）陳騤撰　清乾隆四庫館鈔本（四庫底本）　一二八
二老堂詩話一卷（宋）周必大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一五七
楊誠齋詩話一卷（宋）楊萬里撰　清初鈔本　一七四
詩人玉屑二十卷（缺卷十八至二十）（宋）魏慶之輯　元刻本　一九二

後村詩話十四卷（缺卷九至十四）（宋）劉克莊撰　明鈔本　三三〇
寶顏堂訂正荊溪林下偶談四卷（宋）吳子良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四〇七
杜工部草堂詩話二卷（宋）蔡夢弼輯　元刻本　四四六
修辭鑑衡二卷（元）王構輯　元至順四年集慶路儒學刻本　四六二
作義要訣一卷（元）倪士毅撰　元刻本　四九一
墓銘舉例四卷（明）王行撰　清乾隆二十年盧氏雅雨堂刻金石三例本　四九七
麓堂詩話一卷（明）李東陽撰　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五四〇

韻語陽秋二十卷

（宋）葛立方撰

宋刻本

韻語陽秋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葛立方撰。立方有歸愚集、已著錄。是編雜評諸家之詩、不甚論句格工拙、而多論意旨之是非。故曰陽秋、用晉人語也。然晉人以避諱之故、改春爲陽可也。宋不諱春而立方乃襲舊文、是好奇而無理矣。其中如偏重釋氏、謂歐陽修夢見十王、得知罪福、後亦信佛之類、則未免虛誣。譏屈原自沈爲不知命之類、則未免偏駁。論李、杜、蘇、黃皆相輕相詬之類、則未免附會。趙與旹賓退錄嘗議其誤以鄭合敬詩爲鄭谷詩、又議其不知阮咸出處。今觀所載、如以江淹雜擬赤玉隱瑤溪句爲謝靈運詩、以蘇軾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句爲杜甫詩、以李白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元暉句爲襲鄭谷之語、皆未免舛誤、尚不止與旹之所糾。然大旨持論嚴正、其精確之處、亦未可盡沒也。

韻語陽秋序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叙之會余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夜夢常之如平生旣寤愴念疇昔泫然涕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於閭術播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字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可通則猶當以意逆志理與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辭爲可略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即其辭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學者之蔽甚方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題以至賡和之習盛則又因韻以造語因語以命意言之支離體之骫骳情之抑鬱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風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哉常之傳家學故其原深貫群書故其論辯稟秀質故其辭華旣嘗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內賦雲漢常武以賛中興頌清廟思文以揚先烈流落江湖之上而見於遺文者如此此有識所屢歎非余獨爲之深惜也常之葛氏清孝之孫文康之子子先夫人之從姪去八月十二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 林 叙

韻語陽秋卷第一

丹楊　葛　立方　常之

謝朝華之巳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恠恠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堊目無膜爾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篦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巳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奇作又曷甞以難解爲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刷是也大抵欲造平澹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澹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澹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巳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則知老杜於當時巳爲詩人所欽伏如此殘青賸馥霑丐後代宜哉故微之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卧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甖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参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要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瀾亭詩云危檣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送俞駕部云何時鵜舟上遙見炉峯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王尉云度鴈不曾下新文誰寄評晝寢詩云及爾寂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對雨云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江詩云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故杜兩言之與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皆譏其詩文易得前詩曰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後詩曰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二詩皆數十韻豈非欲衒博於易語言之人乎前詩曰淵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後詩曰每旬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有以知崔於韓情義之篤如此也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選詩騈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群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後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麄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竪子至云柤棃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川守云花深稚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開徐稚榻客帆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采生香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嵒栢麝留香松江詩云曉色千帆落林聲一鴈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閒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於其它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楊子渡對越王臺者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渺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自讀書始

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逕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不生煙荒崗筠翳石詠聲詩万物自生聽大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二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万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太行橫偃春百里芳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絕少也李觀評其詩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許之亦太甚矣東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蟛蜞竟日嚼空螯貶之亦太甚矣

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隱寺夜吟詩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識之者曰此駱賓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隱名同逃已莫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兗州餞之問詩云淮陽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蟻空其相習如此不應暮年相遇於靈隱而云不相識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於前後

谷

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星漸見射台星非謂朱門謂孔門常仰門風継國風忽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謂上才皆用於散聯鄭光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身爲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辞禪閤却訪支郎是老郎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對聯也

梅聖兪早有詩名故人士能詩者往往冩卷投擲以質其是非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黄莘詩卷則云鳳凰養雛飛未高雞鶩成群翅終短讀蕭淵詩卷則云野雉五色且非鳳知時善鳴雞若何讀孫直言詩卷則云汲井欲到深磨鑑欲盡塵讀張令詩卷則曰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讀邵不疑詩卷則曰旣觀坐長歎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東坡喜奬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奬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爲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荅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荅龎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氷雪深歐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娘靑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槩舉也

韓愈以瀑布爲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詹溜爲天紳所謂詹溜擲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定國倅穎詩亦有餘波猶足掛天紳之句

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而興益遠九天宫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爲五言曰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絶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窓等詩餘三篇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絶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顔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顔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晩昆虫皆閉關樂天詩云渇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歸叟詩話載軒轅詩一篇以爲韓退之遺文其實非也所謂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䥫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等句皆不成語言而厚誣退之不亦寃乎歐永叔有譏人送枕簟詩因及喜睡其曰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與前詩不侔矣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飢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貴則其詩章雖欲不冨貴得乎故岐公之詩當時有至寶丹之喩如寶藏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玉爲臺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多李慶孫冨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元獻云太乞兒相若諳冨貴者不爾道也元獻詩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此自然有冨貴氣吾曾伯祖侍郎諱宫雖起於寒微而論冨貴若固有之甞有詩云翩翻燕子朱門靜狼籍梨花小院閑又云西樓月上簾簾靜後苑花開院院香其視晏公眞不愧矣若孟郊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陶潛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杜甫天吳與

紫鳳顛倒在短褐皆巧於說貧者也

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聖俞詩者十幾四五稱之甚者如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又云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又云少低筆力容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絶又云嗟哉我豈能知子論詩賴子能指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公標牓之重詩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歐公後有詩云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而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亦云吾詩固少愛獨爾太守知皆言識之者鮮矣張芸叟評其詩云如深山道人草衣捆屨王公大人見之屈膝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已而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有贈之詩曰業由舊德青箱秀昔科新試碧雞才下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温郎玉照臺可謂佳句矣韓退之送陸暢詩云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鳴鸞桂樹間觀者何繽紛此二詩事相類而語皆奇也

韻語陽秋卷第一

韻語陽秋卷第二

丹楊葛立方常之

荆公嘗有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則未見有出也荆公荅曰韓集鬬雞聯句孟郊云受恩慙始隗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言一日有人面稱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以爲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荆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龐統驥箭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龐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事晚歸不遇詩勿看童子掃花處始夕郎題鳳來前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牽也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珝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珝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鵷鷺忽相隨腕雪新晴栢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云紫微晴雪帶恩光遶仗偏隨鴛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珝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蟋蟀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以某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

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
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
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
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高適觀陳十六
史碑則曰我來觀雅製慷慨變毛髮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
王贊嘗稱之曰鏝肌滌骨氷瑩霞絢麗者自將不吮餘馮歷
不能芬苦不躍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郃嘗稱之曰其秀
也仙蘂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衆響觀其所作登靈隱峰詩
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
檝到家林此真兒童語也寄喻鳧云實盃隨楚盡落葉渡淮
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
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鳧又云才吟五字
句又白幾莖鬚稱心寺中島云雪折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
寄越上人又云窗接停猿樹嵓飛浴鶴泉于使君詩云月小
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而送任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漁
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塵其語言重複如此有以見其窘也至於
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猿垂樹窓邊月紅鯉驚鉤竹外溪
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媿於孫王所賞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蘭至二十七而卒
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遂知暮年促更
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受之耶

連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爲平側所牽則爲
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沈寥爲寥沈是爲平側所牽秋風生桂
枝詩所謂寥沈工夫大是也又以洗瀾爲瀾洗是爲韻所牽
哭孫負外詩所謂故侯何在淚瀾洗是也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
點客衣似譏當時闒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
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
誤哉羅隱竊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倚孤光若道逼
文翰車公業肯長其視前作愧矣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瑣碎者日光也恨
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
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
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荊公點化之則云繰成白髮三千丈
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
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
虛鐘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
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婚妻學詩者不可不
知此

魯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
客有謂余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杜云作乞八
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
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
云中原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
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
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曰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
一腐儒後山則曰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曰
寒城着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曰寒花只自香如此類
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
古真所謂碎碎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者用語稍同乃是讀少
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以足病公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
人曹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爾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嘲

唐漢武要王母詩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
非鬼詩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荅曰莊
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
之作秋月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典論云文人相
輕自古而然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
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
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烏明灯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
左相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
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為馬誤矣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崔功
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赴越云鏡水若
所憶蓴羹予舊便人以為疑余考地里志漢吳縣隸今會稽
郡則以鱸魚作越上亦無傷也

山谷詩多用稻田衲亦云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積裁衣
學水田又云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豈用是耶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
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絕倒者已
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
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
直酷愛陳無已詩而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為無已揚譽無所
不至而無已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
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萵苣詩云兩
旬不甲拆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山實於此皆興小人
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
肥菜常熟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尚
知興之與訕異始可以言詩矣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
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
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而末章有顧語地上
友經營無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鑿派別
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
古淡軒昂避雞群之句則知籍有意於慕大而實無可取者也
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
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
獻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句青閨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
句也至於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
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秋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
府則稍超矣姚秘監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白
太傅嘗稱之曰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之
所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艷爾夏
英公和上元觀灯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啓玉京
冉冉游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灯淡紫館
風微鶴燄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
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
鼇海上駕山來鎬宮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
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
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鶯驚鳳輦
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文恭云春暖仙蓂初霏靡日斜
芝蓋尚徘徊鄭毅夫云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濃薰萬壽杯
皆典實富艷有餘若作清癯平淡之語終不近爾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斗杓東
瀲艷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金甲事春農鄭溫
伯云晨曦瀲艷上蔟欄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

百花頭上放輕紅府顏叔云蹀旦求衣向曉雞達萊仗日下
將西花添漏鼓三聲遠柳映春旗一色齊梁君眖詩云東方
和氣斗回杓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濃
王宸朝皆佳作也今觀鄭穀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應
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領東風到
世間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濕層城濃建章草色未迎
雕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黃其三云晴暉散入鳳凰樓一行朱
簾不下鈎漢殿鬪簪雙彩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
春破玉玲瓏声嫋簾鈎漸好風鬧繞欄干指花樹春痕已着
半梢紅觀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
然習熟耶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
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
山之爲豐富䆠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
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
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
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浣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
爲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着地秋
声不斷鴈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決䏂未破水生硯
炉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之於談苑且曰二公
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爲佳詠可謂知所宗矣文公鎖
仰義山於前涵泳錢劉於後則其體製相同無足恠者小說
載優人有以義山爲戲者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
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挦扯去矣人以爲笑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即成靈運久而方
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眺雖有遲速多
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米元章賦詩絕人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
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障奪佳山川長鬩四溢魚龍淵
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
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烟栖雲閣云
雲出救世旱澤次雲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蓍着
復起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
翰墨畦逕之表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
可到也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設邏臣拜洗兩朝厥荷
情斡勒微臣雅魯祝君統聖壽鐵擺俱可忒設邏言後盛拜
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斡勒言厚重鐵擺言嵩高也沈存中
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
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衣
防閤人匹裂小木罌貔貍形如鼠而大狄人以爲珍饌二詩
可作對故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
思垂思苦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
之者易也李啓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
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只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
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壒
之外苟能如是於詩庶幾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
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
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
可見思難而敗易也

韓退之謂張籍作詩曰剸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韓謂高至
酌天漿然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之無本
詩爾其曰吾寧飛之雖勇往無不敗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
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襄九霄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覷衆鬼之
窮皆難事而與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爲主也則調張

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

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絶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

韻語陽秋卷第二

韻語陽秋卷第三

丹楊葛立方常之

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樂天寫元詩百篇合爲屏風更相傾慕如此而樂天必云微之詩律已格律頗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何耶東坡嘗效山谷體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收斂光芒入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綉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贈盧琚詩云藻翰唯牽率湖山合動揺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賈島携新文詣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万里道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島意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年吾何能無殊嗜昌歜可見謹於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洎愈教島爲文遂棄浮屠學舉進士擯一百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唱而不覺自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游詩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便

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爲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爲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爲前輩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尚恐其少作耶所謂呼兒趁浦下笭箵杜老欲就浮蛆香輕衣漸澀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比前清江曲似未到也

作詩貴彫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滞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恤也况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槀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藏骨它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託而作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出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託訴也而作詩云斗間誰與看冤氣台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得發青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夷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寄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絏之苦不能易雕章繪句之樂歟

莊庶子平大夫有怪石一絶傳於世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小池語曾見漢家池館來人士膾炙以爲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池上怪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歷風雷看向池邊塞龍鱗投來池上傾酒尊半酣若破青煙痕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斷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鋪卻雙縑直道難掉首空歸不成畫二詩殆未易甲乙也

杜子美詩亦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縑素以爲裝行儉是也外史檮杌載劉夫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弄月污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先德行而後文藝不爲無理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蹙于牆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爲朝廷恥遂下詔募捕竟得賊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也訾珍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鎭怨者皆不自安以致於此劉夢得有代靖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考夢得爲司馬時朝廷欲澤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託於靖安佳人其爲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發度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鰲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麄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題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以獻與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憤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等語豈不相万万哉東坡先生書官過舊驛壁閒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錄之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禽兩河諸侯忠者懷德者畏克獻廷奏皆不敢桀動烈之盛一時無與比有者唯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不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度爲聖相其可哉

李翱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翱有贈君好博渠一詩并傳灯錄載答藥山一偈湜祇有浯溪留題一篇而已

劉叉愛金使酒不拘細行士類鄙之史載叉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爾不若與劉君爲壽其愛金者又載少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是使酒者而其集有烈士詠云烈士或愛金愛金不爲貧義死天亦許利生天亦嗔胡爲輕濟兒使酒殺平人豈叉自以爲烈士耶

劉叉詩酷似玉川子而傳於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於正也冰柱詩云不爲四時雨徒於道路成泥柤不爲九江浪徒能汩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祕藏深宮以御冬酷如此等句亦有補於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

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蓋摛章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覩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論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詩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它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騈對非若遊戲於煙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躓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驥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云夭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至杜牧乃以羽林鎗爲比恐未盡其形似念昔遊云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腳長曾奉郊宮爲近侍分明攙攙羽林鎗大雨行云四面崩騰玉京仗万里橫亙羽林鎗出是去國漂斷之情不能忘雖覩豹尾中耶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荊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君上頭皆續以簾捲青山巫峽雨煙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節曾持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蛾愁人謂其太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

之爾當以前篇爲正後篇誠未工也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神爲詩者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嘗效爲之余友人莫之用其祖戩嘗以辨舌說賊脫百人於死意其後必昌而之用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大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煖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綃織冰轂踏翻菜園底用羊從它春雷吼枯腸擊鍾烹鼎莫渠安小毫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匝三樗蒲肯作豬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丹龍功成無躍兎玉函方秘綠青蛇
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盂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自後竊取其意者甚多張志和則云太虛爲室明月爲燭王康琚則云華條當圍屋翠葉代綺窻吴筠則云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裾劉伶則云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皆是意也李義山無題詩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此又是一格今效此體爲俚語小詞傳於世者甚多不足道也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万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爲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厭文事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峋嶁耳孫期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家時仲益年在旁亂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對屬坡曰試對看徐曰衡門稚子璠璵器孫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坡撫其背曰真璠璵器也異日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輙記于此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過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劇之事則秘不得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之宗姓得宮中之事爲詳如云叢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遙拋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又云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鵶雛內中數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則建豈能知哉初守澄讀建宮詞謂之曰宮掖之事而子曷言之儻得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鎭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着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遣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花蘂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之類亦可喜也
郭子稍學作小詩嘗賦荷花云玉盾裝龍脫雲衣羅賤黄罣何堪夜來宵香色兩凄迷留友人詩云良友聞何闆春事遽如許勞君丁鷗沙一葉藝春渚聊夢隋前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高點紅雨狂歌亂買珠清論雜揮塵騾駒未奇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似稚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道廢

韻語陽秋卷第二

韻語陽秋卷第四

丹楊　葛　立方　常之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藁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莫錄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崖端之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雁來者同耿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曉韋之詩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雁到吳洲耿湋寄曉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車樓還隨渡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者人更唱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篤爾史載郭曖進官大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之請以起姓別賦端立獻一章又工於前起之始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為可服也

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砆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鐶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棊燒敗襖看子故衣然陸龜蒙皮日休詞皆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屨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為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薏楸枰看盡更無棊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

余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璩百一篇略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為風狩雜二篇傷騫桑一老無以樂妻子而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以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懽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法而璩為爽長史切諫其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於敗或謂以百言為一篇者以字數而言也或謂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鑿之說何足論哉後何遜亦有擬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李嘈其詩一百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璩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爾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蠨蛸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雜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之每礙硋自後用此體作為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蘤湖行韭黃華迴塵鈎所謂複息緝心象驚擇薑鯁湯皆傚雙聲而為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皆效疊韻而為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丰戎獲收崔巖巉戲譜談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攷焉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秋堂入閑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孟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底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羣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秩未見有

可喜歟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窓間一榻篆煙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煙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黃妙歟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荊公詩即今老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荅長安丞裴稅詩云臨流意已愜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蓋效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懷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也然淵明落世紛深入理窟但見萬象森羅莫非真諦故因見南山而真意具焉應物乃因意愜而采菊因見秋山而遺萬事其與陶所得異矣
杜子美西郊詩云無人覺來往或云無人與來往或云無人覺來往競與皆常談覺字非子美不能道也蓋煬者避竈有道者之所驕舍者爭席隱居者之所貴也
作詩在於練字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練中間一字地拆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練末後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若非入與歸二字則与兒童之詩何異
杜牧之詩字意多用老杜如觀東兵長句云黑稍將軍一鳥輕蓋用子美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云野竹疏還密巖泉咽復流蓋用子美雨止還作斷雲疏復行也蓋其心景復之功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意於蹈襲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豈非自以為得髓者耶東坡贈孔毅甫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學杜甫而得其皮骨者鮮矣又況其髓哉
李白月下獨酌詩云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而賈島歌月詩亦云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為三
唐竇常牟羣庠鞏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羣客隱毗陵因韋夏卿屢薦始入仕皆詩人也牟脫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寖驕牟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故其秋夕閑居詩云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藩籬羣嘗為黔中觀察使故其詩云佩刀看日曬賜馬傍江調言語多重譯壺觴每獨謠而鞏詩中乃有自京師將赴黔南之作所謂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初雇峽中舡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此詩疑羣所作而誤實鞏集中爾常歷武陵夔江撫四州刺史所謂看春又過清明節算老重經癸巳年者將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庠詩不見其迥內一絕云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液鈎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造句亦可謂秀整矣兄弟中獨羣詩稍低又不得舉進士而位反居上鞏詩有放魚詩云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為群而言乎史載鞏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乃肯為是耶
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所歷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厭花題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疎鍾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寺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餘吟著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牓者多矣
張祜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故鄭谷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

者唯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祜之詩名安得不重乎其後
有解道澄江靜如練世間唯有謝元暉解道江南斷腸句世
間唯有賀方回等語皆祖是意也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
達爲之游談延譽遂至聲問四馳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
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兵衛森畫戟宴寢
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
以是得名鼓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李益以是得名鳥宿池
中木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
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氣如
虹李賀以是得名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句
哉古人所謂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爾杜子美
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先子美胸中流
出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數
公之可比倫也
劉禹錫嘉話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
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斯集中絕少
佳句如晚春花去跡與香風會細將泉影移别張籍去子城
西並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餘宜祭酒公謂標格勝於詩也
祭酒乃敬之也其贈斯詩鄙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當時
人誦詠之以爲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長安月夜與友
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雁初飛亦不
減倚樓之句至於獻李僕射詩云新諾似山无力負舊恩如
水滿身流則謬矣
或云韋應物乃韋后之族憑恃恩私作里中橫故韋集載逢楊開
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武
皇升仙去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夫武皇平內
亂殺韋后不應后之族敢於武皇之時豪橫若此正恐非后
族爾李肇國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
而坐與楊開府詩所述不同豈非武皇仙去之後折節悔過
之時耶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
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
韋應物擧訓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東次王
筆讀去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春盡詩云楞嚴十卷
幾回讀法酒三升是客同道貴中寂宴主歡暢二者恐不能
相無也白樂天延樂命醆之時不忘於佛事達者至今譏之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謝惠連云四節
開候六龍引頹機沈約云驂蓋轉祖龍回星引奔月陸機云
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崦嵫盈逝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
云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孟郊云生隨昏曉中
皆被日月驅皆佳語也至盧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板版主
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
則又以不得行道爲歎非止歎行樂而已也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病而哀
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
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
七哀哀在於弃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
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
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
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
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
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
楚屈原趙李牧漢鼂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於

譏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去爾
韓退之詩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明燈夜觀棊月暗秋城柝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云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奈何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思謂從曹操也其詩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假人必於其倫之義盖仲宣時為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秩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恠按郊為溧陽尉將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蓊蔚郊往來其間曹務都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詩去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且欲分賢愚盖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韻語陽秋卷第四

韻語陽秋卷第五

丹楊 葛立方 常之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藴之渙之郗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藴孫嗣曹茂之華平袁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瑰卞迪卓髦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耆謝藤王豁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盖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閬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盖謂獻之等發也
正觀中尚藥求杜若勑下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悞郎官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予觀屈平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謝朓詩乃用九歌語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依烏郎府是也曹官徒知謝朓詩而不知有九歌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劉禹錫嘉話錄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餳字六經

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渠傾白墮石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爲酒則醋浸曹公湯燖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爲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携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晃與呂渭等鑑湖聯句有興東還卒歲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李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時有東山東坡有游餘杭東西巖詩註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携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李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云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携謝妓長嘯絕人群欲報山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陳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據耶南史載宋劉勔經始鍾嶺以爲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湮沒無聞之歎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吳與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適之窪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詩云苕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二里舊名三丘山宋商仲文素有時望自謂必登台輔忽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峯相峙有東峴西峴唐寶曆中縣令于興宗結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詩云新開潭洞疑仙府遠寫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楊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眞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學爲文者惟務剽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爲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虫魚晚歲雕虫恥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闌令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撚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狀謂爲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正元十九年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宮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饑詔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爲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閤下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贓銷

縮摧沮霆蹙百餘言皆叙其敬慕之意其後竇出爲華州又
有書云愈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
愈既爲竇所譏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同
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又岳陽別
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
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
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黄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
有歸日眉方開又有永貞行以快伾文之貶其末云郎官清
要爲世稱荒郡僻野嗟可矜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
爲懲則知陽山之貶伾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爲多非爲李實
所譏也
長慶四年退之爲吏部侍郎薨於靖安里第李翶行狀載屬纊
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曉年止四十二某位爲侍郎年出伯兄
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
翶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惡其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
盡靡憾于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曠遠識生死爲一綱及當
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盖其聰明之
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故於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載
威粹骨絕國世與韓氏爲仇神人以帝命召公討事愈曰臣
願從大王討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墓志行狀俱不載而止
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
爲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絕頂度不可返至於發狂慟
哭今觀易簀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
哭也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
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觀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
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内翰吳融舍人
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

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
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
宗反正爲功臣與令狐渙同爲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
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
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
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
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
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
其詳爾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
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
石林詩話載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舉軾
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寒惟有蟄龍知且云陛下龍飛在天
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何得章子厚從而
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安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黄州時上欲復用王
禹玉以歲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子瞻東
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
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強狠自不以爲然
又云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者
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邮之真與世俗異
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爲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漕
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製密雲龍以獻其品
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文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仙製
成月團飛上天又云密雲新様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
也唐陸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
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脩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
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
敢先開花此已然又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閲月團三百片

則團茶已見於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馥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聲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觀研膏之句則知貢為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秖謂之草茶而已

張籍寄韓愈排釋老不若著書而愈以謂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未至至之未能也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外集有愈答侯生問論語書云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愈既死籍祭詩有曾論未訖注手跡今徵之則知愈晚年嘗注論語未訖而絕筆小說載愈子昶為集賢校理有金根之誤則未必能卒父業所望者籍湜輩爾籍祭詩曰為文先見草又云公比欲為書遺約有修章愈將死亦論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磨滅者惟子是屬則所望於二公至矣惜乎此書不全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豔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視無計遂偕入井所謂烟脂井是也楊脩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烟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烟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石欄上刻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曆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其它題刻甚多往往漫滅不可辨寺即景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者往來不絕寺僧頗厭苦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祈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覲自歎詩云賓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以為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為三品之服緋為四品之服淺緋為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為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鷁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陳希烈章見素為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為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乃為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世人論淵明自永初以後不稱年號稱甲子與思悅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正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謂失本恵而傷吾仁固也或又咎帝短喪爲傷於孝予觀遺詔率皆言爲己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顔師古注云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爲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荆公詩云輕刑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自[illegible]哀哉不能謀輕刑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偷則以[illegible]帝也

韻語陽秋卷第五

韻語陽秋卷第六

丹楊葛立方常之

老杜卒於大暦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奇之待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illegible]賦序云上既封太山之後二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illegible]太山至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illegible]十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予考史記不載黄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黄金之名上谷郡國經乃云黄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爲名皇甫松有登黄金臺詩云燕相謀在效積金黄巍巍上者欲何頽使我千載悲其跡尚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爲魏將食子徇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麑故曾直懷荆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陳無已答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是也然屬麑乃秦西巴者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悞作孟孫用無已亦遂襲之曾直以西巴爲巴西亦誤矣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陳嬀楚芈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

謂姻人如蕭綸見姻人詩所謂征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姻人未出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浮王僧孺爲姻人怨詩所謂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衣江總爲姻人怨服藥詩所謂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忿仙童一丸藥是也

聖祖上字嫵名書如州縣之縣者宮架也若州縣之縣則别無它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終襲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四懸獻爵撤金奏眞肆士辯儀胥人掌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愛方休杵皇慈更徹縣則當作平聲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九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六篇而已豈非幷九辨大招而爲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然九辨之序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爲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所據耶

東坡詩云五奴絃索花奴手五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璡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是筆悮爾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紫荷觀簪蔚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負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問劉杳曰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著紫荷橐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斂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倫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猥埶康廖負伊呂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旺俗大率負倫之意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問得詔震汗不引決祖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決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發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成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歟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眉不想西家樣餓腹還思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留別詩乃云絳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徹萬行啼它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寰宇記所言不同豈爲韻所牽耶

杜子美柏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爲柏耆又以爲正節按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者方是時段子璋反於上元徐知道反於寶應而正節爲邛州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柏學士茅屋柏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正節之居然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爲學讀書爾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薦爲國子博士東坡所謂汗流汲籍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祭詩乃云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爲陽山令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荊門韓入爲博士崎嶇從羇輪觀其狎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湜之列何耶韓集有送區弘南歸詩云我遷于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俙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纆徽雖有不逮驅騑騑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蓋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脂韋業成志立來頎頎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證云冊卽弘也未知孰是

據齋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子不爲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岩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捭斥八極隘九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麼之不得翔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審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謂一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岩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爾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如蓋白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慢侮力士略不爲身謀徒致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廷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比贈從弟之遙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爲相如非止一詩也

杜子美褒稱元結舂陵行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對秋水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大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爲祖以元氣爲根無乃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瀉元氣頃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人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故以爲名余觀張籍白頭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則是言男爲女所棄而作與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負薪採梠餔糒不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考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者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榿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栽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攜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爲詩曰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窮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旣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

荆莫浪聞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端每致意如此又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𣘖萬竹踈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秪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羇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韓退之作李于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爲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黄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奴下滌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蓋爲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白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山谷在縣所曾公衮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衮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韻語陽秋卷第六

韻語陽秋卷第七

丹陽葛立方常之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絶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冤三千賓客摠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嗚呼朱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爲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絶云朱英意在強黄歇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貽伊戚向誰論又先秦皆謂黿爲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妻邪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爾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於是乎賈生謫長沙傅渡湘水爲賦以吊之所遭之時雖與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爲不足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欲爲文帝不能用者以絳灌東陽之屬譖之爾故誼之賦有云鏌鎁爲鈍鉛刀爲銛斡棄周鼎寶康瓠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有絳灌豈其是耶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携袴中兒杵臼及程嬰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甚重袴中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楯左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世耶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廉子武爲後趙世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朔

趙括等朝之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疾
立趙武屯氏之說曰曾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
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
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按成公八
年即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畜武於宮中
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陽城德行道義爲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紱起于隱所
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學生聞道州之貶投業而叫閽
賢士儈驛名之同搆辭而頌德可以知其賢不誣也然韓退
之諫臣論乃極口貶之何哉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諫
位不爲不久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視
秦人之肥瘠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
道之士固如是乎考之本傳以謂它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
城浸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客屢諫之第辭以酒而不荅蓋
其意有所待也至德宗逐陸贄欲相裴延齡而城伏蒲之跪
始上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詩云正元微云暮朝有
曲如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
而白樂亦云陽城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
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厲義直道
是陳蓋退之諫論乃在此裴延齡爲相之前而三子頌美之
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爾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君成敗之
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搖草九重藏亂根十
年儆堯舜一笑破乾坤蓋是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
之治者實姚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
去位及李林甫用事則盤旋糾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
所不至猶以爲未足也晚年顧力士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
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不亂乎

宋之問方其諂事太平公主也則爲賦以美之曰孕靈娥之
彩輝發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至宴飲其園
亭爲詩以美之曰賓至星槎落仙來月宇空玳梁鸂賀燕金
埒倚晴空姦傾既露甚悶遂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之
之家而告其私規以贖罪之問亦含齒戴髮者所爲何至如
是乎
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致位顯近皆自負文材器識端揆明
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垍而奪於楊國忠自此各懷
觖望安祿山陷國均相祿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反正兄弟
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
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爲中書舍人刑
部尚書時也贈垍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
子宮中漢客星言垍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時也二人恩寵
殊絕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叛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
主夫豈人類也哉
晉盧諶先爲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爲別駕故
琨荅諶詩云情爲伊何闕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言諶
棄己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
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磾繼爲匹磾所拘知其必死矣豈
無望於諶哉觀再贈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淡素秋何意百
鍊剛化爲繞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
領也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彥範任其事敬暉崔元暐
袁恕己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即祚所謂取日虞淵
洗光咸池援五龍夾之以飛者誠爲社稷之奇勳然尚有
可恨者焉薛季昶勸除武三思而彥範乃謂如机上肉留爲
天子藉手彥範輩當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謂
三思方索亂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爲苟誅三思必不

利於己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之禍實自取之也

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先事僅能言留禍啓臨淄敗謀豈非天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曰臣願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爲韻語以聲其美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鄰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言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姦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以汚尚方之劍乎宋景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瀕死危言悟帝聰毀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乎去佞如拔山也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爲公從中起漢十年豨果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君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一詩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爲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爲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計乎文潛後有一絕云登壇一日冠群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日娩蕭公

韻語陽秋卷第七

二張

韻語陽秋卷第八

丹陽葛立方常之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懽之情異然朋友之道此心常烱烱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尽詐誘詈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節義臨之幾使慙死此亦可以見於陵厚也後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渴飲月窟氷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蓋亦是意爾

張祜觀狄梁公傳詩云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流砥柱虎口活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敢以廬陵王爲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歸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二嬖陳易帛爲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嗚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爲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牴牾耶

漢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詆蓋薰猶氷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淮陽王爲己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

嫉惡之心切然於忠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暇為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荊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儻取其心而略其迹則善矣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許國不為身謀爭立清河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処當時有提鈇上章乞収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留楊匡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覩黨錮傳抚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横秋陂況不禁樵采茅莎无孑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後家誅黨人誰与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哉

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抓拔切遭李陵之禍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覧說難之書以攄憤悱故荊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与後世憤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雎蔡澤則曰二子不相厄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荊公釋憤悱之言非虚發也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皐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世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切比稷与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去上感九

廟焚下惆万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床其忠蓋亦可嘉矣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訟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公知衆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粲詩已有願我賢主人与天爭巍巍之語則粲豈復有心於漢耶粲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卷甲倒戈以歸曹公長享福祚万全之策也厥後操以粲為軍謀祭酒則以腹心委之矣

陸希声隱君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君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尚可得其髣髴初僧晉光從希声授筆法継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声祈使援己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洴澼人遂得召隱操盖不足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覽其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臥東首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之位筴之象數有如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復自為注今觀其書无可取者而怪誕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荊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切疑焉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无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為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群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阼靈運已扇摇異同非毀執政矣暨文帝召為秘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

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則无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无度為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処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逢矣豈可謂与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褊躁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処順故安排不知桃墟之洩能処順耶五羊之戮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揚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王荊公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寥鄒魯後於此獨先覺又云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泝頹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无幾是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与公矛楯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之曰万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尔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在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蠻作乱劉尚軍没而援貪進不止方且據鞍顧眄被甲請行遂厎壺頭之困劉夢得經伏波神祠詩有一以功名累誰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是夢得為司馬時所歷故篇首言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与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于今昌來提此尚書大傳之說也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擬也而司馬遷乃據或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求美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旣脫三人有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也哉歐陽脩嘗論兵去商虐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何其斯川老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間題一詩云渭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掌握中莫道直鉤无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為傾商政一以為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始震怯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興矣故劉夢得嘗為天齊行一篇以快李師道之死夫師道倡亂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欃搶星又云泰山沉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方為師道也陽穀以當魏博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宜福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為左相李林甫為右相高適各有詩上之以

陳為吉甫子房以李為傅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遥堪自樂浩蕩信无憂則无意於依陳上李相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為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顯朝以希烈豪易乃薦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与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此与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寘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忿懟沉江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者狷狹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即非賢哲模孫郃云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以謂楚国茫茫盡醉人獨醒唯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韻語陽秋卷第八

韻語陽秋卷第九

丹楊葛立方常之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辯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酈君立義不名籍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為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无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為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矣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籍籍死屬漢高祖令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与項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為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于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攙搶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業盡於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卷天与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弃商山芝亦用此故事而論議格調出膽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椎之事以謂良不為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比哉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无壯士節与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与之共事欲待它客与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忼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槩之

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揚子云荊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居易為京兆掾勅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淚濕青衫之上何憊如此哉　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号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很述謫輕將清淚濕青衫又云及泉曾致莊公誓勝母終回曾子車隸銀床坐後題更能賦詠獨何如

李義山詩云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孤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以漢創業何為宗臣高祖設狗蹤之喻盡之矣它人豈容議耶

韋蘇州睢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彼所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而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韓愈嘗有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以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歟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眾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欺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太和末閹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恥而元和逆黨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獨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斲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亦可謂邪矣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圖王守澄之葬乘群宦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甘露之敗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封州之竄而中敏有穎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兇日威武喑嗚皆傳言明夜相登注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與所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熏灼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殲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懾士良輩遂加以姦兇之目而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冤可痛哉余家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特相矛楯甘露野史云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為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

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寶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其説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鈇鑕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為給事若李石也余嘗考之李石雖嘗為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慢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為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惟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之詩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遂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閑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慚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鵩鳥飛來庚子直讁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捐旋致貶責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識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未嘗譴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賈庚子辛卯也鵩集乎舍賈誼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爾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傭錢獻羨餘怨聲係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荅竇羣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荅卻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事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楚言爾

夫閹人而誣宰相於死地楚忍為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賴舊相令狐楚獨為辨明若以史為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瑒勸其取金陵史稱薛鏐李臺卿等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傳止言永王璘辟為府僚璘起兵逃還彭澤當爾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无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旗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埃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宋中丞薦白啟云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乃用白之懷意以救拭其過亦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挈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韻語陽秋卷第九

韻語陽秋卷第十　　　丹　陽　葛　立方　常之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慶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焉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處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處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處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窓繡戶長相見徐究白之行事亦豈純於行義者哉永王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於君臣之義為如何既合于劉又合于曾又娶于宋又攜昭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為如何至於友人路亡白為權窆及其糜潰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凝錚濟沉綰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為醇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為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束晳作補亡詩於南陔白華二篇每以為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白華曰竭誠盡敬亹亹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今之人恃親之愛己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為事親之戒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宴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廁牏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顛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錄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孔子之意也

王勃嘗言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余反初服無情想高蓋報國情豈忘從親心所大則勃於親亦可謂厚矣然不能立身持己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遠適交阯豈得為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僇勃其近之矣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云種竹常疑出冬筍開池故合涌寒泉蓋不特詠堂前景物而孝感之事實寓焉出冬筍暗用孟宗事涌寒泉暗用姜詩事

張劍州以太夫人喪劍州歸荊公弔之詩并示女弟云烏辭反哺顛毛早烏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劍州至劍一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複如此何耶

荊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雲標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笑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士一官所驅乃爾為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

三公換正爲此爾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畢顧
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着老萊衣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醜生男
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雞狗又云何時某
氏耶堂上孫媼嫂盖戲師厚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
說異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
傷關西之戍則曰生女猶是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
專寵帝室金印盭綬寵遍於鈷釗象服與軒榮均於秦號當
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
却爲門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
生男重生女今師厚之女穎貧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爲之配
爾縱不至負薪如翟婦餉舂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
貴充宗榮族如潚津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爲戲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
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方
是時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泪至
秦中則有鷓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
憂坐痺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又觀
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
曰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針作釣鈎其優游愉悅之情見
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秦益時矣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八歲始得
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與酬唱喜甚樂
天詩云膩剃新胎髮香繃小繡襦玉牙開手爪酥顆點肌膚
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
崔兒後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云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
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
而卒以歲月考之即道保也孟東野連産三子不數日皆失
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
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爲難也若使學道者遭此則又何必累
衣巾者闖然入其户而後喻哉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
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
道舊而況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
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爲忘情
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
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
只睡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
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
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
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人不知便爲譏
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袞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慎勿學耶
讀書求甲乙況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雛入
虎窟當爲萬戶侯勿守一經帙夫兵連敵結生民塗炭以日
爲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所謂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者耶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
家不曾於喧譁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恣之語至云那
知我少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含詞待殘
拍叫噪擲投盤等語則誨姪之言殆虛語也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杜悰
也史載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怏怏不平以至於卒
審爾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宦河潤首非一拈

范升沉時命存焉何至快快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携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楊六尚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覓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王福畤之子勔勮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珠樹其後助劼勸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間極右愛自鄉還虢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頓及百年內花萼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及觀勴功勁云欲不可縱爭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缺此二人者似非処於禮義之域者常棣廢之語疑為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二百言無非極其褒讃旁論用事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讃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寄意譏誚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韓壽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為魯公則是賈謐非充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戎于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己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橘踰淮則化為枳言如螟蛉之化蜾蠃無異也夫謐勢焰熏灼如此而機敢為廋詞以狎侮之真文人之習氣哉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文羆詩云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脩之徒為植羽翼幾代太子丕而植狂性不自雕勵又太子御之有術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植遜丕也洎文帝即位植屢求試用不報益快快帝欲害之卞太后曰汝已殺任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能无怨懟乎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它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意謂己素為武帝所愛忌之者衆故有管蔡流言之說然乃自以季札為比亦誣矣豈其諒衷之言哉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与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它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仳離放紅蘂想像嚬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少説見莊才情到處延之未能曉也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作四并堂于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園控弦秋習射寒窗留燭夜抄書良辰美景鏡心事歡日相并樂起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二荊同株之義作倍荊亭于西園當時嘉詠尤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倍荊亭記其略云西園推輪無亭觀之玩伯兄欽斜叔季同耳目之適於是基盈尺之高宇一楹之廣列楹為亭曰倍荊至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于宅南參望由里諸山皆自植花竹于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家纔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鴿原暮下沙水暖鴈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蕚斷詩如許工坐久興闌筇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

韻語陽秋卷第十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

丹陽 葛立方 常之

韓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歛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此陶淵明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之乜篇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又曰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則進[illegible]之事尚未決也至第十篇云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illegible]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其善慮世[illegible]深至第十一篇云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illegible]爾生還不早則似有不遇時之嘆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高揖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子或欲飡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眞有謫仙之目而固爲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〻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歎己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妃子之詞也其後又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白樂天號爲知理者而於仕宦升沉之際悲喜輒係之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爲忠州刺史未爲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黃帋除書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及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數詩是未能忘情於仕宦者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眞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愛君欲諫之心切則通昔爲之不寐想其犯顏逆耳必不爲身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爲得地齰齒負明恩命虎知難動毛釐亦恥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却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惟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者愈甚是欲鉗天下忠義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何耶

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柳子厚爲禮部郎與蕭俛書云僕年三十三年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之銜詫不已如贈蘇徯云爲郎未爲賤其奈病疾攻寄薛據云雖云尚書郎不及村野人復怨云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雨入六弟宅云今弟雖軍佐凡才汚省郎如此類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唯恐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策禪者詩云初塵芸閣辭禪閣却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於韓工郎則云上陪鵷鷺居清秩濫應星辰洩上天省中作則云未如何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於衒詫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以無想因也自學論之則凡夢皆出於想爾而商告乃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是豈出於想耶周官有六夢蓋非止於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壙而棄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嘗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閼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獎嘉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世衰道微士失己得喪

悲歡反其故草袍蘆藉相娯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舡舫
月燈毬是謂舞頌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將仕夢發擔勸子
勿爲官所府之語令篇二百餘言皆用浩意可謂巧於遣詞
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正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暖即斥
去爲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例召至
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又云十一年
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是也旣至都乃復不得用以柳
州去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
矣故贈劉夢得詩云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飜爲嶺外行贈
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
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
知道之艱以陷於大阨窮躓隕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十四
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异爲宰相而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
望歸之心爲如何然竟不生還畢命於蛇虺瘴癘之區可勝
歎哉韓退之有言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
願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韋應物燕李録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
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感懷詩云我念綺襦
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温泉行云北風慘
慘投温泉忽憶先皇游幸年身騎廄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
御前則天寶巡幸之時應物已在扈從之數年始十五附王
欽臣疑爲三衛官然史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逢吳叟狀云
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觀難却負樵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
昔年侍丹霄謂之執戟則亦三衛之類欽臣嘗攝是耶

歐永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君能知此樂何必懸腰金
寄江十詩云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九鐶答王禹玉詩云喜君
新賜黃金帶故我宜爲白髮翁而謝表又云顚垂兩鬢之霜
毛腰束九鐶之金帶或謂未免矜服衒寵而況下於金帶者
乎杜子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
詩句及之不一何耶子美詩云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贈
盧參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江村詩云扶病垂朱紱
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子詩云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
最相鮮初除忠州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遶身飛又
云徒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成絲贈刺史緋云便留朱
紱還鈴閣却着青袍侍玉除加朝散大夫得品緋云五品足
爲婚嫁主緋袍着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着緋年
蓋命服章身人情所甚喜故心聲所發如是退之云我進
賢冠耿耿水蒼珮服章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馬六云雲龍未相感干謁
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至於少花度之
作乃有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一
何異哉按史昌齡爲汜水尉以不護細行貶龍標尉傳說所
爲顧如是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虬且深蟠黃鶴
舉未晚旣登第丞謫官岑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尚謫宦屢見
秋雲生黃鶴垂兩翅徘徊悲且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爲閭
丘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王定國
詩云名皇爲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天爲啓玉齒言
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
獻納續晨暝以聞曲突謀蕭尉僕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
度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謫黔移戎流離困躓豈
非命哉至建中靖國之初雖用熙豐元祐人才山谷喜而成
詩云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仄
病者不能朝日邊後雖有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

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真可憫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倖取乎潘岳急於進
取乾沒不休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
爲人何如也觀其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
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爲巧宦之目遂慨然歎曰巧誠有之拙
亦宜然觀岳此語尚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
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其作懷縣
詩則曰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
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仕宦卒不達誠可以爲躁
競者之戒也嘗自叙云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
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
之效也岳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謐之拜哉
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堦墀十年泉
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

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閤無因再得窺蓋令狐楚與商隱
素厚楚卒子綯位致通顯略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
商隱自取之也且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
黨也商隱與二人暱甚故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綯
惡其異己也後綯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綯雖與一太學博
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搢紳四十年而二李爲
之首至綯而滋熾綯之忘商隱是不能念親商隱之望綯是
不能揆己也
杜子美云鍾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夫豈可強也哉白樂
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當彼戮辱時奮
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
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
憐黃綺入商洛閑卧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樂
天果能捨彼而就此否世之人乾沒於名利之場雖不陷於

既難樂天之論真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飢寒而不辭意在進爲者雖昏貪而不顧皆一
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
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
少府云余亦憑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廬門邊
贈韋參軍云布衣不得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兔苑爲農
歲不登鴈池垂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
九皋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則曰此時也得辭漁
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牛犂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
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也一不得志則捨之
而去何耶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
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爲
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諸之漁
樵也韓退之云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於前逢吉
王涯力請於後唯裴度以謂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又
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所謂桐柏水西賊星落
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
憲宗御通化門臨遣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王
建詩所謂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
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是也未幾李愬夜入蔡城縛吳元
濟度遣馬揔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
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賀度詩云手把命珪兼
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覲金中重拜台司愈作詩
云鴻鵠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觀度舊功如此憲
宗儻能終始用之諸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乎乃信用程异
皇甫鎛之徒聚斂鏹以使度卒不能安於相位故度嘗有詩
云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

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此則已無經世之意矣

李白贈王歷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辮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則意在隱遁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則意在進爲也達人大觀流行坎止何常之有哉

東坡以侍讀爲禮部尚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己寄其詩乃云經日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遥知丹地開黄卷解記清波沒白鷗是勸其早休也泊坡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爲詩勸之曰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坡未能用其語而已有南遷絶海之厭矣所謂海道無違具一舟者蓋用坡所作八聲甘州約它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之意以動公而不知二句皆成讖也

烏重胤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爲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爲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爲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於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杜其可開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仝也

方千隱居鑑湖任情於漁釣以無心於仕宦者觀山中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己窺鏡擇多鬢欲空別胡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全能忘情者耶雖隱頤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鬢老漁樵蓋亦惜其隱遁之詞爾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翦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顔回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乎坐獨詩云託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故今無作有獄覺寶具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云賴有北山僧教我似眞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績有得於佛氏者甚深也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釣風雅暗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之瀨而滕白以爲釣名所謂秪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

清圖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

丹楊葛立方常之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論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蒲首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仙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遺病詩云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捨彼復就此去留何所縈前身爲過迹來世即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爲人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於此而弔元魯山詩有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杜牧之郡齋獨酌詩云屈指千万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爲彭殤非心地明了貫穿道釋者不能道也及觀其自譔墓志又忍死作別裴相之章則知獨酌之詠豈空言哉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啖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真秘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曉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疑滞矣所謂啟開七窓牖託宿掣電形是也後又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唯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明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遠矣

許渾送栖元弃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弃官入道詩云水深魚避釣雲洞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憐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儒之意耶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無行鏡中像尺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花寂尒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闗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修養之道有曰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精掃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墻聞三彈隱隱如轉磨此錬炁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之訣云但向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乳泉賦及養生論龍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於養生之道深矣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瘧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隨寘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哭避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氷消那復有氷知主人若苦令儼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贈東林揔老詩云溪声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四万八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不已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成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留中告杕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怨

欸閔吾方仁義怠君且水雲閑酬惟悟師云子何獨吾慕白
志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
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
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
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爲亡人追福果有益乎荅云
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得之於陳去
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求叔
之子棐久之不出已而棐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
爲佛事葉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
之禁也

歐公嘗爲感事詩曰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斑虬或
駕五雲車往來幾万里誰復遇諸涂又爲仙草詩曰世說有
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况無文則凡神仙之說
皆在所屢也而贈石唐山人詩乃云我昔曾爲雒陽客偶向
岩前坐盤石四字丹書万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絶
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何耶蔡約之云公守亳社日有許
昌齡者得神仙之術來游太清宮公要致州舍與語豁然有
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境
猶庶幾焉所謂石唐山人詩乃公臨終寄許之作也

余曾祖通議楊眞牓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江陰軍
青暘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參佛日契嵩遂悟眞諦嘗與嵩
詩云山禽啼曉四時別林巘巘秋千里空又云我悟儻來空
世界師知休去忘形骸又與智能上人詩云色空了了空還
執體相如如卽相非則知所得深矣又讀道藏一過故見於
篇詠者多真仙語如仙華屢隤三危露真館常開四照花鵲
炷曉煙飛玉洞瑤池秋水接星槎又云鍊成真炁發僊還
向囊中祕玉霞飯呪水夜潭龍怖劍弄雲秋嶺鶴看家皆佳句
也有注證道歌方外言詮行於世上湖集二十卷弋陽酬唱
三卷隱居唱和十卷藏于家

王勃亦知已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則不爲無意於功
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瓊珮則不爲無意於
神仙者是以登嵩憤山而思武侯之功宿仙居觀而思寬衣
之侶也又覩述懷擬古詩云僕生二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
圖富貴上策懷神仙而二志竟不遂可勝歎哉

漢武帝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畢生不倦亦可謂癡
絶矣李頎王母歌云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手
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長生臨屬縣又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
當見我天皇所覩武帝所爲是能鍊魄去三尸者乎善哉東
坡之論也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爾麈一
杯帝鄉不可期𦤺些招歸來言武帝非得仙之姿也又有安
期生詩云嘗于重瞳子不見龍準翁茂陵秋風客望祖猶蟻
蠡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言安期尚不見高祖而肯見武
帝乎其書武帝甚矣吳筠覽古詩云昔稽眞仙道清寂袪衆
煩秦皇及漢武焉得游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
與久遠物莫能兩存刻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期反蓬萊
王母還崑崙此詩殆與東坡之旨合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爲社客獨陶淵明
不肯入社覩衆人固已高矣與爲子楊次公又從而笑之其
作廬山五笑於陶有曰我笑陶彭澤聞鍾暗皺眉籃輿急回
去已是出山邊規彭澤又高一着矣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實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印作將
來眼所裨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寘大藏何耶東
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且自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
之曰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所謂盗憎主人者耶又覩題
文集櫃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
傳於身後名亦太孜孜矣

自左元放蟬蛻之後金丹九轉之妙不聞葛玄之弟子鄭隱得
其訣玄之從孫諱洪乃加赤祖肘伏之礼而師之於是密訣
再傳按九域志葛洪鍊丹之處在天下者十有三湖州烏程
縣葛山者其一也山之上丹竈尚存人傳風雨之夕有火毬
吞吐岩谷間其徒以爲丹光亦異矣山之麓有普照觀主者
浩然頗有道業余嘗贈之四絶句云餐霞吸瀣烱方瞳時着
青裙拜木公玉女投壺天爲笑却來綉嶺伴仙翁丹成誰羨
伯陽山白犬騰空恐浪傳未似尊師得丹訣火毬吞吐葛山
前靈桃入手亦艱勤正一門中近策勳未說趙昇王長在鵠
鳴衣鉢已輸君舊得陰符虎口岩素書漆軸玉函緘君方濡
筆書靈篆已有飛來青鳥銜山之下號菁村盖仙翁手葬黄
精取以壽其隣里者故以名云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
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
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
中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
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夜獻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
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白說龍宮化久住方傳鷲窟存
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曽公袞云不知一殼幾
由旬能納須弥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霅水直通方廣古靈源
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汙泥實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
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衆今藏慈感寺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之澄觀
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爲洛陽令與之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
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有僧
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頰顴者也衆無名大師爲華嚴疏
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裴休爲其塔銘云元和五
年授僧統印歷九宗聖世爲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
燈錄有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
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超詣豈
若前二澄觀布金植福彝沙窮海者之比哉又有曹谿別出
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
師法嗣之言似即會稽之澄觀然續玄無機緣語句可錄則
又非也

白日昇天之説上古無有也老子爲道家之祖未嘗言飛昇後
之學道者稍知清虛寡欲則好事者必以白日上昇歸之見
於仙記者抑何多耶如淮南王安漢史以爲自殺而神仙傳
以爲白日昇天有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之語其妄乃爾韓退
之集載謝自然詩曰須臾自輕擧飄若風中煙人多以爲上
昇而不知自然爲魅所着也故其末云噫乎彼寒女永託異
物群魏浴寄陽鍊師詩云道士夜誦蘂珠經白鶴下遶香煙
聽夜移經盡人上鶴仙風吹入秋冥冥雖一時褒拂鍊師之
言然亦豈儒者所當道哉曾南豐稱落詩清約謹嚴達理者
少觀此詩於理似未醇也

唐張鍊師不知何人觀唐人贈其詩若有譏誚錢起云仙侶披
雲集霞衣盃降臨傾聞歡不可再朝夕亦龍迎劉禹錫云金縷
機中抛錦字玉清臺上着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
獨自飛其華山女之流乎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天可謂
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見於記傳有放蟒得金放龜得
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機生無緣之慈下士冀有因之果皆
流水長子之慈意也余居之金溪上暇日率同志挐小舟載
魚鼈蝦蟹命五比丘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
之溪中坐間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輙爲書云漢師
竟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捐使兒兒蒲栽捷鱗介鮮鮮未易結
所得亦殊能實蛙盡公私朱鮪兼小大霜鱗尚貫針土買或

粘塊輪囷積丈螺郭索走蒼蟹濕沫相呴濡自分蕢蕢木豈知惻隱人規作江湖貸因呼小青翰放溜舞崗潺趺坐延矍衣號佛指清瀨經鏇流木箱梵起魚山唄傾盆帶寒潦圍囷看于蘆蘺錄或依蒲葺躍或生喝抉若鷹辭鞲歡如因破械定非校人池恐是餘不泒願汝藉佛力永脱鈎網債口腹聊爾耳香餌莫渠愛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

韻語陽秋卷第十三

丹楊葛立方常之

杜甫詩云万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則仇池者必真仙所舍之地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官府額視堂上牓曰仇池自後作詩往往自稱仇池如記取和詩三益友他年弭節過仇池按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雜詩嘗曰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送韋十六赴同谷郡嘗曰受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是已歐陽仲醇父語人云嘗夢上帝命我爲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醇父亡故東坡有詩云死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松漠紀聞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褻其間則致蛇虺之害則知福地何處无之白樂天之蓬萊山王平甫之靈芝宮歐永叔之神清洞皆有詩章以紀其異其亦仇池長白之類歟

王仲至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而老杜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耶

史記蒙恬傳云秦并天下使恬將三十万衆北逐戎狄築長城延袤万餘里酈道元水經注亦云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東暨遼海西並陰山凡万餘里而魏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乃云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王翰古長城吟云富國強兵二十年築怨興謠九千里何耶

汝人多苦癭故歐公汝癭詩云傴婦垂瓮盎嬌嬰包卵㲉无由辨肩頸有頰龜縮殼梅聖俞云或如雞精滿或若猿嗛芋女慙高掩襟男大闊裁領東坡呈移汝州詩云問領先裁蓋癭衣又云汝陽雍丘奔吾何恥魯直汝州葉縣詩亦云癭民見我亦悠悠余嘗侍 先人知汝州見州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癭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因思无錫惠山泉清甘甲於二浙者以有錫也則老兵之言不妄矣

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曹公軍焉燒溺死者甚衆軍遂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嘗作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蓋亦疑之矣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日聞賊起旁郡有詩云齊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磯邊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盧州遂直以齊安赤壁爲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

俗言腰纏十万貫騎鶴上揚州言揚州天下之樂國如韋應物詩云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岧嶢嚴城動寒角曉騎踏霜橋杜牧詩云秋風放螢苑春草鬭雞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尽揚州之美至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則是戀嫪此境生死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天下之重千乘万騎錦纜牙檣來遊此都竟藏骨於雷塘之下其所謂禪智山光好墓田者耶

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牓爲多如謝靈運云定山緬雲霧赤亭无淹薄鄭谷云潮來无別浦木落見它山張祜云青壁遠光凌鳥峻碧湖深影鑒人寒錢起云浼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木色入秋窻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宕子於解鞍繫纜頃刻所見尔城中之景唯白樂天所賦最多所謂潮声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舩亦畫龍頭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尚有可考

荊州者上流之重鎮詩人賦詠多矣韓退之云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言氣候之不正劉夢得云渚宮楊柳暗麥城朝雉飛言城郭之荒凉張說云旃裘吳地尽髫髻楚言多言雜夷之與隣張九齡云枕席夷三峽關梁豁五湖言道路之四達若其邑屋之繁富山川之秀美則罕有言之者蓋自秦并楚之後宮室尽爲禾黍未易興復而况秦楚之後代代爲百戰爭奪之場耶故東坡渚宮詩備言楚王宮室之盛而繼之以秦兵西來取鍾虡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𤰞池空野迥樓閣小唯有深竹藏狐狸之句

建水軍有真君泉在軍治園中東坡嘗題字于石欄又作長短句所謂勸客塵埃何處洗真君堂下寒泉水是也又有藍家井亦佳絕二水清甘无比嘗以惠山泉比試而惠泉雖不及余隨侍文康公僑寄此軍二年每日烹茶更用二水遂擯惠泉不用信知陸鴻漸茶經張又新水記皆虛語尔山谷省中烹茶詩云閤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簾定誤書亦謂此也國公再至汝陰詩云水味甘於大明井則知天下甘泉不爲陸張所録者何可勝數哉

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鑪烟豈異終南色湓草寧殊渭北春蓋不忘秦中舊居也老杜偶題云故山迷白閣秋水憶黃陂蓋不忘秦中舊居也東坡橫翠閣詩云已見西湖懷濯錦更看橫翠憶峩眉殆亦此意

蘇東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歸蜀懷歸之心屢見於篇詠東坡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送程六表弟詩云憑君寄謝江東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子由汝南迁居詩云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初得南園去千里故園菟裘百年生事寂寥中又子由潁濱買宅坡又和其詩云錦閑大道東方軌君自不歸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則二蘇未嘗一日不懷歸也嘉祐丙申歲老蘇在京師乃有厭蜀之意嘗有意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而居故爲詩曰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是時鄉人陳景回自蜀

居蔡故以其詩告之則是二蘇欲歸蜀而老蘇欲出蜀也厥後老蘇葬於蜀而治命指其墓傍庚壬地爲二子之藏而二子終不得歸焉信知人事不可期也。歐永叔居官之日多然志未嘗一日不在潁也下直詩云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茆廬潁水西齋宮偶書云誰爲寄声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呈同行三公云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秋懷詩云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送職方云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書懷云潁水多年已結廬白首歸來一鹿車表海亭云潁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青州書事云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謝石枕蘄簟詩云終當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清明日詩云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送祖擇之云待君歸日我何爲手把鉏犂汝陰叟歸田樂云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觀其思歸之言重複如是豈懷祿固位者哉老杜云非无江海志蕭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此永叔志也

晉孝武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故今人皆以佛寺爲精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者教授生徒之處後漢包咸檀數劉淑傳皆有立精舍教授生徒之文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皆靈運所居之境非佛寺也故李善注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精舍蓋用此義

白樂天所至處必築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在長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皆有詩以紀勝故其自謂云手自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輙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所謂君子之居一日必葺者耶

梅聖俞寄題歐公醉翁亭詩云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至但留山鳥啼與伴松間吹借問結廬何使君游息地借問醉者何使君閒適意借問鐫者何使君自爲記全體歐公醉翁亭記而作余謂滁之山水得歐文而愈光歐公之文得梅擬而動

晉謝安居金陵之冶城泊廢李太白嘗營園其上賦詩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佳木蕙草留芳根後爲王荊公之居公爲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至於敘其所居草木則又有詩云千枝孫峄陽万本母淇奧蒲門閒令株弥岸韓侯萩跳鱗出重錦舞翔墮輕玉此等句抑可以想像其林巒之盛今復爲瓦礫之場矣可勝歎哉

韓文公官府四方險阻艱難莫甚於登華山泛洞庭之時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澾拳局梯飈颭伶俜贈張十一詩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雞犬斷四聽糧絕誰與謀觀此尚可寒心也

韋應物聽嘉陵江声云水性自云静石中本無声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李儋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二詩意頗相類然應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皇祐三年荊公倅舒與道人文銑弟安國擁火遊石牛洞読李習之題字聽泉而歸故有詩曰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元豐間曾直賓至其處亦題詩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蓋倣其作也兄無咎續楚詞載荊公詞以謂二十四言具六藝群言之遺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未曉其說也

煙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鮮矣謝靈運爲永嘉謝元暉爲宣城境中佳處雙旌五馬游歷殆遍詩章吟詠甚多然終不若隱遁者藜杖芒鞋之爲適也元暉敬亭山詩云我

行雖紆組要得尋幽蹊版橋詩云旣歡懷祿情復叶滄洲趣自謂兩得之者其後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況於鼓吹乎韋應物歐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琅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則不然遊石子澗詩云麏麚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遊山當如是也

虞巡之事遠矣後世莫能知其詳也若周穆王者勞民費財從事於八荒之遠豈人君之美事乎顔延年應詔觀北湖詩乃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仙侍遊曲阿詩又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是開人君遊豫流亡之心非所謂告以善道者也

唐從明皇南出雀鼠谷張說作詩和章甚衆皆不若王丘之作爲工如花縈前茅仗霜嚴後殿戈成雲開晉嶺江鴈入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之句未有及之者唐朝推燕許而王丘不以詩名觀燕詩之作愧於丘多矣至王光庭言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而趙冬曦復云寒依汾谷去春入晉郊來更相剽竊如此又不足論也

徐凝瀑布詩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或謂樂天有賞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故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以余觀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爲可喜也

張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爲第二東坡謂閒携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荆門軍亦有惠泉李德裕有詩題于泉上云茲泉田太潔然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秪自貧至今碑版存焉小說載德裕在中書置水遞以取惠山泉一僧指昊天觀井謂與惠山水脈相通辨之味同遂停水遞其好水殆成癖矣荆門惠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聯息駕可以洗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名曰惠泉豈非思惠山泉不可得求其似者而強名之歟然德裕嘗令所親取楊子江中零水其人醉忘乃汲石城水以紿之德裕能辨其非是審爾其可以蒙泉爲惠泉而自欺乎

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吾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溪因屋而吾之則曰㾶亭因石而吾之則曰峿臺蓋取我所獨有之義故自爲銘曰命之曰吾旌吾獨有意次山何其不達之甚耶且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我有是天地之委順孫子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而次山乃區區然認山川叢薄之微惑其溪臺亭以爲我有抑可哀也已莊子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次山僅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名獨樂嘗爲記云叟之所樂者寡寡固陋皆衆所鄙笑雖推以予人人且不取安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豈能專哉故東坡爲賦詩云雖云有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和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於胸中故東坡獨樂之章形於筆下與次山所見殆霄壤矣

空同山汝州岷州俱有之老杜送高適書記赴武威詩云空同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又以詩寄之云主將收才子空同足凱歌皆謂岷州之空同也杜乃用之於武威之詩何哉蓋武威唐爲涼州都督府與岷州俱隸隴右道則送適詩雖及之無傷也莊子載黃帝見廣成子於空同之上史記亦載黃帝西至于空同成元英疏莊子謂在京西北界則是以爲汝州之空同韋昭注史記乃謂在隴右則是以爲岷州之空同將孰信耶余謂莊生述黃帝問道又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其地皆與汝州接則是汝州空同無疑矣余嘗至汝登茲山而訪遺迹有所謂廣成澤者有所謂廣成城者有所謂廣成廟

者宣和間太守林時敷嘗以是奏請建道觀　詔從之其考之詳矣寰宇記又載涇州保定縣有笄頭山一名空同山亦以爲黄帝問道之地益無的據而盧正援爾雅之説謂北戴斗極爲空同其地遠華夏之君所不到此又荒忽怪誕之言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三

韻語陽秋卷第十四

丹　楊　葛　立方　常之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顔平原元章始與羅遜（濮王諱）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絶逼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絶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娱落筆已唤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姑效其作至於筆挽万鈞沉着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

東坡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如此等句似非知元章書者晚年尺牘中語乃不然所謂嶺海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絶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又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所謂畫地爲餅未必似者其知元章不盡者歟

王摩詰自謂宿世謬詞客前身真畫師故黄蒙所著畫拾遺稱之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華之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元微則其用筆清潤秀整豈它人之可並哉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縑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常見孟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曰挂席數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尋陽郭始見香爐峯余因美其風調至所舍圖於素軸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昔周王得駿馬山谷之人獻神馬八尺華公好假龍庭下見眞龍一頭顧太師好異與郭山人閬贈金匱文李法曹好古篆莫君士訓王筋字此四者得非氣合不召而至焉中國生舊任杞王府户曹任廣州司馬金陵崔中字子向家有古今圖畫一百餘軸其右上畓僧岩中二隱西方無量壽佛天下第一余有王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并其記此亦謂之

一絶故贈焉以裨中園生畫府之闕唐正元年九月二十有一日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余為尚書郎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襄陽圖尋訪之已為人取去它日有吳僧楚南挈圖而至問其所來即浚儀橋之本也雖縑軸塵古尚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欵段馬一童摠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復覩陸文學題記辭翰奇絶金匱文前史遺事中園生彼何人斯按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藉甚一遊長安右丞傾蓋延譽或云右丞見其臍已不能薦於天子因坎軻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事所希乃其事也子頃在金城亦曾見一圖孟傳寫之本所題詩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之句今真本即無故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潤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曰此俗工搨本也張洎謂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徐觀其題識三篇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維筆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好□韓幹畫馬妙絶一時杜子美嘗贊之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腰裹清新此畫與贊合藏李後主家其後李伯時得之則馬四足已敗爛伯時題之云此馬雖無追風奔電之足然甚有生氣因自作四足以補之遂為伯時家畫譜中第一一日出以示王公明之祖祖甚愛之時祖有商鼎亦甚珍惜王曰如能以韓畫相易不敢靳也於是贈商鼎而得其畫今見藏公明家余壻沈子直嘗見極愛之為余言此余因作六字四言云刖足餓然尊足躡蹄那害全蹄還解追風奔電不妨一躍檀溪後見張文潛集有蕭朝散韓幹馬圖亡後足詩殆與此相類豈幹之畫馬尤妙於足天工勑六丁雷電下取將耶

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揚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寧以醉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摩松煙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山崩不停手是也大抵書畫貴胷中無滯小有所拘則所謂神氣者逝矣鍾王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輩非酒安能神哉

秘省古今名畫殆尤揀守余在省歲久與同舍郎日取數軸評識殆有嚼蔗之味如所用絹素凡步名筆必密緻堅厚蓋慮其易敗也老杜戲韋偃為雙松歌云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請君放筆為直幹則假筆之妙非好東絹不與也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謂不是唐非也余謂用粉搥絹固善然視它絹丹青尤易渝也

魯直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又嘗云遺教經或云蓋文人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然清新方重度越蕭子雲數等則是小字中樂毅論為冠絶也米氏書畫史云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內書誤兩字以雌黃塗定世無此本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唐明皇使韓幹師陳閎畫馬及畫成明皇怪不與閎同幹奏曰臣之師即陛下內廐馬也上異之其後畫入神品按老杜丹青引贈曹霸云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則幹之師乃曹霸爾孰謂師內廐馬便能畫毫端之妙乎

世傳職貢圖乃閻立本所畫東坡作詩亦云本筆所謂音容懀獰服奇厖橫絶隴海逾濤瀧珍禽瑰産爭牽扛名王解辮却蓋幢者也按宋景文畫錄謂職貢圖乃其弟立德所作立本所畫諸國王粉本爾

薛稷不特以書名而畫亦居神品老杜所謂我遊梓州東遺迹

浯江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牓縣是也杜又有薛少保畫鶴一篇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是也余謂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薛稷書法雁行褚河南而丹青之妙乃復如許當是書法三昧中流出也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此老杜贈曹將軍詩也張彥遠畫記乃云韓幹官至太府寺丞杜甫嘗贈之歌明皇御廐有馬名玉花驄詔令寫之誤矣又南齊謝赫作古畫品録云曹弗興之迹殆莫復傳唯秘閣之内一龍而已而裴孝源公私畫録乃有曹弗興畫二卷謂九州名山圖秦皇東遊圖如此將孰信耶

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爲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墨梅詩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後之鑒畫者如得九方臯相馬法則善矣

自古畫維摩詰者多矣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皆筆法奇古然不若顧長康之神妙故老杜送許八歸江寧詩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言長康畫維摩像在焉故也維摩詰號金粟如來虎頭者長康小字也而釋者乃謂虎頭爲維摩相金粟者釋有金粟豈不誤哉江寧瓦棺寺在建康府城之西南今戒壇寺即遺基也按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士大夫捐金帛未有過十万者長康素貧遂鳴剎注百万人皆疑之已而於北殿畫維摩像一軀與戴安道所畫文殊對峙佛光照耀觀者如堵遂得錢百万則虎頭筆蹟爲當時所宗重可知矣苒更兵火壁既不存而畫亦不可得見近歲京口都聖與來爲建康總領首詢維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答因語之曰某守南雄嘗有人示石碣云唐會昌中杜牧嘗寄瓦棺維摩摹本于陳穎張彥遠刻于郡齋某因求東穎之本又刻于南雄尚有墨本在篋笥當以付子宜刻之戒壇庶幾舊物復歸而觀者皆知顧筆神妙果如此亦可以爲戒壇之異事僧乃刻之

顔平原書妙天下迹其所自雖授法於其舅商仲容然究其妙處得於張顛爲多余家舊藏數碑皆用筆清勁而剛方之氣如其爲人真山谷所謂筆法雖少屋漏心期曉日秋霜者耶

張芝嘗自品其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故世之言惡札者必曰羅趙東坡贈孫莘老詩云龔黄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衒書言羅趙者譏莘老書不工也羅謂羅暉趙謂趙襲按張彥遠法書要錄云襲與暉並以能草見重關西矜巧自衒衆頗惑之則謂之惡札亦宜矣

竇泉作述書賦於前而竇泉作述書賦於後凡能書之士殆無遺者泉稱其兄蒙書云包貽體冠衆賢手運目擊瞬息務年而蒙亦稱其云翰墨兩張王文章凌鮑馬詩藻雄贍草隸精深後泉亡蒙有詩云季江留被住子敬與琴亡其傷之深矣若二人者於藝絶倫友誼尤篤真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史載竇庚真跡在張齊賢孫直清家古黃麻紙全幅上有竇蒙審定印則知蒙精鑒神識尤著矣

韓退之不但爲文詞宜略識字遂從歸登學科斗書則知留意字學者當以識字爲本也顏魯公書蹟冠當代有干祿字樣行於世者畏學書者不識字爾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豈非戲之之辭耶又按擇木以八分受知於明皇嘗與蔡有鄰顧文學並直供侍故

老杜有分日不諸王鈞深法更秘之語而謂之不識字可乎
以是二説校之則阿買非擇木明矣
米元章書畫奇絶從人借古本自臨搨臨竟併與臨本真本還
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
東坡嘗有詩譏之二王書跋尾則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
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
亦有戲贈云滄江静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余謂人之
嗜好就着乃至於此元章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
其意歎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
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此詩亦可以警貪
肓於書畫者
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
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
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
載記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
昔周宣歌鴻鴈方邵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據乎
歐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
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是説也梅聖俞亦有詩云
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亡人偶見安碓床亡鼓
作臼剗中央心豈遺篆猶在旁以臼易臼庸何傷神物會合
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
東坡評張顛懷素草書云張顛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
有如市倡抹青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老人草書則云心如
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二昧俱蒼鼠奮髯飲松腴剡溪玉版
開雪膚游雲天飛万人吁莫作羞澀楊氏妹則知坡之所喜
者貴於自然雕鐫而成者非所貴也然張顛自言見公主擔
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劒器而得神俊僧懷素自
言吾觀夏雲多奇峯輒師之謂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草書

亦當爾則二人筆法固亦出於自然而坡去取之異如此何
耶李頎贈顛詩云皓首窮草隷時稱太湖精則知顛又精於
隷書錢起贈素詩曰妙畫伯英書能翻梵王字則知素又精
於梵字苑舍人亦能梵字故王維贈詩云梵詞共許勝楊馬
梵字何人辨魯魚言世人識梵字者少也
韓擇木作八分書師蔡邕法風流閑媚號伯喈中興蔡有隣亦
善八分其始拙弱至天寶遂精故杜子美贈李潮八分歌云
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
成三人又有送顧八分適洪吉州詩亦引二人者以比顧所
謂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是也
明皇八分師擇木嘗於彩牋上書以賜張説
僧惠崇善爲寒汀煙渚蕭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景畫家多
喜之故魯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万里晴波向落暉梅影
横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
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到時舒王
詩云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砂平水澹西江浦
鳧鴈静立將儔侶皆謂其工小景也
王荆公題燕侍郎山水詩有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
與之句故燕畫之在世者甚鮮學士院亦有燕侍郎畫圖荆
公有一絶云六幅生綃四五峯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
長干里遥望鍾山與此同張天覺有詩跋其後云相君開卷
憶江東髣髴鍾山與此同今已還爲一居士倚伏身在畫圖中
余隨時　先文康公至汝州嘗至龍興寺觀吴道子畫兩壁一
壁作維摩示疾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太子遊四門釋
迦降魔成道筆法奇絶壁用黄沙搗泥爲之其堅如鐵然土
人不知愛重宣和間　先公到官始命修整置闌鎖納匙于
郡治後劉元忠傳得東坡寄子由詩方知子由曾施百縑所
謂似聞遺墨留汝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

落浮雲卷秋霧是也坡集載鳳翔普門開元吳畫詩所謂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競進頭如黿當是作釋迦涅槃相爾恨不得一見之

韻語陽秋卷第十四

韻語陽秋卷第十五

丹楊葛旁常之

霓裳羽衣舞始於開元盛於天寶今寂不傳矣白樂天作歌荅元微之云蘇州七縣十万戶無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万狀縂兆音声具載于長歌按歌而譜可傳也今元集不載此惜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爾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瓔纍纍珮珊珊者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曲終長引声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亦白挑李花望瀛霓裳羽衣揔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遍散序無拍曲終亦長引声若樂奏望瀛亦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由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然所用之人未詳其數若曰玉鈎欄下香按前按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曰張態李娟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則又疑用二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真舞故長恨詞云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舞則當以一人為正鄭嵎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述進婆羅門曲声調脗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之曲沈存中云霓裳曲用葉法善月中所聞為散序以楊敬述所進為其腔未知所據也又謂霓裳乃道調法曲若以為道調則誤矣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云開元遺曲自凄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則霓裳用商調非道調明矣厥後文人往往指霓裳為亡國之音故杜牧詩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而龜年恩寵尤盛自祿山之乱散亡無幾老杜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蘇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白樂天云白頭病痩泣且言祿山未乱入
梨園勸娛未足無冠至万人死盡一身存又有梨園弟子詩
云白頭垂淚話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蒲
山紅葉鎖宮門讀之可爲悽愴
書生作文務強此弱彼謂之尊題至於品藻高下亦略存公論
可也白樂天在江州聞商婦琵琶則曰豈無山歌與村笛嘔
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
聞琵琶云絃清撥利語錚錚背知殘灯就月明頼是無心惆
悵事不然爭奈子絃声至其後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湓城但
聽山鬼語巴峡唯聞杜鵑哭乍賢乍佞何至如此之甚乎韓退之
羙石鼓之篆至有羲之俗書趂姿媚之語亦強此弱彼之過也
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鸚鵡未知狂客醉鷓鴣先聽美人歌聽歌
鷓鴣詞云南国多情多艶詞鷓鴣清怨遶梁飛又有聽吹鷓
鴣一絶知其爲當時新声而未知其所以又觀李白詩云客
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
佳人才唱翠眉低之句而継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鷓
鴣曲効鷓鴣之声故能使鳥相呼矣
劉夢得竹枝九篇其一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塩山下蜀江清
其一云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其一云城西門
前灔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又言昭君坊瀼西春之類皆夔
州事乃夢得爲夔州刺史時所作而史稱夢得爲武陵司馬
作竹枝詞誤矣郭茂倩樂府詩集云貞元中劉禹錫在沅
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辞九章則茂倩亦以
爲武陵所作當是從史所書也
王維因鬱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豈其思入神山水平遠
雲勢石色繪者以爲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詩豈非熟成而
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而奉崔圓而不欲言耶
張衡作南都賦云忽西荆之折盤李善云即楚舞也折盤亦舞貌

余謂盤有兩義亦有槃舞也張衡七盤舞賦云歷七槃而縱
躡鮑照詩云七盤起長袖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宋書樂志
曰盤舞漢曲也漢有柈舞而晋加之以盃言接盃盤於手上
而反覆之至危也凡此者皆謂用槃而舞非盤旋之義
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寔言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
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
未遣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
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
亦用白耶柘枝舞起於南蠻諸國而盛於李唐傳於今者尚
其遺制也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鈿羅衫聳細腰言
當招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雲慢回拋舊態黄鸎嬌囀唱新詞
言當雜之以歌今制亦爾而鄭任德詩云三敲畫鼓声催急
一朶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
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二女
童帽施金鈴抃轉有声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坼而後見
則當以二人爲正今或用伍人與古小異矣
鳳將雛曲吳兢樂府題要云漢世樂曲名也而郭茂倩樂府詩
集中無此詞獨通典載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反言鳳
將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云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
挑云鳳兮歸故鄉四海求其凰之義則此曲其來久矣按晋
書樂志吳声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此三曲
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矣故東坡寄劉孝叔詩云平生學問
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
譜言古有名而今無譜也李送孟將軍歌云美人一雙閑且
都朱唇翠眉映明月清歌一曲世所無今日喜聞鳳將雛非
謂歌鳳將雛也但取世所無之義爾
文選載石季倫昭君辞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
慰其道路之思昭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昭君自彈也故

孟浩然涼州詞云胡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
坡古纏頭曲乃云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
俞明妃曲亦云月下琵琶旋製声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
爲昭君自彈琵琶豈別有所據耶

歐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云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床
坐調曲雖然可愛眉目秀與奈長飢頭項縮梅聖俞和篇亦
云不肯那錢買珠翠任從堆插階前菊功曹時借乃許出他
日永叔觀龜殼縮亦可以想見風采矣永叔閑殘壺酒於猶昔
間得枯魚強飲疾辭之時亦有小婢鳴絃佐酒所謂小婢立
我前赤脚兩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膓嘔啞識者謂亦與楊
家嬌兒不遠余謂永叔作此詩時已爲内相觀其所作長短
句皆富艶語不應當此以誚尊俎永叔特自謙之辭爾梅聖
俞嘗和其詩云公家八九姝鬟髮如盤鴉朱唇白玉膚參差
始破瓜則永叔所言亦勝者非誠語無疑矣

唐明皇酷好羯鼓汝陽王璡精於其事明皇甞之慶有賓參東
坡所謂汝陽真天人破帽挿紅槿纏頭三百万不買一笑哂
是也杜甫甞以詩二十韻贈之有云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
憑仙醴或浮蟻奇毛或賜鷹則當時恩寵之盛可知矣甫甞
有詩稱之曰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矣其筆翰之妙也又
稱之曰箭出飛鞚内上又回翠麟矣其射御之精也則其可
喜者豈特羯鼓而已哉

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
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爲名而咸傳乃不及此山谷聽
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促絃聒醉驚客起圓得
庚庚有横理閉門三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爲
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餘制來而作阮耶又有所謂五絃者唐
書樂志云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
宗悅甚後人習爲搊琵琶則五絃之製亦出於琵琶也樂天
有五絃彈詩云趙璧知君入骨愛五絃一一爲君調又云惟
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声想其搊彈之妙冠古絶今
人未易企及也甞觀國史補云人問璧彈五絃之術璧曰吾
之於五絃也始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眼如耳耳如鼻不知
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其莊周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
神者乎韋應物去古乃幽聲初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張祜
云小小月輪中斜抽半袖紅元稹云促節頻催漸繁撥珠橦
斗絶金鈴掉亦可見五絃声韻製作之髣髴矣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豈若後世務爲哇淫綺靡
之音哉揚惲云家本秦也能爲秦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韓
愈曰已令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盃杜甫云何時醉賞
金錢會爛醉佳人錦瑟旁是皆作於婦人之手而用於酒酣
之時已非朱弦疏越之意矣錢起爲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
自舞楚客不堪聽劉滄云絲減悲不減器新声更古一絃有
餘哀何况二十五二公之詠於一唱三歎之旨幾矣善哉白
樂天之論也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疏越清廟歌一彈一唱
再三歎曲淡節稀声不多人情宜今多賤古古琴有絃人不
撫自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如五

彈絲之法妙在左手悅右偏而左劣亦何足論乎甞觀琵琶錄
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裴興
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左手蓋攏撚在左手也
綱劣於左手則琵琶之妙廢斯矣白樂天有聽彈琵琶示重
蓮詩云誰能截此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惜乎樂天未知
截興奴手之妙也

自周陳以上雅鄭殽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雅樂八
十四調而俗樂止於二十八琵琶非古雅樂也而元微之詩
乃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何耶按賀懷智琵
琶譜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内黄鐘太簇林鐘宮声彈不出則

微之之言信矣然琵琶用於今者止於二十八調豈唐琵琶
曲声與今不同耶沈存中云懷智琵琶譜格調與今樂全不
同今之燕樂古声多亡而新声大率皆無法度觀此則存中
亦有疑於其間殊不知今之琵琶皆用俗樂調也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各製歌辞極於輕蕩男女
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
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阿濫堆唐明皇
之所作也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声翻為曲
左右皆能傳唱故張祜詩云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
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驕淫侈靡耽
嗜歌曲以至於亡乱世代雖異声音猶存故詩人懷古皆有
猶唱猶吹之句嗚呼声音之入人深矣
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
得免故樂天為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
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断腸声張祜集載武宗疾篤孟才
人以歌笙獲寵寄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為哉才
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復曰妾嘗藝歌願歌一曲上許
之乃歌一声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
已絶則是河滿子真能断人腸者祐為詩云偶因歌態詠嬌
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為一声河滿子下泉須吊舊才人又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声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之詠
[illegible]十二春一稱二十年未知孰是也杜牧之有酬祐長句
其末句云可怜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言祐詩名如
此而惜其未遇也元微之嘗於張湖南座為唐有態作河滿
子歌云梨園弟子奏明皇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河滿為曲
名御譜親題樂府纂魚家入内本領絶葉氏有年声氣短又
叙製曲之因與樂天之說同
韻語陽秋卷第十五

韻語陽秋卷第十六

丹陽葛立方常之

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
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兎園摽物序驚
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横却月觀花繞凌風
臺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詩故
用遜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
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
廨舍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白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薇花詩云除却微之見應愛世間少
有別花人薔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為主不別花人莫使看
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謂別花人未之見也鞠客作仙
檀花詩寄袁德師侍御有欲求御史更分別之句豈謂是耶
白樂天作中書舍人入直西省對紫薇花而有詠曰絲綸閣下
文書靜鍾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黄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
郎後又云紫薇花對紫微翁名目雖同貌不同則此花之珍
艷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
至九月尚爛熳俗又謂之百日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
者本朝梅聖俞特注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曰薄膚癢不
勝輕爪嫩幹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彝則曰薄薄嫩膚搔鳥
爪離離碎華剪城霞皆著不耐癢事而未有及百日紅者
胡文恭在西掖前後有三詩其一云雅當綸禁地繁極曝衣
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意可見當時此花之
盛省吏相傳咸平中李昌武自別墅移植於此晏元獻嘗作
賦題於省中所謂得自羊墅來從召圃有昔日之絳老無當
時之仲文是也
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遍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何耶
鄭谷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是已本朝名

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需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荊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近於曾大父酬唱集中有淩景陽一絕句亦似有意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荊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賓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蕊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蕊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蕊得名不應捨玉蕊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蕊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它皆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駿嘗有詩云百疇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群芳一株攢万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蕊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蕊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蕊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玉蕊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翫故德裕詩云玉蕊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蕊花李德裕所謂又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蕊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蕊之句者非謂玉蕊花止謂瓊花如玉蕊之白爾

山海經云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皆寶樹也詩家用琪樹多矣往往以爲仙樹未易得見故孫綽天台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蕭防云桂宮路冷鶴歸早琪樹風清鸞去遲武伯舊云琪樹年年玉蕊新洞宮長閉綵霞春朱隱丘詠琪樹詩云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人間未必有此樹也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何耶

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而張九齡作荔枝賦序云南海郡出荔枝狀甚瓌詭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有知者唯舍人劉侯知之作賦以夸大以爲甘旨之極則是九齡乃創見也議者謂楊妃嗜好安知非九齡有以啓之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則當時征求之苦亦可見矣

楚詞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握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望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析越嶺溪行云握蘭勤徒摘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泛梗離恨斷疏麻錢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佇乘月期相尋皆用楚詞意用於離居至於起贈送遠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爲玉誤矣

東坡賞枇杷詩曰魏花真老伴盧橘是鄉人又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則皆以盧橘爲枇杷也彼徒見上林賦有盧橘夏熟之語遂以爲枇杷當爾則夏熟之下不當復有黃甘枇杷檾柿之品然唐子西李氏山園記曰有一物而爲二物者如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又言枇杷枎柿是也若據子西言則盧橘即枇杷矣李白宮中行云盧橘爲秦樹詩

渾送表兄奉使南海云盧橘花香拂釣磯若以爲枇杷則何獨奈中南海有耶錢起送陸贄詩云思親盧橘熟用陸績懷橘事則又以爲木奴益無按據

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橘杜梨野葛水檉以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颻疾風從東來吹折不終朝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其八章則曰有木名丹桂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霜枝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大過直心自不曲縱非梁棟才猶勝尋常木蓋樂天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於八木之中而自比於桂殆未爲過也

酉陽雜俎言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不說牡丹則隋朝花藥中所無也然北齊楊子華在隋朝之前乃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句何耶至唐則此花盛矣柳子厚龍城錄載宋單父能種藝之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種花万本色樣各不同信乎人力或能勝天工也歐陽永叔洛陽牡丹圖詩云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窃寵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朱砂玉版人未知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自唐天寶至本朝熙豐間三百餘年宜其花種日盛然見於圖者九十種而已豈能發万樣之數哉柳渾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校幾多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皆激逐末之弊者也

歐公在楊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朶插畫盆中圍繞坐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飮以酒故答呂通判詩云千頃芙蕖蓋水平楊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然維揚芍藥妙天下可以奴視荷花而是時歐公不聞有芍藥勝會何耶東坡在東武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前芍藥置瓶盆中供佛外以供賞翫不下七千餘朶有白花獨出於衆花之上圓如覆盂因有兩寺裝成寶瓔珞一枝爭看玉盤盂之詠惜乎歐公未知出此

杜子美古栢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乎余謂詩意止言高大不必以尺寸計也詩評載王郊大夫竹詩示東坡其一聯云葉抽千口劒幹聳万條鎗坡曰十條竹一箇葉也若郊者又何足以語詩乎故坡云人看王郊詩若能忍誠爲難事蓋謂此爾

珍木奇卉生於深山窮谷之中不遇賞音與凡木俱腐好事者之所深惜也唐招賢寺有山花色紫氣香穠麗可愛以託根招提偶赦於樵斧因爲幸矣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樂天一日過之而擷其名曰紫陽於是天下識所謂紫陽花者其珍如是也豈不爲尤幸乎樂天之詩曰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香色艶麗當時亦無有識之者樂天又賦詩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水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嗚呼抱道懷材之士埋光鏟采於山林皐壤之間如此花者多矣求如樂天之賞鑒者豈謂無其人乎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其所爲梅花賦淸便富艶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蘊效楚人橘頌體作梅頌一篇以謂梅於窮冬凝嚴之中犯霜雪而不慴毅然與松栢並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鐵腸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則唯鐵腸石心人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矣

文選海賦云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故謝靈運詩有赤玉隱瑤

溪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止言沙石五色如雲錦被於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撑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於五色沙石之際豈謂荷花哉

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踈亦謂之慈竹言生不離本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方椢争盤千林競糺者梁簡文答獻箋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笱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異是矣老杜桃竹杖引云江心蟠石生桃竹新根削皮如紫玉則其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援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間謂簟爲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豈非以此竹爲簟耶梅聖俞云誰知廣文直桃簟冷如冰恐亦是用此竹

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治郫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故老杜云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又曰古時杜鵑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博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它巢百鳥爲飼之故老杜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礼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與哺雛老杜集中杜鵑詩行凡三篇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以哺雛之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曾百鳥之不若也最後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託興明皇蒙塵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元微之謫通州白樂天有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後又有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貙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爲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妻到市之句

人之悲喜雖本於心然亦生於境心無係累則對境不變悲喜何從而入乎淵明見林木交陰時鳥變聲則欣然有喜人以爲達道余謂尚未免着於境者歐永叔先在滁陽有啼鳥一篇意謂緣巧舌之人謫官而今反愛其声後考試崇政殿又有啼鳥一篇似反滁陽之詠其曰提胡盧不用沽美酒宫壺日賜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宫花正好愁雨來烘日方催花乱發末章云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蓋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則對境之際悲喜隨之爾啼鳥之声夫豈有二哉

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故白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余謂魚始二寸已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窮抑甚梅聖俞有琴高魚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觴又有針口魚賦云有魚針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取之一掬不重銖杪則白小之魚尚爲丈人行也

縮項鯿出襄陽以槎捕之以槎断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孟浩然云魚藏縮項鯿老杜云謾釣槎頭縮項鯿皆言縮項而東坡乃謂一鈎歸釣縮頭鯿或疑坡爲平側所牽乃爾殊不知長腰粳米縮頭鯿魚楚人語也

文房四譜載段承式以寶藍牋贈温廷筠有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謂鯉魚三十六鱗充使謂遞鯉魚寄書也用文選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之義沈存中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二宋亦嘗用此而文其説元憲云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景文云君軒戀結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謂六六三十六也

柳子厚有放鷓鴣詞人徒知其不肯以生命供口腹其仁如是也余謂此詞乃作於詔追之時有自悔前失之意故前言徇

媒得食不復顧後言同類相呼莫相顧媒與類皆謂伭文也

湖州上強精舍寺有陳朝觀音尚仲容書寺額三門髙百尺謂之三絶又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有唯有上強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之句蓋爲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亦以其出有時故竟日待之云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遊玆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坡以謂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若此其語深有味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六

韻語陽秋卷第十七

丹楊葛立方常之

古今詩話載杜少陵因見病瘧者曰誦吾詩可療令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瘧矣其詩云患瘧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攻戰又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紅粧子美於此時何不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靈於人而不靈於己也

山谷平生爲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欲載軒轅訖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講之詳矣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覧照境空莫作白魚鑚蠧簡病者苟能知此其賢於今鹿刮膜遠矣大抵書生牽於目疾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爲目害尤甚唐張籍好學宗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只咫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真蓋非特傷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於醫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自託於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荊公有詩傷之云叔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髣髴古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隣宋昌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泥而弗通大方矜以誇己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退之云腦脂遮眼臥壯士大弨挂壁誰能彎謂張籍也杜牧之乞湖啓云弟顗久病眼醫者石公集云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爲内障則籍之所苦乃内障也

凡物皆可占非特蓍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禍福者莫知其

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重摩娑嫁時鏡夫婿遠行
憑鏡聽豈今聽声之類耶大涅槃經云不以瓜鏡芝草楊枝
鉢盂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占卜信矣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絶俗而名不綸於花譜何哉老杜云要
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釣磯言其香也
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移向白玉墀高豔不近俗直
許天人窺言其韻也是二子但知楸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
療病之工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于
後圃後政思其人建鄭公堂于楸林之下宣和間 先人知
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廣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
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驗焉
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
差者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傅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
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着瘡遂差功亦
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故因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以五星法準之則知退之
以磨蝎為身宮又云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
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声以攘
則知太陰在磨蝎者主得謗譽東坡嘗援退之三星行之句
以謂僕以磨蝎爲命殆與退之同病然觀東坡謝生日啓云
攝提正于孟陬巳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名則是東
坡亦磨蝎爲身宮而乃云磨蝎爲命豈非身與命同宮乎尋
常算五星者以謂命宮災福不及身宮之重東坡以身命同
宮故謗譽尤重於退之職鑾坡而代言犯鯨波而遠謫退之
之禁悴未至如是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謂知命
者不爲名利所汨而能安時處順者也後世貪求之士不能
自安分義徒知金印丈綬之榮而不知苟得爲可愧於是君
平之肆許負之廬衣冠盈矣劉夢得和蘇十郎中詩云萎花

照後容雖攻蓍草占來命巳通試伯奮長安述懷詩云聞說
唐生子孫在何當一爲問窮通觀此又矣知孔子所謂命也
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達一歸之命可以使人杜奔
競僭逼之患蕭瑀非辨命論言人之禍福一本之人事可以
使人起修身累善之心二人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
求吉凶者也

古今人賦碁詩多矣姚合賭山果一先鋭海僧者鄭谷之詩也
厲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得之詩也古人
重到今人受万爲都無一爲同者歐陽烱之詩也觀諸人語
意皆無足取獨愛荆公贈葉致遠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
或覷眼而壓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
連接或外示閑暇伐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
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懃如告
亡或喜如獻捷諱輸寧斷頭悔悞乃批頰可謂曲盡圍碁之
態非筆力可以回万鈞豈易至此取退之南山詩讀之殆可
齊驅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碁長篇云雙關防易斷隻眼畏
雖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等句鋪叙類荆公而其它句
醞釀痴尚衆東坡白鶴觀四言詩云小兒近道剥啄信指勝
固欣然敗亦可喜夫恣貪欲於指顧爭勝負於毫釐業碁者
之常情而坡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脩然若矣荆公亦
有碁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之句

魯直詩云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又云肉食傾人
如出九蟄羹飯我等朝三兩聯之意雖不相遠然似不若前
之句無斧鑿痕也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劉德謂格
五碁行以塞法齊書沈文季善塞其法用五子沈存中筆談
云格五即今之蹙融其法以己常有餘而致敵人於險酉陽
雜俎亦云於碁局中各用五子共行一道以角遲速則格五
也塞也蹙融也名雖不同其制一而已彼蘇林以謂五博之

類不用箭但行梟散未知所據出九亦賭博之法詳見刑統
子由煎茶詩云煎茶舊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猶能諳相傳煎茶
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此茶之佳者也又云北方俚人茗
飲無不有塩酪椒薑誇滿口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
不佳故雜以他物煎之陳後山茶詩云愧無一縷破雙團慣
下薑塩枉肺肝東坡和寄茶詩亦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
已入薑塩煎若茶品自佳雜以他物適敗其味爾茶性冷塩
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山谷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以
鹽勾賊破家薛能鳥觜茶詩亦有塩損添宜戒薑宜著更誇
之句則知以塩煎茶誠無益於養生也
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為心兔毛為副心柱遒勁鋒鋌
調利故難乏而易使白樂天作雞距筆賦云中山之明視勁
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雙美是合兩接相同不得兔毛无
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墨之功蓋亦兼而用之
也近世作筆專用兔毛而好奇者或雜兔毛不用更以他毫
為之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秃亦有鹿
毛而王羲之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
猩筆甚珍之嘗以分贈山谷山谷所謂愛酒醉魂在能言機
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是也嶺表録云嶺外无兔郡
守偶得兔毫令匠者作筆匠者偶因醉遺墮惶懼无以為計
遂以已鬚製之反佳其後遂户科人鬚一合此殆好事者之
說爾
樗蒲用博齒五枚如銀杏狀各上黑下白内取二黑刻為犢其
背刻為雉故李翱五木經云樗蒲五木黑白判厭二作雉背
作牛是也以盧白雉犢四為王采取其全它入采為旺若惡
其駁也按前史三擲三盧如慕容寶五擲五盧如李安人王
思政之擲印為盧劉裕之喝盧勝雖皆以為前途富貴之先
兆卒之其應如響亦可謂異矣鄭谷詩云能銷永日是樗蒲

坑塹由來似宦途兩擲未離椽檄内坐中何惜為呼盧然盧
可呼而得官可倖而致乎觀谷此言似未知安時處順者
傀儡之戲舊矣自周穆王与盛姬觀偃師造倡于崑崙之道其
藝已能奪造化通神明矣晏元獻公嘗為傀儡賦云外眩刻
琱内牽纒索朱紫坌並銀黄煌煒生殺自口榮枯在握者可
謂曲盡其態李義山作宮妓一絶云朱箔輕明拂玉墀披香
新殿闘腰支不須更看魚龍戲終恐君王怒偃師是以觀倡
不如觀舞也然唐明皇好舞霓裳以至於乱杜牧所謂霓裳
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是也漢高祖白登之圍以刻
木為美人而圍解樂録謂即今之傀儡則是舞或乱唐而刻
木或可以興漢義山之詩異矣
楚詞云菎蔽象棊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王逸謂投六
箸行六棊故謂之六博言以菎蕗作箸象牙為棊也而楚詞
補注乃引列子擊博樓上謂擊打也如今之雙陸棊也予謂
雙陸之制初不用棊但以黑白小棒槌每邊各十二枚主客
各一色以骰子兩隻擲之依點數行因有客主相擊之法故
趙搏雙陸詩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
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鬪今六博既行六棊則非雙陸明矣
周
官方相氏以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而儺以索室歐疫謂
之時儺釋者謂四時皆作也考之月令乃作於三時而於夏
則闕何耶蓋夏當陽盛之時陰沴不敢作故闕之爾今春秋
既儺惟於除夕有之孟郊所謂驅儺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
惟為白暗中窣堵挑茅鞭裸足朱禪行戚戚相顧笑声衝庭
燎挑弧射矢時獨叶王建亦云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
四隊行皆謂除夕大儺也其伞飾之制若驅禳之儀与周官
略相類政和中徽宗新創禁中儺儀有旨令翰苑撰文昕禳
公巽當直其略云南正司天兕俾神人之雜臭店鑄鼎以紀
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被旨頃刻進入人服其敏而工

帝王世紀及逸士傳載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其詞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初不知壤爲何物因觀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七

韻語陽秋卷第十八

丹楊葛　立方　常之

余嘗謂知人雖堯帝猶以爲難而杜子美之曾老姑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識房杜輩於賤貧之日子美載其語云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甯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一何異耶唐史載王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汝遊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余嘗觀子美贈王砅使南海詩然後知史所書皆誤也砅珪之元孫也謂珪爲高祖其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砅之高祖母乃姓杜非姓李也其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珪嘗爲礼部尚書則尚書婦乃珪之妻非珪之母也故詩之中章云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嘗肩輿上殿稱万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皆謂珪妻爾人徒見詩中有鞠鬐之事有同乎陶母故謂珪母當爾豈不與尚書婦之句相牴牾哉

冦忠愍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句固以公輔自期矣奈何時未有知者東坡巴東訪萊公遺迹詩云江山養豪俊礼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公以瓌奇忠諒之才而當路者秪以常筆遇之信乎知人之難也李太白梁甫吟云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蓋謂此也

先文康公知汝州日段寶臣爲教官富季申爲魯山主簿而陳去非以太學録持服來寓先公語人曰是三子者非凡偶近器也是時富在外邑則以職事勉之於城中列三人者薦於朝以爲可用仍以去非墨梅詩繳進於是去非除太學博士季申除京西漕屬寶臣亦相繼擢用初寶臣字去塵先公一日謂之曰君廊廟具也宜改字寶臣取荀卿輔拂之人爲國寶之義且作序以述其意及三人者俱貴先公喜曰

吾未嘗讀玉管之書亦未嘗究金書之義而能逆知其必大
者獨以其所為知之耳汝輩勉其在我者在人者不問可也
先公晚年寓居湖州之寶溪李申既罷樞筦亦挈家來寓一
觴一詠必與之俱李申嘗有十絕其一云青衫短簿汝陽天
鵝犢當時誤薦賢承乏西樞了无補還依丈席聽韋編其二
云洛陳花骨巧裁詩曾把梅篇薦玉墀來說它年調鼎事只
今身已鳳凰池其三云陳君談論席生風段子文詞氣吐虹
參木朦朧皆入篋知人誰過葛仙翁餘七篇不錄陳君名括
字叔易有高節貧甚 先公命公庫以酒肉薪米日給之嘗
謝以詩云不是故人供祿米初非縣令給猪肝養賢札厚陸
三篋拜賜恩浮艷一篳建父初召起行在直秘閣

張安道以異議出守宛丘次守南都蘇子由皆從之游元豐初
子由謫筠州酒稅安道懷然不樂手寫詩為別曰可憐萍梗
飄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
人後十五年子由方知其詩云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
榻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王介甫蘇子瞻皆為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便知其它
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
先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
人放出一頭地當是時二人俱未有声而公知之於未遇之
時如此所以為一世大宗也歐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
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家有八老泉
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
章則二蘇當少年時已擅文價矣

邢子推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染麝臍何堪
夜來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云良友間何闊春事遽如許
夢君下曉少一葉繫春渚聊夢隔前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
底杯酒雨甚紅雨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塵驢駒未可歌妙
句須君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已必佳但恐
其中隨爾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
生之礼知祁公詩云塵柄屢揮容請益龍門雖峻忝先登立
朝行己師資久寧止篇章此伏膺又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
攻堅善誨常无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
白首再升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荊公哀詞四
首有慟哭一声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又云今日江湖從
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深痛人情之薄也其歐公之罪人哉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謂極
其褒美世傳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許之為恨故作報詩
云它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
子固集見子固與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
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蓋
荊公之文因子固而投於歐公者甚多則知介甫嘗附歐公
非一日也華少蘊以謂荊公自擬於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
恐未必然爾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荊公師資之礼已
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荊公贈之詩曰梗柟豫章縣白日只要
匠石聊穿窬故逢原既死之後荊公思之曰便恐世間无妙質
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
吾門蕭陸益魏魏勢利窮无淡薄識豈與跖徒爭有道益思
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
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荊公矣又作荊
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秘恐譏
詆我獨着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
資者果如何耶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于壁云題詩未有
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李少將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蘇

二大似相薄則又甚於逢原稱介甫矣
汲引之恩不可忘也一日得志思有以報之亦人情常也王稽
薦范雎於秦而昭王以爲相其後稽爲河東守者因雎之言
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而高祖用之其後賞無知者因平之
言也唐馬周以一介草茅遭遇太宗不累年而致位卿相皆
由常何之一言而身貴志得之時於何不聞有報何耶李邦
直詩云底事馬周身富貴不聞推寵報常何是已張文潛詩
云馬周未遇虬鬚公布衣落魄來新豐一尊獨酌無意俗
子不解知英雄盖周雖緣常何之一言而其智識忠亮亦自
有以取之如蹕宗室世守居藩樂工鳴玉曳履皆切中時病
者也史臣至比之爲藥岩鈞渭亦過矣哉岑文本云周鳶肩
火色騰上必速但不能久其後周年止五十志不盡行文本
殆如著龜矣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甚一遊長安王[illegible]
官卒不顧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己不肯薦[illegible]
維詩云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希史載維私邀浩然於內苑
而遇明皇遂伏於床下明皇見之使誦其所爲詩至有不才
明主弃之句明皇云卿不求仕朕未嘗弃卿因放還使維誠
有薦賢之心當於此時力薦其美以解明皇之慍乃爾嘿嘿
或者之論盖有所自也厥後雖寵鳳林之墓繪孟亭之像何
所補哉
韓退之於崔立之厚矣立之所望於退之者宜如何然集中所
答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邪其曰幾欲犯顏出薦口氣象
硉矹未可攀又云東馬嚴徐已奮飛枚皋即召窮且忍知識
當要路正賴汲引隱情惜已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諱宮以甲科起家至慶曆中　曾大父通
議楊寘牓相繼及第爾後世世有人大父清孝公今中牓先
人文康公何昌言牓其黄公度牓至小子郯木待問牓連五
世矣當時尊長皆有詩以紀慶　曾大父贈先祖詩云傳家
何用富金籯教子何如只一經慶曆科名今已繼更教來葉
嗣前馨先太父贈先人及伯父詩云廣場筆陣數千人喜汝
穿楊箭鏃親慶緒綿長時幸會文科興復事還新昔年繼牓
熙寧歲今偶同科紹聖春從此莫教書種斷時曾應復值昌
辰文康公賜某詩云兒曹春牓須言揚鷄吹知難復士鄉黄
綃未能攜好語青氊偶幸繼前芳穿楊喜共東床客[illegible]
攀桂同標北寺旁聖世選才如華岳積塵曾不愧毫芒子當
贈郯詩云吾家五世十三人競擷丹枝擷月輪慶曆賢科開
後裔隆興儒業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張帝里春
從此傳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通議之子若孫若曾孫
在桂籍者於今已十有三人故言之於前長子郛亦不廢學
業故期之於後其它宗從登科者甚多各有詩紀慶不暇錄
郯姪留意星曆學紹興癸酉取解漕臺問斗[illegible]
以日星爲紀三台色齊爲詩賦題其所爲[illegible]
詳小孫女夜夢郯登樓至十六級而止蓋之爲省闈第十六
人之祥已而果然予作詩贈之曰飛鈴走檄到金溪喜子文
闈預品題名字難鞍光藻牓詞章要聳動文奎階梯已合嬰
兒學星斗先分天老題後日臚傳當第一天倫科甲尚爲低
時郯弟郛王佐牓甲科第七人
孟郊落第詩曰弃置復弃置情如刀刃傷再下第詩曰一夕九
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蘺伴我泣海月投人驚
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知鶗鴂鳴瑤草不得春
失意投劉侍御云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
音非耳通歎命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
因文字窮怨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
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
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志至於屢泣非能委順者

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无涯哦詩誇詠非能自持者其不
至遠大宜哉
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例鳴狀元真知其
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
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声則新進
士例呼狀元舊矣鄭谷趙昌翰牓第八名也
杜荀鶴老而未第求知己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公將卷讀
不求朝士致書論投李給事云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投
所知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寧教讀書眼不有看花期
投崔尚書云閉户十年專筆硯仰天无處認梯媒如此等句
幾於哀鳴矣本事詩載裴晋公於興化里鑿池起臺榭賈島
方下第恐憤題詩亭中云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
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則荀
鶴之哀鳴猶為可憐也

瓊州進士姜唐佐東坡極愛之贈之詩曰滄
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及唐
佐預廣州計偕過汝陽見子由時東坡已下世矣子由因為
足成其詩云生長茅間有異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𤁗
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
荒錦衣它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唐佐是年省闈不利
則有負於錦衣之祝矣東坡嘗書唐佐課冊云雲興天際欻
若車蓋凝矚未瞬浉漫靉靆驚雷出火喬木糜碎雷續四隤
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无全塊今亦列集中乃戲書劉夢得
楚望賦也
秦太虚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与問
諸天深為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嘗有
詩贈之云平生謾説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
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貴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

人難塞責座主歸過於己門生歸命於天俱一世之賢也
梅聖俞送方云下第云竭澤古所戒但保腹中書風雷變有時
且復歸孟讌送蔡騏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鷩眼貫懷
之歸河朔慎勿輒鉛鍛蓋人士切於得失一不得意則必變
所學以求媚於有司此學者之大病也故聖俞以是戒之
唐曹鄴及第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
顏色異是生敬於僮僕也施肩吾及第詩云今日步春草復
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是改觀於江神也蓋其
心之喜自生疑爾僮僕江神豈遽如是哉鄴又云故衣未及
換尚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
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也是豈能置得喪於膜外者乎
文闈有挾書傳義之弊舊矣竊㸃李擬為考官大陳經史于庭
令學者縱觀和嶷為考官開門徹棘令學者自便如此則真
賢實能孰辨耶子知其故矣蓋自唐以來

場一啓而投卷紛然舉子之升黜固自有定
傳義奚為哉朝向公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鍾管化為君
子舌此孟郊有祈於知己也而呂渭取之擬動如浮海凡言
似課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為此杜荀鶴有祈於知己也
而裴贄取之砌下芝蘭新滿徑門前桃李舊垂陰却應回念
江邊草放出春煙一寸心此鄭谷有祈於知己也而柳玭取
之舉子祈之於前主司録之於後公論何在乎長慶初錢徽
為考官取鄭朗等三十三人以所取不當再命白居易試孤
竹管賦試者皆不知本事遂落十一人而錢徽與江州刺史
當時詔書以謂浮薄之徒扇為朋黨干撓主司每歲策名无
不先定則陳書徹棘之舉殆无足怪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八

韻語陽秋卷第十九

丹陽 葛立方 常之

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磔雞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以祓瘟禳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顧況歲日口号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亦云与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来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弟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与酒似亦不為无理

荊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檝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櫂相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檝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

所聞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招屈之義及

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為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為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始禁煙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尔今用夏正乃二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佺期王績以元巳為招魂之節者亦豈是耶

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无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户雨初晴則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為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煙之說盧象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為一人是也太原一郡舊俗禁煙一月周舉為郡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稱禁煙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又云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則知禁煙止於三日也而韓翃有寒食即事詩乃云春城无処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煙宮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勑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在清明之前寒食之後是時店舍已无煙而宮中然燭乃一時之權宜尔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煙又未必為子推設也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絜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于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群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少之

先文康公晚歲卜居於宝溪之上建觀禊堂于溪濱紹興與客泛舟修禊甚勝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与客相与推算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周為晉義熙九年又一周為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曆八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竹春妍鄰曲競勝士共開浮觴縱中流擬晴詠隱浪金壺偏紅芰初出水捧劍晁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絃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者傳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里与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狄兼謨盧正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至本朝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慕樂天之為得宋琪等八人年七

十餘將爲九老會未果而卒自後洛中諸公園形晉明僧舍
文潞公留守西都富鄭公納政居里第与席汝言王尚恭趙
丙劉几馮行己楚建中王愼言王拱辰張問張壽司馬光
共十三人置酒相樂謂之耆英會劉几詩所謂制李省元推
二相龍頭昔日屬當歡人間盛事幷遐筭一席幾盈九百壽
是也後潞公与程伯温司馬伯康席君從又作同甲會潞公
詩所謂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
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是也潞公又与范鎮張宗益張問史炤
爲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難倫如
今白髮遊河叟半是清朝解綬人是也潞公以勳德享大耋
功成名遂優游華髮日与賢士大夫燕笑而飲食起居端類
少壯非天畀全福疇能若是司馬溫公在洛作眞率會杜祁
公在睢陽作五老會蘇閎道在三衢作三老會各有詩詠傳焉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illegible]
庸歸賓主之情可謂懇矣者至李太白陶淵明則不然各有
爲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眞之言然亦太无主人之
情矣司馬溫公北園樂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与
性違玉枕醉人從獨卧金罍餘客聽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
白樂天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又命小青娥長
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爲有委曲相者然置酒送呂漳
州詩乃曰獨醉似无名借君作題目又何与招客飲之詩異
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
谷云欲眠不遣客佳処更難忘如是則既不失賓客之礼而
又可以適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也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綠
是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所謂鵝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爲
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巵是也有以碧爲貴者老杜所謂
重碧酤新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賀所謂小槽酒滴眞珠

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臙脂酉陽雜
俎載賈琳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瓢匏接河
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爲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酉陽雜俎載鄭慤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与
柄通屈莖如象鼻傳噏之名爲碧筩盃取蓮葉芳馨之氣
雜於酒中爲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
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醪醴之妙籍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
奇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籍它物而成者葡萄以
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
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
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爲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
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試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
皆中節度尔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況其味乎東坡所謂巨荾
園且小槐芽細而豐者則薇也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
鵝黃子魚子者棕筍也是二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
時去鄉已十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元脩自蜀來使歸
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棕筍酢浸蜜漬可致千里外
貧以餉殊長老則此二物之珍可知矣蒟醬蜀醬也蜀都賦
所謂蒟醬流味是也范盧蜀郡也老杜所謂香飯兼苞蘆是
也
貿又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尽四方珍異
一日之供以錢二万爲限而曾所食不過万錢是劭之自奉
修於父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盧既
貴不忘儉処約能存无鎮俗在簡約塞門焉足擧是以媼孔
爲法以管氏爲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如何耶以史爲
正則劭所言誣矣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
兒芥有孫我与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苟能如此則

豈肯緻嗜欲於口腹之間哉
唐御食紅綾餅餤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讓等二
十八人燕於曲江勑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讓後
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
紅綾餅餤來其爲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今衣
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饆饠又有胡突鱠
麪皮索餅之類既爲名食不至於甚侈而麦有餘亦紅綾
餅餤之類也
周顒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今人以活蟹而
資口腹者比比皆是也是誠何心哉或曰羊豕犬身難於割
割蚶蛤微命易於烹殺如是則性命之小者尤不幸也鍾岏
嘗告其師何子季曰車螯蚶蠣眉目内闕骨吻外緘不悴不
榮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礫其何算故可長充庖廚
永爲口實是何其仁於大而忍於細歟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
酷好食蟹所謂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鮮
爲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乃果於殺如此何哉東坡
在海南爲殺鷄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爲封羊而轉經是
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无時禅蘇張行有
爲法亦各其所見尔
柳比婦人尚矣條以比腰葉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以比舞態
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爲名白樂天侍兒名柳枝所謂兩
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是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
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風只欲飛是也洛中里娘
亦名柳枝李義山欲至其家久矣以其兄讓山在焉故不及
見義山有柳枝五首其閒怨句甚多所謂昼屏繡步障物
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之類是也嗚呼天倫同
氣之重共聚於子女猱雜之所已爲名教之罪人而一不得
其欲又作爲詩章顯形怨讟且自彰其醜遺臭无窮所謂娀

天理而窮人欲者無大於此如李商隱者又何足道哉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
子歸時燕燕忙是也荆公亦有詩云篝火尚能書細字郵筒
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息心於粉白黛綠之間
也坡復有贈張刁二老詩有共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
年益高矣故其末章云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遊之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
莫近前丞相嗔之句富是謂楊国忠也韓退之華山女末
章亦言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恃緣
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此言不知爲何人發也
李白送姪良携二妓赴會稽去遥看二桃李雙入鏡中閒渕河
西劉少府去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以是知劉李二君皆
不羈之士也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遠馱雙侍女紅巾玉帶
紅靴之語其斯人之徒歟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辭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爲
慈孝最隆又曰詹舍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
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及觀閩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
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約期而妓疾篤將死剪髻付女奴
以授詹詹一見大慟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
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膀之故
而周護其短飾詞而解人之疑歟嗚呼詹能義陳蕃之不從
亂而不能割愛於一婦人能慕韓愈之賢而不能以貽親憂
爲念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絕句與閒唱涼州詩皆
賦情不薄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也
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
毛延壽歐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
天云愁苦辛勤顦顇盡如今却似畫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
恩薄於紙不須一向恨青丹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

為黄金不為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叙事而已也耶博夫十四歳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法别人間畫工畫不得亦稍有思致

人君不能制欲於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奔南巢禍階末喜幽厲國惑始齊姜妲己褒姒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之於西施王之耽惑不減於諸后一久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穀夫詩云十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黄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黄金而鑄范蠡之容哉東坡范蠡詩云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却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坐得西施也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愔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爽本深宫妓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為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繐祇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比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狠盜有神器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於葬骨之地又使伎人着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真名言哉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於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摹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爾武帝秋風辭瓠子歌已無足道及為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綢繆戀嫪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妲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軍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畢竟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是何人小說盧瓌杼情載唐僖宗幸蜀詞人題於馬嵬驛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環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雖一時戲語亦無乃厚誣阿瞞乎

韻語陽秋卷第十九

韻語陽秋卷第二十

丹楊　葛立方　常之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又云朝別凌煙樓暝投永華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又云雞鳴發黃山暝投鰕湖宿可見其常作客也范傳正言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往來牛斗之間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則白之長作客乃好遊爾非若杜子美爲衣食所驅者也李陽冰論白云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魏顥論白云髯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徑醉夫豈有衣食之迫哉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杜子美送孔巢父詩云道甫問信今何如墜馬諸公攜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遇王倚飲云在於甫也何由羨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御云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寄李白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送竇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謂人乃稱爾若謂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涌貴之士若謂卑之甚則稱爾則後三人皆非稚孺之列蓋其詩格變態如是恐不繫重輕也

心醉六經尚友千載謂之好古可也今之好古者乃不然書畫貴整而必取腐爛陳暗者以爲奇器物貴新而必取穿漏弇薄者以爲異曰是古也乃不靳貲費而求之何其不思之甚耶書畫貴古猶欲識其筆法之淵源以穿穴弇薄之器而珍之此何理哉嘗觀老杜銅瓶詩云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其末云蛟龍雖鈌落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而要厚貲自古而然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戲中沚之句故詩家多用三翼爲輕舟如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微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者皆是戰船也用爲輕舟誤矣

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敖後元豐行云龍骨長乾掛梁梠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又有寄揚德逢詩云亦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拆脩脩兩龍骨豈得長掛壁是歲亢旱故反前詠爾東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蛻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霑者廣也

瓢之爲器貧者所用故顏子以一瓢飲而揚子比之山雌丈康公藥室泛金罍上闔門千指朝韲暮鹽未嘗敢以貧爲病嘗因溪結亭號曰瓢飲蓋欲少見慕賢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不學許由隱煙霧得瓢不飲惟掛樹又不學德義居虎丘帶瓢入市多騎牛分無玉醆棄古錦病渴文園只瓢飲下瞰金溪新結亭未有引吸如長鯨但傾金溪化爲酒處處持瓢醉花柳

君子爲小人誣讒沮抑則其詩怨故寓之於物以舒其憤如宋畫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井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眞形出是也黃子虛作妬佳月篇云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汚潔白支頤少待之寒光靜無迹爍爍黃金盤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

郎基在潁川不置木枕裴寬在兗州不取胡床居官清操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受代攜歸故其詩曰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蘗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賢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雙石詩有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之句泊罷府支琴石遂歸寂道隨居故作詩云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

琴嗚呼泉石膏肓人士之逸韻若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必優也武與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殺之則不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爾陸暢謁韋皐於蜀郡暢感韋之遇己遂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侔而道義可爲友也如張鎰之於陸贄崔鄘之於李讓是已曾直云逐貧不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用孟有來郎也老杜過孟倉曹詩云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則山谷所用豈苟云乎哉

鄭虔嘗安祿山僞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因書畫祈於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中兔子雲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之懷直道乎當是愛忘之言爾入哀詩亦云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盡傷之也

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爲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蓋感其救己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皐夔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獨爲諸王子所親曹操威盛蓋世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輸作而不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美人曾不起自茲不得爲故人輸作左校瀕於死公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於操哉末篇又託與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則不以聖明待操矣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遺信行修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荅其恭謹陶淵明告其子則曰轉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亦人子也以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初學記載王褒買便了爲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聽券而淚下鼻涕長一尺有不如早歸黃陌令紅蚓鑽額之語其少陵柴桑之罪人哉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既非眞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懽人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爲刺史王涯以爲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於樂天不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於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之謫樂天死已久非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能使人必信乃繆妄如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藁云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蒙塵流落自爲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歎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其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予於長沙公爲族祖同

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
疏慨然晤歎念斯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
躑躅蓋深傷之也長沙公於淵明如此而淵明乃以敬載自
任其臨別贈言之際有逝實雖少終在爲山之句嗚呼淵明
亦可謂賢矣杜子美數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
所來爲宗族亦不謂盤餐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
與濟尊祖之義掃地矣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況於杯酒
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之
畢其歡而盡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
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
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二
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
君汩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

何妨杜之適乎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云百年
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客夜詩云計
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狂夫詩云
厚祿故人書斷絕常飢稚子色淒涼荅裴道州詩云虛名但
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簡韋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
能使韋郎迹也疎觀此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
舊也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俗
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溫余於是矣亦云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老十絹百
絲之饋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廌以四喪未舉而見公
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
左驂大事不可緩蓋李廌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有以助
之有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之句其高誼盡出於天資

矣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
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
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
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元
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
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
杜也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游蘇及越
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游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
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
云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
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
物迫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

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則自蜀之
荊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
道塗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圓缺百
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
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
爲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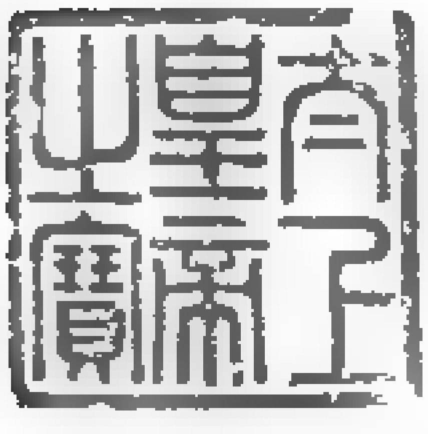
韻語陽秋卷第二十

隆興宋孝宗年号

懶眞子既上冝春之印歸休于吳興泛金
溪上載先人之弊廬陋愚識夷塗游宦
泯捷徑湛然胷次不掛一絲而多生習氣
尚爭蠹簡雖不能如毛萇鄭康成注虫
魚之註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愁之
書來讀王氏之青箱懶閲董生之朱墨偶
暇讀古今人韻語探味紬繹每舉景忌
傍及諸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
是非輒私斷臆度而辭之至其背理傷道
者皆為說以示勸戒書成釋韻語陽秋昔
晉人褚裒為皮裏陽秋言口絕臧否而心存
涇渭余之書是如其涇渭於斯人亂若指掌權
道寫鄭衛各有晉陽秋是皆不畏人訛天
刑乖意而作如呂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惟
不敢亦不暇隆興甲申中中元丹楊葛
立方 書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
亡者稍為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
手其不合於禮義者固已刪所帶取豈容
致疑其間子美詩雖比物紀事歸為積
雖然其憂喜忿懟感激憤歎之間亦
豈容無謬乎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
先覈其事而揆之以理事無事與理
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謂不可盡信
覈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閲巷之談豈
稚之語或之傳信於後世而況文士之辭章
哉
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
名一世雅自著韻語陽秋廿卷目漢魏
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博攝以正其是
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要歸於揆理而推
之為貴至於有益名教君情理傷風者則
反覆評論析衷取捨以示勸戒於六義

於古詩既亡之後發奧賾於靈均未覩之先
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移
徙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鳥
獸形似之間而已哉 公既殺青請其書鋟板
以傳世猶撮其大旨書于篇末使覽者
得詳焉 乾道六年八月既望左朝請
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兼權戶部員
外郎 沈洵 題



四六談麈一卷

（宋）謝伋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四六談麈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案此書爲左圭百川學海所刊舊本。卷首但題靈石山藥寮字。不著撰人。書錄解題載爲謝伋撰。考書中時自稱伋。則其說是也。伋字景思。上蔡人。官至太常少卿。參政克家之子。良佐之從孫。所稱逍遙公。即良佐也。其論四六。多以命意遣詞分工拙。視王銍四六話所見較深。其謂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格。又謂四六之工在於翦裁。若全句對全句。何以見工。尤切中南宋之弊。其中所摘名句。雖與他書互見者多。然實自具別裁。不同勦襲。如王銍四六話載廖明略賀安厚卿張丞相諸啓。凡數聯。伋皆不取。而別取其爲厚卿舉挂功德疏一篇。知非隨人作計者矣。費袞梁谿漫志曰。謝景思四六談麈甚新奇。然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制有語忌。令貼改事。又載謝顯道初不入黨籍。朱震乞依黨籍例命官事皆誤。朱制乃有旨令綦處厚貼麻。非令其自貼改。謝顯道崇寧元年實曾入黨籍。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採取。故爲是正之云云。是疏漏之處亦所不免。然不以一二微瑕掩也。

四六談麈序

三代兩漢以前訓誥誓命詔策書疏無駢儷粘綴溫潤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槩取便於宣讀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敘事之外自為文章製作混成一洗西崑磔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以衆多況朝廷以此取士名為博學宏詞而内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藝咸曰大矣下至往來牋記啓狀皆有定式故謂之應用四方一律可不習知予自少時聽長老持論多矣憂患以後忞皆遺忘山居歷年飽食終日因後生之問可記若輙録之以資講學之一事如古今五七字詩題為四六談麈云他時有得當附益諸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陽夏謝伋序

四六談麈

靈石山藥寮

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於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為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倣之）

四六之工在於裁翦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

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籩豆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翦

丁晉公謝表云補仲山之袞雖罄一心調傅說之羹難諧衆口後人改云雖曲盡於巧心終難諧於衆口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稾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不及也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泰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王岐公在中書最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唐李衛公作文箴謂語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元章簡公厚之致政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通聯之列歲時牛酒尚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

處出王關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六邸謝子耆寧
除職表云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
上林之樂皆為人稱誦其作王荆公相麻亦世所稱
了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衮及繡
人久行於公歸或以為先後失倫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云雖元符建號巳位於
中宮而　永泰上賓無嫌於竝后陳了翁作蔡彈文
云北門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
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　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
于　泰陵則　陛下今日安敢輕改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
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
公退居金陵屢用之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
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
唐李義山別為四六集本朝歐陽公亦別為集夏英
公元章簡書肆亦有小集
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
還適有天幸所儭字皆漢人語也又黄門謝復官表
一毫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慙於公議秋毫
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敦語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荅外郡書啓舊見司馬温公元
祐間荅在外監司郡守賀啓云豈期聖澤遂陟宰司

覆餗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墻引避碩天意之靡回
成命既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逺貺微言此數奉高郵氏擬母
之攸時為西川撰刑
陳後山無巳賀梁右轄啓云辭榮逌禄雖自討之甚
都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巳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
鄆青微臣何人繼為帥守趙清憲正夫自禮部侍郎
除中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為清選憲臺三院丞總
大經
廖明略正一為四六甚工嘗見為安厚卿舉掛功德
跡云梁木其摧嘆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
生也有涯没而不朽痛兩楹之夢奠坏萬里之長城
其祭文云昊穹不憖奪我元老唐安得鑑棊弗覩寳
盛德且然小智寧保先公云明略平生之學熟於高
氏小史
李成季昭玘嘗為起居舍人最工四六漢老之叔也
有樂静集行於世
參政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章云包胥不食
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効難期
隆祐哀冊徐師川撰云作合泰陵賢而不息荅制政
房闥聖而不可知席大光偶目告辭其書遂以命趙
叔問
馬涓巨濟宣和間謝復承事郎表云岩荛丹闕如曾
清夢之遊籃縷綠衣猶是廣庭之賜舊劉曾任監寨編史以上皆通

章表

韓子蒼爲舍人曾公袞以啓賀之韓荅曰舊知四六之工彌起再三之數曾爲浙漕謝先公啓云蒸出芝菌猶能爲瑞世之祥收之桑榆亦未歎逢時之晚

宣和末罪己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

顏夷仲黃門爲北界幕代梁才父荅王履道謝舍人啓云誦佳句新濫處百僚之上恨相見晚果雁胥當宁之知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騫翔於霄漢闕庭神麗十扉闔闢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嘆下句不來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　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㮚文縝時爲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鞭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

高麗牋奏比年頗工建炎乞入覲表云惟有春秋之事可達意於明庭願踰朝夕之池獲升聞於行在又問候表云金風已趣於西成方圖平秩日脚蹔違於北所適御行朝

余相罷節鉞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問於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中宣和間當外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德又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

王雲子飛早以文受知於豫章宣和當外制其謝表云洶鯨波之再涉偶遂生還恍芸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麗作書狀官也又云敢期文陛之壹登所望脩門之重入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愼惜名器俾士大夫革奔

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參政公巽與公書取此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

綦叔厚草蜀帥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言蜀道之難辛炳爲中司遂作彈文曰川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失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惟君臣

相與之際當諒乃心碩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叔祖逍遥公舊為四六極工極其精思嘗作謝改官
啓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
馬少游而足矣有雜書事類號武陣少火後士之
叔祖逍遥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内相以初發錮
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仮代作謝啓云念昔先人親
逢命世升堂傳道實有淵源刻石刊章偶逃部黨上
元豊太常之第奏延中宣室之咨忤彼權臣斥從常
調
程門高弟如逍遥公楊中立游定夫皆工四六後之
學者乃謂談經者不習此豈其然乎
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麻
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慎德有嚴有翼而共
武爾無替於懋功
趙承之鼎臣作謝李元量釜狀元啓云嘉禾當御輾
先農父之窨神龜傚靈偶出豫且之網
政和間北使謝柑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於紫闕
宸恩特異錫仙宴於公鄉方厥包未貢之期捧兹德
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洗湘水之清寒雲液盈盤浥洞
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遺母楓庭切願於獻君
氾元長内翰請康中謝淮東茶鹽表云瞻兹搞山之
利蓋出當時之權明詔惟行盡復祖宗之舊微生何
幸願還畎畝之中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内權不繫三字先公

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
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鑾草制兹無恨
於同時張達明潡行
靖康内降王氏封國夫人　淵聖中批可入朕之乳
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稱　皇帝乳母某氏
而草云蚤參發保之嚴謹於燥濕之私常殿中子然
瓌作銘志碑碣極高古而不工四六嘗作謝宫祠表
詞語云云京師議之晁叔用嘗勸其多作古文少作
詩無為四六也仮幼時以蘭亭修禊序求跋今載於
此曰右謝仮景思手自軸標以示常瓌子然曰近時
石本如此本者亦絶少後起晚學敢於蔑古以臆自
用臨摹無毫毛法而精石綴板刋刻不疑流傳散布
見眞者既寡識眞者又衰方誤世矣此本尚可寶也
哉謝景思童年嗜學師前修有俊秀氣未滅封胡羯
末也其文今少傳
宣和内禪王猶德為承旨當草赦事出倉卒云紹二
百年之祚運莫三萬里之幅員兹及眇躬嗣膺神器
永念纘承之重惟極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
又内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
先公初見　上濟州便欲委以文翰宋都登極即有
是除以祖諱辭後自台召至建業初入對上云再以
翰林學士處又固辭方拜兵書其後雖執政如賜藩
鎮大將詔書討賊勑書牓猶以委之
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

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宣和間掌朝廷牋奏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
衆長合而成篇多精竒對而意不屬知舊事者往往
儆之韓似夫樞密謝故相儀國公賜出濟厚德御書
碑額表令數客爲之報行者前一段用役所爲後一
段用胡承公作
翟太參以陳通之亂自越接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
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嘆龐翁
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朱異宣諭七閩物江夕拜常循俗異宮朝廷薄其罪
止令分析江謝表云盡擊鮮更日之歡復擁笏垂魚
之樂
席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　太祖曰爾惟元孫孚
曰伯父其謝渾帥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兜播告
之詞忽同於方召
方彥蒙上時相啓云三巳無慍雖知衆口之爍金萬
折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善
常子正同作先公再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迨閱
正始之風迎代邸而清宮獨奉渭橋之謁屬對似少
偏
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
石窻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
陳迹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習蠻夷之風敎遂忘

父母之髮膚幾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儻得回
心而嚮道便當合掌以擎拳
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
時相作荅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
可殺公豈容心熊大學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
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
上馬設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以舉似役云想
望夷門未泯忽忽之佳氣頓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
居
何文縝以曲學罷三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妄追探
於千載文章户牖期自立於一家獨簡聖知何名曲
學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嘗天子之
從臣剪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黄門而言
葉石林少藴知福州其賀朝會表云聚皆艱難孰測
聖人之勇迨兹平定益知天子之尊
陸益中德先解人宣和再爲中執法閤門孝友嘗彈
蔡絛范丞相建炎間荅其啓云久居言路抨彈多權
貴之臣晚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日陸曽
謂其不純正爵起居淸國詞也
汪彥章賀呂成公初大拜啓云方群臣憂杞國之天
靡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
孫伯野傅論龐人搢撥中批云云乃用蘇軾語全無

碩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貢中
國
周子武秘自中司帥越日伋在宗道外祠與伋啓云
訪羽人於丹丘莫繼後塵之雅躡受釐事於宣室即
期前席之榮觀後見李雅州端民云某之詞也
伋在建鄴時華藏民老一沙彌法光試經得度爵韓
子倉作化錢疏座間索筆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
佛乘依華藏以出家誦楞嚴而得度敢言四事尚乏
三衣本來一物也無政須行乞它日寸絲不掛用此
酬恩
黃叔言子游守台與伋先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
我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接辭之伊邇仍問
政之可期
趙祖穎奇與伋同在太學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庾亮
樓邊漸覩掛簷之月楊雄宅畔幾無載酒之人方孤
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有朱家之
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要極談諧之飲
錢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東閤之宴飲欲開南樓之
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
酲如劉伯倫不無覬也願戒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
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燕追長
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四六談麈終

環溪詩話三卷

（宋）吳沆撰

明鈔本（四庫進呈本）

環溪詩話一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品評吳沆之詩、及述沆論詩之語。卷首稱沆為先環溪。又註其下曰、此集非門人所編、只稱先生為環溪、蓋其後人所追記。趙與旹賓退錄稱為吳德遠環溪詩話、似乎沆所自著者誤也。沆所著有三墳訓義易璇璣論語發微易禮圖說老子解環溪集諸書。今惟易璇璣存、已著於錄。其經術頗有足取、而詩亦戛戛自為、不囿於當時風氣。其大旨以杜甫為一祖、李白韓愈為二宗。亦間作黃庭堅體、然非所專主。其與張右丞論杜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句為一句能言五物、乾坤日夜浮句為一句能滿天下一條。（案第一條係尉曹下註只環溪所與人識語、只稱官職、不敢指名字、故賓退錄不知張右丞之名、今亦仍其原文）賓退錄嘗駁之曰、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為工、則必皆如陳無已椒檜楫櫨楓柞樟之句（案陳師道此句實本之柏梁臺詩枇杷橘栗桃李梅、非所自創、趙與旹不引漢詩而引此句、或以漢詩僅六物與）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能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為滿天下句、則凡言天地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謂無也。張輔言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年事、張右丞舉杜子美一句該五物、識趣正同云云。其撏撦頗當。蓋宋詩多空疎率易、故沆立多用實字則健之說、而主持太過、遂至於偏。又所舉白間黃裏殺青生白、素王黃帝、小烏大白、竹馬木牛、玉山銀海諸偶句、亦小巧細碎、頗於雅調有乖。所自為詩如草迷花徑煩調護、水汩蓮塘欠節宣之類、自謂摹仿豫章、實僅得其不佳處、尤不可訓。然其取法終高、宗旨終正、在宋人詩話之中、不能不存備一家也。趙與虤娛書堂詩話亦稱其觀穫詩新月輝輝動、黃雲漸漸收之句為形容最工云。

環溪先生詩話序

詩盛於唐詩話盛於宋元宋元詩於唐果若是班乎曰惟不及所以有詩話也凡詩話所載皆古人作詩之法夫法一定而不可移易者古人之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雖其閭里歌謠之語史官得以採之驗風俗覘理亂用之鄉人達之天下奚法之云盛唐詩非古比矣然其名人絕句猶入管絃聞者亦足勸懲而亦無所謂詩法也宋人文章比隆上代獨詩若歉焉雖以歐蘇梅黃諸公皆法李杜於是詩話之出奚啻數十家而嚴滄浪獨曰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亦似以宋人之詩優于理而或短于情比詩之不古所以有詩話也是故善學老杜者莫如陳簡齋而其言曰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成此詩話所以盛於宋元也唯然千載詩祖獨老杜一人而其言也則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雖大家作者亦必有法而詩話淵源寔出於此特濫觴於宋元耳吾鄉先輩吳環溪先生性資天啓學贍

才免不求工於詩而下筆動逼古人間有所作遠近傳誦其取之也勤其悟之也早其出之也慎其積之也留故其詩話尤于賦比興三物拳拳焉于古作者則取李杜及韓子蓋以李韓為二宗所以祖老杜也祖老杜又所以祖述風雅也作詩之法于是為脩學者頓悟於此則知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不以一聯一章為工凡有所作必情正於中而後馳騁上下與古人埒矣先生詩話奚可少焉兵火之後詩藁盡失幸詩話獨存于一世

孫洪准欲梓以廣其傳意亦善矣敬書此歸之先生出處大節具於別紙茲不贅

嘉靖己丑仲冬

賜進士第朝列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前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邑人華嵓劉雋敬書

環溪詩話序

予嘗謂前輩用心廣大不可淺近測也始焉不自恃其能不退翫以資于先達終焉不自恃其能必傾懷以誘于後進是以道高一世而名馳千載如南豐之激發于當塗後山之改轍于山谷其後門人弟子請益亦不斷于示誨今見環溪居士早見寓公名士必及之〻于問向晚歲幅巾燕處亦諄〻于之識論夫文章定為天下之公器顧豈以一己之厭飫充足而驕人也哉予狀及從居士而曰傳心授矣大抵皆不出于胸上文度之編次熟復再四歲月凜然雜然此特其緒餘土苴而可以窺見者予每恭居士身兼百行無瑕可指心醉羣經無間不知蓋涵養培植也厚故其發越著見也遠源流不匱本末具舉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夫豈容抑隻施學者聊然則後生覓句勿遽〻焉從事于末流當斂衽起敬于居士先脩其本焉可也

慶元庚申九月十七日

中大夫禮部侍郎遷工部尚書

封臨川郡開國侯月湖何異敬書

環溪居士文通先生行實

居士姓吳名沆字德遠撫州崇仁人幼孤事母孝博通經學紹興丙寅與弟澥各獻所著書于朝下國子監誤格廟議沆罷歸弟澥得免解從又進周禮本制圖論下禮部撰廟欲建明堂議者以輦路不得由中而從居士引旨云入應門左入應門右蓋明堂在中路矣不得直入亦皆是之云何六部大日事可知之賦並廢依舊指南陽之句以野隱居環溪號與黃居士紹興間朝廷聘不赴閩建者郡縣皆請以居士應詔奉上詩行而居士年五十有七著易論語發微老子解環溪詩話等集數十萬言陸象山嘗曰觀其文可知其人復無云文與行當並傳不朽謚環溪居士文通先生郡縣學皆祠之

淳熙丁酉孟冬吉承議郎監察御史累遷太常卿少卿吏部尚書臨江謝諤譔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元末之亂舊刻皆燬于兵

大明洪武三年龍集庚戌環溪六世孫教新喻縣儒學官諸授頌揚仁復錄

環溪詩話卷上

宋　吳沆　著

環溪少時此集非門人所編曰得先生為環溪終日沉默伯兄覺其如此每以文字誘其學伯兄諱攸澥長兄溶字德卿一日借到淵明詩命環溪錄既畢遂得晚歸早行二詩所在几案間晚歸詩云夕陽欲西流兜轉山氣昏獨遊頗無累時欣臨經材接鳥未棲集歸馬無聲奔恍惚自得意興來誰與言早行詩云晨風製織和曉色動征氣溪漢四郊烟淡淡一川水前村雞犬喧遠樹鳥宿谷山腰客行長林下雁驚起時聞牧童謳不息騎牛去回頭望來陽晚日榮光處腑樸論肥頗敗我色靜言行行戲馳驅已復到成市伯兄深喜以為似淵明因令讀淵明詩環溪仍復沉默不復在意一日友人自曹山見孫尚書回環溪所與人議論只稱官職不敢指人名字訪伯兄云孫公言諸詩杜甫為最每日行坐令人讀杜詩臥則仰而聽有會意處擊節稱嘆言詩之妙者在于此友人因請問杜詩之妙尚書云杜詩好處無他但是入手來重如破國山河在一句便道又如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氣象可想以至不眠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便見忠忠不忘君之意又認無數風折筍紅綻雨肥梅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等數詩皆雄健警絕環溪心顧念之是日亦作晚歸野外二詩作顏體大書于几案間晚歸詩云夜來雨忽作朝來雲又晴林花光尚濕池水漲應明草色侵以山光入遠青茅舊巢雨淑啼鳥兩三聲野外詩云野外望中闊遙山光轉隨小溪芳草合高樹古藤垂鳥道鷺成疾雲行度獨遲回頃大歸將送間管農知伯兄意謂是寫杜詩既覺果嘆云杜詩也是不同環溪竊笑伯兄云非杜詩乎環溪云亦是但是今杜詩耳伯兄遂報我從諸友人竝及二人相與駭嘆不旋踵而二詩播于邑下伯兄遂令環溪學杜

詩亦但唯唯終不肯學
伯兄一日借到李白詩文將家來令環溪點
對差漢凡數過，遂得清風生高堂桃紅謝李
白等數辭類聯，拔伯兄私謂仲兄曰此子駁
駁又將入太白境界矣，仲兄亦曰（仲兄名光字德應）
吾喜知此子有太白風，如獅頭明月光欲吐
又服仰而天矣、然風與瑞吹我煙，消與明
月心更清如此等語者太白亦何遠脖仲兄
方仰韓文蘇玉川子之氣過借玉川集又令
環溪錄本環溪亦落其謄嶝會乙卯正旦日
源錄（環溪生丙申乙卯及二十此所作當十五六時詩也）遂作日便以
擬月賦復作大序四字抑贈答以擬井石敍
蚨贈答從見白與天試詠詹其有補精飄誦
之未，從又作韓溪石歐公子金在熔等數篇
以擬與天契在私集，仲兄一日看磻溪石至
江流回轉石不移釣綠卷盡生（松風）搖，便言好
又看金在熔者為其不願作刀錯刑人，未必
皆不忠為器不願作鐘為名動，未必害有功

即云樂天于此有愧色矣
他日私謂仲兄言此子大有才調，但是未可
既給若有留心學業必有所成，用強之舉業
每見賦論擬之歐似然終不肯看時文云通
經行先王之道作賦何為伯兄云吾弟既不
喜賦且請見詩俟來未聞取應亦通得一
經環溪於詩知吾屢夜說解頭亡寢食然每
讀一篇得意便過一日更不拘程限
乙卯會大學考試大議遂結流離死者如積，
始則為官食人于江次則大饑食人于路又
次則滅皆相食于處處而所當遂發而為詩
了作瓶但篩紀以関代作雨林簷以傷道路
之氣熱而有以何時作野與從議以辨餓
人也季孫懷溪以所作質于當代名公環溪
入學日好作乃遂見卿著作鳴見劉直閣
不旋踵而二詩播于城內、
一日以五言七言絕句一冊見李待制，講入、
公閱後出也，環溪進拜，修揖容色泰然待制

且行且趁云公出白屋而有青雲器量定還
取詩過鬼之背高生春遊吟云自歸烟浅裏
人行茶邑中也遊各分散花下後相送待制
云此所謂詩中有畫人每至首夏云猜雨有
餘閒遊雲無定除即云此兩句有餘意又看
是飛業座静夜蟬噪深即云公他日不止
如此〻詩殊有富貴氣象又吟折花詩云野
花開處客非回蝴蝶樓飛畝後聞折得野花
隨手去不知蝴蝶以人來即云甚國熟一讀
便上口如此便是好詩又看隱中詩云耳根
静處水流村居寂定山在門即以手掩卷
云公自是淵明以上人豈易得哉
嘆漠自無湯四始往見張右丞奉詩一冊以
書序蔡敘四子之意云其方其幼也情性虛
静無事嘗為則慕淵明及其稍長志氣精動
務為瓢逸則慕太白辭色一縱非大快無已
也則慕盧仝竟其狂甚精悍純正則慕樂天
自是出此入彼罔知攸濟又念以四子之末

不能無累如淵明得之清而失之淺太白得
之豪而失之放盧仝得之狂而失之怪樂天
得之和而失之易是不所謂詩者止于此乎
人有大于此也翌日往見右丞相云夜來器
觚瀆製大抵以淵明太白為多佳亦是公之
天性想不娛暴飲而專至盧仝與天乃不足
為法然唐史云詩人以集大成有如杜甫者
更當于此留心方可極盡環遺而學杜甫
連夜熟讀精選得伍百八十篇後畢復見右
丞云曾看杜詩來耶環溪云已讀右丞云曾
知杜詩妙處否環溪云杜詩千有四百餘篇
其極力精選得五百有十八首是杜詩妙處
右丞云不是如此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
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
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物事常人作
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
能說數百里能說兩京外能說滿天下此其
所為妙且如重零成涓滴稀是作有興也是

好句與響無見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
將斂遠市餘烟翠且重亦是好句與有孤城
也有返照即是兩件事又如蘆吼風翻浪魚
跳日映沙有蘆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
件事如絕崖過雲開錦綉漱拎夾水吞笙簧
即是一句說了四件事也如旌旗日暖龍蛇
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惟
其實是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
此法以求前人所作雖為詩環深不問如何
是說眼前事以至滿天下事若此云如獨鶴
不知何事舞饑烏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
所見如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
即是說數千里內事如二峽樓臺淹日月五
溪衣服共雲山即是一句說百里事至如浮
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一句說兩軍州
如吳楚東南坼即是一句說半天下至如乾
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說滿天下嘆漢云妙右
丞相云公若以此道求前人當絕而佳有耳

嘆漢因取前輩之詩各而改之謂東坡惟有
美字一詩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
雨過江來正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今嚴鍾
鼓三更月野館鶴鵲高炊烟是一句能言四
件事如道邦人魚行帶骨披綿黃雀護多脂
總閑中作鬯桅斷帘理帶每向亦不過三物
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簾深容留風終夜
响亂山吼月半未明風飛撲入衣春苑雲月
常照不夜城雲間閬水家家濱燈火沙河夜
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一句要言三五事言
滿州照滿天下盡向空如常多巧陣日江遠
欲浮天翠人雲翔紅泥題白雲穿破碧玲瓏
果更有饒犀角從花深步籬鶴頭丹字語向
雖佳而字句不過此月二物而已山谷則有
數歌合格如輕鬟不發琴橫膝萬籟無聲月
入簾飯香獄戶分瓷白酒熟漁家擘蟹黃橐
純狂風寒欺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
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撇葉風微

茂養集知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月十年燈
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矣闡公則合格者多
如亦動川妝浪花鳴海上湖已無船舫猶聞
笳鼓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
吹水雪崩騰浮浮樹外滄江水塵漢廣頭野
火明即每句能道三件事以此看堂生春卓
岩火炬伊周知、、萬樹花營雜霧處包山翠
後重世見山川分日月高低東馬過塵埋霧
分是手風雷靜宋入軒與松葉開即是一句
能言四件事然亦未有一句能言五件物者
付乎格外之旋也
嘗聞又問用以格難按所作賦五言詩中每
句用上兩物即成、、更用三物即精工然絕
少所可舉者不過三五聯耳七言詩中每句
用上三物即成、、更用四物即合工妙然少、
所可舉者不過二二聯而已若一句用及五
物者僅有一聯窮用半天下滿天下之蔵於
之左之者惡無、、於人然未見其有也然後知

詩道之難也如此而古今之差錯在杜詩無
復疑矣、
環溪嘗以所作質于宗老（宗老乃環溪從兄號乃字觀宗有宗）
（定老）宗老云某聞詩有關鍵不可不知環溪問
故宗老云五言詩要第三字實七言詩要第
五字實若合此體平淡亦佳不合此體巧亦
無巧矣如吾先詩處北將入莫長暖正脈春
水漢、、戲燭風何似知春不是不巧只是第
三字不合為了旧云照天如近而餘山似春
便不干卓然處深眼其言因是指他詩無不
皆皆
環溪既見諸公信杜達當因取所選書夜熟
其全文覆誤所見皆人說不到處或問杜詩
之所以涘溪云杜詩只是大抵皆是一句在天
一句在地如三分割據紆籌策即一句在地
萬古雲霄一羽毛即一句在天如江漢思歸
客乾坤一腐儒即上一句在地下一句在天
如高風下木葉即一句在天亦夜識鄒聲即

一句在地如關塞極天惟鳥道即一句在天江湖滿地一漁翁即一句在地惟其意遠故帶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入有險語出人意外如白摧朽骨龍虎死人猶能道至黑入太陰雷雨垂則人不能道矣為險處在一垂字無人能下如峽坼雲埋龍虎睡人猶能道至江清日抱黿鼉遊則人不能道矣為險處在一抱字無人能下如江海闊無津人猶能道穩車深出泣則人不能道矣為一出字難下如高浪蹴天浮人猶能道大聲吹地轉則不能道矣為一吹字難下如竹光團野色人猶能道至舍影漾江流人不能道矣為一漾字難下如月湧大江流人猶能道星垂平野闊則人不能道矣為一垂字難下如暗水流花徑人猶能道春星帶草堂則人不能道矣為一帶字難下春字又難下凡如此等字雖使古今詩人極力思之終不能到如于是上加一垂字一春字于水上加一暗字初若生

而然易言天垂夜思書出書言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則是字上本有垂春字淵明歸去來辭云消、暗谷泛春水、字上本有暗字但用意深遠人初讀不能便覺耳大抵他人之詩工拙以篇論杜甫之詩工拙以字論他人之詩有篇則無對有對則無句有句則無字杜甫之詩篇中則有對對中則有句句中則有字他人之詩至十韻二十韻則委靡敗散而不能收拾杜甫之詩至二韻三十韻則愈多愈高愈闊愈闊步驟馳騁愈嚴愈整非有大器能如是耶唐史有言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也

或問環溪百韻詩當如何做環溪云百韻詩只是八句大抵十餘韻皆一句但是氣象稍宏深開闊前句要如鯨鯢拔浪一擊之間便知其有千里之勢于落句要如萬鈞強弩貫金透石一發飲羽無復有動搖之意萬有

一分可怪即不得為斷句矣嘗記余在岳陽時欲作四十韻詩詠岳陽風物而首與尾同韻照應頗與後世一樣屢改而輒敗既歸扣詩未畢曾聞余出相從公過臨川急欲求見則一夕而成百韻前以此因而後此不復知其因笑百韻初投旅公再謝即須環溪日夜來三復百韻旦夕有今所謂暮賞人也不旋驟而百韻之名播于五邑矣

環溪詩話卷上

環溪詩話卷中

宋 吴沆 著

沈給事有詩名師澤過臨川行李不駐環溪出城迎及一見時給事已聞環溪名執所投詩册云某行於不久非覩可舉公得意處環溪云此是吳文作元送獻武功一二深悟意及列且和吳給事云是後事入日天地包蓋日山河危然中給事云太過是儒生別有處不是哭窮之卻云好好作手要當如此又舉戰代功何有知恩計未成除官休極筆侍君作驅除入帑兵成坂地金歸塞沙瞑排宮即云好語也古來當勝有德無穩屋公人堅江之十載警胡塵三事奏董未勤朝闕道本朝造之便且今諸將各效忠節曰此詩有体又舉從我并邑用銀纏回首歎嫔一一悲不厭見貪惡世亂惟憐父老說情時云佳句也作詩至此足矣常檢何家環溪又云些上沈題便詩内一聯似得意云虎井火熱泥衷雪

十州留連雨藏春給事云此詩說茶烟雖好
然不及適間所舉咸時諸詩有可採即起身
將去又云已見公詩尚未見公志更舉一
二聯環溪因舉近日山居一聯云亂石分開
急流水羣山擁出最高峯給事諷詠良久云
功名晚且辛苦又舉出武宮避中一聯云山
高不改自然色水遠能流與盡聲給事云此
是公遠到處乃别去
環溪詩話云黔人多求之吹得之者所愛各
不同後令見有詩稱仞與環溪未相識見其
題字有太常寺丞出敬頻拈沒有香之句深愛
之他日皆環溪相見云公豈非本落傳無影
荷拈淡有香吳英甚乎因握手相得歡甚是
夕環溪于生間選詩有云行盡波動金蓮側
薗堪燈翻寶蝶残之句張令以為有富貴氣
豪縁此欲盡得環溪詩稍見乃選歌行古調
一冊與之未幾張令到邑中附前詩來選畧
無一語既生定見几間有詩藁戲閱一篇乃

文人作寒山居住詩有聯第一聯云西風擾
吹雨脚斷秋雲暫龍日花腰便如而咏之再
称佳句以為似李長吉又看謝文人題詩云
居少作奇字瘦便得柳骨字文人精墨淨剪水
手勢健初鉄底即大峰而踊之日好自至新
詩更有磨動絶以字四老吃空外成壯士疑
枕石鍋谷與敲枝詩與六供力却大呼云吳
衡遠座歲些之三四詩不得又捐脫歸詩至
積歌從日晚村與見生恐至雁陣横冲寒酒
收陣殘風即是吟好健跟入徐大微底作題
十八兩萬月斷運前狭不雅柱虎狼剛阮晁
雁斷天闊水雲黄即以詩之精神見于此矣
人稱並風悲雲動色天際日無光即日此詩
甚似杜詩詈宵雨夜當有知音者微却庵
為庭堂日公有許多好詩却不留些我却將
那箇詩來伯見闘之欣然環溪但仰視而笑
知好悪之無定也
或人問環溪日百余篇詩見士大夫諷詠多

若然而所賞性々不同或青霜皮圍四十水
黛色三千或吾山河歸楚頌天地入陶甄或
云但存思量日夫聞城陵烟乃是假對中之
妙者或云遠晚仓近露高帶玉井蓮酒落不
足或云風度後常筋思光遠錫鞭最善用事
易張相之風流寧相人是熟業大依稟筋所
以昔其風流驛騷所以長其熟業々皆是張
安平李唐虎丞用笑漢縣中天二集最好為
張相有平難之功又有中興之功或云光承
天柱折獨銜平杓從為見得衆人此難而他
以有功之意或云懷古歎鴻雁傷今拜杜鵑
於時最切歎鴻雁有懷想宣王中興之意拜
杜鵑有感傷明皇入蜀之意環溪笑云予初
作此詩之時一夕要成百韻是夕便是韻
皆押河險及此是與諸公求予詩之過然亦
見諸公好惡之不同也此詩大槩讀而不厭
者為一氣貫之其間無甚欵嵌而已或人又
問為百韻豈無灼然得意者乎環溪云有美

昔人嗤之觸矛之妍醜何能逃于諸公然始
者猶以自謂得意者幾有兩聯乃詩家精神
不意諸公所賞皆不及此或人問故環溪云
如玉宸周旋內朝慶笑語道乃是形容張相
應駕之精神如浮雲開疊雉飛鳥避戈鋋乃
是形容張相入蜀之精神如諸公所賞者是詩
中骨格而已自是而外或殺之以椒蘭或潤
之以丹漆以通血脈以成肌膚隆体而已故
詩有肌膚有以枝有骨格有精神無肌膚則
不全無血脈則不通無骨格則不健無精神
則不美四者備然後成詩則不待識者而知
其注矣雖然百韻之詩有背向人有斷向如
蜀道關天險機謀億萬年傳家增瑞氣蓋代
出匡贊即是背向自是而下保說得行如國
步艱難盡公歸早晚還頗為元結頌磨石梓
高觸即是斷句自是而上保識得起其間又
有於下抬起處如波瀾曲折皆在于我然後
為善勝舊歐各可以取長道雖百里亦可善

詩者可以取六篇雖數十韻亦可能了百韻
則自三四十韻而下皆可不學而能故善詩
之道無他體之善馭而已
環溪從兄嘗從容謂曰今詩人既多各是其
是何者為正環溪云若論詩之妙則好者固
多若論詩之正則古今惟有三人所謂一祖
二宗杜甫李白韓愈是也仲兄云唐詩推稱
李杜者第人各有所偏也環溪云李杜是韓
愈所作者敘之又是何其所取若仲兄云三
公所長何如環溪云杜甫長于學故以字見
功李白長于才故以篇見功韓愈長于氣故
十數篇見功仲兄云近時荊公作四家詩選
如何以永叔次之荊公置杜甫于第一韓
愈第二永叔第三太白第四蓋謂永叔能兼
韓李之格而近于正故退己且又謂李白無
篇不說酒色故是格于永叔之下則此公用
意亦已深矣仲兄又問山谷拗體如何環溪
云在杜詩中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
飛樓峽坼雲埋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是
拗體如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是
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是拗體
如夜半歸來冲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旁觀
北斗向江低仰見明星當空大是拗體又如
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客子入
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負鹽出井此溪
女打鼓發船何郡郎遊根縱撓跳七喜新太
火井窮猿呼夢同皆拗體也蓋其詩以律而
差拗于拗之中又有律焉此體惟山谷能之
竹有黃花不餅洗明月君獨為我生涼秋石
屏雅骨翡翠玉連逵宛轉奏天城砥定驚吹
玉燭竹佩翠微金琅璫蜂房各自開户牖
蟻穴或夢封侯王等語皆有可觀然詩絶拗
則從而多奇入律則弱為難工荊公之詩入
律而能從此山谷則為過之然荊公與山
谷不能當一杜甫而歐與蘇各能兼韓李之
半故知學韓李者易為力學杜甫者難為功

也
喜詩俞秀才一日到環溪以詩一篇覓見環
溪爲之開言前輩作詩皆有法近体當法杜
長句當法韓與李俞云太白之妙則知之矣
韓愈之妙未之聞也環溪云韓愈之妙在用
疊句如黃簾綠幕朱戶閉是一句疊三物
如洗妝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是兩
句疊六物惟其疊多故事實而語健又謂詩
石鼓歌甚工而疊語亦多如雨淋日炙野火
燒鸞翔鳳翥衆仙下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
躍水龍騰梭韻韻皆疊每句之中少者兩物
多者三物乃至四物幾乎皆是一律唯其疊
語故句健是以爲好詩也俞欣然而歸明日
作一聯云新云天高日遠雲霧闊黃金白璧
瑕霞卿漢殿無人蘇司馬故山有客呼孔賓
便覺氣象不同乃知前輩文章故自有關紐
若不得其門何自入哉
環溪又云予嘗用此授太白詩太白發言造
語宜皆率然初無計較然用字亦多奇作語
亦多捷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
非人推兩句之中亦是用五物如高堂明鏡
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兩句之中亦是用
五物以至蜀道難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
梯石棧相鉤連兩句中亦用五物如此何拙
飛北窗以人如白雲映水搖秋城白露垂珠
滴秋月即是兩句中用六物又如金樽清酒
斗十千玉盤珍羞值萬錢亦兩句中用六物
如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天無非
兩句中用六物皆疊如長安白日照青空綠
楊結烟垂裊風禁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
盤紆繞即兩句之中凡用七物乃知前輩作
詩者皆不知此理矣不疊則不健不健則不
可爲詩也
環溪仲兄云和詩之妙豈有可言者乎環溪
云杜詩有渾全之体仲兄云何謂渾全之
体謂四句只作一句八句只作一句如安穩

高唐新詩日〻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
何是四句只作一句如不見吳公三十年新
詩寄與淡濃深傳長好否今能否老去新詩
誰與傳亦是四句只作一句如寄語楊貫外
山空少夜苍啼朱梢腔殘當為衡音其劃動
神仙窟對題約默形㲲將老藤枝扶汝醉初
醒即是八句只作一句又如苦憶荊州醉司
馬謫官樽俎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処一柱
觀頭眠不足四可惜找得向人不欲聞平安與
使寿故憑鄰小僕僕深好迎興塘池頻隆亦
是八句只作一句仲兄曰妙吾弟亦嘗有此
体于溪翁云弟在岳陽時嘗有一詩云歲暮
懷客通宵不自眠略兄得意在尾句有懷
興已殊尽脱速獨是本妹旅吾身不足惟為
此一嘆吁時長知有杜甫蓋偶然而合也又
如文人絶寧化一篇三闕君早晚到寧化尚
有新詩別故人試問我猶端可到還憂半載
不相親微心夜抑峰崿落鮮事梅花摘索動

去〻氷霜頓莫厭且喜和氣即如春時已知
有杜甫蓋偶之而作也
環溪仲兄問山谷詩亦有可法者乎環溪曰
山谷除拗体似杜而外以物為人一体最可
法于詩則為新巧于理亦未為大害仲兄云
何謂以物為人環溪云山谷詩大中興非以
物為人者此所以擅一時之名而度越流輩
也然有可有不可如命者不窺園黃鸝頗三
請是用主人之詩真如詠竹云翩〻佳公子
為政一窗碧是用正事可也又如殘暑已趨
裝好凉方來歸苦雨已解嚴諸峰來獻狀謂
殘暑趨裝凉風來歸苦雨解嚴諸峰獻狀亦
無不可至如從之要臨我杜宇賦式微則近
于戲不可矣不如把看建席寒月使幌黃花
論光白鷗起予盾合童而鳥許可以至窗雅
一篇大抵以物為人而不失為佳句則是山
谷所以取名也仲兄曰嘗又聞吾弟亦嘗有
此作乎環溪云前此有數聯蓋偶然而合孩

此有數聯則擬而合也昔在岳陽時嘗有厭
看花笑客兄從事取人人有水流成獨往山
勢作朋來春令乍尖風掠地寒威暮退雲消
峯人詠雪詩多也未就雲頭合結晝破成風
勢高等句時未知有山谷為偶然而合也是
後有賢孫林所謂沙現水分鷗詠竹云起予
懷素節嘉八作應心人空秦翠竹相傾倒細
草苗先自發明花迷花迷烟調蓬波消道遙
火節宣等句時則知有山谷蓋然之而作也
仲兄又問一友人曾選吾弟詩乃惜其氣格
此于杜從之而上至風雅如何環溪云正恐
知風雅之名而不知其實也仲兄云何謂風
雅之實環溪云豈以四字作句四句成章者
謂之是雅亦豈以發乎情性止乎禮義者謂
之風雅乎如以發乎情性止乎禮義皆謂之
風雅則杜詩無非風雅矣仲兄釋然而
喜因仰謂杜之風雅環溪云杜甫詩中如新
婚別垂老無家等則皆風也如劍門石筍石
犀古柏行遣日父泥飲皆蜀國之風也如洗
遊一篇詠蘇端吳越則四國之風也如劍氣
行花卿歌驄馬行谷指一事則風之小者也
如八哀詩詠八公則當代名臣杜鵑行則托
諷于君屈人行有關于風之大者也如新安
吏潼關吏無家別石壕吏悲陳陶後出塞則
雅之小者也如北征懷昔二首冬狩行哀王
孫則雅之大者也如贈左相二十韻贈太常
張卿二十韻贈鮮于京兆贈特進汝陽王二
二十韻以至入奏行舂陵行寄裴施州丹青引
則頌之小者也如謁玄元皇帝廟行次昭陵
重經昭陵以至先朝則頌之大者也如之
何然後為風雅頌乎仲兄曰妙非吾弟不能
至此杜甫固重于世今得吾弟之言乃益重
矣太白如何環溪曰太白雖喜言酒色然正
處亦甚多如古風之五十九首皆雅也如蜀
道難烏棲曲上留田白頭吟猛虎行等非風
乎如上雲樂春日行胡無人陽春歌宮春苑

本語等於頌乎雅不可責其備求其全於拾李則人風以配乎杜矣然則歸詩如何環溪云歸詩無非雅也然亦有時乎近風如誰家子弟山如僧澄觀則近于風乎如失藤枝新州菊竹挑亦菊則亦太之類也如謝勝櫻桃知東坡時則近乎頌矣如送南嶽歌石鼓調張籍而歌李杜則頌之類也雖風頌者不及而雅工則有餘矣故擬乎韓則人無以配乎李也故曰近古人李唯有一祖二宗

環溪詩話卷之中

環溪詩話卷下

宋 吳沆 著

環溪嘗謂詩之亡不在對句然亦有時而用第泥于對而失詩之意則不可耳伯兄一日看東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之句之嘆其佳對環溪云以銀對玉則佳矣以寒對粟似未著落伯兄云只是銀海玉樓皆是上真海不是海樓不是樓所以為佳耳環溪云若說得上真時何不將玉山對銀海伯兄因曰想當時或亦偶不及此晉與吾弟今則作對耳

伯兄一日又背誦荊公詩莫將白雲來重綠野黃雲頭更青云白雲不是雲黃雲不是雲但下一箇字使見黃雲是麥將一綠字便見白雲是草如此用意可謂工矣會環溪觀穫稻得一詩中有新月輝輝動黃雲漸漸收之句伯兄見之復大喜謂荊公是用意做來吾弟是因筆而見甚意實是未用荊公句新

月乃是鍊用之新月似磨鐮之句云不是
雲月不是月而由是精指之理所以為工也
繁漪人云碕依扁舟過仙岸曾有碧雲紅
雨之對是後人有此襲白雨殺青之對
亦是詩家匠戲于理無害曾有詩云吹斷碧
雲春是夜落殘紅雨曉風輕碧雲忘用盧仝
茶歌碧雲引風吹不斷之句紅雨是用李賀
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晗然根有小桃燃
開濃艷最盛成萬之勢紅遠回景在目前矣
而落得成一聯兩實不覺飾白間是賀南
城節秀才簡云鯤燭沿夜底黃塵滿年
對白間是黃鳥燈白門是膽左思作三
都賦備虜户以谷從刀食成後篁上抑白間
亦幾多了是和伯光韻云空雲暴衰還生白
筆邊工夫見數章時方食素而修疑成數書
也自之異得以併促伯只以為此對乃得于
和韻此之前蓋應為工矣
環吳又云予作海棠中嘗有素王黃帝小鳥
太白竹馬木牛之對見賞于朋儕然用事太
切則未免與前人相犯亦是一病不可不知
近日見范石湖漁家詠云白間紅裏已是淚
滿用了由此觀之則數年定白碧雲紅雨素
王黃帝小鳥太白竹馬木牛之對皆未偶然
是我有以見大功故也但詩家中時復有此
如念中之好酒滋味由之得蓋其亦無害其
為清美而已各不必前人非也必求異于前
人亦非也予但願詩之美而安問有合無合
于前人皆乎
朱漢曾謂古今詩人未有不用事觀杜詩續
衣妻詩坐似迎已三已野格戲假霜威
促山簡其成一醉另只回是四句中運用太
守鄉史事家便到詩人道可以不用事然善
用之即是使事不若用之則反為事所使事
只是與人以事但學人需使如黃絹終辭漢
筵由不見之漢由黃絹是人能知至終辭漢
不見之字即亦拙甫不能道矣漢由合下

不見其崇綺初升年不出傳於寵辟僕而已
又從威鷙雨燕上說到威鷙雨燕以喻禍難
藏匿隱集保修以喻遠禍避之意對用意尤
深矣又如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蘇武節
呂虔刀二事亦人所共知至前軍左將四字
即非杜甫不能也又如弟子貪原憲諸生
老伏虔原憲伏虔二事亦衆所共知至弟子
諸生四字即非杜甫不能道矣前軍左將弟
子諸生八字實字故下兩字還得動是名使
眞若取用一處字船上即名是學狼安能
仿之哉
予嘗見李侍郎自中書舍人帥處一聯云中
朝共惜風度上頭忽看第一人無雙第一
故是人所共知然使者亦多然不是姓李
人又與中朝共惜絶塵貪看之意用之即爲
無不甚正合公孫宏邪陵李廣落周李撰
之意故名用事不如上王著作一聯云已經
平子宜與識未見來吾得不憂甚著作是晉

郡官已保明易璇璣故言已經平子尚未及
識故言未見來吾子子是其證晉事云吾是桓
宣武王導嘗向見宮是否無復及矣既用王
家事人以是吾對平子吾對子亮對乎即是
對中有對至人作文要如細花錦須是花上
有花葉中有葉愈看愈有功夫方如此乃爲
妙也
或問記云伯也之如何記云予伯也侍郎
每作詩唐之僧之後也實師都無扇處方傳
在官抗日嘗作小詩云聊齋青轉撥擺居待
令持不似前年春來陵是也人呼之兩餘
寒食同於作春看不知落英花新來看也
長人一地云意户分秋也新單桃花移盈野
瀟灑送我一夜娃雪吹人作東風十日春最
爲含蓄而有文人有舉然而住著村翁習
此不可舉此種桑麻不種花開遍野梅開欲
遠好分春色過山家有用定語而工者如大
曹雁聲形嚴者竹木從中日月開是也有疊

韻而工者如寒間長作三獨坐琴上時彈一
再行是也一再行是相如琴事正使三獨坐
乃漢御史同隸尚書令會同專席號三獨坐
借使崔伯兄喚予及李子常在寒間作三處
獨坐（事中漸字借漢自有之集）故借而使之然以坐對
行以三獨對一再以其所以為工也又有用
顏色作對而工者如心緒黃絲紅顏動氣為
青雲白石階是也是紅顏黃絲不關心是樂
天詩自非青雲白石有以發其意硯碎何由
降是承紋語伯兄引之以為對又以心對氣
以紅黃對青白語奇而句不齊疑其所以
為尤工也
或問璨漢仲兄詩如何璨漢云予仲兄德施
詩從蘇黃中入如食更一聯落頸情晌銀匙
動階下寒花已殘翻畔秋無月一聯云也應
吹蟲聲宗夜太急如今分外聞又還郎直窗
進平畫云獵騎下隨雞飲喙衆星高共月排
細等韻削無愧于東坡如半塘微嬾聚紅鐵

聲欲借陰風吾雖又夜半砦鼓戰隱秋高
雲影一行微言花不言花言竹不言竹言雨
不言雨言雁不言雁又花帶有發渾帶寒桑
枝與葉已成衣言蠶以見蜂言衣以見蠶意
遠而語奇則無愧于山谷之如輕雷入樹驚
花眠白浪乎空競水脂又吾除一箇荒山乾
從史節序獨高樓地熱與遊非烟非霧不見
日欲雨欲雪誰為天下推高渾而詩律且又
嚴整合處則不可及仲兄聞之謂璨漢曰畢
竟亦自謂此詩是勝然適不集中未見有兩
首璨漢云好詩但一篇不難如前輩詩有一
篇得名有一聯得名有一句得名如楓落吳
江冷空梁落燕泥以一句得名已為人所
然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一聯得名
之為深真如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
黃昏兩聯是一聯得名多少驚天動地詩豈
易得哉
或人又問璨漢仲兄詩筆甚高今所舉止于

比乎𤄃溪曰是何言欤予伸兄用意深諸体
之中各有到處如日天人淨閣風佩雨久堂
定生水陸是正對而工者如二天闗佛畀一
道器鄉宇興苗何處宇蓮擔露地誰家貫白
牛是借對而工者如和發青專云蒼花謝女
雲征擇字即錢塘非雲錢非錢謝女之雲乃
是柳絮次郎之錢乃是榆莢是借對而工者
如笛弄一聲摸竹離月明千里上層樓是寫
景而工者如詠蝶托雲寫處是橫瑞上影撰
天如寄跪到春詠綠蓉梅云未屢不能晚粧
蒲玉頻頻啼夜雨翻是狀物而工者晨祥待
白天為空春傍爭嬌欲放梅以空為晨祥以
梅為春傍人于白上說祥既上說傍是体物
而工者又如泉聲如有語山色自忘形花覺
青春半山將白晝陰是自然而工者如水
看將俗塵而弄容想多又月傳忘移琢影轉
風翻雲放一枝高巢花露滴思鄉恨蘆荻風
紫鷹旅想是雕鵰而工者如人情不似溪流

水不政當將塡上學是寫意而工者如一軸
庭映古遊仲十年燈火短長檠是書懷而工
者如夢過一窗還是魔心更萬事竟成灰是
感事而工者如道上飛來燕蕭間不避人是
向出兄弟而工者如彈壓京畿督太尹藩宣
上心古賢似是返于典雅而工者不如回紋
暮春三條添帽處戲鷗小樣雜深將落日料
橋拂柳溪深水映芳春雨過飛花轉而歸
之即云花正而近春氣脈不深隊美柳拂橋
針日落將深艇長小點歲虎嘯嗡驕即近于
譜戲而工者非有除而能之乎
從溪當境得予詩既賞取詩是環溪、、暑
看乃于詩詩中將月朱林一聯於春筵詩取
各自春芳花脈、兩相浮與鳥聿、于秋郊
詩取風急城闉船拆動百餘園圃館驢收于
冬雪取始詩長安江北斷思鷺行客近前來
于秋江之句取倒懸做垂花如綴背之將飛
乃似鷰于環溪夜坐取池塘不用夢春草風

雲何須在扇橋于贈別友人取情別有情定
執手贈行無楊不成章於俯倚情寫景取雁飛
雲林秋針字魚躍波檻出浪星于春晚取水
流天際驚春動山入雲間開碧横于蓴雪取
[illegible]殘尚發清於烏啄開半欲放金稻于環溪
夜坐入取其全篇三石大關晚已抹晨靜樓
柴門對東雲、藤碍稜葫斜星飛橋水岸
黃花微風掛馬鞍殘暑新月出書生微涼坐
曹秋客轉清爽一路一無為在會浪又取其上
人陳清十詩內一篇云下筆非能不自休清
談未足第三說夢中驚醒神動醉裏吟詩
想思夜籠蛙狂驚然在簷蟋直欲度蟋蟀
光居區異與人識斷愧當年甚搖衰又取衣
無加錯於心識味之旨采用吾耕關中坐作
跌如隱麼種必成疾推佛爽棋但以忘憂耳
幾酒無如作病何又取一篇末四句云能所
推尾仍尊好之枝金樞秉奈香只有牛心猶
未割箭如還少得先嘗自餘未經採出者不

收奂錄婦縣大集以繼二伯父之後三
人錄環溪集義以易援紙有契于予心喜而
成詩云界日功名世皆馳機將文字療寒飢
雖無杜甫驚人句庶免淵明責子詩總角宜
與俱脫穎宜乃偉小字只乃琮小字偉詩甲年嵩丁酉小存名琮後甲辰登科
含哺庶無尚兒痴年琮小字琥今貫乃玢小字卓早崇小推字曉卓小字嵩丙
也勝勤有傑心即解召雲樓見在致環溪
所契有契于心者乃發揚是氣之時及見
此擊辭吟詠后百傳人之說誰保錄以為
觀者印証云
咏漢六片人詠月如燃如紛爭似明天子光
明兼百州六仁平皆全之如蒼蒼縱海角斷
出雲嘯此夜一輪兩清光何處無前兩句
敘起丹如開花相似後兩句似結末如結子
相似可以縮比發奏且如雨詩須說久晴或
久旱卻說起雲收拾雨落處詩須說風聲雲
興卻說雲落必要神化春雨則言其妨農或
其翔風未退凍或飛雪或言因此大水未後

皆可見晴景而則先當以實体詩一兩大雪
盡意矣當以救來為意荷雨則古有詩云當
上朝上是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摘得荷花
渾忘却留將荷葉蓋頭歸此一首詩使如前
段所說月詩騰ミ離海角絶句様有次序又
如詠秋冬閨雨言其凄涼旅中閨雨則思家、
在家閨雨則思旅中古詩有秋雨云白楊作
花風已秋不堪殘夢更回頭暮雲帶雨歸飛
急去在西巒一夜愁甚得秋雨氣象又絶句

秋雨云連雲接塞添迢遞酒幕侵燈送寂寥
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窓外有芭蕉上兩句
說秋雨凄涼下兩句說雨聲來歷且使我孤
客一夜不眠而耳中不静者乃主人窓外芭
蕉被雨撃所論也如做一日晴詩春日則形
容其電日融和花香草緑人堪遊賞夏日則
言其火傘張空當思避暑之具如晋七賢竹
林等事或况李浮沉水遊林下又如老杜云
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之類冬日則言其

可愛因霜久晴可喜如雪晴則要雪晴氣象
且如閨中情性之詩送將歸矣去收得寂寥
回乃直叙送別之情也又如旅眼猶將愁悲
腸寫出難此直叙閨中之凄涼也又如消金
帳冷水沉烟塔消金釵落枕邊此直叙閨房
之景也又如風雨滿ミ梧葉黄相思寸ミ斷
人腸西風殘燭尽梧桐葉之中庭散月華一
夜為君眠不穩那堪雨急葉声乾皆直言秋
冬閨中之事也人因紋機上睹生塵嘶撥琵
琶過却春此乃直言閨中春景凄涼大皆賦
也又如妻心火燒香深、滋味長郎心香爐
灰一夜長凄涼此是比也亦興也又如自恨
身輕不如燕春來長繞繡簾飛此亦比中興
也如月色西蕭明似是風梧苦ミ是秋声此
興也因景而生情人如烏鵲語千回黄昏不
見來曉教脂粉面閑了又重開此賦中之興
也又一年十二度圓月十一回圓不在家此
因月而發興也又如回針刺到雙飛処憶着

征人渡數行此因針線而發興也又如客中
情性故溪黃稻熟一夜夢中香此賦也亦興
也直敘思家之情賦也因此黃稻之熟而發
興家之情則興也人如馬上相逢無紙筆憑
君傳語報平安此直言客中一時之事賦也
人如霜滿空庭惜惜時城頭風動鵲聲飛一
路無首千山月不放帘閨夢裏歸此兩上句
是賦下兩句是因月開窗而發興之思家也
人如草斜青山水滿湖漁遊樓首情吾處何
時准擬成歸計只見年年盡也同此亦賦中
之興也又如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
抱身想得家中深夜坐還應說著遠行人此
興也人如秦少遊詩云此客念家渾不睡荒
山一夜雨吹風此直說客中而有思家之情
乃賦中之興也人如林間鳥啼枯枝落盡
寒潮一綱沙擺木橋西邊子宿酒旗斜日兩
三家此亦賦中之興也至如天海相連無盡
處夢魂來往尚應難誰言南海無霜雪試向

悲人兩鬢斑此以悲人頭白比霜雪而發思
家之情此中興也人如梧葉颯颯滿階下
涼天氣客情懷十年舊事雲飛去一夜雨聲
都送來蓋因梧葉飄落下涼天氣而發興也
至如一夜雨聲嘆起十年離舊之情此亦興
也又于此借事如雲飛去則比也又如司馬
池詩念于故址、千秋古陌初窮古渡頭頻
見丹青不能畫、武侯定一生愁有賦有比
有興冠絕古今又如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
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反望并州是
故鄉此又寫也極說遠又如五更歸夢三千
里一日思親十二時又如蝴蝶夢中家萬里
杜鵑枝上月三更又如杜宇春風一杯酒江
湖夜月十年燈此三聯皆賦中之興也又如
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共看今夜月獨作
異鄉人亦賦中之興也又合用故事如思親
則有唐狄仁傑遠望白雲曰吾親舍其下若
在客中思父母此爲第一事思兄弟則池塘

夢春草及塘雁鶴鳴上可發虛思莫子則有古詩云藁砧在何處山上復有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夫也山上一山出也大刀頭有環此之環而言破鏡飛上天十五六月圓而破鏡若月半也言月半當還也思家此一意最好用有處篇要蘇氏織回文詩寄夫意可用故有詩以回故錦上時生憂只要人善用變而通之方為善使事怕使事而不可解且如興采桑之詩當以毛詩豳風及

石湖田園雜興然難看夢中亦難得詩方有意思亦近此亦鶴林玉露中所拈出漁樵農圃十種自然不可不識如石屏詩云溪上陰濃綠樹多留憩於邨前坡筒車自運山田水六日光晨閒唱歌此全是直叙田家之景賦也又如嶺續織牛椊岂肥下田父子自柳犁舍中饒婦炊新飯只候兒童算麃歸亦賦也又如後村詩云稚子呼牛女拾薪山妻自繪小溪隣安知縣皆庭中老不是淵明行輩

人此上兩句是賦下兩句是興仍麗巍而長之下兩句極可考凡如十里人家雞犬靜竹麻斜撲癡蠶眠又如綠成白雪霜重綠割盡黃雲稻更青又如暮秋天氣易寒催秀月人家是往來此三聯乃農桑之紀定而盡人情皆賦也而自雪黃時一聯又此賦俱全且如天氣不同艷燒殘桃李春御合力耕者半作責茂人人不眠日到城郭昨來泪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此皆懷感之興也山谷

牧牛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岸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此乃因物意而發與城市之不如山林也且如漁之命用呂望濟漢遇文王及嚴子陵釣臺等事但要用得有新意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消煙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聲雲相逐此賦中之興也又唐詩云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

不領蒲船空載月明歸此全是興也言外之意超然又如張志和詩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亦興也大抵漁家詩要寫得似漁家田園詩要寫得似田園人家耕牧要寫得耕牧又要不犯近俗不蹈古人言語且如柳子厚詩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老杜梅亭作雪詩云不知萬徑人蹤滅猶得魚來賣興雖此乃翻古人公案例也動步要說處了古人言語方有新意且如朋友情性全在說契愛之情有詩云旅進同食更分手不如行路本無情又詩云只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又云采得篇兒自爲容今日翻成送故人又五言悲同云相送即相別相思復惱然心同彼裡月夜夜傍君船此皆興中之興也又云數聲秋風蒲處處隨君時候下階行又云孤葉蒲階梧不睡把君詩卷傍寒灯此皆寫相思腸斷之真情也又如而今送別臨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又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寫送別之真情也又唐詩云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芳草馬頻嘶此寫情最真又是一般格狀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四句爲扇格人香山詩云避山行水勢詩卷看花尋花把酒盃六飲人只君作作我時留到洛陽來此寫寄友之情亦可爲格且如湘春往來有花枝送意雖古風及山谷送王郎可法唐人詩云送知己第後郎君應過擇賞花少一人此兄弟之情也又惠崇寄兄弟詩云書來爲報苦特送知在三相五葛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啼山亦兄弟之情也半山王渊公過外弟飲云、、自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興塵埃不知烏石崗頭路至老相尋得幾回此親戚之情也可以觸類而求之且如時令詩須做第一時氣象真如古人孟春詩云

春遊宮柳腰肢細水入御溝鱗甲厚又梅破
飄零殘臘據柳依依的是風流入春將國艶
黄花肯日借黄金縷水紋仲春詩云無可奈
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飛來又竹笋初生黄
犢角蕨芽新長小兒拳又花如解語迎人笑
草不知名隨意生晩春詩云如落花遊絲白
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人花明柳暗一溪水
日薄雲深三月天初夏梅子熟時天更雨松
花落盡晩於風仲夏漠々水田飛白鷺陰々

四時詩中

夏木囀黄鸝晩夏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
秋詩鶴髮老夢孫孤峨蟬咽殘聲過別枝又
龍帶晩烟歸洞府雁拖秋色過衡陽又殘星
幾點雁横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冬詩荷盡已
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不能盡舉古人
之好句略舉一二以爲式且如節令詩亦當
隨時發新意依隨古人言語則如前題詩指
似了上元詩云兩巷人家看燈去一樓明月
屬詩人七夕詩云乞巧從渠兒女道自書拙

詠雪詩

賦上屏風此等詩方爲新意且如詠物詩本
非初學可及而亦難于委竹雪詠梅無如林
和靖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又
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如竹詩
山谷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採薇瘦
茶山詩云早日大魚初成鵠上請頭角起龍
蛇雲茶則當以次先建其体爲上而東坡詩
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雖非
禁体詩眞好人如虎石急深據虎漸老技擊
望玉沉客人如針花鬪角氣手大深探宮禁
月一庭又如蒼穹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摠
是春留古人名句可爲至如有令可于難開
户夜人與對飲持屏上句是袁安雪中閉户
不干人之意下句是王子猷雪夜行舟訪戴
只盡興而返事兩句皆翻案又如劉改之詩功
名有分平吳易分賤無支訪戴難上句是裴
度雪夜平吳之事下句即訪戴之事上句是
得時事下句是失時事上句事雖難也易下

句雖易也難以俗為雅又是倒翻公案尤為高妙且如詠雲詩有云如蠶如火復如綿飛處遮陰濁攏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此比也亦異也又如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五更雲去逐行雨回頭却羨老僧閑此賦也亦異也琴詩當藉韓柳蔡樣笛詩當看武昌老人說笛歌琵琶詩當看琵琶行及歐陽公王介甫明妃曲却雖用事時不犯正位不必古人言語之且如做仙道僧伴詩要沖淡瀟洒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太白詩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涼奔是詩三臺殿不將金鎖閑來時自有白雲封又如周雲深嶺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此等句皆超在象外且如詠物詩多是要避脫顛倒方好詠月便說如雪如冰若吟雪詩便是說他如月如圓之白詠人便比物詠物便比人清如玉壺冰直如

朱絲絃此以物比人也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以何郎荀令比荼蘼也詠畫須是說是真詠真便是說畫如此變而通之筆下自活矣余山消遙詩云未見枝間著子初聞名已飽偶拈如花肌自是如水雪那得生兒不似異人香笠詩云玉之于雲百丈高腕下何曾用指力看君前字真龍蛇躍攫身戰雲濤此皆作活句且如做詩不可一字有來的不可一字無來的便要不為事所使要大段字順各當其職而事意流行于義句法中方可以言也且如今人言做詩必以且做前詩為好殊不知為詩為最難好而且除苦日程文應試之外全不可應酬也或謂學中無料不可做詩殊不知李賀七歲作高軒過不知所用何事如唐詩二妙集眾妙集多不知所用何事而作大家數如李杜歐蘇陳黃簡齋放翁誠齋無出是用事也如空說亦初學所熟仰迎作詩且以二妙集極玄集眾妙

集最醇亦盡可見矣初宜讀後村詩唐宋絕句之選及曾茶山將起則無有師傳如臨文毋旨人意度在胸中矣此編為作絕句而設唐律五言七言當別論然有精乎此亦思過半矣左傳之妙史記之奇老莊之玄奧韓柳之神妙更宜參之何詩不可吟矣

環溪詩話卷下畢

竹坡老人詩話一卷

（宋）周紫芝撰

明刻百川學海本

竹坡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周紫芝撰。紫芝有太倉稊米集，已著錄。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辨金鎖甲一條，稱紫芝詩話百篇。此本惟存八十條。又山海經詩一條，稱竹坡詩話第一卷。則必有第二卷矣。此本惟存一卷，蓋殘闕也。必大嘗譏其解綠沈金鎖之疎失。又譏其論陶潛形天舞干戚句，剿襲曾紘之說。又譏其論譙國集一條。皆中其失。他如論王維襲李嘉祐詩，何沿李肇國史補之誤。論柳宗元身在刀山之類，亦近於惡謔。然如辨嘲鼾睡非韓愈作，辨酉春不住詞非王安石作，辨韓愈調張籍詩非為元稹作，皆有特見。其餘亦頗多可採。惟其中李白柳公權與文宗論詩一條，時代殊不相及。此非僻人僻事，紫芝不容舛謬至此。殆傳寫者之誤歟。

竹坡老人詩話

竹墩周少隱撰　張房校閱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之句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槍臥於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為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甲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為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

默良少所用服角見蒼憲必是降將悵然若有所失學問汝何不學予又讀中堂見所來耶且植道詩不見中堂且叔度部尊馬鷹詩文体溫雅工然牛鑒乃叔度之文可見叔度也

聰聞復錢塘人因詩見稱於東坡先生余遊錢塘甚久經不見此老詩松園老人謂余言東坡倅錢塘時聰方為童行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少喜作詩近參寥子作昏字韻詩可令和之聰和篇立成云千點亂山横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箇和尚是年聰始為

倘東坡詩茵看欲窩餅併俱須縱十年殊不可曉河朔士人言河朔地磨麥而磑乃貝所磑須使人縱牧其間踐蹂令稀疏則其收倍多也東坡所以當作飼也

維揚之俊衣冠皆南渡丁亥冬予寇陵與其鄉人相遇作集句云揚子江頭楊柳春衣冠何渡多崩奔橋終身色不忍見東西南北更堪論誰謂他鄉各異縣豈知流落復相見青春作伴好還鄉為問梅衛未貴曉其叙事有情最為可喜近時集句所未有也

集句近世往往有之曾一夕公作此一体前人所傳如舊蒜院翁顯詩丁過之何其不律切但苦無思耳

元以文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為佳兒戲之類其詩亦有悲人云不假蓋衣予貴騎何苦實為英雄姿貌自長耳不肯晚更令斬所貧小伴亦何作動已
[…]看[…]苦[…]必須拾君何侯耶
取皆是而不減[…]丁入指也
紹興初有退相而承[…]陳用中[…]雖鄉不謂及

內相有爲之者曰秋浦江邑建江威作小詩云命賦
交龍且須公綸然作詩思與僧同其間目上爭幾于笑
鬧趣日僧辯翁益其功年月時適與此宇洞相且
羌異耳
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
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告以
錢塘僧清順者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自是而順之
詩名出東余舊錄鐵崖之人年間有能誦順詩者往往不
逮前篇故以所見之未多耳然而使其止於此亦足
傳也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於丈早迄史備將其急有絕色
寧忽後文章之謂也蝗蟲入境元章取公牒絕
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捕
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遣見者大笑
東坡嘗作世作律少陵正興其有功亦時有可疑者
如峡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以落為為且云舟依岸
江湖間者不如此字之爲工也以余觀之不若落字
爲佳耳又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爲設殺字
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明甚人抵乃字韵其深悅可
在一字間而好惡不同乃如此良可惜也
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惜其於此亦是不淺或問坐
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有之問其
何以知曰所謂淵篇爲三不殺決與七此豈非有
侍兒邪於是坐客皆發一笑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
而告之曰欲子斵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
矣余嘗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都邑語已伴
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宗武之能詩從
可知矣惜乎其不傳而見也
世大夫與淵明作詩往往援爲幸會之節而不知淵
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如讀山海經云亭亭明玕
照落落清瑤流恨無珠彩之功安明玕潤竹流瑤淵
水與所謂紅旗光耀朱黃閣繫門俯見默矣
樓客張公裕仲舉談兵論邊事尚目煙霞冷而作小
詩有風味陂王宮有侍兒出家爲比丘尼者公賦詩
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步穩碧綃裙從今不入襄

子鶯鶯盡孫山十景雲煙有潛也

徐陵玉臺新詠序云燕都石雞蠶爐斑斑北地燕支偏開兩臉黃正熙寧中詔書云熟文用其力十人以燕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面脂亦用臙脂或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臙脂濕亦用此二字而白樂天立于窗女[illegible]面那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潮州韓文公祠有獨木但儲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謂之韓[illegible]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鍾氣無猶滿眼消者是也

李石鄉公孫保與唐文宗論詩李石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其不達也晝短苦夜長驗其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樂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爾然人臣進言當如此故文宗有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之句公權繼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而已殊不寄規諫之意何也蘇黃文宗季殿閣寄諷而不知人聽之苦所以譏之耳東坡人豈不消如是耶[illegible]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illegible]燕月窺

人歌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illegible]但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此詩為花蕊夫人作東坡嘗用其作洞仙歌曲或謂東坡託花蕊以自解耳不可知也

荊公作集句得[illegible]青衫濕之句欲以全句作對久而不得[illegible]江州司馬青衫濕何對有人答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公大喜[illegible]

[illegible]愛碑姓相為翰林學士上閣殼裴晟都衍非自顧知其人文思甚捷用[illegible]句在翰林應為下水船太祖爲宗門郎便是上水船遂者以此為題頭上水船絲直詩云化氣乘人放放得忽偏其實遊冬年春末喬思何勝假人飾羅頭上水船山恭點杖臉決詩陽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東南之有蟬獺蓋自近時始余為兒童時猶未之見元祐間將由有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政和間李端叔在姑溪元夕見之僧舍中嘗作詩題其後篇云我氏開當爾孔張子金爭賞燒朱鋸橫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尋常

兩等看觀端叔此詩可以知前因之本當窮也

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本多不同余所得古律二十八首其間一詩懷叔易記云得於管城人家冊子中一詩洪玉父云得之江中石刻又五言謝仁伯親見石刻於鹽官人家故書中題是吳越錢氏所錄要之皆得於流傳安得無好事者亂真然而如巴西聞收京云側聞都者王屋正殿引朱袞又云魏復繳如此安危在數公又舟過洞庭一篇云破重圍青草臨堆接白沙映窺汎鄉古木連排舞神鵶又一篇去覺進邦翔好飛風大破頻吹花開來書州邦約魚皆此漢曲他人所到其爲此者所作不能西湖諸賢所存點斷從南山雲石瀨是龍居寺錯看便轉有疑

漢天豪牽合雅衢不與乃園湖摩山而去至今猶存字畫頗類李北海是當人書也其中有尚數同塊在兩岸幾層煙雲登樓能以爲仍負稱李甲蘭枯後新乎若釋之前其奇乃皆字傷之可以同字第三句爲字是洞賓與三人者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擬比郭恕仙善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爲何人當亦是神仙也

東平王與周爲令東平人有居竹溪自號竹谿翁者一夕有鬼題詩於門云家住西山北秋風墓尾湖人爲應空堂有詩魂獨不得夜深來訪竹谿翁世傳鬼詩甚多第疑其狐爲此詩傳於與周鄉里必不妄矣鬼之能詩是果然也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余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以爲工也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爲此也

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梅聖俞詩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忠公誦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其語意高妙如此可謂

善學前人者矣

林和靖賦梅花詩有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語膾炙天下殆二百年東坡晚年在惠州作梅花詩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横昏此語一出和靖之氣遂索然矣[illegible]云[illegible]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此語木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政和間余見朝營司業和曾公衮梅詩云絕艷更無花得以暗香唯有月相知亦甚奇絕使和靖見之[illegible]必專讓和靖也

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鄭新婦詩語極俳諧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illegible]恐眾畀其月退之作決矣有如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腳之句人似邪倒退之何嘗作是語小兒衆亂眞如此者甚衆烏可不辯

有數貴人遇休沐攜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illegible]叔只言僧藏錢雖有爲道人者無他技能以業羅爲生得余門活濟自飲往來湖上問數歲矣人無知之者一日忽[illegible]江中數有詩狀若張詩者[illegible]惰而問之[illegible]今日偶得句耳問之乃云百舌已休鶯捕了[illegible]飛花自是人[illegible]知其爲詩人世之緣未備[illegible]急了人知者聞斯人之風骨可以愧矣

詩人造語用字有著意道處往往頗露風骨如滕元發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是也其寸說字健是著力道處不唯[illegible]精神氣象頗俗何不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illegible]與水[illegible]爲徹有纖豁然中如之者不可以語此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咄二年轉更無新法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去前人[illegible]者妙處妙處作丁是乃知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謂不但爲

又作詩者尤當收法于此

劉元素名傳文與余同居郡只爲人静退有守嘗作詩而語不安發因示余余爲市具大舞舉按齊眉則相敬如賓一日元素與客飲分韻得眉其詩云青眼相看乎可知結伴渾在點陽縣只因嫁得東君後由是門有是别離詩成坐客皆不悅後數月而其妻亡蓋詩讖也

鄰翁丈晚年不復作詩一日夢中作遊采石五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于世者人問其故翁丈曰余嘗得詩欲待微霜非春意只有楊花修客之句豈得此余平日所説刻世説人未來當有也忽得之不祥不遂月果死今始以問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歲

詩中用疊字易得句懶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此李嘉祐詩也王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摩詰四字下得最爲穩切若杜少陵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則又妙不可言矣

楊次翁守丹陽李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虐他人嘗書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盛而無疑此類本耶且有送之只爲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十字中見之謂次翁曰公言無乃過與次翁答曰二十年來何嘗不知有秦觀子耶余游邁頌識次翁之孫保爲余道此

杜牧之嘗爲宣城幕遊涇溪水西寺留題水西寺其云李白題詩水西寺古木回巖樓閣風半醉半醒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此詩余親從集中其得盧遺生一半醒歸從碧溪水裏上繫舟擲其詩个傍興聞而集中不載乃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秃節猶持閒黃柴乃是碧瀾黃梁以遺蟹新掌見當時多不如晚年少年但以耶本爲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使得見之豈其所補多矣

新進之城南點何云旅舘餘夫卿浙玉狀香前固者見殊白石屈衝刀落綸駿玉潤朋聯依退之願

駸駸直與少陵分路而揚鑣矣若明眼人見之自當
作雨等有不可與退之同調也
錢塘瞿子東爲余言槑窗中有長老題壁詩稱人少
時南源爲僧然日誦觀世音普濟不少休僧不識字
而風龍皆而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illegible]
囊空不似楊花落歲窮已得身麻線微兩不知身在
敝褸中此豈捕魚者之所能哉殆悟如此豈得既會
實學方也
余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所謂但聞煙外鐘不

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
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晚遊錢塘始
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
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
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
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杜牧之華清宮三十韻無一字不可人意其敘開元
一事意直而詞隱曄然有騷雅之風[illegible]
萬里懷系之語罷有此詩中如使餘假與龍師龍

並席而談當不敗人意哉
錢塘瓏幼安爲余言頃歲潤州都下鄉巖傳法寺庵
問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敘事簡當而
不害其爲工如[illegible]外詩敘虎飲水澗上有蛟尾而食
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與書傳
字使見似水意且簡潔初他人不能到也
館之[illegible]爲七詩云猛斬分邪正轉于看睞睨奇然符
而精所以鎮浮躁蓋爲孟東野也孫莘老讀孟東野下
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自謂春

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
至于如此宜其雖得之而終不遠之謂可以觀
[illegible]忘來者[illegible]
東坡[illegible]山時舞院借以付其
[illegible]時不遊[illegible]酒飲[illegible]
[illegible]得花[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少宿水木[illegible]他自笑舞且起來打一碗飽行

自家君莫管此題舉坂以文潤楷耳後讀雲仙散録
載黄昇日食鹿肉三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削目
火候足矣乃知此老嬉煮炎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楊唐黄文若言術有坷氏子守澹浮十歲賦竹馬詩
云小兒騎竹竹騎驢猶走以西塞未休我已童心無
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歲舉進士有詩其慈者
以比李長吉益文章早成古人有之然亦人之所忌
也
題山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斷

自許有鍋色成成作霽素畫像詩云當時先生在世
懸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雖大偶題也
上天
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瑶階夜色涼如
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
之不知其誰所作也以余觀之當是建詩且益一丁
之詩其清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側建多平麗貫詩
益清而平者也
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杂道作食

荀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潜作麥
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滿皆舉
此羹最清好洞然加糁愧吾縁因是高將軍所作乃
薺詩耳非荀詩也二公同所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
其何故也
承議郎任隨成字師心劉景文甥也嘗謂余言景文
昔爲忻州守閤數日率一謁晉東公祠既至祠下忽
見神偶象久之乃出文公亦彤晴來爲景文賓然
綱若由各節者剛剛之主也日於顯坐中賦一詩

曰天帝當來召景文亦當遣侍女客皆相視失色已
而條果卒而遊判亦卒未幾而去後六日果死而復
甦起作二詩乃復就瞑其一云中宮在天半其上乃
吾家紛紛侍鳳舞往往芝木華揮手謝世人從身入
煙霞公暇詠大雅長揖世人群其二云仙都非賸闕
大神謹持使何服使待令左右龍蛇徧雲車由後[illegible]
風羅天地樹欲妖得踏藹爲動心嵩鬚其三云從來
笑傑自銷磨好笑人天亦更多且恨中霄過發乎
東安穩渡銀河詩成謂其家人曰吾今當事雷部泰

不復為世間人矣

馮均州為余言頃年平江府雍熙寺每深夜月明有婦人歌小詞於廊廡間者就之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遊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客有聞而錄之者姑蘇士子慕容嵓卿見而驚曰君何從得此詞客語之故嵓卿悲歎久之曰此余亡妻之詞無知之者明日觀之乃其妻旅櫬所在

大梁景德寺峨嵋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以謂頃時有蜀僧號峨嵋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頗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其人歎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室側壁間頗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余游京師猶及見之

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為博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過監司于城門吏報門將牽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隙使者請入見曰法當閉鑰不敢啓關請以詰朝奉迎又一處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節令啟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命秉官燭如初當時有關遞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廉約之節昔人所高矯枉太過則其弊遂至於此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為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為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為設醴東坡笑曰此必錯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叔黨嘗為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妙也

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為第一近時高郵王觀亦可稱而人不甚知觀嘗作游俠曲云雪擁燕南道霜關中夜行千里不見鬣怒氣如虹出門鳥吹霧南山鷄未啼腰間解下聶政刀袖中擲下朱亥

椎冷笑郎鄰乳曰見此篇刻意大似學太白根本入
文昌之室耳李吳儂翁篇云設此鄉見雨霄耳
年登不勝樂爲巾紫領銀髯長臼酒滿盆翁自醉翁
醉不知秋色涼兒扶翁歸兵從後翁翁年已高
百事慵遂與文昌爭衡矣
本朝樂府當以張文潛爲第一文潛樂府刻意文昌
往往過之頃在南都見余前村民輸麥行余嘗見其
親稿其後題云此篇效張文昌而語差繁乃知其喜
文昌如此輸麥行云余過宋見余前村民輸麥止車

槐陰下其繫洋洋也曉復過之則扶車半醉相扶歸
矣感之因作輸麥行云以補樂之遺場頭雨乾場地
白老稚相呼打新麥半歸倉廩半輸王免教縣吏相
催迫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倉頭買券
槐陰涼清嚴官吏兩平量出倉掉臂呼同伴旗亭酒
美單衣換半醉扶車歸路涼月出到家妻兒飯一年
從此皆閑日風雨閉門公事畢身孤冒兒女跳跎有
壺酒相經過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
況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爲之至退之云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
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
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
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黃師是赴浙憲東坡
與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雲侑飲坐間賦詩有綠
衣有公言之句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當是
有公言也時朝雲語師是曰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
外倅也是謂公言而綠衣則東坡指朝雲也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
傳子由子由斷然一龍可曼殿最東湖長老來則是
東坡子由爲師兄弟也陳無己詩云鄉來一瓣香敬
爲曾南豐則陳無己承嗣鞏和尚爲何疑余嘗以此
語客爲林下一笑無不擊掌
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
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
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
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用此似淵明意亦大似

蓋蔑視而輕之也[illegible]
讀蔽翳證書舉耶[illegible]須曆而堅雖朔不知來者書
渡地處中倚不盡留[illegible]詩云滁州五月作小溪杭州
已月作大歲日後京呼吟不須懷昔異平坂成陸我
今何異桃源人洛葉溪獻蘢作蓬迴說未能與世隔
時閑晝亂塞隔神與沫山寒無曆稍點蹤不知年無
間然矣

風濤閑行小舟歌席虎卑羽而紅背顔色可愛人罕
識之曹變有通草道中詩斷開華衰樹稍梢細遮無

處海瓊瑤碎服匙也余至與同遊月邪去避等三百
里猶承庚撒衛之亞人邪雖疏者解論猿猱鈞想像
樹是而已

張安潛中與碑詩可謂妙絕今古然蕉爛戰情高於
由萬里君王蜀中老之句議者猶似期寒錐炫堅識
明皇既而歸自蜀不可謂老於蜀也雖明皇有老於
劍南之語當須說此意則可若所謂老於蜀則不可
楊子雲好著書固已見譏于當世後之議者紛然甚
者謂其爲而意殊不盡唯陳去非一詩有譏有評而不
由四十字楊雄平生書肝腎困雕鐫晚于玄有得始
悔賦甘泉使雄早大悟亦何事於玄賴有一言善酒
箴真可傳後之議雄者雖累千萬言未必能出此
也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
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
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
荊門郢樹煙此詩可謂妙絕一世但夢中安能見郢
樹煙煙字只當用邊字蓋前聯江邊故耳不然當改

云欲知此後想思處望斷荊門郢樹煙如此方穩
當

王內相將赴臨川曾吉父以詩迎之有曰玉堂中書
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云白玉堂深
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吉父聞之以子蒼為一字
師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鋩秋
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
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亦死而身已在刀

山矣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韋偃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匹好東絹愛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放筆爲直幹子美乃有餘絹作畫耶何也余嘗戲作小詩示少陵云百丈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豈今無何如莫惜滄溟絹留取天吳紫鳳圖使少陵尚飢亦當爲我一捧腹也

今日校歷閣集遺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共爲見

[illegible] 六 二十五

時見人以公與梅詩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自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然是面熟但可於肝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稍遺俗人改易爾如稍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蘭宜改疊時雙漫也）窗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爲奇絕今乃改云爲報園林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脈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墮素改作梅萼殊不知綻萼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入詩來又嘗兩聯詩云豐穰未可期衰疾何日起乃易衰疾爲瘦飢若當時果有瘦飢一字則此老大段窘也

竹坡其雖乃宣城郡公周少隱自謂然前部非具史筆則未易作要見其詩文高下抑揚品題有勝日耳非嘗能詩律則何以有所決擇州教官戴文求姻家也出其編遺郡丞魏公茂丞又轉而示守山上求循以錢板于郡附爲貽傳未見之書當世墨齋子鄉陽可嘉也歲在丁亥六月既望論義書

竹坡老人詩話

文則二卷

（宋）陳騤撰

清乾隆四庫館鈔本（四庫底本）

文則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陳騤撰。騤有南宋館閣錄，已著錄。按太平御覽引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古詩之四言者，振鷺于飛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樂府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為之。文章句法推本六經，茲其權輿也。劉知幾史通特出模擬一篇，於貌同心異、貌異心同辨析特精，是又不以句法求六經矣。騤此書所列文章體式，雖該括諸家，而大旨皆準經以立制。其不使人根據訓典，鎔精理以立言，而徒較量於文字之增減，未免逐末而遺本。又分門別類，頗嫌於太瑣太拘，亦不免舍大而求細。然取格法於聖籍，終勝摹擬調於後人。其所標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固不必以定法泥此書，亦不必以定法病此書也。

陳騤自序

騤始冠游泮宮從老於文者問焉僅得文之蕪三年入成均復從老於文者問焉僅識文之利病彼老於文者有進取之累所有告於我與夫我所得唯利於進取後兩年竊第而歸未獲從仕凡一星終得以恣閱故書始知古人之作嘆曰文當如是且詩書二禮易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老莊孟荀之徒所著皆學者所朝夕諷誦之文也徒諷誦而弗考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騤竊每有考焉隨而錄之遂盈簡牘古人之文其則著矣因號曰文則或曰方今宗匠鉅儒濟濟盈庭下筆語妙天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奚以吾子文則為騤曰蓋將所以自則也如示人以為則則吾豈敢

文則卷上　共六十三則

宋　陳騤　撰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別又辭抑二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曰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

或曰六經創意皆不相師試探精微足明詭說洪範曰容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小旻五章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此詩創意師于書也（鄭康成箋曰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儀禮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

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少牢嘏辭）楚茨四章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此詩創意師于禮也（鄭康成箋云此皆嘏辭之意）夫樂奏而不和樂不可聞文作而不協文不可誦文協尚矣是以古人之文發於自然其協也亦自然後世之文出於有意其協也亦有意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易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禮記曰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若此等語自然協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二者皆倒上句又協之一體（揚雄法言曰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蹟之雖協而與語之自索然矣）且事以簡為上言以簡為當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故有闕焉非簡也殊也春秋書曰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之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之義經以五字盡之是簡之難者也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別經傳之文文之作也以載事為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為工觀左氏傳載晉敗於邲先濟者賞之事但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則攀舟亂刀斷指之意自蓄其中又載楚師寒拊勉之事但云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公羊傳載秦敗于殽之事但云匹馬隻輪無反

者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若公羊傳載齊使人迓郤克
臧孫之事則曰容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
者迓眇者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則曰天下諸侯朝覲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
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凡此則意隨語竭不容
致思

詩書之文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詩曰云誰之思西
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思賢之意自曲折也
又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考古之意自曲折也書曰
眇眇予末小子此謙抑之意自曲折也又曰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其往此告戒之意自曲折也

文有意相屬而對偶者如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誨爾諄
諄聽我藐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有事相類而對
偶者如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皆
渾然而成初非有意媲配凡文之對偶者如此則工矣

古人之文用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後世不能盡識非
得訓切殆不可讀如登崎險一步九歎既而強學焉捜
摘古語撰叙今事殆如昔人所謂大家婢學夫人舉止
羞澁終不似真也今取在當時為常語而後人視為艱
苦之文如周禮曰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
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詩曰游環脅驅陰靷
鋈續又曰鉤膺鏤鍚鞹鞃淺幭莊子曰乃始臠卷獊囊
而亂天下也荀子曰按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詩禮之類
先儒注解備見若莊子言臠卷不申舒之貌傖囊猶搶攘也荀子所言皆兵旅敗被靡之貌

大抵文士題命篇章悉由所本自孔子為書作序孔子書序
總為一篇孔安國各分繫之篇目文遂有序自孔子為易說卦文遂有
說說卦柳宗元天說之類自有曾子問哀公問之類文遂有問屈原天問
之類自有考工記學記禮記之類文遂有記禮記自有經解王言解
之類王言解見家語韓愈進學解之類文遂有解自有辯政辯物之類
二辯見家語宋玉九辯之類自有樂論禮論之類二論見荀子
文遂有論賈誼過秦論之類自有大傳小傳之類二傳見禮記文遂
有傳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唐有杜溫夫者為文不識助辭疑之之辭如耶乎之類決之之辭如耳矣之類皆一用之柳宗元所以深言其病可不知哉檀弓曰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檀弓曰我弔也與哉左氏傳曰獨吾君也乎哉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不嫌其多也左氏傳曰其有以知之矣又曰其無乃是也乎此二者六字成句而四字為助亦不嫌其多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此不嫌用之字為多禮記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此不嫌用矣字為多檀弓曰美哉奐焉論語曰富哉言乎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健也長卿封禪文曰上故惠乎此耶知助辭而豈同矣又失之矣左氏傳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此文每句終用助語之殊無齟齬艱澀之態左氏傳曰以三軍軍其前欲見下軍字有陳列之意則當用其字為有力公羊傳曰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則當用焉者字為有力

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春秋書曰吳子謁伐門于巢卒公羊傳曰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然夫子先言門後言于巢者於文雖倒而寓意深矣何休曰吳子欲伐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為自死文所以統守禦也仲山甫誠歸于謝詩則曰謝于誠歸盜所待器左氏傳則曰盜所隱器於義皆不害也禹貢曰厥篚玄纖縞又曰雲土夢作乂用纖字不在玄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司馬遷作夏本紀改曰雲夢土作乂的又與知此

字有偏旁故文有取偏旁以成句字有音韻故文有取音韻以成句皆以明其義也周禮曰五人為伍中庸曰誠者自成也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莊子曰庸也者用也檀弓曰夫祖者且也祭統曰銘者自名也表記曰仁者人也凡此皆取偏旁者也鄉飲酒義曰秋之為言愁也又曰冬者中也易曰嗑者合也樂記曰樂者樂也孟子

曰校者教也揚子曰禮以體之凡此皆取音韻者也

夫文有病辭有疑辭病辭者讀其辭則病究其意則安如曲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繫辭曰潤之以風雨蓋禽字於猩猩為病潤字於風為病也（說者曰凡可擒者皆謂之禽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而其在其中凡物更和則潤生言潤則風之和可知矣）疑辭者讀其辭則疑究其意則斷如何彼穠矣曰平王之孫檀弓曰容居魯人也蓋平王疑為東遷之平王魯人疑為魯國之人也（毛萇傳云平正也指文王言能正天下之王也鄭康成云魯此也）凡觀此文可不深考

辭以意為主故辭有緩有急有輕有重皆生乎意也范宣子曰吾淺之為丈夫也則其辭緩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則其辭急狼瞫於是乎君子則其辭輕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則其辭重

文有雖成一家而有已經雕斷與其否者如左氏傳而載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後載狐突諫曰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則知前載已雕斷而后載否矣內傳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外傳曰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則知內傳雕斷而外傳否矣

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也可無喻乎博采經傳約而論之取喻之法大槩有十略條于後

一曰直喻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論語曰譬如北辰莊子曰凄然似秋此類是也

二曰隱喻其文雖晦義則可尋禮記曰諸侯不下漁色（謂國君內取國中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國語曰沒平公軍無秕政（秕穀之不成者以喻政）又曰雖蝎譖焉避之（蝎木蠹蟲從中起如為含木木不能避也）左氏傳曰是豢吳也夫（若人豢猪牲）公羊傳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言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寧雙雙行爾至似於鳥獸山海經有獸名雙雙）此類是也

三曰類喻取其一類以次喻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歲日月一類也賈誼新書曰天子如堂陛

庭如陛衆庭如地堂陛地一類也此類是也

四曰詰喻雖為喻文似成語難論語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左氏傳曰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此類是也

五曰對喻先比後證上下相符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荀子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此類是也

六曰博喻取以為喻不一而足書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飡壺也此類是也

七曰簡喻其文雖略而意甚明左氏傳曰名德之輿也楊子曰仁宅也此類是也

八曰詳喻須假多辭然後義顯荀子曰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此類是也

九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證其事左氏傳曰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禮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此類是也

十曰虛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論語曰其言似不足者老子曰飂兮似無所指此類是也

凡伯刺厲之詩而曰先民有言（板三章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康成云此古賢者之言也）吉甫美宣之詩而曰人亦有言（烝民五章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此亦詩人有言如此）胤侯之征乃舉政典（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安國云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盤庚之告亦載遲任（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孔安國云遲任古賢人也）或稱古人言（泰誓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此類是也）或稱我聞曰（康誥曰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此類是也）是皆有所

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此傳記稍稍援引之言不可具載且左氏採諸國之事以為經傳戴氏集諸儒之篇以成禮志援引詩書莫不有法推而論之蓋有二篇一以斷行事二以證立言二者又各分三體略係于後

左氏傳載詩自詒伊戚集子臧之[illegible] 引詩以

九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證其事左氏傳曰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禮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此類是也

十曰虛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論語曰其言似不足者老子曰飂兮似無所指此類是也

凡伯刺厲之詩而曰先民有言板三章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康成云此古賢者之言也吉甫美宣之詩而曰人亦有言烝民五章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此亦謂有人有言如此胤侯之征乃舉政典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安國云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盤庚之告亦載遲任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孔安國云遲任古賢人也或稱古人言泰誓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此類是也或稱我聞曰康誥曰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此類是也是皆有所援引也詩書而降傳記籍籍援引之言不可具載且左氏採諸國之事以為經傳戴氏集諸儒之篇以成禮志援引詩書莫不有法推而論之蓋有二篇一以斷行事二以證立言二者又各分三體略條于後

左氏傳謝詩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此也引詩以斷之是一體也此體多矣

傳載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門獨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此各引詩以合斷之是二體也

表記載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此又一詩然斷之證也

國語載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此既引詩文又釋其義以斷之是三體也

大學載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則采摭羣言以盡其義是一體也

斷之是一體也此體少矣左氏傳載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此各引詩以合斷之是二體也表記載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此又一詩總斷之體也國語載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此既引詩文又釋其義以斷之是三體也

大學載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則采摭群言以盡其義是一體也

緇衣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則言終引證是二體也孝經諸篇悉用此體左氏傳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又曰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此乃斷析本文以成其言是三體也

夫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觀以湯誥爲先王之令國語稱先王之令曰天道福善禍淫又凡我造邦無從匪彝此皆湯誥文周書爲西方之書國語稱西方之書蓋惠周書節略云詩言西方兮則西方謂周也以咸有一德爲尹誥禮記稱尹吉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康成云尹告伊尹之誥以大禹謨爲道經荀子稱道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云此本虞書曰道經者言有道之經也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傳曰仲虺之志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云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傳曰夏訓有之有窮后羿直言鄭詩曹詩國語稱鄭詩曰仲可懷也又稱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止稱汋曰武曰左氏傳汋曰於鑠王師武曰無競維烈或稱芮良夫左氏傳曰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也或稱周文公國語曰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指那頌卒章爲亂

辭（國語曰其辭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韋昭云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摘小宛首章為篇口（國語曰秦伯賦鳩飛韋昭云小宛之首章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是也）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左氏傳曰賦綠衣之卒章此類是也）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左氏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

左氏傳載諸國燕饗賦詩之事但云賦某詩或云賦某詩之卒章皆不載詩文而意自見其曰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則知賦七章以卒盡八章也其曰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則知取我聞有命也左氏於此等文最為得體

文有上下相接若繼踵然其體有三其一曰敘積小至大如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此類是也其二曰敘由精及粗如莊子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類是也其三曰敘自流極源如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類是也

文有交錯之體若纏糾然主在析理理盡後已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荀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國語曰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穀梁曰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此類多矣不可悉舉然取莊子而法之則文斯遂矣

載事之文有上下同日之法謂其事斷可美也如論語載孔子之美禹顏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云云禹吾無間然矣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云賢哉回也載禮之記文王周公文王世子為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云云文王之為世子也又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云云周公踐阼公羊之傳孔父仇牧荀息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云云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又曰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云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又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荀息傅焉云云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皆其法也

數音所人行事其體有三或先總而後數之如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類是也或先數而後總之如子產數鄭公孫黑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此類是也或先既總之而後復總之如孔子言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如也此類是也

載事之文有先事而斷以起事也有後事而斷以盡事也如左氏傳欲載晉靈公厚斂雕墻必先言晉靈公不君公羊傳欲載楚靈王弒[illegible]先言靈王為無道中庸欲言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亦先言舜其大知也歟孟子欲言梁惠王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亦先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若此流皆先斷以起事也如左氏傳載晉文公教民而用卒言之曰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又載晉悼公賜魏絳和戎樂卒言之曰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若此流皆後斷以盡事也載言之文有不避重複如穀梁傳載驪姬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此不避重複一也家語載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而亡後一年而亡門

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可使將

人問曰昔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今過恭而亡此不避重複二也公羊傳載陽處父諫曰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此不避重複三也及觀檀弓載子游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云云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然檀弓但云以子游之言蓋避重複也又左氏傳載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范叔見勞之如郤伯樂伯見公亦如之夫三述晉侯之語固未爲害而左氏兩變其文蓋避重複也載言之文又有荅問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難至有數端文實本易所問不言問所對不言對言雖簡略意實周贍讀之續如貫珠應如荅響若左氏傳載楚坐晉軍問伯州犂蓋将此也至於問則屢稱何也荅則屢稱對曰其文與意有異左氏若樂記載賓牟賈與孔子言樂二文具載

人問曰昔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今過恭而亡此不避重複二也公羊傳載陽處父諫曰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此不避重複三也及觀檀弓載子游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云云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然檀弓但云以子游之言蓋避重複也又左氏傳載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范叔見勞之如郤伯樂伯見公亦如之夫三述晉侯之語固未爲害而左氏兩變其文蓋避重複也載言之文又有荅問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難至有數端文實本易所問不言問所對不言對言雖簡略意實周贍讀之續如貫珠應如荅響若左氏傳載楚坐晉軍問伯州犂蓋将此也至於問則屢稱何也荅則屢稱對曰其文與意有異左氏若樂記載賓牟賈與孔子言樂二文具載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觀孟子與陳相荅問許子之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此文但存工一許字以下許子字皆可除信乎荅問之文難也

文有因人之體有列氏之體論語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因人之體也而揚雄班固待之揚子法言曰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政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轅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班固作公孫宏傳贊曰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云云左氏傳曰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此列氏之體也而莊周司馬遷得之莊子曰子不見至德之世乎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云云司馬遷作夏本紀贊曰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云云

禮記之文始自后蒼成於戴聖非純格言間有淺語如掩口而對毋投與狗骨受之有菜者用梜男女相荅拜也瘵不孜摳衣裳綻裂年未滿五十取婦之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若此等語雖在曲防人情然亦少德斷削

商盤告民民何以曉然在當時用民間之通語非若後世待訓詁而後明且顛木之有由蘖使晉衛間人讀之則蘖知為餘也不能胥匡以生使東齊間人讀之則胥如為皆也欽念以忱使燕岱間人讀之則忱知為誠也由此考之當時豈不然乎

詩文待訓明者亦本風土所宜且王室如燬使齊人讀

之則燬為常語六日不詹使楚人請之則詹為常語燬火也齊人以火為燬詹至也楚人以至為詹

儀禮周家之制也事涉威儀文苦而難讀鄉黨孔門之記也言關訓則文婉而易觀今略摘儀禮之文證以鄉黨昭然辨矣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鄉黨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鄉黨曰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及享發氣盈容鄉黨曰享禮有容色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鄉黨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不若君賜之食君祭先飯鄉黨曰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孝經之文簡易醇正蘊聖人之氣象揭六經之表儀矣

考其文有所未喻三才章首似擬子產言禮之辭子太叔對趙簡子曰聞諸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孝經止三字不同聖治章末似則文子論儀之語北宮文子對衛襄公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孝經則曰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事君章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乃士貞士子諫晉景公之辭聖治章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此乃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辭左氏傳作則昏三字不同聖人雖尚稽格言不應雷同如此豈作傳者反竊經歟

爾雅之作主在訓言諡法之作用以定諡皆周公之文也戴聖之釋淇澳備採爾雅之辭禮記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乃爾雅釋訓文毛詩之釋皇矣竊倣諡法之體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經天緯地曰文諡法體如此文若有同者豈謂類皆後人之補綴無補作者之盛歟

夫論語家語皆夫子與當時公卿大夫及羣弟子答問之文然家語頗有浮辭衍說蓋出於羣弟子共相敘述加之潤色其才或有優劣故使然也若論語雖亦出於羣弟子所記疑若已經聖人之手今畧考焉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質之左氏則此文簡而整左氏傳曰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

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質以左氏則此文緩而周左氏傳曰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南容三復白圭司馬遷則曰三復白圭之玷辭雖備而其意竭矣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司馬遷則曰在邦及家必達辭雖約而其意疏矣彼揚雄法言王通中說模擬此書未免畫虎類狗之譏法言曰如其智如其智麻有民焉行而逆諸三年不日日視必旬三年不日月猶必收求仲惡億南不劇藺相如劇而不偽諸倚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若似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恨伏敏之衆寡行軍之勇此以禮樂則可謂拄殺之疾矣法言之模擬論語皆此類也中說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我未見勤者矣盡有毛本之思也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是故惡夫異端者小不忍之大從如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中說之模擬論語皆此類也 王充問孔之篇而於此書多所指擿亦未免桀犬吠堯之罪歟

詩人庭燎之詠文雖美之意則儆之張老輪奐之辭文雖頌之意則諷矣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自漢而來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烏足知此

文出於己作之固難語借於古用亦不易觀歷代雕蟲小技之借古語以成篇章者紛紛藉藉試陳一二以鑒後來張茂先勵志詩曰德輶如羽又曰增堤宵流雖變二字以協音韻而不知詩人言行有緩飛之意言毛有至輕之喻應吉甫華林集詩有曰文武之道厥猷未墜既言之道復繼厥猷此所謂屋下架屋者歟陸倕石闕銘曰惟王建國正位辨方遂令辨方後於正位此所謂轉衣為裳者歟

古語曰靨子在頰則好在顙則醜言有宜也自晉以降操觚含毫之士喜摭經語者多矣且如孫盛著史書曰某年春帝正月謂盛作魏晉陽秋也且春秋書王正月不專伏用周天子正朔曹為猶有天下不當書帝正月謝惠連作賦遇雪之時義遠矣哉謂惠連作雪賦也易外義不省以此語稽之大於文士雪月之詠非所當也此蓋不如靨子在顙之為醜也

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疏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艷敢奮飛於前乎略舉二事

世子申生為驪姬所譖或令辨之左氏載其事則曰或

誠懇之心以無禮義忠信之心以滋之

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考此則檀弓為優穀梁傳載其事曰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若此文非作不及檀弓亦不及左氏矣

智悼子未葬晉平公飲以樂杜蕢謂大臣之喪重於疾日不樂左氏言其事則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安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檀弓則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考此則檀弓為優

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鳧脛雖短續之則憂檀弓文句長短有法不可增損其類是哉

長句法　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說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費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

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考此則檀弓為優穀梁傳載其事曰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若此文非作不及檀弓亦不及左氏矣

智悼子未葬晉平公飲以樂杜蕢謂大臣之喪重於疾日不樂左氏言其事則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安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檀弓則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考此則檀弓為優

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鳧脛雖短續之則憂檀弓文句長短有法不可增損其類是哉

長句法　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說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費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

也苟無禮義忠信之心以滋之

短句法

鼓瑟不難難於調弦作文不難難於煉句櫓弓之文練句益工泰之家語其妙視矣

遇負杖入保者息家語曰遇人入保負杖者息皆死焉家語曰今敵死焉比御而不入家語曰可御而尾內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家語曰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家語曰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家語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家語曰夫子為之佯不聞以過之遂命覆醢家語曰遂命左右皆覆醢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家語曰死不如朽之速愈若疾病則無不之也家語曰若疾病則無所不之

考工記之文推而論之蓋有三美一曰雄健而雅二曰究曲而峻三曰整齊而醇略條于後

雄健而雅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左氏傳曰恤其患而備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束此法也

究曲而峻　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此文說苟廣之也凡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也此文說其華華

整齊而醇　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棧車欲弇飾車欲侈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春秋文句長者踰三十餘言短者止於一言如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之類是長句也如螽之類是短句也詩之文句長者不踰八言短者不減二言八言者如我不敢傚我友自逸之類是也摯虞云詩有九言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然此當為二句其說非也二言者肇禋之類春秋主於褒貶詩則本於美刺立言之間莫不有法

詩人之用助辭辭必多用韻有用也辭若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處與爲韻）有用而辭若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著素爲韻）有用矣辭若陟彼砠矣我馬瘏矣（砠瘏爲韻）有用忌辭若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控送爲韻）有用兮辭若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七吉爲韻）有用之辭若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順問爲韻）有用止辭如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庸從爲韻止即只鄘柏舟詩亦用只爲辭韻驗有大語用只辭五居此）有用且辭若椒聊且遠條且（聊條爲韻）如四句六句者多矣今不備載又禮記非詩人之文助辭之工亦有韻協如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此則用焉辭而職極服則爲協

孔穎達曰詩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或隨時而改色（何草不黃也）或因事而變文（文王有聲也）或一章而再言（東果某諾）或三章而一發（賓之初筵）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包括詩體就蹈此說故時取焉

文則卷下

宋　陳騤　撰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所以壯文勢廣文義也然皆有法韓退之為古文覇於此法尤加意焉如賀冊尊號表用之謂字蓋取易繫辭畫記用者字蓋取考工記南山詩用或字蓋取詩北山悉注于後孰謂退之自作古哉之畫記云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自此以下凡記人一數者蓋取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四人綦弁執戈上刃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一人冕執瞿一人冕執銳之法也此與用字一類不同姑附於此亦退之之文不[illegible]所也

用一類字不可偏舉采經子通用者志之可觸類而長矣

或法　詩北山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退之南山詩云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此句猶多不能偏載皆原北山或字法而用之也老子曰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此又一法也

者法　考工記曰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又曰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莊子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韓退之畫記云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凡此用者字其原出於考工記而用莊子法也

之謂法　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韓退之賀冊尊號表云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蓋取易繫辭也

謂之法　易繫辭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凡經子傳記用此多矣故不悉載

之法　孟子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老子曰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若易說卦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又一法也

可法　考工記曰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表記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

可以法　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月令曰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為法　易說卦曰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莊子曰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又一法也

必法　考工記曰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月令曰秫稻必齊麴櫱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不以法　左氏傳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無法　左氏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而不法　左氏傳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

[illegible]

法杞多今
不海哉
曰法
洪範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周禮凡火序其事皆類此一法
也周禮大師曰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洪範曰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此類不言數人
一法也大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
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
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凡此類一法也
得之法
莊子曰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
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
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
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云云
之以法
禮運曰懲之以大實之以狀行之以
禮祔之以孝奉於之以兵此之以仁
所以法
禮運
曰祭
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
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存乎法
易繫辭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
存乎
悔
莫大乎法
易繫辭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
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
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云云
知所以法
中庸曰則知
所以修身知
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矣法
六月詩序曰鹿
鳴廢則和樂缺
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
廢則兄弟缺矣下略類此不能悉載板詩曰辭之輯矣
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
雖每句用矣字而上下之意相關
大抵經傳之文有相
類者非固出於蹈襲實理之所載不約而同也略倣於
後則可推矣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注此逸詩荀
子引之云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

左氏傳義出於逸詩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詩曰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左氏傳載公子重耳曰所不與
舅氏同心有如白水注孔指物為誓諸多斯如此　詩
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左氏傳載哀公誄孔子曰不
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此不約而同一也　左
氏傳曰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家
語曰孔子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此
不約而同二也　左氏傳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
使醫緩為之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戰
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
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此不約而同三也　左氏傳
成之子曰二三子用兵今日者無今日同語義共氏曰
孤之弟君在今曰不得市居京在今日此不約而同四
也　國語楚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

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左
氏傳載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聲亦如味一
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注此文既於物倫數又於器論序亦文之工者此不約
而同五也　考工記曰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
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禮器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宜次之
稱次之此不
約而同六也
春秋之時王道雖微文風未殄森羅辭翰
備括規摹考諸左氏摘其英華別為八體各繫本文一
曰命婉而當
尚書有
命八篇
二曰誓謹而嚴
尚書有
誓八篇
三曰盟約
而信四曰禱切而愨
尚書武成有武王伐紂禱辭自惟
有道曾孫發至無作神羞是其文
也五曰諫和而直六曰讓辨而正七曰書達而法八曰

對吳而敬作者覩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

命 周靈王命齊靈公（如周襄王命晉重耳甚雅亦可法） 王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予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誓 趙簡子誓伐鄭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盟 亳城之盟（如孟子載葵丘盟辭與二傳則斗各異同今所不取） 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詩 衛蒯聵禱于鐵（荀偃禱河其體亦法此） 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諫 臧哀伯諫魯桓公納郜鼎（諫文多矣今取此為體） 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

讓責也　周詹桓伯責晉率陰戎伐潁辭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
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為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
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
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
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
余一人

書　晉叔向詒鄭子產鑄刑書書（子產與范宣子書其體可法）書曰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
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
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
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
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
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
其此之謂乎

對　鄭子產對晉人問陳罪（此對文多矣今以此為體）對曰昔虞閼
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
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

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
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
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
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
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云云

盤庚之戒無伏攸箴宣王之詩庭燎因箴箴之為名見
於經矣在昔周武辛甲為太史命百官各箴王闕故虞
人之箴魏絳獨有取焉今採其文以備箴體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益贊于禹贊起遠矣後世史官紀傳有贊以擬詩體非
古法也今采書文以備贊體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銘文之作初無定體量人量銘乃類詩雅孔悝為銘無
異書命成湯盤銘考父鼎銘體又別矣四體俱累古法
備焉

量銘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
厥後茲器維則

鼎銘孔悝　六月丁亥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
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
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
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
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
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盤銘 大戴禮湯几杖之戒皆有銘此盤銘獨見禮記

鼎銘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
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

賡歌之歌既煥虞謨五子之歌又昭夏訓作者蔚起各
自為體孔子消搖接輿佯狂歌詞玉振鮮其儷哉特取

二歌餘在所畧

孔子歌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接輿歌莊子亦載此歌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辭有小增損與此義與論語文不同矣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歌之流也又別為三一曰謡二曰謳齊歌曰謳徒歌曰謡三曰誦

周謡鸜鵒曾謡龍鵠城者築者所謡不同國人與人其誦亦異雖皆絢詞猶可觀法備見左氏采其尤乎

晉謡　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築謡　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輿誦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後虞夢弱為觀樂太守與人歌曰我有私林夢君誠之哉有疏賦於君是之蓋又法此也

祭有祝嘏死有誄諡周公之制備矣祝嘏尚歟誄諡宜

實考諸禮籍有士虞祭祀辭貞惠文子諡辭是作者之儀表也今取之

士虞祝辭　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尚饗今之祝文皆同尚饗二字始皆非古法也

貞惠文子諡辭　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古無三字諡法唐李與謂衛君之亂例也今取其文哉不復張

傳記所載古作紛然未容悉數且箕子麥秀之詩下符黍離之詠箕子朝周過殷之故墟盡生禾黍傷之作麥秀之歌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此與黍離之所作異黍離序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而作是詩越人擁檝之歌工雖綢繆之意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檝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此與綢繆詩言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之意同也迴日之辭與洛誥文同迴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

作稽將予一人衷聚升迎日東郊洛誥成王稱周公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

冠王之頌與士禮辭類成王冠周公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順心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士冠禮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

虞舜慶雲之作有虞之時有慶雲百工相和而歌舜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成湯禱旱之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崇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讒夫昌與苞苴行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凡錄潤色之語不全典誥之風作者如欲博觀於此宜加於刪唐虞三代君臣之間告戒答問之言雍容溫潤自然成文降及春秋名卿才大夫尤重詞命婉麗華藻咸有古義秦漢而來上之詔命皆出親製是故第五倫見光武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自後不然凡有王言悉責成臣下而臣下又自有表章是以束帶立朝之士相尚博洽肆其筆端徒爲腐甚至於駢儷其文俳諧其語所謂代言與夫奏上之體俱失之矣今采摭尚書及左氏內外傳之語可以代言奏上者庶使古人之美昭然可法如漢武帝初作誥以立三王各以土俗申戒文辭氣象未遠於古併附于後

舜命契作司徒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命皋陶作士語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云云惟明克允

命伯夷作秩宗語伯夷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命夔典樂語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命龍作納言語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美禹陳九功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勉皋陶作士語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又美皋陶語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舜又命禹語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至退有後言

湯制官刑儆戒百官語敢有恒舞于宮至時謂亂風

高宗命傅說語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至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美傅說進戒語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至予罔聞于行

又命傅說語王曰四海之內咸仰朕德至罔阿衡專美有商

成王命微子代商後語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至往哉無替朕命

封康叔語用康乃心至明乃服命

命蔡仲為侯語小子胡至爾莫朕朕命

董正百官語今予小子祗勤于德至承爾有官惟爾有政

命君陳分正東郊語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至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

康王誥諸侯語昔君文武至罔不在王室

命畢公保釐東郊語明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求至周門尚克懷既底心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語君牙惟乃祖乃父服勞王家至宏敷五典式和民則

命伯

問於太僕正語伯同此子弗克于讀是永韵乃石于函遇平王錫晉文侯語

汝多修扞我于艱王乃曰正父任歲晉悼公賜魏絳樂語子報以賞人和戎狄以正諸華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樂語夫和八年之中子之勞也臣何力

之九合有忠則有馮有以備有危思則備以備此書無安思危思其君樂之而思其終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晉張老辭卿語臣不如也能治大官其知可以為之智其仁可以利

無思公其忠世先自一臣二不能其職若不在不廢分功其於學不廢衛大叔文子謝罪語罪之非知人不能有罪之忠職在大臣罪之也二出矣臣若不在其位者有不敢外內以從其事以從外事以言臣以罪以兩事罪

有君語二臣一日罪之也若臣有臣之忠在臣也臣以下位在於國以兩鄭子產辭邑語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不敢當六十邑又從百乘之賞而工臣之有邑也衛公孫免餘辭邑語六十卿備百邑下有為之臣足為先工臣

齊晏子辭更宅語臣之先人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衛子魚辭從會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陳敬仲辭卿語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

齊威公對賜胙無下拜語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

齊管仲辭莊王以上卿禮饗語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莊王命管仲語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鄭燭之武辭文公使見秦穆公語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楚子西辭為商公語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

晉平公策命鄭公孫段語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

晉祁奚薦子為軍尉語

晉叔向辭

韓獻子為子無忌

卿語不才無能學而不敏不學有不及其知也居鄉而不學是愚其國也敢不樂從而學臣聞之政以授之臣以事君為其令也事人亦如其從大命於寡君有君若寡君聽之大命

辭公族大夫語公族大夫之位以其有卿之德也臣恐之請辭以嘉其材

齊鮑叔辭宰語

晉趙衰辭卿語

漢辭王關封侯語

燕王旦封策語

於戲小子旦受茲元社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illegible]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illegible]毋作棐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廣陵王胥封策語

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御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佚毋邇宵人維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二老堂詩話一卷

（宋）周必大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二老堂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有玉堂雜記，已著錄。是書其論詩之語，凡四十六條。原載平園集中。此後人鈔出別行者也。必大學問博洽，又熟於掌故，故所論多主於考證。如王禹偁不知貢舉一條，劉禹錫淮陰行一條，歐陽修詩報班齋一條，又陸游說蘇軾詩一條，周紫芝論金鎖甲一條，司空山李白詩一條，杜甫詩閑殿闌韻一條，皆極精確。至於奚斯作頌一條，偏主揚雄之說，梅葩陸素一條，牽合韓愈之語，皆未免偏執。又辨䌽綳字一條，知引蘇軾詩，而不知出王延壽靈光殿賦，辨一麾江海一條，知不本顏延之詩，而不知出於崔豹古今注，是皆援據偶疎者。然較其大致，究非學有本原者不能作也。

二老堂詩話

宋廬陵周必大子充撰
明海虞毛　晉子晉訂

陶淵明山海經詩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

五字皆訛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予謂紘說固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塡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東坡立名

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畧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

王禹偁不知貢舉

小說多妄其來久矣玉壺清話云王禹偁自知制

誥出知黃州蘇易簡牓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牓下諸生郊送奏可禹偁作詩謝之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予年十六七時嘗以歲月推之孫何牓乃淳化三年歲在壬辰明年癸巳易簡遷參政是時禹偁謫外任未歸又明年甲午方再爲知制誥至道乙未還內翰五月出知滁州并放進士時三年丁

酉復召知制誥咸平元年戊戌十二月罷知黃州二年己亥放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非三百也且易簡已爲執政而死其妄甚明然予頗自疑此詩或爲他司之識其後隆興癸未予爲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値省試本衙同知貢舉屬壽皇銳意幸金陵便欲進發留予從駕不果差乾道壬辰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適當貢舉在朝闕出身從官而虞幷甫爲相雅不欲用予時方遣泛使奏留予撰

國書命翰林王曮知舉中書舍人趙雄同知此外惟沈夏有出身以予侍兼臨安旣不可差乃趣召李衡爲侍御史云試院無言事官不肅鎖院終旬日趙雄丁母憂亦不復補差淳熙戊戌春予爲翰林學士上已點定而趙溫叔爲相密奏云殿試臨軒當用天子私人主文今省試是禮部事乃就下差權禮部尚書范成大雖一時各有意其實三入不知舉也

劉禹錫淮陰行

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船頭大銅鐶摩挲光陣陣早晚便風來沙頭一眼認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啣尾趁檣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郎船頭昂尾幰幰無奈脫萊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態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律也惟無奈脫

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嘗見古本作挑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唐酒價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爲證然白樂天爲河南尹自勸絕句云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着錢又古詩

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也

白樂天詩

白樂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廻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雁載來將何迎睡興臨睡舉殘盃此詩殊未覩富貴氣象第二聯偶經宴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

杜荀鶴事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予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荀鶴詩集名唐風）今悟樊川是父師

光武廟左衽

錢塘陳益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常為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有詩云早知為左衽悔不聽臧宮意亦可取

康與之重九詞

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於神岡西喜因記康與之在高宗時詠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渰浸倒東籬茱萸胖黃菊淹蘸落帽孟嘉尋篛笠漉巾陶令覓蓑衣都道不如歸為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個一身泥非也

杜詩元日至人日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穀乃一歲之本何略之也

木芙蓉詩

唐人哀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詩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予嘗語客花多固取輕於人何憎嫌之有因論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患無兩平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爲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予以失全句爲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因綴一絕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傲淸霜色更和能共餘容爭幾許得人輕處只緣多白樂天和

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蘂花攀玩衆所爭折來比顏色一樹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爲輕固知輕字爲勝

辨人生如寄出處

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凡十數處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葢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厥後高僧傳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志乃引高僧及高齊劉善明似未記魏樂府予爲太和蕭人傑秀才作如寄齋說引文忠公詩甚詳

報班齊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閤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卽出方轉照壁

衛士卽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朱希眞出處

朱敦儒字希眞洛陽人紹聖諫官勃之孫靖康亂離避地自江西走二廣紹興二年詔廣西宣諭明橐訪求山林不仕賢者橐薦希眞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靜退無競安於賤貧嘗三召不起特補迪功郎後賜出身歷官職郎官出爲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詩詞獨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爲刪

定官欲令希眞致奏伯陽作詩遂落致仕除鴻臚寺少卿蓋久廢之官也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蓋希眞舊嘗有鷓鴣天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勑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譏之淳熙間沅州教授湯巖起刊詩海遺珠所書甚

略而云蜀人武横詩也未幾秦丞相薨希眞亦遭臺評高宗曰此人朕用橐薦以隱逸命官置在館閣豈有始恬退而晚奔競耶其實希眞老愛其子而畏避竄逐不敢不起識者憐之

唐藩鎭官屬入局

杜子美爲劍南參謀遣悶呈嚴鄭公詩云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又云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韓退之爲武寧節度使推官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制藩鎭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之固不以常禮也後見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所引與此同

論詩雅頌

楊子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蓋尹吉甫能作崧高烝民等詩以美宣王故正考甫睎之而作商頌是則楊子以閟宮

之頌爲奚斯所作矣班孟堅王文考爲賦序皆有奚斯頌魯信之言蓋本諸楊子也學者謂閟宮但曰新廟奕奕奚斯作而無作頌之文遂疑楊子爲誤以予觀之奚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嫄后稷下逮魯公魯侯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爲過只如崧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常自稱美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楊子之言必有所據後見

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亦以爲相承之誤非也

顯仁皇后挽詩　十

湯岐公思退在相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梧野啓母祔稽山無一字閑蓋顯仁初以賢妃從徽宗北狩其後祔徽宗葬會稽之永祐陵虞妃爲徽宗也啓母爲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予進挽詩取法焉其云生年同藝祖謂創業中興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齊慶八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陸務觀說東坡三詩

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詩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功業平生勸用備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譏介甫爭市易事自相叛也車中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文詩真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爲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父曾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待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山谷哭宗室公壽詩

與務觀同作劉信叔太尉挽詞予誦魯直哭宗室公壽詩云昔在熙寧日葭莩接貴游題詩奉先寺橫笛寶津樓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意深語到可見宗室前肆後拘氣

象務觀云韓子蒼常見魯直真跡第三聯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以此爲勝而曾吉甫獨取前作

南北聲音

四方聲音不同形於詩歌往往多礙其來久矣如北方以行以形故列子直以大行山爲太形又如居姬與以高俄等音古今文士皆作協韻雖釋文亦然禮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姬却注云音

括其他詩文與以呂界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頗笑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殊不知蘇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巖碑長韻磨訛高蒙何曾荷戈亦相間而用云

記夢

予少時嘗夢至人家其書室爲叢竹所蔽殊不開爽堂下皆古柳鴉噪不止夢中作詩云竹多翻障月木老只啼烏意謂竹本清虛延貯風月今反窒

塞如此種木不棲鸞鳳徒能集烏以聒耳似譏其主人也後數年爲金陵教官初入廨舍則廳下及門外古柳參天鴉鳴竟日廳傍小書室叢竹蔽虧恍如所夢

皇甫湜詩

劉貢父詩話錄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遠詩譏其猗摭糞壤間又韓集雖有和韻湜陸渾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予嘗得湜永州祁陽元次山唐亭詩碑題云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其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蘇句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掃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賴後見洪邁容齋隨筆亦載此詩謂風格無可采非也

老人十拗

宋新中鄭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拗謂不記近事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卽出丁巳歲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時作風雨聲而實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拗也嘗錄

寄笑元晦朱大以爲然請予足成之遂賦兩句云自矜□□盲宰相今復癡聾作富家

記趙夢得事

廣西有趙夢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爲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溪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録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荅云帑帛不爲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眞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剛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豊厚爽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墨剛去闕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

記東坡烏臺詩案

元豐己未東坡坐作詩謗訕追赴御史獄當時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眞案至維揚張全眞參政時爲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眞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眞家予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即押字于下而用臺印蘇子容丞相元豐戊午歲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寛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今在集中序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遥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注謂所劾歌詩有非所宜言頗聞鍛鍊之語

辯歐陽公用金帶事

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爲曠達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爲未是富貴小說遂云永叔這條金帶幾道若干謂近世通往凌雲

視官職如韁鎖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嫌金帶重望湖海詞云不堪金帶垂腰豈害其爲達耶

李石霜月詩

唐李義山霜月絶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

陶杜酒詩

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韓杜自比稷契

子美詩自比稷與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實欲踐之也

蘇頲九日侍宴應制詩

予編校文苑英華如詩中數字異同固不足怪至蘇頲九日侍宴應制得時字韻詩類集與英華略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歲時雜詠作并數登高日第二句高游順動時雜詠作延齡命賞時第三句曉光雲半洗雜詠作宸游天上轉第四句晴色雨餘滋雜詠作秋物雨來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德雜詠作承仙馭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膚詞後一聯云順陪陽數節億萬九秋期雜詠作微臣復何幸長得奉恩私切意雜詠乃傳書錄當時之本其後編集入句皆有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

新詩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雕琢也

東坡寒碧軒詩

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杭州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肅肅搖窗扉窗裏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并葉言之寒亦在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

言末句却說破道人絕粒對寒君爲問鶴骨何緣肥其妙如此

金鎖甲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

又讀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乃引陸氏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之語予按符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爲綫以縲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爲鎖子甲言其相御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百篇疎失如此何耶綠沉爲精鐵則不待辨矣

筍薺詩用斤賣事

紫芝之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薺羹最淸好因應加糝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予按二詩各因筍薺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

綻葩二字

紫芝之末篇又云今日扶蕪因集適此兩卷皆公在

宣城時某爲兒時先人以公眞蹟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謂宣城疊嶂樓窗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爲奇絕今乃改云爲報因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素改作

梅能殊不知綻蔕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
令人詩來又苦雨晴詩云豐臒未可期疲瘵何日
起乃易疲瘵爲瘦飢若當時果用瘦飢二字則此
老大段窘也予謂紫芝論俗予改易張文潛詩是
也至引櫻桃欲綻紅尙不應改破作綻梅粉不應
作蔕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雨肥梅不應
見杜子美詩正而蔕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蔕
無根常見日不應見歐陽永叔長篇況古今詩人

亦多有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論縹緲二字

自唐文士詩詞多用縹眇二字本朝蘇文忠公亦
數用之其後蜀中大字本改作縹緲益韻書未見
眇字爾或改作渺未知孰是予校正文苑英華姑
仍其舊而注此說于下

米元章書無量老人詩句

余家有米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
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
章自作也

程祁陳從古梅花詩

政和中廬陵大守程祁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
年郡人段子冲字謙叔學問過人自號潛叟郡以
遺逸入行爲方舘與程唱酬梅花絕句展轉千首
識者已歎其博近歲有同年陳從古字希顏裒古
今梅花詩八百篇一一次韻其自序云在漢晉未

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
唐詩人最盛杜少陵才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
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自餘不過
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
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行而予日積月累酬和千
篇云

記舒州司空山李太白詩

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玉河

至金輪院有僧木淨肉身塔及不受業遊花池址理山茶自塔院乃上山至木淨坐禪岩精巧天成中途斷崖絕壑傍臨萬仞號牛背石宗室善修者言石如劍脊中起側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書堂一峰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按亦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兒子中守舒日得此於宗

室公度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絛西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勑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腕條招我飯胡麻既誤以斷巖為斷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勑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遠當考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予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絛誤本予中爭之不從僅能改勑為赤而已

辨杜詩閃殷闌韻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閃字不避家諱故晉夜宴詩臨檻卜夜閑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閑雖俗傳孫覿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卞圜杜詩本云晉檻上夜闌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闌字似閑字而不知者妄改作夜閑又不在韻卞氏本如不可言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降天今杜詩既

云曾閃朱旗則是閃朱旗降天斗色亦赤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殷字於顏切紅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體是時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閃全無義理今既祧廟不諱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

戲舉詩對

乾道七年秋予為禮部侍郎一時長貳每會食多戲舉詩對或云薔薇刺刺花奴手刺刺皆側聲人

謂難對予云鴻雁行行鳥跡書又云半夏禹餘粮借雨爲禹涼爲粮也宜以何對予云長春佛見笑蓋藥名及花名也吏部張津子問侍郎因云此雅對耳更有通俗之句如往年胡邦衡爰靜初除吏部郎官或以胡銓辭吏部爲戲莫能對者是時姚憲令則以司農少卿兼權户侍在坐予謂令則君嘗爲浙憲當役遠使欲借以趣對云姚憲遠提刑蓋借姚爲遥也坐皆大笑淳熙六年吏部尚書兼

侍講程大昌泰之講筵退入部同官問今日講何經泰之云尚書或又曰尚書講尚書亦詩句也屬余對之予曰行者留行者坐中復大笑

紅綾白苧詩

唐薛能詩云莫欺闒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抛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予嘗以二事爲一聯云襴衫抛白苧餅餤喫紅綾似是的對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載紅綾餅餤爲盧延讓詩

一麾出守

顔延年詩屢爲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爲起於杜牧之句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顔詩後人因此二字誤用顔詩耳

記法慧寺門詩

紹興十年六月一日甲辰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秦檜劄子奏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擅慢有講和割地之義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朮戕其叔撻懶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令兀朮變和議果矣臣請爲陛下先至江上諭諸路師同力招討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定天下不寧厥居爲社

稷宗廟決策於今日臣言如不可行仰乞能免以
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無任懇切之
至有旨依奏右張燥代作燥元任司勳員外郎五
月除起居舍人八月除中書舍人當時朝士大書
法慧寺門云商湯爲太甲孔聖作周任葢誤以伊
尹告太甲爲相湯而論語載孔子道周任之言今
直以爲孔聖也

辨歐陽公釋奠詩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留守
推官陪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寫達云
省題詩集只云釋奠卻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惟演
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且俎豆兼三
代及首善自西京語皆有嫌專指漢事非惟演也
當從省題子答云省題所印如秋霖之類乃官中
試題至於釋奠似太平易況諸本元有早赴府學
二字書坊傳會勒之耳其云昔尚公卿日嘗聞弦
誦聲豈琛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
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耳況時釋奠豈預丞相
耶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相
忽南遷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
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尹曹楊子聰序云
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薨之彭城惟演所封郡是又
呼爲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
王鍔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

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容輕授鍔非清望又無大功
深爲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繫銜大
勑之後者茲乃丞相相國宰相三者在使相皆可
稱呼之明證達號博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王十李三

紹興二十七年御筵進士四百二十六人溫州王
十朋爲之首其鄉人吳已正綴末特奏狀元則福
州李三英例賜出身附名正奏之後已正有詩舉

頭不忍看王十圍看猶欣見李三

鳩芹詩

蜀人縷鳩爲膾配以芹菜或爲詩云本欲將芹補
那知弄巧成

子充一字弘道集中載襍著述二十三卷詩
話其一也所載不過卅餘則多訛舛者人如
唐酒價及斤賣云云必進竹坡詩云一等但
載劉賓客淮陰行五首本集止四首末篇云

云本集作纔那曲詞如無奈脫葉時山谷謂
不可解子充疑作桃葉時耶竹坡詩句證之
余攷賓客集作無奈晚來時清淮春浪軟令
讀者爽然姑存之以俟博洽君子湖南毛晉
識

二老堂詩話終

楊誠齋詩話一卷

（宋）楊萬里撰

清初鈔本

誠齋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楊萬里撰。萬里有誠齋易傳、已著錄。此編題曰詩話、而論文之語乃多於詩、又頗及諧謔雜事。蓋宋人所著往往如斯、不但萬里也。萬里本以詩名、故所論往往中理。而萬里爲詩好用文句及俚語。故以李師中之山如仁者壽水似聖之清爲善用經。以蘇軾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僧顯萬之探支春色墻頭朶闌入風光竹外梢爲善用字。與自稱其立岸風大壯還舟燈小明以詩篇名對易封者。均非定論。又李商隱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二句、暴揚國惡、至爲無禮。萬里以爲微婉顯晦、盡而不汙、尤宋人作詩好爲訐激之習氣矣。至於萬里時代距南渡初不遠、乃以隆祐太后布告中外手詔爲勸進高宗手書、於考論典故亦爲紕繆。殆所謂瑕瑜不掩、利鈍互陳者歟。全書已編入誠齋集中。此乃別行之本、今亦別著於錄焉。

楊誠齋詩話

廬陵楊萬里廷秀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
映堦碧草自春色隔樹黃鸝空好音孫何避行孫氏
陵云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輝也杜云薄雲岩際宿
孤月浪中翻孫何信白雲岩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
上二字勝矣陰鏗云鶯隨入戸樹花逐下山風杜云
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
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繫一戎衣杜
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南朝蘇子卿

一

梅詩云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遥知不是
雪爲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陸龜蒙云殷勤無解
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春介甫云殷勤爲解丁香結
放出枝頭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山谷集中有絶句
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
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特改五字
耳賈云桃花歷亂李花香又不勝愁又惹夢長
東坡云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
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介甫云金爐香燼漏聲
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

欄杆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問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
去别有天地非人間相随遥遥訪赤城三十六曲水
回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此李太白
詩體也麒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
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
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
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人呼酒
更添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
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

二

太極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
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敢嗔
此東坡詩體也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
又澗松無心古須髮天球不琢中粹温又兒呼不蘇
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此山谷體也 山谷詩去杜
蘇遠矣
金針法云八句律云落句要如高山轉石一去不回
余以爲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美重
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夏日李
尚書期不至云不是尚書期不至山陰夜雪興難乘

詩有八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餐還不能退
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兩意者陳后
山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知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
外有其意者蔡伯之詩蘇公刺蔡公之謟已而曰二
人同行雖爲此禍杜云遣人向市賒香稉喚婦出房
親自饌上言其力窮故曰賒下言其無使令故曰親
來歸買路自覺難欲別上爲身無力工有相干之意
而不言下有悲別之意而不忍又朋酒日歡會老夫
今始知朝其獨遺己而不招己又夏日不赴而云夜
雪難與衆此不言熱而言寒反之也唐人萬溪漫許

三

千將劍卻是錢聲斷客腸又釣臺如今亦有垂綸者
自是江魚賣得錢唐人長門怨錯把黃金買詞賦相
如自是薄情人崔道融如今卻羨相如富猶有人間
四壁居
詩人驚人句杜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
起煙霧又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遙憐
天上桂花孤爲問姮娥更有無月中更有閑田地何
不中央種兩株韓子蒼衡嶽圖故人來自天柱峯手
提石廩與祝融兩山坡陁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
亦此是用東坡法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杜牧

云我欲東召龍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
海水水盡見底看海空李賀云女媧煉石補天處石
破天驚逗秋雨
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鳳
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又
云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
梁李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
是夕降元精
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宮
乃爲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

四

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
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
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于李杜蘇黃詩中求此
等類誦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
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閑情之靡如伯
有所賦趙武所不得聞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滑爲
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
飛可爲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

行淚不是怨君是恨君是將為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早春到後宮遲可謂怨誹而不亂矣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將為微為晦為婉為不汙穢乎惟李義山云侍燕歸來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而不汙矣

士大夫間有口傳一兩聯可喜而莫知所本者如人情似紙番〻薄世事如棋局〻新又能諳世事慵開眼會盡人情只點頭又壽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休又留人休官重碧杯中天更大軟紅塵裡夢初收竟不知何人詩也又有嘲巧宦而事反拙者嘗初只為將勤補到底翻為弄巧成拙也可笑

五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〻皆奇一句之中字〻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余嘗與林謙之論此事謙之慨然曰但吾輩詩集中不可不作數篇耳如杜九日詩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八句便字〻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又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帽為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則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東坡煎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碗臥聽山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全與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六

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身後二字晉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幾兩屐阮孚語五車書莊子言惠施此兩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〻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至生梗要

論詩之多釋字之精始于補用又而出自肺腑縱横
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
詩家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為妙法如山谷猩〻
毛筆是也猩〻喜着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筆用之
抄書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以詠物初非猩〻毛
筆事也左傳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而山谷中秋月
詩用之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周禮
考工記車人蓋圜以象天軫方以象地而山谷云大
夫要弘毅天地一蓋軫孟子云武成取二三策而山
谷稱東坡云平生五車書未吐二三策孔子程子相

七

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鄒陽與東坡不識以詩寄
東坡如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寬為吏以蒲為鞭寬
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杜詩云忽憶往時
秋井塌古人白骨生蒼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云
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此皆翻案法也
令文人安福劉浚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茱萸仔細
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得此法也
五七字絶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
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于此李義山憂唐之衰云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黄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
霜裏鬬嬋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
如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
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舞來寄遠衣云寄到玉關應
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花
花在為問春歸有底忙祇是蛩聲已無夢三更桐葉
强知秋百囀黄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墻頭隔香一
陣來風起知有薔薇架底花不栽唐人熙辭有四句
全好者杜牧之云江清漾〻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
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唐人云樹頭

八

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
教人恨五更風韓偓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
薇花在否側卧捲簾看介甫云水際柴扉一半開小
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
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
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四句皆好矣
五言長韻古詩云白樂天遊悟真寺一百韻真絶唱
也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
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唱三嘆之聲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

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
子黃景說岩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畢豐仲生
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推蕭五人皆有詩集傳
世錄之常稱重其友方翥次雲詩云秋明河漢外月
近斗牛傍見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趁逐過江北江北
不可住江南歸來時有友寄人云胸中兼積千般事
到得相逢一語無又台州秋滿句歸云送客新歸城
漸遠歸途應減兩三程東夫飲酒云信腳到天古固
登岳陽樓不作蒼茫去真成浪蕩遊三年夜郎客一
柂洞庭秋得句驚飛遠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

九

上岳陽樓又荒村三月不肉味併與瓜茄倚閣休造
物于人無補報問天賒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笑雪
晨留寄夜天到梅邊有別春功父云斷橋斜取路古
寺未關門絕似晚唐人詠金林檎花云梨花風骨杏
花粧顏薔薇云二語粘滯村學究之體也從挽借
栗吏探菊為寓萬物之工如此余歸自金陵途村來章
云何時重來桂隱軒為我醉倒春風前看人喚作詩
中仙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昌父又云紅雨建
村夜黃風獨遲秋詩窮真得瘦酒薄不禁愁武子云
自鋤明月種梅花又云吹入征鴻數字秋淵明云煖

分煖芋火明借續麻燈又云客路三千年五十向人猶
自說歸耕平甫題釣臺云醉中偶爾閒伸腳便被劉郎
賣得名恭仲云碎砍生柴爛煮詩又有示姚翁佐一
絕句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樣明梅月蕭
疏兩奇絕有人踏月繞花行僧顯萬亦能詩有云松扇
上一間雲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作行雨回頭
方羨老僧閒又梅詩云探支春色墻頭朵闌入風光竹
外梢人河橫星斗三更夜月過梧桐一丈高又有儷
右角者使虜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黃道星垂北
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

十

吾族前輩諱存字正叟諱扑字元素諱机字元卿諱
輔世字昌英皆能詩元卿年十八第進士其叔正叟
賀之云月中丹桂輪先手鏡裏朱顏正後生吾鄉民
俗稻未熟摘而蒸之舂以爲米其飯絕香元素有詩
云和露摘殘雲淺碧帶香炊出玉輕黃余先大中貧
嘗作小茅亭三間而未有門扉予元卿求一扉元卿
以絕句送門並云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蕭蕭可斷
魂舊日相如猶有壁如今無壁更無門昌英有絕句
云碧玉寒塘鷺不流紅蕖影裏立沙鷗使當不作南
溪賞得西湖十里秋

吾州詩人盧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為冠貢入
京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絶句云江水磨銅鏡面寒釣
魚人在蓼花灣回頭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
紹興間宰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衡名
銓時為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瞻送行詩云一
封朝上九重閽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議
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上身落南州瘴海間
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廷應召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
支要將獨力住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
下寄當日奸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秖心知端能飽喫

十一

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
除名竄辰州　孝宗登極名為國子監簿以老請祠
除直敷文閣宮觀
尤廷之嘗誦其別礼詩華館相望接使星長淮南北
已休兵使須買酒催行樂更看何時是太平萬
于洞庭拼雪已新裁白苧衫婆娑雲雌同一醉春風
相送過江南又風月蘆花滿釣船水風清處挑琴賦
覺來失却瀟湘月却問青山覓酒錢
神宗徽猷閣成告廟祝文東坡當筆時黃魯直張文
潜晁無咎陳無己畢集觀坡落筆云惟我　神考如

日在天忽外有白事者坡放筆而出諸人擬續下句
皆莫測其意所向頃之坡入再落筆雖光輝與所不
光而繼次必有所含諸人大服
潤州大火盡室廬惟存李衛公塔米元章庵元章喜
題塔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有輕薄子於塔庵
二字上添注爺娘二字元章見之大罵輕薄子再於
塔庵二字下添注颯糟二字蓋元章母嘗乳哺宮中
故云糟字本出漢書霍去病傳云鏖皐蘭山下注云
金鏑靡剛為鏖糟輕薄子用糟字粘鏖字蓋今人稱鏖
為鏖詩糟為子廿切添注遂成七言兩句云神護衛

十二

公爺塔颯天留米老娘庵糟
鄉先生劉尚書才卲字美中云劉舍人偉明獻南郊大
礼賦有句云學惟古礼財裁有祭南郊大礼祭天地
祖宗而已之射獵之祭助營如千乘萬騎羽儀長楊
而狩甚閑說閱蒐甚
劉侍郎岑字季高居建康中書舍人張孝祥字國安
時為帥還往甚密一日安國忽具衣冠造季高季高
驚莫來出光令人問盛服而來何故安國曰欲北面
書法季高不辭讓着道服而出安國則令人扶季高
納　拜者再季高亦不辭讓安國請曰云云大意令

安國學李邕書
徽宗嘗問米芾蘇軾何如對曰畫黃庭堅書何如曰
描鄉書如何曰刷　高宗初學黃字天下翕然學黃
字後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字最後作孫過庭字故
孝宗、太上皆作孫字
韓退之答李錫書云思元賓而不見、、元賓之所與
者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麈尾勒懸之壁
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
公焉退之作河南少尹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其
中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所用東方朔誄武進董偃
十三
云奈何乎陛下退之上宰相云恤恤乎飢不得食寒
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蒯將叛邑人歌之曰恤恤乎
湫乎悠乎人杜秉墓銘云事在乎人日遠日忘此用
晉書援駿語謂中原之于晉日遠日忘又平淮西碑
自皇帝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曰重胤云、、曰弘云、
曰文通云、曰道古云、、曰愬云、　曰度惟汝予同
汝遂相予此用舜典命九官文法也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
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
欲其重此用周禮考工記函人句法云眡其鑽空欲

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
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
韓退之行箴云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
安在柳子厚憂箴云宜言而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
不宜而恐二箴相似不知孰先焉之者曾子固王無
咎字序云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己今之所望
於補之也假借乎己而已矣豈予之所望于補之哉
此用孟子句法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而介甫送陳升之序曰堪大臣之事可
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然、然仁而已矣乎、然
尚
義而已矣非予所望于升之也予因送王希　序介
甫九曜閣記言洪撫兩州山川之盛遊觀之樂亦略
相似未知孰先為之者
李綱避知吉州于州學主楊志襄祠嘗請劉尚書英
中作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氣黯黯圜斗作星中孤光
耿耿決河潰溢滔天潰騖屹然中流見此砥柱又云
公人中龍那肯屈節于犬羊又云吹贈忠襲人百其
身猶避嘆服不已不知其用大學生姚孝寧祭李清
卿文首句云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太華必仆泰岳必
壞又云公人中龍肯屈犬豕又云賊壞林上大夫在

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于是時背裂髮主乾坤晝
昏鬼神夜泣又云欲贖清卿々萬其身萬人何多一
世猶輕又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決浮雲而問蒼
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盡清卿
之父遭亂于廬陵當館于吴中之家故吴中得此文
予尹時曾于劉彦純家見其全篇今亡矣可惜廬陵
村落地名何山有金地寺壁間有廬陵孟某人留題
云今朝想息來金地何日翱翔到木天觀者嘆其的
對後吴中再入館中唱和云見說木天猶突兀暫時
金地亦清閑是時南渡之後駐蹕臨安百司寓寺未

十五

立暫寓一僧舍為祕書省而汴京本省猶未毀吴中
此聯朝士嘆其親切
詩句欲雅用經語然善用者不勝其韻李師中云夜
如何其斗欲落歲云暮矣天無情又山如仁者靜風
似聖之清又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
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杜云弟子貧原憲
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
有用文語為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兩
穰苴蓋用六五帝四三王
有用法家吏文語為詩句者所謂以俗為雅坡云避
諱詩尋醫畏病酒如務如前春僧題萬探文閣入亦
此類也
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濕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云
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坡云殷勤昨夜
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杜夢李白月落滿屋梁猶
疑照顏色山谷韋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是
之云如何連曉語秖是說家鄉呂居仁如何今夜雨
秖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
為新奪胎換骨
杜蜀山水圖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

十六

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達父云斷崖韋偃
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
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此以
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
捲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酴醿云露濕
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
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
之意
歐陽公作省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為第一
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為第二

坡來謁歐陽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有皐陶曰
殺之三宥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志
孔融傳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他日再問坡坡曰曹操
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操驚問見何經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
意其如此先皐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
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余嘗思之禮記云獄成有司告于王王宥之有司曰
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王宥不對走出致
刑于甸人坡雖用孔融意然亦用禮記故事其揣手
十七
摺三王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于先
客有自秦少游許來見東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言句
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橫空下臨繡轂雕鞍
驟坡笑曰又連遠又橫空又繡轂又雕鞍又驟也勞
攘軾亦有此詞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有樓中燕
東坡談笑善謔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饗之飲散諸妓
歌魯直茶詞云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坡正色
曰却留我喫草諸妓立東坡後憑東坡胡床者大笑
絕倒胡床遂折東坡墮地賓主一笑而散見蜀人李
璉說

東坡知徐州李定之子乘遇爲坡以通家故事宴之
其人大喜以爲坡愛敬之也因起而求薦墨坡傷應
之曰諾久之閑談坡忽問李相云面上人中長一寸
者壽百年有是說否李曰未聞也坡曰若果人言彭
祖好一個獃上臉李大慚而退見王僑卿說
東坡常宴客俳優者作伎萬方終不笑一優突出用
棒痛打作伎者曰內翰不笑汝猶稱良優乎對曰非
不笑也不笑者乃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蓋優人
用東坡王者不治夷狄非不治也不治者乃所以深
治之也見子由五世孫本新縣尉懸說
十八
予過金山見妙高臺上掛東坡像有坡親筆自贊云
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
惠州儋州今集中無之予昔爲零陵丞晉有與過一
野寺前縣問山谷親筆八詩予小王有與編之三透
范絳書之止記八聯云春將國艷薰花骨日借黃金
縷水紋今集中亦無之
蔡攸幼慕其叔父卞荊公婿也卞攜攸見公一日公
與客論及字說攸立其膝下因首問曰不知相公所
解之字爲復是解含頭爲復是解李斯字公不能答
捬其項曰你無良你無良見劉尚書莫中說

東坡赤壁賦云扣舷而歌之歌曰云云客有吹洞簫
者倚歌而和之其聲烏烏然如怨如慕山谷為坡寫
此賦為闕漏云扣舷而歌曰又其聲烏烏如怨如慕
去之歌然三字寬神觀精鋭
孫仲益作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岩紫翠之間一
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周茂振曰此可又嘯易嘯
為響
本朝制誥表啟用四六自興豈至今此文愈盛有一
聯用兩處古人全語而雅切妥帖如已出者介甫賀
冊后妃表關雎之求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

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結然開劉莫中除工部侍
郎兼直學士院吉水董藥尹字正子以啟賀之技巧
工拙精其能自元成之間鮮能及繞令文章煥可述
雖詩書所稱何以加尹又上楊丞相啟云生民以來
未有盛于夫子天下之士豈復賢于周公後二語用
韓退之上宰相書中語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
蘇謝上表云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
識何心濟雖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大小乃甚的切王
復道賀唐秘校以第啟云淳和十歲上籍古者作史
一行使廢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淳知千載上類
古人書當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而皆倒易二字東坡答士人啟云混無琴瑟旨
酒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真古之益友此雖增
損五六字而特圓美至羅公巽行麻制云古我先王
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則前
二語襲而後二語突兀矣四六有一聯而用四處古
人語者候欽夫答一教官啟云幾其大者豈誦說云
乎哉何以言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乃如一人語
王復道行余深少宰制云仰惟前代守文為難相成
庶民非賢不乂其意亦貫　四六有作流

麗語者亦須典而不浮東坡謝知湖州表云湖山如
舊魚鳥亦怪其衰殘謝知登州云霜出日于處燕江
山炳煥侔夕烽于海嶠鼓角清閑謝賜葯帯云草木
知何被慶雲之渥影而纖塵賤借滄海之榮光經曰
可觀絡非其有江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洗吾臺
天全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此皆典而不浮孫
仲益大多此等語至精麗則專靡而不典矣四六有
用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得韓退之表云地偏天
匪界扶海外北戴鬉闕神鬼變眩析木天衢星宿清
潤曹子固云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

驚王假道行軒師道療制云封疆開荒畚積石之而
威攀寒大漢龍荒之化
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衎蒂之詩云
仁及草木牛羊勿踐履此盛世之事也又鴟鴞之詩
云予未有室家風雨所漂遙謂鴟鴞云果已王假
道北人也情康避亂建論在八桂思鄉思墳墓作啓
詞云萬里立情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
雨之漂遙
有客在張欽夫坐上舉介甫賀冊后妃閨雎雞鳴之
聯以為四六之妙者欽夫因舉東坡賀冊后表云上
廿一
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歎曰
此全不用古人一字而氣象塞乎天地矣
紹興間金人歸我河南地洪景伯賀表云宣王復文
武之土可謂中興齊人歸鄆讙之田不失舊物為聯
有工夫然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用古人語有用其字之聲而不用其字之形書曰
人惟求舊而介甫謝上表云仁惟求舊義不遐遺乃
易人為仁莊子曰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副墨謂
文墨之有副本者洛誦謂洛人之善誦讀者而介甫
賀皇子表前一聯言成王文王子眾多而繼之以恭

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則以洛
誦為成王矣蓋成王名誦而卜洛故也此文人之辭
文弄法者也四六有截斷古文語五字而補以一字
如天成者有用古人語不易一字之形而易其意者
漢書云在漢廷無出其右論語云與文子同升諸公
而翟公巽賀蔡攸除少師啟云朝廷無出其右父子
同升諸公既截斷其語而補以一字讀者不覺其補
而又易文子為父子之字雖同而文子乃人名父
子非人名也此巧之至也予年身居江湖之上公居
長雖在縲絏之中而東坡謝罪表云身居江湖之上
廿二
夢游縲絏之中孟子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左傳曰吾
必使汝罷于奔命翟公巽一年之中移作數郡太守
謝表云受恙失其本心筋骨罷于奔命亦此類也
中書舍人洪景盧知婺州召至都下而從臣未有處
任　孝宗除為在京宮觀兼侍讀太府少卿張抑字
予儀以啟賀之云珍臺閒館皋伊之倫魁廣廈細
旃論唐虞之聖道前兩句用楊雄賦全語後兩句用
王吉疏全語皆西漢文章也予儀寨似于卜驚嘆擊
節以為不減前輩未幾景盧入翰林為學士適諸叔
子丞相以疾辭位　孝宗愛重之不聽其去累辭不

淨已拜大觀文醴泉觀使秉符請奈處當筆麻制中
金用𠀤一聯是日朝士聽麻者皆稱賞之不知其爲
子儀語也
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超絕
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啟云言天下之所不當任大
臣之所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也
徧王張俊妻封夫人中書舍人程子山行詞以秉姓
王對加夫人朝士稱之
靖康遣聶山割三鎮與金人請和三鎮之人不肯左
衽鄆起欲山至先而　朝廷成傳其生詞臣行加恩
詞云風寒易水知士去之不還日遠長安怪人來而
未至汪伯彥黃潛善爲相特太學之士陳東以上書
誅死而　高宗深悔之贈東諫議大夫而罷汪黃二
相後趙爲爲相汪黃有啟謝廟堂都陽然彥特秋稚
爲趙客代趙答啟云一男子之上書彼特爲罪諸大
夫曰可殺公亦何心
靖康　二聖北狩皇屬舉遷中原無主惟　高宗皇
帝在外獲免　隆祐太后以書勸進有云獻公之子
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
𠀤汪彥章詞也建炎苗劉之禍未幾復辟赦書云斷

廿三

鼇而立四極既成開闢之勲取日而立五龍復止神
明之御𠀤李漢老辭也
發邦昌既借竊寵錫謝　高宗表云孔子從佛肸之
名盖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周特誑楚春重顏博
文之詞也邦昌初立時待文昔工賀表云非湯武之
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反覆如𠀤
李綱罷相叔請汪彥章行詞云朋奸罔上有震必去
于羅先欲世盗名孔子首誅于正卯又云專殺尚威
傷列聖好生之德信洗嘉後爲一時群小之宗答有
問彥章者曰內翰有啟賀伯紀拜相云孤忠貫日

廿四

正二儀傾側之中鼎氣横秋保萬將傾沒之頃又云
士訟公先成衆論而集闕下從民望令先胄以見
國人與今請辭一何反也彥章曰某𠀤啟自直一翰
林學士樂不丧用故以後詞報之客又曰乃偏家精
陰與戮通若行𠀤言何從　答曰某如何知得但
見梁先子自唐中歸
汪彥章初除北門有小官賀以啟云當年翰苑曾聞
學士之葫蘆今日玉堂人是司空之蘿蔔自以爲奇
有問之者曰葫蘆事得非用　太祖皇帝嘲內翰陶
穀所謂年年依樣畫葫蘆者曰然又問蘿蔔何出曰

昔司空圖在翰苑曾作雜篇詩聞者絕倒又晉州安
福有歐陽寺丞叔向者嘗為妻病作青詞云大小二使
半月未通于水火晨昏兩膝一肢不過于咽喉又近
有代宗丞相作遺表者首句云身獨主于上台未踰
三月瘡忽生于下體幾及半年
莆田陳丞相作小朝士　顯仁太后之喪嘗代宰相
乞　皇帝御殿表云雖天道何言四時自然成歲而
太陽不照萬物何以仰瞻識者已知其有宰相器公
後為左相辭位其客鄭僑惠叔代作表云責任匪輕
得豈允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時豈允居半

廿五

僧璞語也李泰發萬語也皆宰相來去事未有知
所親切者梁丞相叔子生日
孝宗賜酒物是時梁母太夫人在几筵之代作謝表
云小人有母雖喜君羹之嘗大臣奉聲無虞公轍之
覆
黃仲秉橋西掖行東坡贈太師諡文忠詞云朕考百
年治亂之原識諸老忠邪之辨惟小人無所忌憚使
君子至于困窮又甚目無全牛意空凡馬通不行而
言主身愈遠而名高又云言之高至於嘆嗟聞者亦
為之興起戶部侍郎史正志自請為諸路發運使適
行州縣凡合起上供及江上歸師錢糧盡以為羨餘
而獻之　壽皇大喜既而歲案上供無一州至者於
是大官奏其事　上大怒即日罷黜仲秉行詞有云
多取歲於郡國無遺算於雞豚扶數歲之中以為帝
本無心計無三年之蓄曰不足徒有口才及仲秉為
刑部侍郎嘗一擬賀句外浮丹陽謝廟當啟曰一麾
江海頗欲避兩足之塵而巢雪窗但憂飲北府之酒
王李海丞相為大常少卿時萬丞相楚補為浙東參
議官以啟賀李海用雞檄對猶經李海賞其的對雞
檄乃用王勃為諸王作鬪雞檄

廿六

山谷戲筆范文正公為舉子時作蠹賦有云圖家瓌
內涵元器祿青黃猶入口中嚼出宮商微羽吾觀劉
沆在相微時讀書山寺寺僧猜公戲作偷狗賦有云
聽飲罪未猶擇搖船之尾索搆牽去尚回顧兇之頭
常州人諱行爺盡有簽乎為伍伯而其父坐罪當杖
首其子恐他人杖其父之重而身請行刑杖有外饒
士人有戲作外賦者云當年相遇見而知聞而知後
日勝擁出乎爾反乎爾
杖人詩文有語忌者不可不知人有上文潞公詩用
壽考字公曰五曰考終命和哉死也說了程子山自

中書舍人謫為贑州安遠令士子上生日詩用嶽降
事子山曰擇做縣令了吏去喜處周茂振賀劉季高
由謫籍放自便啟云十年去國驚栽焉之危隨一日
還家喜是翁之覽錄季高曰是翁却將對栽為此類
多矣至如紹興間張叔夜之子常先為雩平使者有
小官上啟其自叙處云叔夜麗跡次山孟浪常先大
悲曰栽爺何曾麗跡雖常先不學可笑然小官亦當
問上官家諱吉州推官李椿嘗千一上官言來狀而
上官家諱有犯名而一字椿者初許薦而後不與請
于狭吏正字滌翁作一啟以解之云諱名不諱姓
若
雖存羊之遺文言在不捐撤亦有杏壇之故事上
官遂舉之滌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寧遠簿晉為
京丞相所知有啟上丞相云秋驚一葉處蒲柳之先
知春到千花嘆桑榆之後長丞相遂復待除掌故之
令
元延之嘗舉前輩四六有云東珪執璧禮天地之神
祗燎策豐盛報祖宗之功德謂其不造語而體面大
又嘗愛子由行詞有云養德立國本無求于當世書
名史策恍若疑其古人
詩曰燕及皇天又曰誕彌厥月而介甫賀進蔡駙河
表云推稱所指黃及氏卷樓擢相望誕彌河麗
淵明子美無己三人作九日詩大槩相似子美云竹
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淵明所謂塵爵恥
虛罍寒花徒自榮也無己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
秖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　　衆俗愛其名
也
介甫當國書言農田水利有獻議梁山濼可涸之以
為田介甫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以問劉貢父曰此
事揚塔無益貢父遽介甫思其說而不得呼其子雱
問以此語何意且出何書雱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
艾
父既至雱以父之語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揚塔
杭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州湖
為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倒
東坡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汪彥章啟云嗟甫里百
弓之別墅七尺二寸為一弓事見譯梵一尺八寸為
一肘四肘為一弓今通鑑二百四十八卷會昌五年
祠部奏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注下亦詳史炤
釋文引薩婆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去寺
含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靜處為蘭若〻今以唐尺
計之蓋二里許也

或問何謂貫聲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坎又聽鈎輈格磔聲上句疊韻下句貫聲也何謂蜂腰鶴膝曰拘深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前一聯蜂腰後一聯鶴膝也

近世蜀人多妙于四六如程子山趙莊叔劉韶美黄仲秉其選也然未見作意為之者栄欽夫深于經學初不作意於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紹興辛巳年其父魏公久謫居永州詩書自便欽夫代作謝表有叙有云家國無謀同難調于衆口天日下照夫何歎于一心翹首伏遇　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行禹之智

光

微彰以道必因天地之時動化若神孰測風雷之用其詞平其味永其韻孤直作意為之者將年二十九

李方叔之孫大方字父瑞少時嘗作思坟山賦諸公稱之以為似邢居實晚詩一聯宛令為雜貫場寄予詩一篇多有警句如二百年來今已秋天地自老江自流如當聲吹起白玉槃止照御前楊柳碧如「可憐」一代繁華業不枝鍾山殘首詩如後院落花人不到黄鸝飛下石榴陰大似唐人

附録

御史黄公之詩如聞新鴈云一聲初斷夢半句已後頭鋒瑩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如游東林寺云天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上李楫閣云謀草封山藁朝衣施衲僧如送僧云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與韓致光吴融輩未知孰為先後按唐藝文志御史黄滔字文江光啟中為四門博士其集舊曰黄滔集云

予嘗愛陰鏗梅詩云花舒雪尚飄照日不俱消蘇子卿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人崔道融云香中别有韻清極不知寒

淵明九日閑居詩云塵爵恥虚罍寒花徒自榮宋放和云鮮鮮霜菊艷溜溜槽床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

辛

寂觴空意自傾「西溪劉氏錄永朔字彦純嘗與許偕叔周歸隱于安福之西溪

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予嘗衆舊詩數聯于友人尤延之如露果蜘蛛鋒風語燕懷春如主序風大壯遥舟燈小明殘星煌煌沙貫日綠雲擾擾水聲箬笠忘日月三杯酒卧穫江湖一鈞船是也既然回焚之可惜乎亦無甚惜也

嘗渠小集天台祭蕙景思之詩已至如桃花飛淺楊花飛楊花飛淺無花飛天空霜與影等句超出詩人畢絶之外

李秉蘊逵出唐人詩一編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杪沙集如見後却無語列來長獨愁如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嶂雪灘急五更風如煙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洒来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淺信欲開尤為添時愁皆佳

杜必簡之師其題已甚又譏少陵以爲之孫遂建大將旗鼓以出獨主百世詩人之夏盟今觀必簡之詩若牽風紫蔓長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鶯乎變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峯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去鳥度身世白駒催之句也至于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攪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後大晏晏京已宜哉

三一

晚唐諸子詩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折楊柳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闇然猶存也四明劉叔向寄其父晦菴居士之詩集偶披卷讀至云寂寞愁吊影雲窗怕工短髮燈又燼與梅花共遠冬淡月故移踈影去又雖魔正與詩魔戰窗外一聲賣餅集又早行云雞犬未鳥湖中落草鋪營在豆花村不減晚唐居士名應時字良佐

王正夫之詩如落木森獨力寒山恨欲無如地迴高陰自天寒故國心如涼風回遠笛暝色帶歸舟如塵心依水淨歸髮與山青不減晚唐諸子矣如墮蕊盡應輸蝶子嫩寒猶及占梨花如一番風雨催寒食十里鶯花想故園如身閑更渡愚陵酒花早殊非愛惜春如秋生列岫雲花落泉欲懸崖絡更鏗置之江西社中何媿爲

北窗先生鄒公和仲詩祖山谷記其誦所作如久霖云勸書且卧歎如讀人詩卷云聲名藉作螢蘭護詩句清于黃菊秋若置之江西社中不知誰似

三二

楊誠齋詩話

詩人玉屑二十卷（缺卷十八至二十）

（宋）魏慶之輯

元刻本

詩人玉屑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魏慶之撰。慶之字醇甫，號菊莊，建安人。是編前有淳祐甲辰黃昇序（案昇字原本作異，蓋偶從篆體，說在昇花菴詞選條下）稱其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種菊千叢，日與騷人逸士觴詠於其間。蓋亦宋末江湖一派也。宋人喜爲詩話，裒集成編者至多。傳於今者，惟阮閱詩話總龜、蔡正孫詩林廣記、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及慶之是編卷帙爲富。然總龜蕪雜，廣記挂漏，均不及胡、魏兩家之書。仔書作於高宗時，所錄北宋人語爲多。慶之書作於度宗時，所錄南宋人語較備。二書相輔，宋人論詩之概亦略具矣。慶之書以格法分類，與仔書體例稍殊。其兼採齊己風騷旨格偽本，詭立句律之名，頗失簡擇。又如禁體之中，載蒲贇詩之類，亦殊猥瑣。論韓愈精衛銜石塡海，人皆譏造大，我獨賞專精二句爲勝，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靑二句之類，是非亦未平允。然採摭既繁，菁華斯寓，鍾嶸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者，亦庶幾焉，固論詩者所必資也。

詩之有評猶醫之有方也評不
精何益於詩方不靈何益於醫
然惟善醫者能審其方之靈善
詩者亦評之精夫豈易言
哉詩話之編多矣總龜叢采吾
談藪中可取者惟苕溪叢話等
貪多務得不泥則冗求其有益
於詩者如披沙揀金閒閒而後
得之故觀者或不能無卷友人
魏菊莊詩家之良醫師也乃出

新意別為是編自有詩話以來
至於近世之評論博觀約取科
別其條凡升高自下之方錄粗
入精之要靡不登載其格律之
明可準而式其鑒裁之公可研
究其菁藻之有味可咀而含
也既又取三百篇騷選而下及
宋朝諸公之詩名勝之所品題
有補於詩道者並擇其精而錄
之蓋將為來以濟度之嚴所以

足其趣向終焉極夫古今之變
所以富其見聞是猶倉公華佗
按病處方雖扁鵲復生猶乎藉
以已疾而況醫之善者哉方今
每內詩人林立是書既行皆得
靈方取寶囊玉屑之飯淪之以
冰甌雪盌薦之以菊英蘭露
去其換骨而僊也不矣姜白石
云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
法何由知病人非李杜安能經

詣聖處吾黨嘉彩與樾之君名
慶之字醇甫有才而不屑科第
惟種菊千叢日與騷人佚士觴
詠於其間閩學游公受齋先
生嘗賦詩嘉之有種菊幽探討
何早想應苦吟被花惱之句視
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淳祐甲
辰長至日玉林黃昇叔暘序

玉林
清則後人
黃氏圖書

詩人玉屑門目

詩辨　詩法
詩評　詩體
句法　警聯
口訣　初學蹊徑
命意　造語
下字　用事
壓韻　屬對
煅煉　沿襲
奪胎換骨　點化
托物　諷興規戒
白戰　含蓄
興趣　思致
體用　風調
圓熟　平淡
閑適　變態
詞勝綺麗　富貴寒乞
知音　詩病害理
考證　品藻古今人物
古詩律詩　絕句

三百篇　楚辭

兩漢　建安

兩晉　六代

盛唐　開元天寶已後

晚唐　西崑

宋朝　宋中興諸賢

詩人玉屑門目

詩辨　第一

滄浪謂當學古人之詩

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胷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從頂𩕳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著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其正法眼者是謂第一義若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大曆十才子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元和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公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為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

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是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可謂不幸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茲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詩法卷二

晦菴謂詩中不可著一字世俗言語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顔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晦菴抽關啓鑰之論

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恐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

誠齋翻案法

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寬為吏以蒲為鞭寬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杜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蒼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此皆翻案法也余友人安福劉浚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茱萸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得此法矣

誠齋又法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今作者皆難之余嘗與林謙之論此事謙之慨然曰但吾輩詩集中不可不作數篇耳如杜九日詩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誦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則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東坡煎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

三也石乃菂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目以非遺乎妙
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
美極矣分江二字此尤難下盤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
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餘
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椀坐聽山
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仝吃到七椀坡不禁三椀
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趙章泉詩法

或問詩法於晏叟因以五十六字荅之云問詩端合如
何作待欲學耶毋用學今一秃翁曾總角學竟無方作
無路欲從鄙律恐坐縛力若不加還病弱眼前草樹聊
渠若子結成陰花自落

趙章泉謂規模旣大波瀾自闊

贛川曾文清公題吳郡所刊東萊呂居仁公詩後語云
詩卷熟讀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
須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旣大波瀾自
闊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嘗著昔人來問詩荅之費
辭一日閱東萊詩以此語為四十字異日有來問者當
謄以示之云若欲波瀾闊規模須放弘端由吾氣養匪
自歷階升力漫工夫竟況於治擇能斯言誰語汝呂昔
告于曾

趙章泉論詩貴乎似

學詩者貴乎似論似者可以乎益耶少陵春水生二絶
云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鶿鸂鶒莫漫
喜吾與汝曹俱眼明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敢更禁
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曾空青挽軒
二詩云卧聽灘聲流淅淅風凄雨以深秋江邊石上
烏臼樹一夜水長到梢頭間嘉樹寡扶疏異鄉物色
似吾廬清曉開門出買水已有小舟來賣魚似恥不似
耶學詩者不可以不辨

趙章泉題品三聯

雨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片片梅花隨雨歇
渾疑春雪墮林梢三年受用惟栽竹一日工夫半為梅
淵明不可得見矣得見菊花斯可矣前十四字或以為
坡語或以為參寥子十四字師躬余亦以後六句為道
章少隱王夢發歷求范茨貴中十四字師題范乃稼軒
婿也

章泉謂可與言詩

王摩詰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少陵云水流心不
競雲在意俱遲介甫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
歸遲徐師川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知
詩者於此不可以無語或以二小詩復之曰水窮雲起
初無意雲在水流終有心儻若不將無有判渾然誰會
伯牙琴誰將古今常成現坐久歸遲總是機草自偶逢

花偶見海漚不動琴音希公曰此所謂可與言詩矣

趙章泉學詩

閱復齋閑紀所載吳思道龔聖任學詩三首因次其韻

學詩渾似學參禪識取初年與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寧復死灰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要保心傳與耳傳秋菊春蘭寧易地清風明月本同天學詩渾似學參禪束縛寧論句與聯四海九州何歷歷千秋萬歲孰傳傳

吳思道學詩

吳可思道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肯得等閑拈出便超然學詩渾似學參禪頭上安頭不足傳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氣本衝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

龔聖任學詩

龔相聖任學詩渾似學參禪悟了方知歲是年點鐵成金猶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語可安排意莫傳會意即超聲律界不須鍊石補青天學詩渾似學參禪幾許搜腸覓句聯欲識少陵奇絕處初無言句與人傳

白石詩說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停勻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以為

雕刻傷氣敷演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演之過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易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絕欲辭屑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唯關雎乎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敘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詩有出於風者出於雅者出於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於此清廟之瑟一倡三歎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體物不欲寒乞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歲寒知松柏難處見作者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是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捨文無妙聖處要自悟

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為天一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於句字亦末矣故始於意格成於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為作者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犇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辭盡意不盡剡溪歸棹是已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已所謂辭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辭窮理盡者也所謂意盡辭不盡者意盡於未當盡處則辭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意不盡者非遺意也辭中已彷彿可見矣辭意俱不盡者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雞林其可欺哉

詩說之作非為能詩者作也為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為能詩者作也雖然以吾之說為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為詩哉後之賢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筌者乎嘻吾之說已得罪於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予乎

滄浪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變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不可有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有出場　不必太著題不在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字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響造語貴圓　意貴透不可隔靴搔癢　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趁貼　語忌直意忌淺脉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詩難處在結果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果若南人便非本色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頡頏不可乖崖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看詩當具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荊公評文章先体製而後文之工拙詩之是非不必爭以己詩置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

詩評

誠齋品藻中興以來諸賢詩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謙之常稱重其友方翥次雲詩云秋明河漢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趁熟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有寄友人云胸中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又合州秩滿而歸云送客漸稀城漸遠歸途應減兩三程東夫飲酒云信脚到太古登岳陽樓不作蒼茫去真成浪蕩遊三年夜郎客一柂洞庭秋得句鷺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又荒村三月不肉味併與瓜茄倚閣休造物於人相補報問天賒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有別春功父云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關門絕似晚唐人詠金林檎花云梨花風骨杏花粧黃薔薇云已從槐借葉更染菊為裳寫物之工如此余歸自金陵功父送末章云何時重來桂隱軒為醉倒春風前看人喚作詩中仙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昌父云紅葉連村雨黃花獨樹秋詩

飛貢得瘦酒薄不禁愁武子云日鋤明月種梅花又云吹入征鴻數字秋淵子云㬉分渫芋火明借績麻燈又咨路二千年五十向人猶自說歸耕平甫題釣臺辭中偶爾閑伸脚便被劉郎貴作名恭仲云砰斫山柴爛黃詩又有姚宋佐輔之一絕句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樣明梅月蕭疏兩奇絕有人踏月繞花行僧顯萬亦能詩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作行雨回頭方羨老僧閑又梅詩探支春色墻頭朶闌入風光竹外梢又何撥星斗三更後月過梧桐一丈高又有龐右甫者使虜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關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

誠齋題品諸楊詩

吾族前輩諱存字正叟諱朴字元素諱杞字元卿諱輔世字昌英皆能詩元卿年十八舉進士其叔正叟賀之云月中丹桂輪先手鏡裏朱顏正後生吾鄉民俗稻未熟摘而蒸之舂以為米其飯絕香元素有詩云和露摘殘雲淺碧帶香炊出玉輕黃余先太中贅嘗作小茅屋三間而未有門扉于元卿求一扉元卿以絕句送至云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蕭蕭可斷魂舊日相如猶有壁如今無壁更無門昌英有絕句云碧玉寒塘瑩不流紅蕖影裏立沙鷗便當不作南溪看當得西湖十里秋

吉州詩人盧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入京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絕句云江水將銅鏡面寒釣魚人在雪花灣回頭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宰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衡名銓時為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瞻送行詩一封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海間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益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孝宗登極召為國子監簿以老辭奉祠除直敷文閣宮觀

誠齋評李杜蘇黃詩體

問君何意栖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又相隨遝遝訪赤城三十六曲水回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此李太白詩體也麒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

譏爲將軍手滋舌足乃敢嗔此東坡詩体也風光錯綜
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又憫松孔公古犧天球不
琢中粹溫又兒呼不蘇驢失腳猶恐醒來有新作此山
谷詩体也

誠齋評爲詩隱蓄發露之異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
与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閑情之靡如伯有所賦
趙武所不得聞者有過之无不及焉是得爲好色而不
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
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
是恨君是得爲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
早春到後宮遲可謂怨誹而不亂矣近世陳克詠李伯
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
妃是得爲微爲晦爲婉爲不汙穢乎惟李義山云侍燕
歸來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而不
汙矣

以畫爲真以真爲畫

杜蜀山水圖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
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爲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
雨郭熙山此以真爲畫也誠齋

臞翁詩評

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
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
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
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
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
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
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
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
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
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
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
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
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
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
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
入蜀要以險絶爲功山谷如陶弘景祗詔入宮析理談
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声秦
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
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
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
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滄浪詩評

大歷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 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得方許具一隻眼 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為唐人今人矣 大歷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人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尋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謝靈運無一字不佳黄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 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戎昱在盛唐為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 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 顧況詩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風骨處 令朝陽在大歷才子中最為下 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 劉滄呂溫亦勝諸人 李頻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 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 薛逢最淺俗大歷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大歷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 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 少陵如節制之師 李杜數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率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人言太白仙

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
人不懽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諸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
己貫休也 集句惟荊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
無痕跡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 擬古惟江文通最長
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
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雜擬康樂擬
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玄休擬行行重行
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和
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
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鬬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
耶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阻耳 孟浩然諸公之
詩諷味之久有金石宮商之声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
崔顥黃鶴樓為第一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
別之作往往尤能感動人意 蘇子卿詩幸有弦歌曲
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声慷
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
不能歸今人觀之必以為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亭
絲竹弦歌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也 十九首青
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
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在昔今人必
以為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也 任昉哭
范僕射詩一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韻夫子值
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
欲以遺離情三字皆同一意天廚禁臠謂平韻可重押
若或平或仄韻則不可彼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
耶 詩話謂東坡兩耳字韻二耳義不同故可重押亦
非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
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至南鄉
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操也又曰竊慕負
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于湯以伐夏也是
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一曰聖君正
與荀彧比曹操為高光同科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
逃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隨時
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劉公幹云
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輔臨危
莫愛身往往此意高達夫贈王徹云吾知十年後季子
多黃金金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比達夫偶然
漏逗處也

詩體上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以時而論則有

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魏年號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

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三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

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与齊梁一体也

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体

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元白諸公

晚唐體

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山谷爲之宗

以人而論則有

蘇李體李陵蘇武也

曹劉體子建公幹也

陶體淵明也

謝體靈運也

徐庾體徐陵庾信也

沈宋體佺期之問也

陳拾遺體陳子昂也

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也

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九齡也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達夫體高常侍適也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岑参也

王右丞體王維也

韋蘇州體韋應物也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蘇州与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即西崑体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微之樂天其体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謂樂府之体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后山本學杜其語之似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体耳

王荊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陳簡齋體陳去非与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右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作而别出機杼盖其自序如此

又有所謂選體選詩時代不同体製隨異今人例用五言古詩為選体

柏梁體漢武帝与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体為柏梁

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為玉臺体其實不然

西崑體即李商隱体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韓偓之詩有裾裾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号宮体

又有古詩有近體即律詩也

有絕句有雜言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

有半五六言晉傅休奕鴻鴈生塞北之篇是也

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詩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為法故不列於此也

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

有兩句之歌荊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青青河畔草白馬共跳梁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

有一句之歌漢書抱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芒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

有口號或四句或八句

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單以行名者不可枚述

有樂府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采齊楚趙魏之声以入樂府以其音調可被於絃歌也樂府俱備諸体兼統衆名也

有楚詞屈宋以下倣楚詞体者皆謂之楚詞

有琴操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别鶴操高陵牧子所作

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箜篌謠穆天子之傳有白雲謠也

曰吟古詞有隴頭吟樂府有梁父吟相如有白頭吟

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

曰引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

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羣鴉詠

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栖曲

曰篇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

曰唱魏明帝有氣出唱

曰弄 古樂府有江南弄
曰長調曰短調有四声有八病 四声設於周顒八病嚴
於沈約
又有以嘆名者 古詞有楚妃嘆明君嘆
以怨名者 文選有四怨樂府有獨処怨
以樂名者 齊武帝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
以別名者 杜子美有无家別垂老別新婚別也
以思名者 太白有静夜思
有全篇雙声疊韻者 東坡經字韻詩是也
有全篇字皆平声者 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平声又
有一句全平声一句全仄声
有全篇字皆仄声者 梅聖俞酌酒与婦飲之詩是也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 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第六句押一平韻唐章碣有此体不足為法最列于此以備其体耳又有四句平入之体四句仄入之体无関詩道今皆不取
有轆轤韻者 雙出雙入
有進退韻者 一進一退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 文選曹子建美女篇用兩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用兩人字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 文選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用情字也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 古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 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自見之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 古採蓮曲是也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 少陵有古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
有律詩止三韻者 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築古長城有日雲常慘无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夷平是也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 少陵多此体不可悉舉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 盛唐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詩掛席東南望青山水国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又水国无边際之篇 又李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无對偶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
有四句通者 如少陵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夢及失歡娛是也
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有擬古有連句有集句
有分題 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

物也亦曰探題
有分韻有用韻有和韻有借韻如押七之韻可借八微或十二齊韻也
有協韻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今韻有古韻如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蓋選詩多如此
有古律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
有今律有頷聯有頸聯有發端有落句結句也
有十字對劉眘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
有十字句常建一徑遇幽處禪房花木深等是也
有十四字對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
有十四字句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
有扇對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銷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有借對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言之者有是也
有就對者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井千山海色秋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乃就句對也
論雜体則有風人上句述一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多用此体
藁砧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日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五雜俎見樂府
兩頭纖纖亦見樂府
盤中玉臺集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
廻文起於竇滔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
反覆舉一字而誦皆成句无不押韻反覆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二十字詩
離合字相拆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
雖不關詩道之重輕其体製亦古至於建除鮑明遠有建除詩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滿等字其詩雖佳蓋鮑本工詩非因建除之体而佳也
字謎人名卦名數名藥名州名之詩只成戲論不足為法也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藏頭歇後等体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廚禁臠最為誤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滄浪編

詩體下

總論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声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内音韻尽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体制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声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声八病之類今略舉数事如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声於度曲又云馺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義不同不爲重複此爲傍犯如九歌云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蒸蕙殽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 筆談

江左體

引慣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声律然其對偶特精到謂之骨含蘇李體如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巳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杜子美卜居

蜂腰體

頷聯亦無對偶然是十字叙一事而意貫上二句及頸聯方對偶分明謂之蜂腰如言若已斷而復續也下章唯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貴易孤棹負三湘 賈島下第

隔句體

破題與頷聯使作隔句對若施之於賦則曰幾思静話對夜雨之禪牀未得重逢照秋燈於影室也幾思閑静話夜雨對禪牀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堂孤雲終負約薄宦轉堪傷夢遶長松榻遥焚一炷香 鄭谷寄僧詩

偷春體

其法頷聯雖不拘對偶疑非聲律然破題已的對矣謂之偷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仳離放紅蕊想像嚬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杜子美寒食月詩

折腰體

謂中失粘而意不斷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絶絃體

其語似斷絃而意有如絃絶而其意終在也燕鴻去後
湖天遠欲寄知許問水居七歲弄竿今八十歸斷吞鈎
不吞書僧謙寄遠

五仄體

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因
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枕系知天風是
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寄公云月
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斷
上我席瞑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梅聖俞詩

回文體

謂倒讀亦成詩也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
橋對寺門松徑小巷當泉眼石波清迢迢遠樹江天曉
藹藹紅霞晚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峯千點數鷗輕
東坡題金山寺

五句法

此格即事遣興可作如題物贈送之類則不可用曲江
蕭條秋氣高芰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
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杜子美 即事非今亦非
古長歌激烈捎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
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杜子美

六句法

此法但可放言遣興不可寄贈杜子美云烈士惡多門
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
輩堪一笑山谷云三公未白首十輩擁朱輪只有人看
好何益百年身但願身無事清樽對故人

促句法

止於兩聲三句一換韻或平聲或側聲皆可江南秋色
推煩暑夜來一枕芭蕉雨家在江南白鷗浦一生未歸
鬢如織傷心日暮楓葉赤偶然得句應題壁 蘆花如
雪洒扁舟正是瀟江蘭杜秋忽然驚起散沙鷗平生生
計如轉蓬一身長在百憂中鱸魚正美負秋風

平頭換韻法

東坡作太白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
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
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東望太白橫峨岷
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
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敢嗔作詩一笑君應聞
一韻七句方換韻又是平聲其法不得雙殺雙殺者不
得此法也 禁臠

促句換韻法

魯直觀伯時畫馬詩云儀鸞供帳饕蟲行翰林濕薪爆
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窗不遨令

人瘦負馬向波逢一直眼明見此玉花驄徵出黃鵝泊詩宿城內野桃無小紅此格紫微證之似句拗而其法三句一換前三疊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之余對以此格爲絕句云青燈琢色添長笙爛銀盤挂壑山東晚涼徐度一襟風天分風月相管領對之技癢誰能忍吟哦自根詩才錯揜見露坐發興新河蝦球琰拋青春不妨聊酸成三人 漁隱

拗句

魯直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淸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蚋鞿門巷火新改桑柘且春回分忽乘舟去值花雨寄得書來應發秋其法於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群前此未有人作此體獨魯直變之苕溪漁隱曰此體本出於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疏及醴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舡何郡郎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似此體甚多聊舉此數聯非獨魯直變之也今俗謂之拗句者是也 叢話

七言變體

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七言律詩之變體也 漁隱

絕句變體

韋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云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絕句律詩之變體也 同上

第三句失粘

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鵕鸃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史君灘韋應物云來永秦山路向東東南山谷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側聲故第三句亦用側聲 同上

八句仄入格

唐末蜀川有唐求放曠疎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即將稾撚為丸投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茲文苟不沉没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扱得十纔二三題鄭處士隱居曰不信最清曠及来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盃酒老夫顏亦紅 古今詩話

進退格

鄭谷与僧齊己黄損等共定今体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双出双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録載唐介為臺官廷疏宰相之失 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体格豈率爾而為之哉近閲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為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為云云也 緗素雜記

予嘗於五言八句近体詩亦用此格其詩云盜賊猶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哭乞肯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髭鬚衰白盡瘦地日攜鋤蓋蘇夫在十虞字韻鋤在九魚字韻

平側各押韻

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逆風船偶逢岳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筭鴟夷高興固無邊自號變体此尤可怪者也 蔡寬夫詩話

双声疊韻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為双声何者為疊韻答曰互護為双声磝碻為疊韻蓋据古人以四声為切韻紐以双声疊韻必以五音為定蓋謂東方喉声為木音西方舌声為金音南方齒声為火音北方唇声為水音中央牙声為土音也双声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為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双声磝碻同為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徉熠燿騏驥慷慨咿喔霡霂皆双声也若侏儒童蒙崆峒巃嵸螳蜋滴瀝皆疊韻也按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声詰曲崎嶇乃双声也鉤輈格磔乃疊韻也 學林新編

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閉扃耕犍躬稼角掛經孤

航繫舸孤笅漏落鼓過軍飛狗驚解僕此吳吾冀跳擊
劍高歌幾舉觥荆笄枕膾惺擔那乾然甲憂出爪更
叟詩話

扇對法　此与扇隔句体同

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杜
少陵哭台州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
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和鬱孤臺詩云解后
陪車馬尋芳謝眺洲凄涼望鄉國得句仰臣樓又唐人
絕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啼
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漁隱

蹉對法

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
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覩世俗傳寫之誤洪之言蓋欲
以少對密以疎對覩予作荆南教官與江朝宗匯首同
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之一
聯以密字對疎以多字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
也藝苑雌黃

離合辭　前輩不取此特存其大略焉

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体至唐人始著藥
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
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是也
西清詩話

禽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穩貼
無異尋常詩乃爲造微入妙如藥名詩云四海無遠志
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窗全
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苕溪漁隱曰禽言詩如
泥滑滑苦竹岡之句皆善造語者也漁隱

人名

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一一
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
前無此体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
秉戎寄倚石崇勢仕言紀信不留張良目思
爲樞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
戴員郭躬欽積恩蒲寵生嫌蓄蒙恬勝利疎鍾皓月勝
曉景丹霞異淵谷求不變山巢異無畏論自王符聲爭
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權德輿已嘗爲
此体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
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別立体然不失爲佳製
也石林詩話

藥名

嘗見近世作藥名詩或未工要當字則正用意須假借
如日側栢陰斜見也昔側身直上天門東風月前湖夜
湖東二字則非正用孔毅夫有詩云鄙性常山野尤甘
草舍中鈎簾陰卷柏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架

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過白頭翁 川地熊蔣門池崔豐

血餘木香多野攝石乳最宜煎百尾松杉[illegible]早天麻葵

踈題詩非杜若賤賦粉難[illegible]詩話

[illegible]

句法

有三種句

命屬題意如有神助歸於自然之句命題在意援筆立成歸於容易之句命題用意求之不得歸於苦求之句

金針

錯綜句法

老杜云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舒王云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鄭谷云林下聽經秋苑鹿江邊掃葉夕陽僧以事不錯綜則不成文章若平直叙之則曰鸚鵡啄殘紅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以紅稻於上以鳳凰於下者錯綜之也言綠成則知白雪爲綠言割盡則知黃雲爲麥也秦少游得其意特發奇語其作睡足軒則曰長年憂患百端慵開斥僧坊頗有功地猶戲僧界靜人除荒穢玉奩空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參隱几中最是人間佳絕處夢殘風鐵響丁東

冷齋

影略句法

鄭谷詠落葉未嘗及凋零飄墜之意人一見之自然知爲落葉詩曰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滿廊僧不厭一箇俗嫌多 冷齋

象外句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

折句

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俗謂之折句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壠乾效此格也余亦嘗云鷗鴻不比浮遊雁鶴闕瀨盡丹青逸麗

佳句

宋首公見公佳句皆書於齋壁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尋啄木藏身處閑看遊絲到地時接臺芬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之類後人不可及 青箱雜記

雄偉句

吳江長橋詩世稱三聯子美云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沉沉臥綵虹楊次公云八十丈虹晴臥影一千頃玉碧無瑕鄭毅夫云插天螮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脊高歐永叔謂子美此句雄偉余謂次公毅夫兩聯蓋亦彀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醞藉也 漁隱

雄健句

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便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蓋與上七言同 詩眼

一人名而分用之句

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

兩句純好難得

劉昭禹云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個屠酤不得有句若握得玉匣子有底有蓋但精心必獲其寶然昔人園林變鳴禽竟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及澄江靜如練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鬧几硯中窺水淺不如落花徑裏得泥香傍砌蛩吟別又不及對月喜家貧桂林社日鼓不若寺壁午時雞此數公未始不精心以此知其全實未易多得 若溪

兩句不可一意

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
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蔡寬夫詩話
王荊公以風定花猶落對鳥鳴山更幽則上句静中有
動下句動中有静沈括存中述筆談

置早意於殘晚中置静意於喧動中

唐詩曰海月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見早意於殘晚中有
曰驚蟬移別柳鬭雀墮閑庭置静意於喧動中山谷

句中有眼

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王荊公欲新政作雪詩曰勢合
便宜包地熱功成終欲放春回農家不念豐年瑞只欲
詩[illegible]
青雲万里開冷齋

句中當無虛字

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老
杜之前人固未知有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
如一片花飛減却春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以古人
既未到決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發馬詩云玉花却在御
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与造化之功皆
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人情模寫物景皆如是也
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
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
虛字詩眼

句法不當重疊

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東坡曰此詞高妙但既
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作簾櫳余曰既言
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
無害余曰此詞本摸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
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
重疊詩眼

言簡而意不遺之句

或有稱詠松句云影摇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
者一僧在坐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
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爲優王直方

句豪而不畔於理

詩貴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冬景
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遺鳳
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敏若橘林文
中詠雪有燕南雪花大於掌冰柱懸簷一千丈之語豪
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耶余嫌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
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
無此理何如秦少游秋日絶句云連卷雌蜺挂西樓逐
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妝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
語亦豪而工矣藝苑雌黄

句中有剛夯之詞

古人造語術仰紆餘各有態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
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句中每兩間介之詞
大麥乾枯小麥黃問誰腰鐮胡與羌句法實有所自備
子真詩話

誠齋論一句有二意

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餐還不能退之
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兩意者陳後山云
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知

誠齋論驚人句

詩有驚人句杜山水障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
煙霧又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嗟嗟天上
桂華孤為問姮娥更要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
種兩株韓子蒼衡嶽圖故人來自天柱峯手提石廪與
祝融兩山坡陀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亦是用東
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杜牧之云我欲東召龍
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水盡見底看
海空李賀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誠齋稱李大方警句

李方叔之孫大方字允蹈少時嘗作思故山賦諸公閱
稱之以為似邢居實晚得一鄉冠今為維賈據奇寺詩
一篇多有警句如三百年來今幾秋天地自老江自流
如笛聲吹起白玉盤正照御前楊柳梢如何倫一代無

雙業不抵錐山幾首詩如後院落花飛不到黃鸝飛下
著脩陰大似唐人

誠齋論警句

士大夫間有口傳一兩聯可喜而莫知其所本者如人
情似紙番番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又飽諳世事慵開眼
會盡人情只點頭又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
休又賀人休官重碧杯中天更大軟紅塵裏夢初收竟
不知何人詩也又有刺巧宦而害反拙者云只謂將
勤補到底翻為弄巧成拙尤可笑

陵陽論警句

公嘗曰昨嘗與呂居仁閑論前輩所作上元詩居仁曰
晏元獻云梅蕚冷落收燈後花蕊清虛掃雪天最佳直
是說得出不可及後見呂郎中有詩云江城氣候猶含
雪草市人家已掛燈豈用晏語耶 室中語

少陵坡谷句法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柂春江流予
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毋語見許文章伯如
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
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
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呂氏童蒙訓

許道士詩句

衡州許道士云石室蒼粗納出岸落花倒引後門大幹參

不掃地亭之竹見詩愛而召之乃上詩曰春來不是人
慵掃為惜莓苔襯落花竹倒呈欲招之飲竹有詩謝曰
敲開敗籜斸新竹拾上落花粧舊枝復為詩人所重類

省題詩句

湘靈鼓瑟落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含蓄不盡意
或謂錢起得之夢未必然也韓昌黎精衛銜石填海篇
亦以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則語意超詣不可以加矣

灘聲句

宿龍宮灘詩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曾直云退之越
瀧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客裏夜卧
灘間此聲安能周旋形容如此耶 韓詩注

清健句

三遊門中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句法清健天生對
也陸務觀詩云老病已多惟欠死貪嗔雖盡尚餘癡不
減黃東坡而近世亦無人能道此 鶴林野人詩話

詩句可入畫

呂居仁春日即事云雪消池館初春後人倚闌干欲暮
時此自可入畫人之情意物之容態二句盡之 遺珠

燕詩

歐陽公愛王君玉燕詞煙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
匆匆梅聖俞以為不若李堯夫花前語澁春猶冷江上
飛高雨乍晴 遺珠

唐人句法

朝會

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 杜甫
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杜甫晚出左掖
碧霄傳鳳吹旭日在龍旗 楊巨源春日獻聖壽
鑪煙添柳重禁漏出花遲 同前
鈎陳霜騎肅御道雨師清 皇甫冉東郊迎氣
御爐香焰暖馳道玉聲寒 竇叔向春日應制
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 岑參早朝
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 同前

宮掖

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 李白宮中行樂詞
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 同前
鍾來宮轉漏月過閣移陰 [illegible]坦之宿省中
鶯歸漢宮柳花滿杜陵煙 郎士元春宴
玉階閑墜葉羅幌見飛螢 沈佺期長門怨
綺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 李白
[illegible][illegible]君王近宮中問漢高 劉方平長信宮
竹外仙亭出花間輦路分 [illegible]知之典
一声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 王建
長樂鍾声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 錢起贈闕下裴舍人

懷古

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杜甫

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 杜甫玉華宮

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 李汝[illegible]

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杜甫[illegible]元皇帝廟

輦路江楓暗宮湖野草春 [illegible]金陵懷古

城荒芊么愛長沙賈誼愁 [illegible]送王昌齡之嶺南

二女竹上淚湘妃水底魂 韓愈[illegible]

碑已无文字人猶敬子孫 任蕃[illegible]陵廟碑

野廟向江春寂寂斷碑无字草芊芊 李羣玉黃陵廟

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 崔顥登黃鶴樓

送別

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 李白別宋之悌

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 韓翃[illegible]

人由戀德近馬亦別群鳴 韓翃[illegible]王中丞

九江春水闊三峽暮雲深 陳陶[illegible]城贈別

住接猿啼處行逢鴈過時 許渾送客歸峽州

塞草連天暮邊風動地秋 [illegible]送王相公赴幽州

楊柳北歸路蒹葭南渡舟 許渾泊松江渡

落葉淮邊雨孤山海上秋 錢起送人

長亭叫月新秋鴈官渡含風古樹蟬 武元衡送[illegible]

蟬聲驛路秋山裏草色河橋落照中 韓翃[illegible]

地名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 杜甫 魚龍鳥鼠皆地名

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 岑參送李太保充渭北節度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 岑參寄[illegible]許[illegible]二山人

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 韓翃送故人歸魯

明月雙流水清風八詠樓 [illegible]送人入金華

樓看滄海日門聽浙江潮 宋之問天竺寺

人離京口日潮送岳陽州 周賀送楊岳歸巴陵

江流帶雨帆入淡於山 [illegible]十金州寄舍

瓜步早潮吞建業蒜山晴雪照揚州 [illegible]長春眺

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 張喬題鸛雀樓

人名

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 王維田家

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 皇甫冉巫山高

春山子敬宅古木謝敷家 朱文長贈別

江山清謝朓草木媚丘遲 張子容贈張司勳

去思今武子餘教昔文翁 [illegible]然送李中丞入蜀

暮雨揚雄宅秋風向秀園 李頎園居

黃霸初臨郡陶潛未去官 [illegible]江陰道中作

阮籍生涯懶嵇康意氣疏 王績思家

江淹武侯[illegible]所皆乘載勳名山 唐彥謙與[illegible]

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裁詩月滿樓 武元衡[illegible]

寫景

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李白

樹交花兩色溪合水重流 郎別南溪別業

鳥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 賈島 江亭晚望

江樹臨洲晚沙禽對水寒 劉長卿 七里灘

秋應爲紅葉雨不厭蒼苔 李義山

霜空極天靜寒月帶江流 張說

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 隋王胄 雨晴

草木窮秋後山川落照時 杜牧 寄友人

就暖風光偏著柳辭寒雪影半藏梅 馬懷素 應制

春融只恐乾坤醉水闊深知世界浮 羅隱 春日[illegible]中題[illegible]寺

詠物

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 杜甫 嚴公廳事岷山沱江圖

綠攢傷手刺紅墮斷腸英 朱餘慶 薔薇

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 張薦 月中桂

氣象楊柳重寒勁牡丹遲 劉得仁 春雨

小葉風吹長寒花露纔鮮 杜子瑤 芳樹

千載白衣酒一生青女霜 羅隱 詠菊

雲凝巫峽夢簾閉景陽妝 牡丹

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 杜甫 孤雁

花間燕子棲鳷鵲竹下鵷雛繞鳳凰 蘇頲 寓直

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方干 字字有功

造理

病知新事少老別故交難 崔塗 別故人

馬爲賒來貴童因借得頑 姚合

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 章八元 江行

樓高驚雨闊木落覺城空 李頻 聽白公話舊

只因樽酒伶秋爲故人輕 徐鉉 春夜皇甫冉宅歡酒

徑轉危峯逼橋斜缺岸妨 杜審言 山路

爲月燈將砍因詩壁重泥 [illegible]斯 題令狐處士溪居

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 許渾 題[illegible]處士山居

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 羅鄴 牡丹

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鄭谷 十日菊

入畫

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 杜甫

天晴一雁遠海闊孤帆遲 李白 送張舍人

松門天竺寺花洞若耶溪 張籍 送盧處士遊吳越

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 許渾 送人南遊

山疑無樹湖平似不流 韋承慶 [illegible]江

曉煙平似水高樹暗如山 雍陶 塞上

桑柘晴川口牛羊落照間 [illegible]溫[illegible]別

驛道青楓外人煙綠嶼間 孫逖 揚子江樓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韋應物 滁州西澗

綠樹遠村含細雨寒潮背郭捲平沙 溫庭筠 送人

典重

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 岑參送李太保

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杜甫

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 孟浩然洞庭

黃閣開帷幄丹墀拜冕旒 錢起

地控吳襟帶才光漢縉紳 皇甫冉送常君赴吳州

聖藻垂寒露仙杯落晚霞 沈佺期應制

星月懸秋漢風霜入曙鍾 李嶠餞駱四

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暢當登鸛雀樓

鑾輿迥出仙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 王維和御製

簾捲青山巫峽曉煙開碧樹渚宮秋 武元衡酬嚴司空見寄

清新

小桃初謝後雙燕却來時 鄭谷杏花

貞爲臺裏栢芳作省中蘭 包何寓直

一宵猶幾許兩歲欲平分 曹松除夜

纖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 白居易聞蟬

野色寒來淺人家亂後稀 羅隱秋浦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王維入山

曉日尋花去春風帶酒歸 李廓少年行

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 白居易途中感秋

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杜甫

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崔塗

奇偉

戟枝迎日動閣影助松寒 劉禹錫春日退朝

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 杜甫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 杜甫

風流峴首客花艷大堤倡 韓愈送李尚書赴襄陽

水聲巫峽裏山色夜郎西 李嘉祐送人

秦地吹簫女湘波鼓瑟妃 韓愈涼國公主挽詞

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 韓愈送鄭尚書赴南海

壁壘依寒草旌旗動夕陽 郎士元早春登城

殘星數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 趙嘏

玉節在船清海怪金函開詔拜夷王 姚合送源中丞赴新羅

綺麗

御鞍金騕褭宮硯玉蟾蜍 杜甫贈李秘書

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 杜甫謁玄元皇帝廟

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 嚴維

舞鬟金翡翠歌頸玉蠐螬 白居易戲裴令公

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 李白寄王漢陽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杜荀鶴春宮怨

酒綠市橋春漏閑宮殿午 李正封清明日

露晞紅藥重雲晴碧樹高 許渾[illegible]寄李郎中

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 韓翃贈張千牛

歌繞夜梁珠宛轉舞嬌春席雪朦朧 [illegible]

刻琢

露蓊明豐鎬秋殘影闔閭 杜甫夔府詠懷

墜露清金闕流螢點玉除 嘉備昌門秋

苦調茶先盡愁容鏡獨知 王適古離別

道遊愁還發今加轉却輕 盧得仁秋夜寄友人

雲藏巢鄉處雨愁爲客心 戴叔倫寒食[illegible]

杜魄呼名䗶巴江篆字流 李遠送友人入蜀

雲迎出塞馬風擁渡河旗 沈佺期送人北征

雀聲花外暝客思柳邊春 溫庭筠江岸

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 無名氏蜀中思婦

三台位缺嚴陵卧百戰功高[illegible]馬歸 朱慶餘送人[illegible]

自然

只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 杜荀鶴訪道者不遇

今宵一別後何處更相逢 于武陵與故人別

飛來南浦水半是華山雲 于武陵贈王隱人

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杜甫收京

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 杜荀鶴春宮怨

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 張[illegible]寄友人

有僧飛錫到留客話松關 [illegible]朝陽遊華嚴寺

羞將獅白髮却對舊青山 于武陵西歸

却從城裏攜琴去許到山中寄藥來 賈島送胡道士

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 [illegible]能賦渡附相公

寒苦

幽松遙見心寒覗然知 [illegible]

暮識江島宿寒共擁爐愁 [illegible]

夜深偏傍枕寒鳥數移枝 [illegible]秀才

澗冰妨鹿飲山雪阻僧歸 張喬山中冬夜

水聲冰下咽沙路雪中平 劉長卿

風冷衣裳脆天寒筆硯清 姚合寄月山中

雲凝無人迹冰河見馬蹤 [illegible]

寒迴遠次雪何深滑 [illegible]

冰積曉渡胡 [illegible]

夜長[illegible]日[illegible]太牧

豪壯

山河扶繡户日月近雕梁 杜甫玄元皇帝廟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杜甫洞庭湖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 李白送溫處士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 李白

虹截半江雨風驅大澤雲 王貞白雨後登慶[illegible]

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 沈佺期元日早朝

樊麗天垂草莫空月上波 [illegible]送人東歸

大液天爲水蓬萊雪作山 宗楚客遇雪應制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杜甫

吭飛楚國風濤潤馬渡藍關雨雪多 杜荀鶴入關[illegible]

工巧

湧轉山初盡虹斜雨半分 [illegible]州

水落山城出潮生海樹歸 [illegible]富春

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 [illegible]山寺

露巢藏山鵲蘆花閒渚田 岑參 [illegible]

岩傍巻頭巢鵲偷進魚鎖亂燕入向閣到 [illegible] 即事

[illegible]動魚沒浪痕圓 杜甫

峽[illegible]巴沒江聲入楚流 方干 送[illegible]金州

水落金沙淺雲高玉壘疎 [illegible]

暗香[illegible]步閒花落[illegible]回 [illegible]

岩寺[illegible]斜[illegible]家竹裏[illegible]開門 [illegible]江東

精絶

月明三峽曙潮滿二江春 張循之 巫山高

風清江上樹霜洒月中砧 貫休

風乘殘雪起河帶斷冰流 于良史 冬月晚望

客尋[illegible]門[illegible]

客帆和[illegible]落[illegible]向人飛 [illegible]東歸途中作

翠[illegible]帆影落風[illegible]行斜 [illegible]江行

晚秋淮水上新月楚人家 劉方平 淮上秋夜

曉色寒無邊秋聲候鴈多 權德輿 送人

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鴈初飛 趙嘏 長安與[illegible]

[illegible]知壯日[illegible]開 [illegible]秋日[illegible]

閒別

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 [illegible] 女道士

硯和青靄凍簾對白雲垂 [illegible]

湖聲蓮葉雨野色稻花風 張籍 送人及第歸[illegible]

子能渠細石吾亦沿清泉 杜甫

楚鐘開郭戶帶葉卷殘書 [illegible]處士

浥露收新稼迎[illegible]舊廬 皇甫冉 送王山人歸別業

竹引攜琴入花邀載酒過 [illegible]

地深新事少官散故交疎 [illegible]

閒枝半落猶遲蝶[illegible]不避人 [illegible]

香[illegible]酒林中靜雲水春風野外[illegible]

幽野

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李白 訪戴天山道士

樹傍沙鳥鵜茶會石橋僧 周賀 贈朱[illegible]

簷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 [illegible]

寺分一泒水僧鎖半房山 裴說 道林寺

泉[illegible]前地雲[illegible]戶外峯 僧靈一 [illegible]

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杜甫

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常建 破山寺

燕[illegible]

登江[illegible]

隱[illegible]

羈旅

角聲吹徹曉鴈沉古城秋 [illegible]

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 溫庭筠早行

寒燈爲誰動霜橋人未行 劉禹錫途中早發

落葉靈書落鄉愁到酒邊

寄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 [illegible]逢[illegible]校書

鐘聲歸江寺[illegible] [illegible]送僧

見雁思鄉信聞猿[illegible]淚 [illegible]巴南舟中夜市

衣馬已歸[illegible]人猶過山 [illegible]

蟬聲驚旅夢[illegible]杜陵秋思[illegible] 周賀[illegible]

雁飛南浦砧初動月滿西樓酒半醒 [illegible]城

甘境

岩花與寒溜石磴掃春雲 [illegible]宿[illegible]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常建破山寺

碧溪風露能秀樹雨餘姿 杜牧[illegible]中作

烟峯高下翠日浪淺深明 唐太宗春日登[illegible]

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陽邊 [illegible]五渡

溪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 項斯寄石橋僧

露殘兼風重霜晴橘柚垂 許渾晚發[illegible]

河漢秋生夜杉梧露滴時 馬戴宿僧房

輕煙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 [illegible]

樹色漸分雙闕裏漏聲遙在百花中 皇甫曾早朝

[illegible]

竹陰行處[illegible]別林高 [illegible]

川廻[illegible]岫[illegible]光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月多 [illegible]松[illegible]亭

樹[illegible]秋[illegible]月[illegible]人

[illegible]盧照鄰山行

山[illegible]月花 [illegible]春宣溪庄

客[illegible]碧[illegible]山人

樹[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開[illegible]

[illegible]

引帶

春山知雨靜秋水帶風流 [illegible]

飛花[illegible]蝶[illegible]曲[illegible] [illegible]春日[illegible]

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 劉長卿[illegible]

疎簾看雨[illegible]戶映花閑 [illegible]

溪浪和星動松陰帶鶴移 [illegible]贈

秋水[illegible]沙落溪藤抱[illegible] [illegible]

涼[illegible]冷風落寒花照日鮮 劉孝標

葉[illegible] [illegible]

月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山[illegible]

連珠句 [illegible]

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 [illegible]

四年三月半 [illegible]

遠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 [illegible]

千峯流水外片帆一更中 [illegible]

一城流水在 [illegible]

臺入千山路孤舟盡日 [illegible]

寒燈 [illegible] 曉猶 [illegible]

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 [illegible]

疊嶂懸流 [illegible] 入踪 [illegible]

積水 [illegible] 遠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illegible]

合璧句中對 [illegible]

舟移城入樹岸闊水浮村 [illegible]

沙平寒水落葉脫晚枝空 [illegible]

霧捲晴山出風恬晚浪收 [illegible]

徑滑苔粘屐潭深水沒篙 [illegible]

御令出 [illegible] 到床 [illegible]

山曉雲和雪汀寒月照霜 [illegible]

海曙雲浮日江遙水合天 [illegible] 浙江

落葉聞 [illegible] 庭花 [illegible]

風傳鼓角霜侵戟雲捲笙歌月上樓 [illegible]

三春月照千山路十日花開一夜風 [illegible]

貫字格句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illegible]

湖 [illegible] 月帆飛鼓角風 [illegible] 尚書

山岸江村近松門山寺深 [illegible] 送人

[illegible]

[illegible] 街 [illegible]

冰 [illegible] 朝 [illegible] 地 [illegible] 夜街枝 [illegible]

殘 [illegible] 香 [illegible]

玉 [illegible] 沉 [illegible] 蘇 [illegible] [illegible]

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 [illegible] 早朝

落花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處字格句

長貧惟要健漸老不禁愁 [illegible]

已行難避處何處合逢花 [illegible]

身外唯須醉人間只是愁 [illegible]

飄 [illegible] 易 [illegible] 來遊 [illegible]

未滿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貧 [illegible]

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 [illegible]

與世長疏 [illegible]

只憂連夜雨又過一年春 李敬方飲酒

[illegible] 全任 [illegible]

漸老更思 [illegible]

首用虛字 一□

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 杜甫

照人花色[illegible]多[illegible]鳥聲寒 [illegible]

以吾為世[illegible]家風 [illegible]

出關[illegible]

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 [illegible]

似媛花消地無聲玉滿堂 [illegible]

載酒尋山宿思人帶雪過 [illegible]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杜甫

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 杜牧之九日

上二下二 [illegible]五下二

[illegible]

野店寒無客風巢動有禽 [illegible]

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風 [illegible]

[illegible]時有[illegible]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杜甫[illegible]

輕重對 [illegible]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王維[illegible]

獨來成悵望不去泥欄干 [illegible]

自當舟楫路應濟往來人 [illegible]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杜甫[illegible]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杜甫

[illegible]

宋朝警句

五言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寇萊公

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 [illegible]

柳開黃鳥路[illegible]白鷗天 [illegible]

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 [illegible]

峯多[illegible]日山遠谷[illegible] [illegible]

一鳥[illegible]年寂[illegible] [illegible]

溪聲[illegible]在耳山色不離門 [illegible]

[illegible]留影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手香[illegible]熟後[illegible]時 [illegible]

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 [illegible]

一朝厭蝸角萬里[illegible] [illegible]

着衣[illegible]入水[illegible] [illegible]

新霜[illegible]葉[illegible] [illegible]

境[illegible]步水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移石[illegible] [illegible]

寒食[illegible]古柳破月入微雲 [illegible]

曙分林影外春[illegible]中 [illegible]

去路正黃葉[illegible]白頭 [illegible]秋日送人

[illegible]

七言

船中聞鴈洞庭夜，床下有蛩長信秋　錢昭度
風前有恨梅千點，溪上無人月一痕　吴可
雲埋山郭藏秋雨，柴拂林梢帶晚風　秦知點
樹落午影塑叢靜，門對春風十日閑　呂居仁
鷄蹄已改新城郭，牛卧重尋舊莫田　廣州送人拜掃
千年氣沉龍已化，置身人去猶悠然　李元歌送人知洪州
偶題巖石雲生筆，閑遶庭松露濕衣　贈徽之僧舍
遊魚頭影驚萊日，宿鷺迷羣下夕陽　李元膺白蓮
鸑樓吹木藏身穩，懶看遊絲到地時
舒章對華纖初啓，青鎖求爲尾不開　丁晉公
繞人鳥變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愁　荆公午枕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荆公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荆公
籠鳥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　王君玉聞角
萬壑松聲山雨過，一川花氣水風生
沙軟綠頭相並鴨，水深紅尾自跳魚　高子勉
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　陳去非
已夢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愁詩　石敏若
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窗寒　石敏若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山谷
雪磧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鴈連天　黄州泉

風騷句法

五言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萬象入壺　上接下　下連上
石梁高鳩月，樵路細侵雲　重輪倒影　上下接連
落日下平楚，孤煙生洞庭　新月挂簷　上接下
波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
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　衣裳乘龍　下連上
曉雲僧杪閣，殘日客帆明
卷幔來風遠，移床得月多　真人御風　高妙清遠
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
白露明河影，清風淡月華　嫦娥奔月　超棄塵凡
露彩方泛艷，月華始徘徊
看竹雲垂地，尋僧雪滿缸　公明布卦　推究物情
鬱池寒月入，掃地白雲生
馬倦時衝草，人疲數望城　東方占鵲　精究物理
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
芹泥隨燕觜，花粉上蜂鬚　陶壁飛梭　雷電交馳
魚躍吞餌蛙，蛾為撲燈
江寺秋入寺，雨氣夜侵樓　雲埋寒樹，雨壓夜燈

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 卿月升金掌王春度玉墀

碧海求珠 咏懷古跡

華林擷芳 挍補事例

山藏伯禹穴城壓伍胥濤 鷗眠陶令醉猶吹屈原醒

閒雲老書 又感景

石縫銜拆草杳根漬古苔 林迸笋亂藤飄落水花

遊絲拖翠 景遊人

石角鉤衣破藤枝刺眼新 步欹風吹面看松露滴身

怪石蟠雲 物對景

春波何恨綠白鳥自由飛 夕寒山翠重秋靜鴈行高

晚山對日 景對物

寒禽栖古柳破月入微雲 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

風轉斷蓬 奇字

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 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

鱗處涸轍 窮命

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 不覺并晨味無衣淋夜案

龍吟虎嘯 飛動

野雲低度水簷雨細隨風 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

鐵盤鳳翥 變動

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 泉声到地盡山色上樓多

枕石漱流 抱道

竅將松共瘦心與竹俱空 雨中耕白水雲外斷青山

排爐破暗 僧行

麝風香指白露兩擊十初 携殘秦地水錫入晉山雲

月浸秋梢 秋白

蘿月掛明鏡松風鳴夜絃 小蓮娃欲語幽笋稚相攜

泉飛雲際 清景

虛館僧藝林空庭月伴僧 雪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

獨鳥投林 幽景

門靜眠山鹿階閒立水禽 秋草閑三徑寒燈獨一家

孤鴻出塞 孤旅

客秋蓮蕊蜂寺古帶寒苔 鳥聲非故國春色是他山

曉粧呵鏡 曉明

水暗蕉露月明搖竹風 綠水明秋日青山隱暮雲

夜起秉燭 夜景

曉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 雪深迷郢路雲暗失陽臺

文豹霧隱 變晴

尋泉上山遠看筍出林遲 紙窗明覺曉布被暖知春

蟹鱗曳尾 守分

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 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

絕壁垂藤 攀附

鳥道挂疏雨人家殘夕陽 遠水兼林色微雲生夕陽

佩印還鄉 喜慶

龍翁風生竹徑床月過庭 乘舟泊小寺着屐到漁家

江南芳信 春
柳色煙中遠鶯声雨後新　[illegible]經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河朔劉飲 夏
乳燕並頭語紅蕖相對開　清風醒病骨快雨破煩心
宋玉生悲 秋
晚花唯有菊寒葉已無蟬　氣爽衣裳健風踈砧杵鳴
袁安高卧 冬
桑餅粘柱礎宿火暗爐灰　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
啓明飛旦 早
林殘數枝月髮令一梳風　路明殘月在山靜宿雲收
長庚告昏 晚
踈鍾吟落照歸路指平蕪　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
蜀錦舒空 晝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窺魚光照鶴洗鉢影搖僧
承露擎虛 夜
露竹偷燈影煙松護月明　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
珠樹敲風 風
慢隨雲葉動高逐桂枝生　幽澗迷松韻閑窓動竹声
寶髮普花 花
紫蝶粘為帶紅湫點作粧　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
寒梅欺雪 雪
宿浦人迷徑歸林鳥失巢　客帆迷古渡番帳隱平沙

龍江浸月 月
影閑金鏡滿輪抱玉壺清　流驅水非急吐時雲葉[illegible]
一氣飛灰
青門弄煙柳紫閣與雲松　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
二劍凌空
池綠苔猶少林黃柳尚踈　擬青松首上鉤碧水平流
三星共色
晚菓紅低樹秋苔綠遍墻　右壇青草合往事白雲空
四瑞效靈
鴨頭新綠水鴈齒小紅橋　柳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
五行承華
石苔縈棹綠山菓拂舟紅　浪花吹更白嵐色染還青
麟角表端
虎嘯夜林動鼉鳴秋澗寒　燕靜銜泥聽蜂喧抱蕊間
老蚌含珠
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　隨蜂收野蜜尋麝採生香
荆山鑄鼎
破海鯨波息登山豹霧開　杜穿蜂蹈窟棧缺燕添巢
商嶺採芝
小池兼鶴靜古木帶蟬秋　將軍分虎竹戰士卧龍沙
連珠散彩
隴上山翁馬其欲纓戚牛　寒牛千煙去蘚處高松月照嶼

衆星環拱 肉斯月文
北斗承三獻南風入五絃 冕旒當翠殿幡戰肅册庭
彗氣横天 除舊布新
業定商周鼎功包天地爐 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芟除荆棘 蔡暴
翼飛瓊州合嶺動火雲張 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
蕩滌腥膻 掃戎
落日黃雲動陰風白草翻 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
王民鼓腹 謳歌
湛露浮堯酒薰風起舜歌 漢典方竟律周官正採詩
白鶴棲松 高尚
石壁藤爲路山窓雲作扉 水痕侵岸柳山翠借簷煙
玄蟬飲露 清潔
白石磨樵斧青竿理釣絲 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
鳩鵲巢林 貧分
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 興付栽盆菊思山疊石爲
精衛填海 辛苦
藻密行舟澁灣多轉纜頻 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
雷公試劍 晶燦
木落寒郊迥烟開疊嶂明 岸明連浦月帆白滿船霜
蓮女遺簪 棄置
雁翎依風度藤衍寄藥囊 雨抛金鏁甲苔卧綠沉槍

明鏡張空 照見
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 行人問古殿耕者得珠璣
竹敲寒夢 樸實
寶箏摛塞雁怨笛落江梅 風葉亂辭木霜猿清叫山
火浣重燃 復燃
皁櫪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
龍水分流 同皆
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揮毫洗素 入書
鷺巢横臥柳猿飲倒垂藤 千峯隨雨暗一逕入雲斜
炫紫奪朱 混真
拂鏡月生指理髮雲滿梳 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蔥
麋鹿相親 山林
亂藤遮石壁絶澗護雲林 籬落生孫竹門庭上女蘿
梟鸞同處 惜愛
惜花愁夜雨病酒怯春鶯 惜蜂收蜜少嫌燕啄書塵
洞庭搖櫓 只句有声
霜猿啼曉夢巖鳥和秋吟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蟾輪輾空 雙句無聲
孤舟依岸静獨鳥向人閑 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
天仙擲珮 上句有声
鶯啼鳩喚紫父落花多 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

阿香挽車 下句生声

音響秋鴈斷幾村夜砧催 遥潭鈎度鳥空嶺隔樓

鶯囀喬林 先聞後見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林曉鳥爭樹園春蝶護花

鴈陣驚寒 先見後聞

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 晴虹橋影出秋鴈櫓聲來

金鱗躍浪 凡句俱動

浴亮含星漢戲鷺驚魚飛 境好鷗空舞簾踈燕誤來

秋水澄瀘 此句俱靜

竹裏柴扉掩庭前鳥雀行 蕭散烟霞晚淒涼天地秋

香爇金猊 先動後靜

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

高僧出定 先靜後動

野花寒更發山月暝還來 秋蟲聲急夜深山雨重

竹影掃塵 動中有靜

聽錫樵停斧窺櫂鳥立篷 雲穿鷄藥屋雲壓釣魚舡

潭底遊魚 靜中有動

古木花猶發荒臺雨尚懸 庭閑花自落門閉水空流

飛鳥度池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 風擁雲頭歛煙消水面閑

齊梁楚語 皆声

關河一柄秋揚柳十家貳 巻簾芳草下鎖印子規啼

句欲得健

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 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字欲得清

月生初孚霧雲細不成衣 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声

意欲得圓

雲濕彩高鳥泥沙困老龍 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格欲得高

花枝照太液燕語入披香 無瑕勝玉美至潔過冰清

聲律為鼓

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 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

物象為骨

雷霆驅號令星斗煥文章 露濃金掌重天近玉繩低

意格為髓

動葉頻青鏡行瓶獨倚樓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諧會五音清便宛轉宮商迭奏金石相宣謂之声律篡爲景象巧奪天真探索幽微妙與神會謂之物象苟无意與格以主之才雖華藻辭雖雄贍皆无取也要在意圓格高纖穠俱備句老而字不俗理深而意不雜才縱而氣不怒言簡而事不晦如此之作方入風騷

七言

百川歸海 朝會

九天閶闔開宮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

香飄合殿春風轉 花覆千官淑景移

雙龍捧日 換班

清洛曉光鋪碧簟 上陽[illegible]紅綃

金爐香動螭頭暗 玉佩聲來雉尾高

鴛鷺成行 付從

鰲頭忽憶黃金闕 析還吹碧玉簫

毫端葉落仙掌露 上薰風入禁松

錦繡刑辭 富貴

簾箔垂珠光不夜 林花剪綵景長新

紅珠斗帳櫻桃熟 金尾屏風孔雀閑

鵬翼摩天 雄壯

陳兵劍閣山將動 飲馬珠江水不流

汴水波傳嗚鼓角 隋堤楊柳拂旌旗

鷄聲秋炮 道勁

擘開華嶽連天色 放出黃河到海聲

插天螮蝀玉腰闊 跨海鯨鯢金背高

般輸運斤 精巧

[illegible]珠碎卻圓

[illegible]風翠[illegible]長

逸少揮毫 [illegible]

魚吹細浪搖歌扇 燕蹴飛花落舞筵

[illegible]花亂落[illegible]行

谷神不死 營

[illegible]紅[illegible]秋

[illegible]入簾

文存織錦 富貴

[illegible]上[illegible]

絲飄弱柳平橋晚 雪點寒梅小院春

文虹垂天 精[illegible]

細水浮花歸別澗 斷雲含雨入孤村

江月轉為白畫 嶺雲分[illegible]

紫電掃蕩 [illegible]

春入水光成嫩碧 日勻花色變鮮紅

殘日[illegible]外[illegible]陰

玉兔含冰 潤[illegible]

千里好山雲乍斂 一樓明月雨初晴

野色更無山隔斷 天光直與水相通

古錦重磨 [illegible]

飢鳳非干[illegible]

聽雞老大壯心在 鶴瘦病來仙骨清

寄鶴思歸 感懷

昳乃日沒玄壇[illegible]樵囘霜角白雁來
疎螢白時孤忙新月纖[illegible]雙杵鳴
晴嵐照片 閑靜
掛[illegible]微生[illegible]絲[illegible]
老鶴東邊松最古壽龍潛[illegible]大仙清
武夷[illegible]下
百[illegible]林輝[illegible]水荷露[illegible]是珠
滿砌荊花鋪紫錢門[illegible]楊柳[illegible]青錢
玉葉[illegible]
黃蜂[illegible]蝶戰酣[illegible]雨來
鶯[illegible]顏[illegible]釣遊
篆香[illegible]
流水[illegible]花芽[illegible]陌夕陽和樹入簾櫳
攜[illegible]袖[illegible]路花歸去馬蹄香
汀洲[illegible] 引用
盃[illegible]英雄若與採文章微[illegible]我知[illegible]
詩成[illegible]也知天敵花落[illegible]可奈何
行[illegible]度月 閒見
嘉樹倚樓青[illegible]暗[illegible]雨[illegible]來
風吹[illegible]水[illegible]
貧女理粧[illegible]
好鳥[illegible]歌後[illegible]

飛來白鷺[illegible]花[illegible]美人
[illegible]
屋散[illegible]打[illegible]
魚[illegible]碧[illegible]遠青峰[illegible]飛
晴雲[illegible]
睡鶻春日[illegible]
皓齒[illegible]分[illegible]遠山微
唾成珠玉
翰苑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詩篇落處風雲動筆力[illegible]時造化[illegible]
攄入用青[illegible]
水晒[illegible]路經[illegible]雨[illegible]
雲[illegible]外[illegible]竹[illegible]酒家
[illegible]步東莊 平易
驊[illegible]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長嘯雲[illegible] 高致
青山有[illegible]松[illegible]與雲[illegible]心
共閑[illegible]伴與如鶴與老相隨祇有琴
[illegible]觀赤城神仙
來時一見[illegible]別後一[illegible]碧海乾
六甲風雷[illegible]一[illegible]天地[illegible]靈砂

雲棲金山律師

秋水神分眉眼碧晚山濃似拂頭青

[illegible]

藕折輕絲 [illegible]

關幾鶯語移時立思逐楊花觸處飛

紅杏尚留香幕幕碧雲初斷夜沉沉

梅檳孤屏 [illegible]

花邊馬嘶金勒去樓上人垂玉筯看

簾愁殘夜月人何處 [illegible]

文乘鼓歌 春景

柳絲嫋嫋風 [illegible]

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取次生

祝融御世 夏景

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至飛

綠香熨齒冰盤菓清冷侵肌水殿風

蓐收無疆 秋景

林間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

風荷老葉蕭疎綠水蓼殘花寂寞紅

玄冥秉坎 冬景

雨披北風吹作雪水凝東海亦成冰

冰凝九曲河聲斷雪擁千峯樹色低

碧落吹簫 上句有聲

風引溪聲 [illegible] 上月移花影到窗前

曲轉可 [illegible] 風 [illegible] 竹飲 [illegible] 在枝

清幽散 [illegible]

蒼苔路熟僧歸寺紅葉聲乾鹿在林

一溪晴綠浮鸂鶒萬樹香紅叫杜鵑

散歸垂文 [illegible]

千竿碧立休林竹一點黃飛透樹鶯

粉蝶留飛花轉影彩鴛雙泳水生文

綵金 [illegible]

花艷一番何處曲 [illegible] 蟬聲高枝

深秋 [illegible] 一齒風

歸雲入洞 [illegible]

野鶴自雲 [illegible] 人

綠竹 [illegible] 風展 [illegible]

[illegible]

放魚池 [illegible] 空雀 [illegible] 喧

籬落可 [illegible] 恐驚魚

綠樹 [illegible]

巢燕 [illegible] 多

[illegible] 香不斷樹交花

[illegible] 入鑑

快 [illegible] 好音

寺隔江潮秋月上　樓依野色夕陽遲

龍吟蛟起　比鬥對

夜棲少共雞爭樹　曉浴先饒鳳占池　鶏

若非瑪瑙休為枕　不是琉璃莫作屏　寶

虎嘯風生　日蝕對

初分隆準山河秀　乍點重瞳日月明　書

翼薄乍舒宮女鬢　蛻全解羽人尸　蟬

蘭艾同畦　愛憎對

虵蝎性靈生便有　菊根異死猶香

風却有情偏動竹　雨滲無賴不饒花

息欲尖如　炎火對

湖淨合為春山出　巴霸消赤水來

雷霆入地建溪雪　星川通人氣類雨

爲謀祖良　兵謀對

解凍池塘風婉娩　迎秋郊野月嬋娟

鵷鷺羽毛花裏淡絲拳見雪離披

鄭文雅名　尋書對

雲頭灩灩開金餅　水面沉沉臥彩虹

青春未老何嘗老　人故故生

口訣

三不可

詩不可強作，不可徒作，不可苟作。強作則無意，徒作則無益，苟作則無功。瑩蟾文集

八句法

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法：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鑿；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

四不　下八字原有注

氣高而不怒，力勁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贍而不疏。

四深

氣象氤氳，由深於體勢；意度盤礴，由深於作用；用律不滯，由深於聲對；用事不直，由深於義類。

二要

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張。

二廢

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

欲造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閒適

欲飛動而離輕浮

六迷

以虛大爲高古以緩慢爲淡佇以詭差爲新奇以錯用

意爲獨善以爛熟爲穩約以氣劣弱爲容易

七至

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苦而無迹至近而意遠至

放而不迂至難而狀易至麗而自然

七德

識理高古典麗風流精神質幹體裁

三多

歐公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僕於詩亦云

三偷

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太淸陳主

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因情不可原如柳渾太

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凉

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各無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手

也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

送千里鴈是也李歜詩苑類格

十難 下四條並陳永康吟窓雜錄

一曰識理難二曰精神難三曰高古難四曰風流難五

曰典麗難六曰質幹難七曰體裁難八曰勁健難九曰

五

三

初學蹊徑

初學

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 呂氏童蒙訓

寧拙無巧寧朴無華寧粗無弱寧僻無俗詩文皆然 後山詩話

學古

大槩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好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象也 呂氏童蒙訓

東坡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之善誘人也 許彥周詩話

學詩須是熟看古人詩求其用心處蓋一語一句不苟作也如此看了須是自家下筆要追及之不問追及與不及但只是當如此學久之自有箇道理若今人不學不看古人做詩樣子便要與古人齊肩恐無此道理陳無已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此語得之 漫齋語錄

晦庵誨人學陶柳選詩韋蘇州

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讀

晦庵誨人學六朝李杜

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然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

陵陽誨人學韋詩

公每勸讀韋蘇州詩且云余晚年酷愛此詩後有書見抵猶云多讀杜陵韋柳也 室中語

又讀少陵詩學古人詩

嘗有一少年請益公謂之令熟讀杜少陵詩後數日復來云少陵詩有不可解者公曰只讀可解者 室中語

杜少陵作八句近體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卒章之辭今人效之臨了却作一景聯一篇之意無所歸大可笑也 室中語

一日有客携所業謁公客退公觀之竟語僕曰此人蓋讀東坡詩太深作文須學古人學古人尚恐不至古人況學今人哉其不至古人也必矣 室中語

呂居仁誨人

楚詞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偏考精取悉為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矣如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然讀之使人耳[illegible]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

向背

李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李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 黄魯直与胡伯才書

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无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无成不失為功无韓之才与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后山

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无已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 [illegible] 意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為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余為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illegible]

悟入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尽此理矣 呂氏童蒙訓

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它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而然也 呂居仁

去陋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宋朝黃魯直詩而深思之則去也 許彥周

忌俗

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鶠德符嘗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 却掃編

忌隨人後

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 [illegible]

苕溪漁隱曰學詩亦然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誠至論也 [illegible]

勤讀多為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苕溪漁隱曰舊說梅聖俞日課一詩寒暑未嘗易也聖俞詩名滿世蓋身試此說之效耳 東坡

陵陽謂詩本於讀書

公一日見謂曰余老矣附鎖與後生東說西話但

人家子弟往往恃其小有才更不肯讀書但要作詩劉
古人地位殊不如古人未有不讀書者大可憫嘆耳

陵陽論詩本於學

范季隨嘗請益曰今人有少時文名大著久乃不振者
其咎安在公曰無他止學耳初無悟解無益也如人操
舟入蜀窮極艱阻則曰吾至矣於中流棄去篙櫓不施
維纜不特其退甚速則將傾覆矣如人之詩止學也

藝熟必精

昔梅聖俞日課一詩余為方孚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
翁手錄詩藁一卷為潤筆題其前云七月十一日至九
月二十九日計七十八日得詩一百首陸之日課尤勤
於梅二公豈貪多哉藝之熟者必精理勢然也 劉後村文

不可彊作

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
也古之作者正如是耳惟不可鑿空彊作出於牽彊如
小兒就學俯就課程耳 呂居仁

詩文不可鑿空彊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
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山谷

不可泛泛

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
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
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則可用不必籌筆驛也詩眼

不可費力

黃魯直與郭功甫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
當有益於學詩者 許彥周

不可作意

朝來庭樹有鳴禽紅綠扶春上遠林忽有好詩生眼底
安排句法已難尋此簡齋之詩也觀末後兩句則詩之
為詩豈可以作意為之耶 小園解后錄

不露斧鑿

有意中無斧鑿痕有句中無斧鑿痕有字中無斧鑿痕
須要體認得 漫齋語錄

不可露斧鑿粘皮骨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
以為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其有
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
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

不可粘皮著骨

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微
雲蔭髮彩初月輝蛾黛秋雨疊苔衣春風舞蘿帶宛然
姑射子矯首塵冥外陳迹遂亡窮佳期從莫再脫如魯
秋氏妾結桑下愛玉質委淵沙悠悠復安在此賀方回
作望夫石詩也交游間無不愛者余謂田承君云此詩
可以見方回得失其所得者琢磨之功所失者太粘著

皮骨耳承指以爲然王直方詩話

言其意不言其名

東坡曰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故其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illegible]

不可太著題

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論蒙若天詩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席詩云孔堂曾子避漢殿戴憑重可謂著題乃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也漫叟詩話

得其短處

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呂氏童蒙訓

詩意貴開闊

凡作詩使人讀第一句知有第二句讀第二句知有第三句次第終篇方爲至妙如老杜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是也室中語

詩要聯屬

大槩作詩要從首至尾語脈聯屬如有理詞狀古詩云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可爲標準室中語

次韻

公平日雖有次韻詩然性不喜焉嘗云古人不和韻韻乎室中語

詩貴傳遠

又云人生作詩不必多只要傳遠如柳子厚能幾首詩萬世不能磨滅僕曰老杜遺興詩謂孟浩然云賦詩不必多往往凌鮑謝正爲此也室中語

又云詩雖細事然古人出語必期於傳故少陵有老去新詩誰與傳清詩句句自堪傳將詩不必萬人傳之句

詩有正邪

公云詩道如佛法當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語此室中語

得人印可

韓子蒼云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清珠

自成一家

詩須是有始有卒自能名家方不枉下工夫如羅隱杜荀鶴輩至卑弱至今不能泯沒者以其自成一家耳室中語

詩不可言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爲佳什非也

詩有力量

詩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許彥周詩話

英詩

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詩亦然 宋子京筆記

詩人玉屑卷之五終

詩人玉屑卷之六

命意

一總說

凡為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 白石詩說

詩當使一覽無遺語盡而意不窮 曾子固

以意為主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

先意義後文詞

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句平易倣傚之而不得其意義便入鄙野可笑 劉貢甫詩話

老杜劍閣詩云吾將罪真宰意欲剗疊嶂與太白搥碎黃鶴樓剗卻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劍閣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有義氣搥碎剗卻之語但一味豪放了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為主 碧溪詩話

古詩之意

詩者不可言語求而得必將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佩之華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

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東坡詩之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于旅蕢也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至於言天下之事羙盛德之形容固不言而可知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 東坡詩論

晦庵論詩有兩重

陳文蔚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他言外之意須是看得它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

有渾然意思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今日賤要巧拙踈差楊大年輩文字雖要巧然巧中自有渾然意思便巧也使得不覺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歐公詩自好所以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之中自有意思歐公最賞劉七遷行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愛常建兩句云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自言平生要學不得今人都不識此意只是要嚴事使難字便謂之好文字 晦庵

誠齋論句外之意

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外有其意若巷伯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譖已而曰二人同行誰爲此禍杜云遣人向市賒香稉喚婦出房親自饌上言其力貧故曰賒下言其無使令故曰親又東歸貧路自覓難欲別上馬身無力此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戀別之意而不忍又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嘲其擲還已而不招也又夏日不見而云野墅與難乘此不言熱而反言之也唐人云葛溪漫淬干將劍却是猿聲斷客腸又爲臺如今亦有垂綸者自是江魚賣得錢唐人長門怨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崔道融云如今却羨相如富猶有人間四壁居

陵陽謂須先命意

凡作詩須命終篇之意切勿以先得一句一聯因而成章如此則意不多屬然古人亦不免如此如述懷即事之類皆先成詩而後命題者也 室中語

作詩必先命意意正則思生然後擇韻而用如驅奴隷此乃以韻承意故首尾有序今人非次韻詩則遷意就

韻因韻求事至於搜求小說佛書殆盡使讀之者惘然不知其所以良有自也 室中語

思而得之

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迂叟

不帶聲色

王維書事云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寄王云若耶溪上踏莓苔興盡張帆載酒迴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兩詩皆含不盡之意子由謂之不帶聲色 [illegible]

意在言外

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檻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在目前乎又如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羇旅愁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廬陵詩話

吟於破水淡於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是生丞相溫公梅聖俞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焉 張文潛

有不盡之意

鮑當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雁則然矣豈若子美孤雁不飲啄飛鳴猶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盡之意乎 老杜補遺

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卻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極其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乎如此若使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 漁隱

詩要有野意

人之為詩要有野意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惟淵明耳如太白之豪放樂天之淺陋至於郊寒島瘦去之益遠乎嘗作野意亭以居一日題山石云山花有空[illegible]寫不盡徹吟浩志歸人多與之

蕭絲怨其不似也　月窗詩話

狀索寞之意

漢川人樹邊單字道一搭村夜雨詩云千里暮雲山已黑一燈孤館酒初醒索寞之意盡見於此　詩史

言意深遠

李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胡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案李詩莊生曉夢迷胡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古信然　緗素雜記

用意精深

贈同遊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山谷曰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謫峽川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鳥名若虛設故人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亦謂之春喚　冷齋　余按此詩喚起催歸固是二鳥名然贈同遊者實有微意蓋窗已全曙鳥方喚起何其遲也日猶未西鳥已催歸何其蚤也蓋二鳥無心不知同遊者之意乎更與我盡情而啼早喚起而遲催歸可也　[illegible]

句中命意

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語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雅　詩眼

語新意妙

退之[illegible]句云[illegible]歸[illegible]語新意妙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記時也[illegible]隱曰山谷亦有去時魚[illegible]家歸來燕哺兒之句　雪浪齋日記

措意

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腸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溫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許彥周詩話

含意

陳無己云山谷最愛舒王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　王直方詩話

委曲

司空圖[illegible]能全節自守[illegible]綠樹連村暗黃花

入麥稀誠可貴又云[illegible]實[illegible]亂後[illegible]風月[illegible]
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妄明[illegible]

說愁意

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
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illegible]遠[illegible]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
中夜不能寐起坐憑[illegible]聞簷外雨聲其為一時襟抱
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嚴海水喻愁非過
語也隨筆

用意太過

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
參禪蓋端叔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東坡工於命意

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禄產彼何
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
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
世羞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公不能挽
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禄產之聘亦為之出蓋古
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求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
回奪伯夷之非武王[illegible]之從禄產而合為世所笑不
當名遇漢聖賢辯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
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illegible]不能以道
進退又不能[illegible]作文以[illegible]其出處如

麥奢雖解[illegible]是也[illegible]自引辭退之豪
云[illegible]自[illegible]明[illegible]
名[illegible]之出其去也亦不待[illegible]
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夫[illegible]
果非進退[illegible]使其[illegible]二子[illegible]東坡
作文工於命意[illegible]人之上亦如昔人稱
淵明以退為高[illegible]此詩[illegible]

意脉貫通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illegible]不得到遼西此
唐人詩也人問詩法[illegible]令參此詩以為法
汴水日東流[illegible]東下[illegible]風微北
夜泊[illegible]月正南[illegible]鳴[illegible]寒[illegible]露落[illegible]
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此韓子蒼詩也人
問詩法於呂公居仁[illegible]令參此詩以為法後之學詩
者熟讀此二篇思過半矣[illegible]
唐人皆詠十日菊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世以為[illegible]而盡[illegible]在[illegible]明
日使愁人自[illegible]不長東坡亦云休休明日黃花蝶也
愁也然雖[illegible]不[illegible]過[illegible]時[illegible]
發[illegible]有[illegible]緣[illegible]
在大[illegible]詩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以為[illegible]休[illegible]

造語

誠齋論造語法

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身後二字晉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幾兩屐阮孚語五車書莊子言惠施此兩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至生硬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

陵陽論判公造語

劉威有詩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意勝而語不勝王介甫用其意而易其語曰漫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 室中語

陵陽論用俗語

古人作詩多用方言今人作詩復用禪語蓋是厭塵舊而欲新好也 室中語

語要警策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童蒙訓

忌用工太過

詩語大忌用工太過盖鍊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處不若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為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子賤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比之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无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故知造語用事雖同出一人之手而優劣自異信乎詩之難也 呉竟夫詩話

語不可熟

韓子蒼言作詩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山綠水對野草閑花此一字太熟故易以雲山煙水此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无己所謂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之語為可信 復齋漫錄

點石化金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无痕類此

[illegible]黄金手也余謂非特此[illegible]遊
醪詩[illegible]與病酒入務又[illegible]如[illegible]入松
江水漸肥尋[illegible]入務風[illegible]水肥[illegible]俗語也又南人以飲
酒為軟飽北人以晝寢為[illegible]以東坡云三[?]軟飽後
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illegible]

簡妙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
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illegible]人費力处
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illegible]論魏晉[illegible]
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才也[illegible]

綺麗

溫庭筠湖陰曲[illegible]不[illegible]欄干春
晝長麻紛工於造語極為綺靡[illegible]可見矣更漏子
一詞尤佳其詞云玉鑪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
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
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illegible]

詠物詩造[?]

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
酴醾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山谷
詩云撷擷瓜園依依傍水扉不待[illegible]雨自然知是
雨也後來陳無己諸人多用此體[illegible]
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illegible]一道也魯直
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illegible]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
車書[?]必此詩哉同上

作不經人道語

盛文肅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illegible]作不經
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尺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
稱奇絕文肅曰此句甚佳惜其未大[?]曰[illegible]
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句中眼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illegible]
做人無少年而荊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人[illegible]
荊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
[illegible]
雪桑重綠割盡黃雲[illegible]
夏滿風來餅餌香如[illegible]其
吐花而[illegible]是語之工至于荊公[illegible]盡古
今之變[illegible]則[illegible]月[illegible]畫[illegible]分曉作黃昏又曰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
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又曰我攜此石歸袖
中有東海山谷以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
終不勝[illegible]夜話

筆力高妙

沙[?]則眾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遊處若[illegible]
[illegible]而荊公[illegible]眼[illegible]黃[illegible]

[illegible]言不為人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陸[illegible]

有一[illegible]一句云[illegible]余曰君

亦[illegible]風

清[illegible]不

當[illegible]朝朧

[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不

數[illegible]發

明又不足記錄[illegible]

言止為無益之語[illegible]

當共以為戒也[illegible]

下字

[illegible]用字

詩有[illegible]云求子貧原憲諸

生老伏[illegible]之

有用文語為詩[illegible]宋玉戰棠兩[illegible]

貴盡用如六五帛四[illegible]

陵陽論下字[illegible]

僕嘗請益曰下字之法當如何公曰[illegible]如奕棊三百六

十路都有好着顧臨時如何耳[illegible]有二字同意

而用此字則[illegible]公

曰固有二字一意而[illegible]且同可[illegible]若

詩云庭皋木葉下雲中辨烟樹[illegible]下雲

中辨烟木至此唯可默曉未易言傳耳[illegible]

陵陽論下字

因謁公公云已同路公為作詩送令伯叔器[illegible]於案

間取以相示曰雖邑風流餘此老故家文獻有諸孫可

為紀實內有句云船擁清溪尚一[illegible]僕曰船擁清溪擁

字有所自不公曰何故獨問擁字僕曰蓋不曾見人用

耳公曰李白送陶將軍詩將軍出使擁樓船非一船也

響字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illegible]

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
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
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呂氏童蒙訓

一字師

蕭楚才知溧陽縣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
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崖改恨作
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
身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
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 陳輔之詩話

又

鄭谷在袁州齊己攜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
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齊己不覺下
拜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 [illegible]

改一字

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
卻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父詩自館中出知曹州時
作舊云[illegible]荊公改作[illegible] [illegible]

一字用意

錢內翰希白嘗見詩云雙蝶上層霄[illegible]和來一
字最其所用[illegible]
戲大花枝[illegible] [illegible]

一字之工

詩句以一字為工自然顯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鐵成
金也浩然云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
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兩字亦焉得為佳句
也[illegible]如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
都尉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
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
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謂[illegible]
字不工而老杜一過字為工也[illegible]山詩錄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字功夫[illegible]
知余之所論[illegible] [illegible]

妙在一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歐陽公下字

歐陽永叔詞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上出秋千此等語皆絕妙只一出字是後人著意道不到處（侯鯖錄）

東坡下字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稾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東坡詩叙事言簡而意足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繇而浮胥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呂子西語錄）

善用俗字

數物以个謂食爲喫甚近鄙俗獨杜子美善用之云峽口驚猿聞一个兩个黃鸝鳴翠柳却遶井桐添个个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臥樹熟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槩奇特可以映帶之也

忌重疊字

白樂天寄劉夢得詩有數嘆白無兒之句劉贈詩曰莫嗟華髮與無兒却是人間久遠期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李竟如斯分非淺祝苦長詠夢熊詩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字義殊古之詩流曉此唐人忌重疊用字者東坡一詩猶兩耳字韻亦曰義不同（山老人雜說）

到一字語乃健

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荊公見之甚歎愛爲改作奏賦長楊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

下字人不能到

齊傑聰往上泥塗任此身只一任字即人不到處自聚人必曰嘆曰恍獨無心任之所謂觀如浮雲不累其介者也繼云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大知並觀儻眼天地何萬須矣足云哉

下雙字極難

詩下雙字極難須是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詠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爲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與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世王荊公新霜浦溆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石林詩話）

用事

三易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祖孝徵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用事耶昇按坡詩神山一合五百年風吹石髓堅如鐵乃嵇康王烈事則崖傾護石髓非不用事也

詩不貴用事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吟詠情性何貴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邇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詩品

不可有意用事

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謹不可有意於用事 邵雍編

使事不爲事使

荊公嘗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變態錯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故公詩如董生只被公羊惑豈信捐書一語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之類皆意與本處不類此真所謂使事也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內前石馬皆汗流子美詩所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者記此事也李晟平朱泚李義山作詩援引用之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此雖一等用事然義山但知推美西平不知其昭陵似不當耳乃知詩家使事難若子美所謂不爲事使者也蔡寬夫詩話

反其意而用之

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義山詩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學業高人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 [illegible]

放翁仕於蜀海棠詩最多其間一絕尤精妙云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譏彈更到無香處常恨人言太刻深此前輩所謂翻案法蓋反其意而用之也小[illegible]錄

昇按黃白石作雪詩云說道梅[illegible]明却不著日[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共飛浮天人[illegible]次明如[illegible]肯似人間只[illegible]也謂雪之孤潔高明此反其語而用之與用[illegible]

用事要無迹

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傳撾漁陽摻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 西清詩話

事如己出天然渾成

江鄰幾書云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謫居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皋橋客死世同悲用事長精當古作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人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

用其事而隱其語

蕭文奐能書善畫嘗爲韋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選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万里飛讀以作用事如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其事而隱其語

作詩須飽材料

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詩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妬姑山客謾誇聯綿鋪敘詩和曲本勢也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是知凡作文須飽材料禪稱任昉用事也多爲辭不達後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大率多之過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有鶴枝作夜光開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謂里先生白笑我何長九尺髯參軍平生謀作妾易含略遠處同到於學句句用事可謂當不流便哉

兩句用一事

杜詩有一對通用一事者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乃左傳韓宣子聘魯晉賦角弓及宣子譽晉人請封植以興志角弓之浦又諸周賢言多驗老比類合意更迹乃景純頌含疑曰年在天但令人倦已而大不與命也守道不回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郭景

用自己詩爲故事

用自己詩爲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太白云舍泉吾有曲相子拍歌聲樂天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明年六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減一場過要里云昔嘗詠風者爲十六篇蓋謂上飽熟獨飲曾效淵明雜詩爲十六篇又聽讖之云昔我十年間曾與君相識曾折秋竹竿比君孤且直蓋往詩八有節秋竹竿也坡赴黃州過春風嶺有絕句後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至海外又云春風嶺下淮南村昔年

楊花曾斷魂又云柯丘海棠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
又有竹詩云吾詩固云寧可使食無肉 苕溪

用其意用其語

有意用事有語用事少陵云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
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
州如此然後深穩縝麗

妙於用事

元祐中元夕 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
正爲左右相持正以此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
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發曰此誰不知後
兩日登對 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
月滿僊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
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
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
杯 侯鯖錄

不拘故常

韋應物詩云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又送
人詩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名此可謂用事
之法蓋不拘故常也 黄常明詩話

用事天然

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人遊湖
不避天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駕坐薩將軍柳氏求字
詩云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雞更問人 天然奇特潘子真詩話

用事親切

東坡和李公擇詩云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
塵白笑傖[illegible]歎蜀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爲蘇李也用事
親切如此它人不及也

用事的當

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甫從駕
景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松枝雨露新
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登後
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
王仲至和之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慶禋
坡稱歎之蓋漢倪寬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坡亦用
人自揚州太守召來漢武帝郊禮回至渭橋上見一婦
人洗乳于渭水上帝[illegible]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知我
也上使使問是倪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
見帝興然坡詩尚書亦乘車在[illegible]前 [illegible]人詩話

用事精確

晏文莊守安州莒公兄弟尚在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
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
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余
觀南史梁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以帝眇一目知

常嶺案以爲半面折以安此半面批所從出也皓回風舞无出処則對偶偏枯不爲佳句殊不知乃用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回風舞前輩用事必有來処又精確如此識可爲法也 漫録

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可並二宋[illegible]

詩[illegible]家千里勿食[illegible]拘杞山谷嘗賦道院枸杞詩云[illegible]家尚勿食出家安用許時同賦者服其用事精確 [illegible]詩話

用事精確

魯直善用書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illegible]覓以永遲遲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illegible]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穩密[illegible]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冀苑

[illegible]三吳仲庶待制守潭詩云自古楚有材酈餘多矣不信讀前客更得賈生否賈誼初爲吳公召置門下可見長沙其用事之精可以爲法 王直方詩話

敘事詳盡

熙寧七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 上爲撤膳避正殿□雨明日不見日食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慶王正爲樞副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正衙朝陽煙已銷前星助除修消隨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正殿皇子慶誕蔽陰不見日食四句本末當時无能過之者 筆録

用人名

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名姓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如何耳不可執以爲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此雖多用善於比喻何害其爲好句也 漫録

用經史中語

大率詩語出入經史自然有力然須是看多做多使自家據村風骨先立然後使得經史中全語作一体也嘗見[illegible]是自出語弱却使經史中全語則頭重不相勾副如村夫拐一枝青梁自覺經史中語在人眼中不入看 漫齋語録

皆用古語

荊公賦梅花云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太真[illegible]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樂天長恨歌曰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illegible]兩句皆用古語但易一如字尓 [illegible]平雜録

一字不苟

熙寧初張揆以二府初成作詩賀荊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illegible]以示陸農師農師曰[illegible]

曾慥高齋詩話論功蕭何第一皆無故實而請從嘅始初[illegible]
恩字公笑曰子甚閑也韓退之聯句詩欹頭蝦嘅姑
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為
倒置罥冒返易中實蓋譏之如此[illegible]荊公書
日絕句云春風過柳綠如繅晴日蒸紅出小[illegible]當疑
蒸紅必有所據後讀退之桃源圖詩云種桃處處惟開
花川原近遠蒸紅霞蓋出此也 西清詩話

不可牽強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鬬湊之迹蘇子瞻嘗作人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 石林詩話

不可牽出處

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以笙歌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謂何物亦是歇後蓋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石林詩話

晦翁詩

先生言阿骨打初破遼國勇鋭無敵及既下遼據其子女而北肆意蠱惑行未至其國而死因笑謂趙昌父曰頃日於呂子克處見一畫本盡虜酋與胡女並[illegible]

語[illegible]云却是道姬解[illegible]
敵[illegible]用阿骨打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用經語

詩句固難用經語然善用者不妨其韻李師中云夜如何其斗轉參橫矣夫豈[illegible]又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又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illegible]可奈何

誠齋論用事以俗為雅

有用法家吏文語為詩句者所謂以俗為雅坡云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illegible]支闌入亦此類也

誠齋論使事法

詩家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筆是也猩猩喜著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筆用之抄書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以詠物初非猩猩毛筆事也左傳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而山谷中秋月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周禮考工記車人蓋圜以象天軫方以象地而山谷云丈夫要弘毅天地為蓋軫孟子云武成取二三策而山谷稱東坡云平生五車書未吐二三策

[illegible]論用事

使事[illegible]如公太一圖詩

太華峯頭十丈花世間那得蓮如許當如是耶公儀曰事可使即使不須強使耳室中語

誤用事

唐人以詩為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蓋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耳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經與王脩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蘇端明之言也西清詩話

古今詩話方譏上廣守詩斷去隨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還就也漫叟詩話

失事實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遯齋閑覽

用事失照管

荊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指鹿為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役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荊公此詩追詠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可恨耳高齋詩話

用事未盡善

摩詰山中送別詩云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蓋用楚詞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此善用事也余舊記一小詩不知誰人作云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古樂府有折楊柳云曲終攀折處惟言久別離又云攀折贈心期別路長又云曲中無別意併是為相思皆言折楊柳以寄相思之意不言其歸則前詩用事未盡善也漫叟詩話

用事重疊

韓氏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它年蓬島音塵絕留取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詩載小說稱為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

率爾用事

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乃比郭通于鄧通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凡用故事多以事從語熟更不思究率爾之往往有誤西清詩話

壓韻

工於押韻

寇萊公延僧惠崇於池亭分題為詩公探得池上柳青字韻崇探得池鷺明字韻自午至晡崇忽點頭曰得之矣此篇功在明字凡五壓不倒公曰試口占曰雨歇方塘溢遲回不復驚暮翎沙日晚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公笑曰吾之功在青字而四壓不倒不如且已古今詩話

巧於押韻

徐師川押韻最工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外一婦人云蛙兒光透殼華角尖……詩話

古今詩用韻

詩字古通作他聲押韻者漢引詩及文選古詩為證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為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蔡寬夫之詩落韻又本此耳李林書志

落韻

蔡寬夫云謝……黃金鏁末翠翹浮動王叡垂……水……羅襦……山行兩歸……韻……

不同韻此詩……韻矣……

不可強押韻

前史稱王筠善押強韻固是詩家要處然人貪於捉對用事者往往多有趁韻之失退之筆力雄贍務以詞采凌跨一時故間亦不免此患如和席八綏闕銀河曉東風古漢春詩終篇皆叙西垣事然其一聯云傍砌看紅藥巡池詠白蘋事除柳渾外別無出處若是用此則於前後詩意無相干且趁蘋字韻而已然則人亦有事非當用而牽強者皆出自然老杜子美收京詩以櫻桃對杖杜寫櫻桃事初若不類及其云賞因歌杖杜歸及薦櫻桃此則渾然天成略不見牽強之迹如此乃為工……詩話

古詩不拘韻

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寄韓諫議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又觀東坡與陳季常十字韻一篇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作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訾議至荊公則無是弊矣其得子固因寄以及字韻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用緝字一韻他皆類此正與老杜合後隨以黃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贈呈元二十一曹長……宋字韻一篇詩而……

韻詩而用三韻此特舉其一二三耳其他如此者甚衆今
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爲之格則老杜何以謂之
能兼衆體也黄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輕議東坡尤
爲可笑六一居士云韓退之工於用韻其得韻寛則波
瀾横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
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
難以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謂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
蟻封疾徐中節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且退之於
用韻措辭如此號謂老杜反不能之是又非黄所能知
也 苕溪叢話

重押韻

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爲
病也雙鳥詩押兩頭字否花詩押兩花字苕溪漁隱曰
瀆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閑字日夜不得閑君子
不可閑蓋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詩意不恤其爲
病也 孔毅夫雜記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來
不上船一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長安市上酒家眠一
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觴白眼望青天一曰皎如玉
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又曰脱帽露頂王公
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

近[illegible]詩首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重用韻亦其
按子美此歌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爲題則是一歌也此
歌首尾於押字韻中押未嘗移用韻則非分爲八段蓋
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於歌乎如園人送瓜詩
曰傾浮瀉水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侵種此何
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園山腳詩曰巖收困用事
元氣蕭颯梁又曰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一篇押二
梁字也北征詩曰雖時遇艱虞野少暇日又曰老夫
情懷惡嘔泄臥數日一篇押二日字也示從孫濟詩曰
[illegible]二[illegible]不敢望恩旋又曰淡交[illegible]恩遠回
[illegible]一篇押二旋字也贈李八秘書詩曰事業[illegible]迎代郎官
[illegible]貴朱虛又曰[illegible]巫峽遠[illegible]一篇押二虛
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又曰衆歸
[illegible]篇[illegible]波延揭厲一篇押二厲字也[illegible]三詩曰
自多亮律尊罍歌問山陵又曰[illegible]松舟搖歷可
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寄薛璩畢曜[illegible]詩曰栖遑分半
最[illegible]浮萍又曰[illegible]玉[illegible]定程青萍一篇押
二萍字也寄賈嚴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
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俊志必在騰騫一篇押二
騫字也[illegible]如此類甚多然子美非押韻爲此者
蓋[illegible]本也故又[illegible]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
促又曰[illegible]一何悲然念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書

字[illegible]又曰□明珠交王体珊瑚間木難又曰佳人金羈
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北謝靈運述祖德詩
曰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外物徒何貴勗志故
絕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又南園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
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一篇押二同字
也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又曰野曠
類尙子重遊以邴生一篇押三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
世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
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行曰泛舟清川渚遙望江山
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illegible]
宗詠懷詩曰何當行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illegible]
淵中路將安歸一篇押二歸字[illegible]
賈榮梅生隱市門又曰太平多[illegible]門一篇
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舟踰萬艘帶甲千萬人
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
自有休格杜子美亦倣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
一篇押二丘字二陽字又[illegible]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向
字又李花[illegible]押二州字二頭字二
秋字二休字又和[illegible]詩押二行字又示
爽詩押二愁字又叉魚詩押二錢字寄孟郊詩押二見
字[illegible]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退居詩押二
[illegible]行字寄元微之詩押二夷字出字

[illegible]詩押[illegible]小字遊悟[illegible]詩押二槃字[illegible]
餘詩人如[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押耳豕
擢於飲中八仙歌而致[illegible]耶子瞻[illegible]詩曰忽憶
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曰二耳義不
同故得重用[illegible]

和韻[illegible]

東坡和柳子[illegible]韻[illegible]刀齒生光
更遭[illegible]光之劍[illegible]
縱縷又左傳[illegible]事[illegible]一韻人所更易而七篇
未嘗改又貫[illegible]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韻[illegible]

家字[illegible]時有東施家西施家
故李太白詩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贈
別乃云[illegible]歌[illegible]唱徹[illegible]行啼它年一舸
鴟夷去記取儂家舊姓西[illegible]爲韻何牽耶丹鉛集

屬對

六對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 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虫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嘆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 詩苑類格

誠齋稱木天金地之對

廬陵有村落地名何山有金地寺寺壁有廬陵丞某人留題云今朝憩息來金地何日翱翔到木天觀者歎其的對後其中再入館職唱和云見說木天猶突兀斬開金地亦清閑是時南渡之後駐蹕臨安百司官寺未立暫寓一僧舍爲秘書省而汴京本省猶未毀其中此聯尚士歎其親切

陵陽謂對偶不必拘繩墨

嘗與公論對偶如剛腸與此鄉衰鶯啼花以顏色對酒名對爲親切至如杜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止以菊花對竹葉便蕭散不爲繩墨所窘公曰枸杞因吾有雞栖奈汝何蓋借枸杞以對雞栖冬溫蚊蚋在人遠鳧鴨亂人遠如此明然又亦以字對而不對者此皆抉于不可不知子瞻岐亭詩云洗盞酌鵝黃磨刀切熊白是用例者也

巧對

荆公詩草深留翠碧花遠沒黃鸝人只知翠碧黃鸝爲精切不知是四色也又以武丘對文鷁殺青對生白苦吟對甘飲飛瓊對弄玉世皆不及其工小杜以錦字對琴心荆公以帶眼對琴心謝奕亦以錦納對琴心亦荆公爲最精切近時若蔡駒父以青奴對黃妳黃妳出金樓子青奴山谷所名也予讀國史補作錄旁後以對子建集中金瓢濕螢出長吉集乾鵲出西京雜記予以濕螢對乾鵲又上有以河魚對海鳥人以爲工 雪浪齋日記

屬對精切

潘子真詩話云昔公詩繁杨與十舞黃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綴声後緩声故子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 洪駒父詩話

對偶親切

詩與九齡雖吉夢山〻

馬歲是庭吉此樂天作開成太

行搜詞對事親切少有其比也 王直方詩話

銖兩不差

晚唐詩句尚切對然氣韻甚卑鄭谷山居云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自謂銖兩不差有人作梅花詩云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出晚來天對偶雖偏亦有佳處 詩史

無斧鑿痕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於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高才元豐間以一萬錢二萬錢倚吕罪得要得作答謝之有句不真人貴常欺其爲其切題東坡得子貢之書遺以六難至亦佳己因作詩寄之云吉恵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有功 復齋漫錄

一字不苟

晉公自朱崖內徙治光清遠以物侍曾祖母寄安陽歸寧論商翁其孫姪也亦自衡湘來晉公一日循江消散於一舟行戲爲語曰舟絡水面以令諸甥對之陳彥登云雲過山間張子以謂水底山頭以況山巖貫不等當作雲過山腰細觀模擬出一時不甚超卓然前輩屬詞之切教導後生亦自有方 潘子真詩話

老杜對偶

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先生詩意極美者不惟近體

鼓鑄出於古風句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對爲高古何耶 少陵詩正異

不可參以異代

荊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隨宰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也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歸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干數之也 詩林

佳對

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爲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又王直方詩話載楊寬夫天啓爲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自得名何用將士三年死不治與此相類亦佳對也 優古堂詩話

的對

唐許渾題孫處士居云高歌懷地肺遠賦憶天台爲的對其詩曰金壇名洞墟之膏腴可以避水之地肺注云其地肥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餘話

奇對

對句法人不過以事以意出處備具謂之妙荆公曰平昔離愁寛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不若東坡奇特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亦曾捫虱話辛酸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爲虱對龍驤爲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可没

借對

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録袍笏未復牙緋 [illegible] 非杜子美詩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以飲子對懷君亦[illegible]牙緋之比也 東觀

荆公和人詩以庚桑對五柳黄君日對白雞年 [illegible] 根木生下土乘不墜秋風五峯高不下鳥木幾經秋以下對秋蓋夏字聲同也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以[illegible]紅藥在終日子規啼以子對紅以紅對子皆假其色也閑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一對柏以十對遷假其數也 [illegible]

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盖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illegible]之眼穿長訝雙魚斷[illegible]相期[illegible]白首[illegible]與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諸人遂立以爲格賈島嵒廉[illegible]葉落開户子規啼[illegible]因尋樵子徑得到葛洪家爲例以爲假對[illegible]謂之[illegible]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不可泥對

荆公云凡人作詩不可泥於對屬如歐陽公作泥滑滑云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千字不可以對宮字若當時作朱門雖可以對而句力便弱耳 王直方

退之古詩故避屬對

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如淮之水舒舒楚山且叢叢者是也 唐子西語録

詩人玉屑卷之七

煆煉

總論

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愧哉（唐子西語錄）

煉字

作詩在於煉字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煉中間一字地拆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煉末後一字唐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若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之詩何異（吾昌當之）

煉格

煉句不如煉字煉字不如煉意煉意不如煉格以聲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髓（金針詩格）

鍊意

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詩眼）

煉韻

陳君節字明信嘗言煉句不如煉韻余以為若只覓好韻則失於首尾不相貫穿（王直方詩話）

旬鍛月煉

唐人雖小詩必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煉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完語未工改第三句云人面祗今何處在蓋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

句中有眼

汪彥章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迓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子蒼為改兩字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眼也古人煉字只於眼上煉蓋五字詩以第三字為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為眼也

詩貴造微

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為之至於字字皆鍛得之甚艱但患觀者滅裂不見其工耳若果意熟完一讀便盡此類最易為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精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為醫也（筆談）

求其疵而去之

詩在與人商論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鬬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爲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 唐子西語錄

剩一字

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又郡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爲道來雖遠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謂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公曰此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公曰此公思敏取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公將掌中示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同上

老杜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然何以[illegible]

陵陽謂少陵改詩

賦詩十首不若改詩一首少陵有新詩改罷自長吟之句雖少陵之才亦須改定 陵陽室中語

樂天

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苕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焉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皮日休

百鍊爲字千鍊成句

歐公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蓋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略如宗室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呂氏童蒙訓

東坡

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以爲改者勝（王直方詩話）
讀詩要洞曉乃得歟中錄（跋詩）

山谷

魯直嘲小德有學語春鶯轉書窗秋雁斜後改曰學語囀春鳥塗窗行暮鴉以是詩文不厭改也（東皋雜錄）

山谷與余詩云百葉緗桃苦惱人又云欲作短歌憑阿素丁寧誇與落花風後改苦惱作觸撥改歌作章改丁寧作緩歌余以爲詩不厭多改（王直方詩話）

荊公

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葉雨後兼無葉裏花蛺蝶飛來過墻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荊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前不見花間葉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墻去却疑春色在鄰家百家詩選是荊公所選想愛此詩因爲改正七字遂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鑱斧之迹眞削鐻手也（隱居）

王平甫

嶺下保昌縣沙水村進士徐信言東坡北歸時過其書齋賞茗題壁又書一帖云嘗見王平甫自負其甘露寺詩平地風煙飛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余應之曰精神全在卷字上但恨飛字不稱耳平甫沉吟久之請余易余遂易之以横字平甫歎服大抵作詩當日鍛月煉非欲誇奇鬬異要當淘汰出合用字此是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中子玉錄者書而題詩錄以爲陳知興詩東坡必不誤矣（漫錄）

王仲至

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墻後云奏賦長楊罷亦荊公所改（王直方詩話）

韓子蒼

公嘗賦送宮吏丞高安詩云昔年束帶侍明光曾見君毫對御床今爲野辭鶴駕已騰踏不知鸞鷺占摧藏官舍落二山書蝸嶠縣路千秋橘柚黃莫嫌鄉關留不去漢廷急甲科郎長鄉既行久之乃改對字作照字蓋子瞻些好他詩云君爲淮南秀才來思金殿試云君嘗致中卷上第一人也改首對綠爲肯戀兩橘柚黃爲橘柚香莫嫌鄉關留不去作莫爲鱸魚歸故里益見其工又題李伯時及關牛圖詩云好畫誰如公子賢斷練來買不論錢後改云千金買畫亦欣然欣於卷中斷取藏詩別題（室中語）

詩不可不改余在龍安道中嘗作五言詩其初云雨時淌未歇雨後峯山開後改爲未雨萬木號既雨羣山開與其初大段不同（室中語）

論用工之過

天下事有意為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煉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吟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若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有何不可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多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狼藉聲中搖鐸夢影裏敲門僧句耳人之相去固不遠哉

覓夫詩話

沿襲

誠齋論沿襲

句有偶似古人者有心於祖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矣簡文云衣餘三尺劍杜云風塵三尺劍杜一戎衣不勝更矣南朝蘇子卿梅詩云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此者不如作者李商隱云芭蕉不展丁香結杜甫云動與雨丁香結故出於顧自在春作者不及

誠齋論淵明子美無已詩相似

淵明子美無已三人作九日詩大概相似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此淵明所謂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也無已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也

誠齋論東坡介甫處相似

東坡云

人寂寂新亂院落夜深深介甫云金爐香盡漏聲殘翦
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二
詩流雅抑然亦有甲乙

東坡

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
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
東坡復自汝移揚作詩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
玻璃風用歐公詩也侯鯖錄

陵陽論山谷

一日因坐客論魯直詩体致新巧自作格轍次客舉曾
直題子瞻伯時畫竹石牛圖詩云石吾甚愛之勿使牛
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鬭殘我竹如此体製甚新公徐云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甚
是李白獨漉篇也至中品

誠齋論山谷詩

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
香春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
也特改五字耳賈詩云桃花歷亂李花香

山谷取唐人詩

唐朱書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
心无閑時今日見玉色延知山谷正更歸夢三百日一
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後齋漫錄

山谷倣歐公詩

永叔送原甫出守永興詩云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
君以宣城鼠鬚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
坂黃魯直送王郎詩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
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
淚之聲酒澆胸中之磊塊菊制短世之頹齡墨以傳千
古文章之印歌以寫從來兄弟之情近時李督以謂此
格獨魯直為之殊不知永叔已先有也漁隱

簡齋

鄭谷蜀中海棠詩一首前一云穠麗最宜新著雨妖饒
全在欲開時然歐公以鄭詩爲格卑近世陳去非賞用
鄭意賦海棠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无數開欲
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始本鄭意使貴方力
自去不俟矣山谷亦有紫綿揉色海棠開之句緩齋

吳可

韓子蒼言吳可小詩東風吹盡牆來往時送江梅一陣
香殊不知張芸叟宋菊詩云情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
來特送香只改此耳後齋漫錄

周機軸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鳥逾白
山青花欲燃之句似之膾王侍御云曉鶯工迸淚秋月
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

一機軸也[illegible]

有家法

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綰霧青絲弱牽風紫蔓長又云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亦有家法矣[illegible]

暗合子美

王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似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蔡寬夫詩話]

模寫東坡

[illegible]詩話記其父蔡元長當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乃模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illegible]

[illegible]襲其意

[illegible]燕子飛來[illegible]立[illegible]

[illegible]遠紹其意[illegible]

用其意

[illegible]隨[illegible]迎歸故公有詩見寄云萬里說[illegible]只欲[illegible]往[illegible]下[illegible]與回山秋[illegible]同此詩辛章豈用詩思人間盡今將[illegible]求之意耶[illegible]

取其意

[illegible]安得龍山湖[illegible]回安河[illegible]水從樓前來[illegible]美人淚[illegible]子[illegible]取其意以代[illegible]作詩云君住江濱起高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illegible]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illegible]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illegible]一道泉回繞御溝先皇昔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也[illegible]

意同辭異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處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同而辭殊皆曲盡其妙[漁隱]

辭同意異

[illegible]初喜[illegible]微雨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illegible]乃知出於老杜千崖秋氣高[illegible]一家言

嵩崖閣秋氣耳猶未及江天水國氣象宏闊㝡一日兩
後過太湖泊舟洞庭山下乃得句云木落洞庭秋或云
此蹈襲楓落吳江冷語業經吟為秋則氣象自不同彼
記時耳是安知秋色之高遠在洞庭裏許乎此淵源自
楚騷中來九歌云洞庭波兮木葉下其間寫物象宏放
如此詩可以易言哉 林齋

即舊為新

變皆半文饕悉讒銘云受圖黃石不與師表之心學劍
白猿遂得風雲之志牧之類李西平宅詩云受圖黃石
老學劍白猿翁亦即舊為新之一端也 蹤子貞詩話

摹擬

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云鑿開魚鳥忘情地
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謂騷古未有此語然
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圖命幕客徐仲雅賦詩云
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用古句摹擬詞人
類如此但有工與否耳 西清詩話

剽竊

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于後乃題持約
二字莫謂此詩即持約所作此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
羅隱作乃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催次第春梅花已
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裏何異榮枯世上人古之詩
人如王維猶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著

秦少游貝役所劉云何分門賦司空曙春入燒痕青劉長卿
不是師兄多犯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斬集一笑也
漁隱

相襲

公嘗有詩送李鄭夫云浩声臨潁後臨川耕甚臨江巴
殼傳僕口王以王介甫同官同齒復同科朋友姻分
最多公笑曰偶取筆中語
一日因論詩注漸中曾宜舊江引運家時着是苦賢
舟在寒沙夜潮落就無漁父扶活公曰舊着二字是用
韓偓源翁語無人安 宋中語
一日有坐客問公曰全用古人一句可乎公曰然如杜
少陵詩云使君自有婦而與車馬喧之類是也 室中語

盜全句

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
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此兩
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綴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
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
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蓋澄江淨如練即元暉全句
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漁隱

待仿太甚

東坡作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
中而少游作俞充哀詞乃云風生使者旌旗上春在將

草□亘中余以爲依仿太過 江西宗派詩話

屋下架屋

南方浮圖能詩者多士大夫鮮有汲引多汩沒不顯福州僧有詩百餘篇其中佳句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未識古人也苕溪漁隱曰此一聯乃體李義山虹收青嶂雨鳥没夕陽天之謂屋下架屋者殊不經人道語不足貴也 古今詩話

言太太過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拂樹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以□鷓鴣可若屆敲竹葉飛那堪月下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蒙家學與為市人書翁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為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石林詩話

不約而合

退之心評孫樵來惟有火眼如別後自添花臨川云髮爲感傷無翠藻眼從瞻望有玄花又父敍江總文才妙自裁貞辭骨捐也又云又諸郭璞言多驗老比顔含意更疎韓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東坡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柳子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今爲嶺外行王十年江海別常輒豈料今隨寡婦行晦直以源情招物議作將文字趁時名王直以文章歸閲色未心且月貝登臨卻十二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又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蘇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又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皆不約而合句法使然故也 書錄

古人亦有所祖

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 云云 後皆指前公相襲其是始由子厚大人賦全做遠遊而歐子心事非相如所可窺識故氣象自別淵明歸去來辭千古絶唱亦是祖歸田賦意此類甚多只如退之平淮西碑全是尚書句法秋懷詩全是選詩體 □詩錄

相習不足道

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隱景早已而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當怪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述者工於作者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蹊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寤寐見之陳陶則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

詩若不及作者

梅堯臣戲謝師厚詩有云[illegible]燈光[illegible]恨分拆口搖錐

亦有黃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

尤閒逸也同上梅公長唐才錫有題鄭君詩云一剩當

共籬邊[illegible]公同是一公之詩殊不乎此

不入分體

太白云解鞍[illegible]以靜如練令人懷[illegible]謝元暉登[illegible]直則

云澄江淨如練[illegible]休道當工靜如練[illegible]文海云鳥鳴

山更幽至介甫則曰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

幽皆反其意而用之益不及[illegible]之耳

不[illegible]

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亦微之俠客

行云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世名二公

寓意不同[illegible]

陵陽云目前[illegible]人道今人一

下筆要不蹈襲故人[illegible]而反

不可曉耳[illegible]

奪胎換骨

總說

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荊公菊詩曰千花百卉彫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李翰林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illegible]山谷從[illegible]臺詩[illegible]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緩而意精確荊公與故人詩曰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臨風抄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詩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

誠齋論奪胎換骨

有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者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濕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

浮生半日閒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杜少陵李白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山谷簟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秖是說家鄉呂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秖是滴芭蕉凡皆以故為新

奪胎換骨

白道猷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後秦少游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道潛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庚溪

意同辭異

鄭毅夫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俱是花語意清絕與在瀘江見一詩云坐見茅簷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知疊嶂夜來雨清曉不梅花亂流狀後景物語不凡世式云司馬才叔作詩題載在可正平詩中 上同

當有別意

杜陵謁玄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 徽宗作集 摭劇視詞則比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衮西風逐鴈行亦以鴈行對龍衮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茲不謂之有所可乎不然則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東坡子美云峽束滄溟深肘月薰摧紐巧裂栽非不佳也然已用杜意峽束滄江起巖洲古樹圍之句則不工而无別意矣 漫叟詩話

點化

尤更清巧

隨云朱高年絕句春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斸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用前人詠筍云無忙日喚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而高年點化乃爾精巧介觀者已先有此句從斌老乞苦筍云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皆成竹亦詩中之囊穎也 澗 玉林云按白樂天詩云已喚莫踟躕南風吹作竹亦觀此語耳

用古人意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荊公點化之則云繰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面水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磬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管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精彩數倍

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等詩種竹窗等詩餘三篇用其詩略點化而巴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

筆重經題令精彩數倍此詩歟然韻語陽秋

點化古語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陵語點化之末句尤工 臨漢

句優于古

吳僧錢塘白塔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陳後山詩話郭其詩不文曰是分界堠子耳及後山在錢塘仍有句云吳語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此如李光弼用郭子儀旗幟士卒一號令所及精采皆變者也 [illegible]

詩人玉屑卷之八

托物

取況

詩之取況日月比君后龍比君位雨露比德澤雷霆比刑威山河比邦國陰陽比君臣金玉比忠烈松竹比節義鸞鳳比君子燕雀比小人

誠齋論比擬

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脣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酴醾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

托興

子美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于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二山老人語錄

托物以寓意

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為最如梅聖俞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蟲蝕釘頭生是雖闘敗絲綃碎卻叫扶出真珠明誦此則知其詠笑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仙宮女鬭新妝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為雲為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蘇黃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

也東坡謝杜沂遊武昌以酴醾見惠詩云淒涼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翠巘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山谷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詠桃花絕句云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襪到羊家真筌蟲蝕詩句斷猶託餘情開此花余嘗因庭下黃白菊花相間開遂效此格作詩詠之曰何處金錢與玉錢化為蝴蝶夜翩翩青絲網住芳叢下開作秋花取意妍金玉錢事見杜陽雜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古人有詠玉簪花詩云昨夜瑤池阿母家飛瓊扶下紫雲車玉簪墮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 [illegible]

托物

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臠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詩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蓄方入詩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纔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島嶼分諸侯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化統也天覺律詩格云諷刺則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illegible]伊周之類也又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聞沙鳥喻小人見用漁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於亂朝退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利之臣雲喻邪佞之臣樓比朝廷也若此之類可為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旨也其說數十悉皆類此覺範禁臠云杜子美詩[illegible]山閑野竹事意在譏刺風俗如二絕句以[illegible]新花蘂未堪飛言後進賢[illegible]以盡何忍壓時兩打稀

書其恩重討薄眠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者時雨比天
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
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知也自今已後知
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家以養正理喻因取山
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革面訟譏不知媿恥也無
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
至從嗔不出迎言唯予道爲筱矣也前輩多失其意作
之知歸維素詩曰風花曉枝蝴蝶鬧雨勺春圃桔槔閑
又蔡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亦
以雨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矣時公
在相州作熟果比大臣黜落時公在安州覺譏聲遊天
覺之門宜其識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
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
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
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遯齋

子美託物

杜子美詩有紛紛跳枝半不禁語閑佳矣而不若山意
衝寒欲放梅爲尤妙又荷葉荷花淨如拭此有得於仰
書以清淨荷華喻人性之意故有之高放荷之一清亦獨
子美識之 休齋

諷興

興與訕異

自古工詩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
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萵
苣詩云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
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
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堂
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言詩矣
古今詩話

戒訕謗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
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
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
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
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
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時之忿者人皆以爲詩
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山谷

詩有補于世

錢惟演爲洛師留守置驛貢花識者鄙之蔡君謨加法
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嘆曰君謨乃爲此也坡作荔枝
歎云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痏雨順風調百

使令民不飢寒為上瑞若不見武夷深邊衆竹等可
使豪相攙加吾君盛德豈在此致養口腹何陋邪又不
見洛陽丞相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補世之語不能
易也覺愛子敬方汴河直進紅綃云汴水通淮利最多
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
此等語皆可為不倚之歎也君多

有三百篇之旨

蕭爽中河南人有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
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此孫光憲謂有三百篇之旨此亦為
詩史 詩史

歐陽公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
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
兵晏公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
事鍾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鬧 ...

荊公詩

荊公送呂望之赴臨江詩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
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詩二十字耳崇仁愛抑奔
競皆具焉何以為能行此言則覆生類以飽口腹則
疲民以肥權勢皆寡矣

杖後竹夫人詩

呂居仁詠杖後竹夫人詩云與君宿昔尚同牀正坐西
風一夜涼使學姬歸尚方書不如閨房家中藏人青幼
變乃如此世事多矣抵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
苦守專房狀照合詩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尚專
房居仁用此語也 漁隱

聞蟬詩

吳興陸蒙老嘗為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有
好譏誚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陸曰君既
能詩可詠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為之曰綠陰深處
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
顧螳螂因以是譏之其人愧而少戢 東皋詩話

歸燕詩

張九齡為相有謇諤匪躬之誠明皇怠於政事李林甫
陰中傷之方秋明皇令高力士持白羽扇賜焉九齡作
賦以謝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
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又作歸燕詩貽林甫曰海燕雖
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
入華堂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知其必
退恚怒稍解 明皇雜錄

啄木詩

治平中有吉州吉水令忘其姓名治邑嚴酷有野人為
道狗啄木詩諷之曰翠翎迎日動紅觜響煙蘿不顧泥
丸及唯貪得食多才雖搖朽木又上暖山何異起團林

閑花注爭奈何今見其詩稍緩刑將人日日馬吟大笛
府名談

贈釣者詩

范希文有贈釣者詩曰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
一葉舟出没風濤裏不徒作也〈同上〉

紅梅詩

龍陵爲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
有詩其略曰春風如醉酒看物物不芳……後迫
此白日邊春風日浩蕩……所以……根向來
歳寒枝……頗色……詩香與
故將老辭語妙又有規戒不苟作也〈庚溪詩話〉

御柳詩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進上疏云……
眞宗嘉其敢言翌日臨朝抽其疏以示執政歎賞久之
召爲右正言然爲王冀公所忌一日眞宗賦御溝柳
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
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
舞人〈東軒筆録〉

夏雲詩

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貫州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見之
已而倚檻看雲……
雲詩……如峯如火夜如絲飛過微陰落檻前大池

生靈危殆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初月詩

夏鄭公竦詠初月詩微升紫塞外……隱景雲端以
爲意于……宗也鄭公書詩者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
星……此衆客……其……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隱
居詩話〉

于濆詩

于濆爲詩頗下數花對花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
稀唯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鑑戒有情〉

唐備詩

詩曰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
道題路傍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
青青猶未悟又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
吹波浪高百尺皆協騷雅〈同上〉

溫厚之氣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
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崇厚之
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因
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龜山語錄〉

規誡

子美詩

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伏節死義也 三山老人語錄

魏野詩

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游贈寇萊公詩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辭未聞有規勸之語如此者 同上

又啄木詩云千林啄如盡一腹餒何妨有詩人規誡之

風 歐公詩話

規勸

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為然即請守相州苕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若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歸分陝之重而為晝錦之榮可謂能規勸矣 高齋閒錄

白戰

禁體物語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公守汝陰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之兩篇力欲去此體雖冥搜奇譎亦不免縞帶銀盃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

兩篇殆無以過之也 石林詩話

歐蘇雪詩

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莫犯暮雪緌緌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為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窗靜聞落酒壚成徑集瓶罌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猊虎團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麰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屩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為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胸襟如洗瀹

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潁雖陋邦文士衆
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為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噱
其後東坡居士出守汝陰禱雨張龍公祠得小雪與客
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
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
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
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
篇詩曰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
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
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只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尚喜
更鼓永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
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飈驚落屑模糊檜頂
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
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自二公賦
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措筆乎

谿堂雪詩

西南地暖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退居天國
谿堂山深氣寒[illegible]無冬而不雪每一賞玩必命
諸子賦詩[illegible]既而[illegible]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
取聲色氣味富貴勢力數字離為八章章止四句以代一
日之話且知余之好不在於世俗所爭而在於此也仍
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鷺為比[illegible]

[illegible]竹與風[illegible]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閒㘅
[illegible]關來披[illegible]塵生恭姑射群仙邏
迤邐[illegible]速庭無[illegible]行蹤氣半夜欺凌
[illegible]更[illegible]風力[illegible]地爐火暖[illegible]無[illegible]得山村
酒價[illegible]擬欲為
[illegible]水記惠山泉[illegible]釀泉[illegible]足人心平地
今聞一尺深此為豐年報消息藍田何止萬黃金[illegible]海
風吹浪去無邊倏忽凝為萬頃田五月[illegible]人肺不
知價直幾多錢[illegible]高下橫斜薄又濃[illegible]相攻
莫言造物渾無意好醜[illegible]萬石千鈞積累
成未應忽此一毫輕寒松瘦竹[illegible]分明聞折
荅玉局文

蒲鞋詩

劉[illegible]明江左人[illegible]南馬氏有蒲鞋詩云吳江浪
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窗離玉指便隨羅
襪上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尚
棲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

誠齋霰詩

霰花遣汝作前鋒勢[illegible]皇欲暗空[illegible]巧尋疎處漏
跳階誤到暖邊融寒[illegible]雨山難白冷氣侵人火失紅
方訝一冬[illegible]其今宵敢嘆卧如弓

詩人玉屑卷之九

含蓄

總說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鎪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珊瑚鉤詩話

尚意

詩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古人說雄深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語三分可幾風雅下語六分可追李杜下語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易此詩人之難 漫齋語錄

句含蓄意含蓄

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更把茱萸子細看又宮怨曰寶仗平明宮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又白樂天云淚濕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

子美含蓄

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刺史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細看此詩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詩句含蓄蓋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冢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漁隱

元微之詩

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聞白樂天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 隨筆

語意有無窮之味

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詞道開天間宮禁事最爲深切然微之有行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隨筆

詩趣

天趣

王摩詰山中詩曰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衣躰曰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平語罷更携手月明洲渚生此得天趣問曰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解余竟不能詰 今齋

奇趣

東坡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曰日莫巾紫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才高意遠造語精到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東坡則曰山中若宿依然在按上摇蕩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能對甚的乃字不露得淵明處耳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緑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 欸乃二字相呼声相應也

野人趣

閑居云素蟲戲花話童樂誇鬭草嬴得野人趣非急務故也又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燈蓋貧寒太甚改葉爲藥不唯壞此一句併下句亦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 歐公詩話

登高臨遠之趣

山谷言庾子山云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爲楷式其卒章云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 論子

詩思

總說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棨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遊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壒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幾矣謝無逸問潘大臨近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易敗也

有佳思

余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詩後讀王維

集乃王縉別輞川別業詩附右集中[illegible]

詩思悽惋

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鋱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漁隱

詩思不出三百里

唐求臨池洗硯詩云恰似有龍深處臥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漸寒沙上路欲與水边村早行云沙上鳥猶睡渡頭人已行詩思不出二百里間[illegible]

詩味

杜遅爐偕燼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云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閑棄山中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

詩境

韓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或閒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云雞聲不到禪林栢子煙中坐擁衾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爐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滲佀中味非造此境不能形容也苕溪

體用

十不可

一曰高不可言高二曰遠不可言遠三曰閑不可言閑四曰靜不可言靜五曰憂不可言憂六曰喜不可言喜七曰落不可言落八曰碎不可言碎九曰苦不可言苦十曰樂不可言樂 詩家刺吟寶錄序

言用勿言體

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勿言體則意深矣若言冷則云可咽不可漱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履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 漫叟詩話

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荊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荊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答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於險惡處也苕溪漁隱曰荊公詩云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白雪即絲黃雲即麥亦不言其名也余嘗效之云為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蛙與促織二

蟲也 吟窗

不名其物

臨川云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窗一炷雲皆不名其物然子厚破額山前碧玉流已有此格 雪浪

如詠禽鳥言其標致與羽毛飛鳴則陋矣

叙禽中惟詠鶴最爲高逸其次以其亦與野不恰又嘗見於六經後之詩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規然拘於羽毛飛鳴之間如詠鷹云低頭下恐井砂隨飛拂當空白雪翎此白樂天詩耳直言其規矩毛羽四時羽扇此杜牧之詩皆格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舞鶴賦云臨飄摇之憑虛拖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云鶴資云長唳風宵叙立霜霽云餘引升開步逸含雲外精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起屋詩雪飛此李文饒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此陶羅詩亦格卑無遠韻至於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芰如婦如女墮素躍蹤似見放棄白鷺來遊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興者矣於詩澤云雲漢知心處林巒見思孤僧東宗云曉朝汕日暖引步舞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此乃奇語也 庚溪詩話

胡五峯謂晦庵此詩有體而無用

先生送胡籍溪有詩云瓦釜前頭列翠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因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其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而有發也五峯詩云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晦庵

風調

高古爲難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疎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詩話

薛能劉白

薛能晚唐詩人格調不高而妄自尊大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哉 隱居

平淡

先組麗而後平淡

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淡名未嘗不然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公因令適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剛以劇奏笑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韻語陽秋

非力所能

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澹余以謂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竹坡詩

卒造平淡

余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已 陸龜蒙文

晦庵云

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閑適

苕溪漁隱詩

余卜居苕溪日以漁釣自適因自稱苕溪漁隱臨流結屋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善墨戲落筆瀟洒為余作苕溪漁隱圖覽其摹擬幽稍有韻倚作題之左方既久復多不能盡錄聊舉其一二云淺遝卸短長行淡上來來去去抑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下鏡中天秋盡溪漢荷葉蓮花初合蓮葉黃鈞船盡日來往處南村北村稻香巷夜綸竿撥棹歸短篷斜掩蓆漁蓑日高春睡無人喚滿懷抱夢飛 漁隱

車蓋亭絕句

蔡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絕句為吳處厚箋注得罪謫新州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適自在之意

自得

要到自得處方是詩

詩吟函得到自有得處如化工生物千花萬草不名一物一態若模勒前人無自得只如世間剪裁花兒一件樣只做得一件也 漫齋語錄

變態

縛虎手

薛許昌荅書生贈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皆破觚爲圓剉剛成柔始爲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 西清詩話

韓文公

韓昌黎酬贈張秘書詩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

唐扶詩

子美題道林岳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與老夫宋公之問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爲傑出其後唐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眞少恩意雖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之

不能變態

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窓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極稱其詩不知何也 [illegible]

圓熟

好詩如彈丸

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荅王鞏云新詩如彈丸及送歐陽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柿彈蓋謂詩貴圓熟也然以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乾枯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可與古之作者並驅 王直方詩話

詞勝

小石調

鍾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嘗謂杜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售也淮海詩亦然人戲謂可入小石調然率多美句但綺麗太勝爾子美並帶芙蓉本自雙木藉琴風翠帶長還之金釵半醉坐添春牧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鍾宮耶

元祐中祕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最工云翠浪有聲黃繖動春風無力綵旗垂秦少游云簾幕千家錦繡垂仲至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 孔氏談苑

綺麗

不可以綺麗害正氣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緑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絶妙古今王荊公云春谷閙適則有窮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静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言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平古則有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殿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絶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碧溪

原缺

富貴

富貴佳致

溫飛卿晩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漁隱

非窮兒家語

行中云山谷稱晏叔原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裏風定非窮兒家語王直方詩話

詩原乎心

歐陽文忠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李氏鉅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與時挑對菜和根煮新生帶燒異矣遯齋

善言富貴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言詩嘗曰老覓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漁隱詩話

此人是也

項斯

[illegible]省見江表士人項斯詩贈之詩云度度見君詩
[illegible]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
項斯由是四方知名 古今詩話

白樂天

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
居大不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古今詩話

趙倚樓

杜紫微覧趙渭南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聲人倚樓因目之為趙倚樓 古今詩話

謝蝴蝶

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其間絕有佳
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
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
到翅迴又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
若謝句意深遠 古今詩話

鮑孤鴈

鮑當為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鴈詩所謂
天寒稻粱少万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
大稱賞因號鮑孤鴈 司馬文正詩話

夏英公

夏鄭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
為詩一日攜所業伺李相文靖沆退朝拜於馬首而
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
愛之終卷皆佳句翌日袖詩呈 真宗及叙死事之後
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東軒筆錄

王文穆

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寓依蒙府家時 章聖以壽王
出閣封一日晚過其家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
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
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
王欽若王遽召之一見敘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致位
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 西清詩話

王琪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
史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俾
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
沼尚留名儀鳳終陳跡鳴蛙只沸聲凄涼不可問落日
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遊
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
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声
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 青箱雜記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舉進士時，執政為馮魏公，公以自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掩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第二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如此。東軒筆錄

荊公以三詩取三士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剝玉嶙峋，高節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別，擺撥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荊公為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為知己。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元豐末，王承議遠，熙寧初游京師，久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粳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傍人門。荊公一見，曰：此定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荊公為憲江東，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小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久之，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荊公以三詩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劉敏修

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稱歎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劉敏修也。復齋

賀方回

賀方回題一絕于定林寺云：破冰泉脉漱籬根，壞衲猶疑掛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王見之，大稱賞，緣此知名。王直方詩話

蘇後湖

蘇伯固之子名庠，字養直，作清江曲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片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坡曰：若置在李太白集中，誰疑其非。王直方詩話

曹翰

曹武毅公翰平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玉壺清話

伍喬

伍喬張洎少相友善張為翰林學士眷龍優異伍為歙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曰張遊宴時投之一日張与僚友近宴會燕歡甚僕投詩詩云不知何處可消憂公退猶尋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遶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遶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得詩詠歎容久之為言於上召還為考功員外郎 詩史

劉子先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聖書閣十年子厚雖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用志深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疏慵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騏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甚喜即召為寺簿遂遷戶部侍郎 高齋詩話

龍太初

郭功父方與荊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父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荊公曰且請來相見既坐功父曰賢道能作詩能為我賦乎太初曰甚好功父曰只從相公請個詩題時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銅器荊公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頂刻誦曰茫茫[illegible]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illegible]太初緣此名聞東南 王直方詩話

姚嗣宗

華州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每託興吟詠如雪詩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詠白鷹詩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怪譎類是後竄夏國教元昊為邊患朝廷方厭兵時韓魏公抚陝右書生姚嗣宗獻崆峒山詩有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效此可惜作窮鱗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因表薦官之 西清詩話

白馬詩

王曾獻金陵牧薛大夫白馬詩白馬披緋鬣一團今[illegible]披緋欲行難遲中放去唯留迹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嘶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寬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王良子細看 古今詩話

毛國英

毛國英澤民之從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江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沉沉截碧江風旗獵獵駐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詩人也委舟以渡之

詩人玉屑卷之十

詩病

詩病有八 沈約

一曰平頭 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声 如今日良宴會 歡樂難具陳 今歡皆平声

二曰上尾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声 如青青河畔草 鬱鬱園中柳 草柳皆上声

三曰蜂腰 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声 如聞君愛我甘 竊欲自修飾 君甘皆平声 欲飾皆入声

四曰鶴膝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声 如客從遠方來 遺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 下言久離別 來思皆平声

五曰大韻 如声鳴爲韻 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

六曰小韻 除本一字外 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 如遙條不同

七曰旁紐 八曰正紐 十字內兩字雙声爲正紐 若不共一紐而有雙声爲旁紐 如流久爲正紐 流柳爲旁紐

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 餘病亦皆通 紐較詩病

鑿空亂語云 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 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 如在目前 又劉貢父詩話云 此一聯細 以爲夕陽遲則繫花 春水慢不須柳也 如老杜深山催短景 喬木易高風 則了無瑕纇 苕溪漁隱曰 春水慢不須柳 此真確論 但夕陽遲則繫花 此論殊非是 蓋夕陽遲乃繫於塢 初不繫花 以此言之 則春水慢不必柳塘 夕陽遲豈獨花塢哉 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己任 嘗得一聯云 行人折柳和輕絮 飛燕銜泥帶落花 自負警策 以示同僚 衆爭歎譽 裴光約曰 二句偏枯不爲工 蓋柳當有絮 泥或无花 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 六一居士詩話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 以爲富貴 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 後山詩話

點鬼簿 算博士

王楊盧駱有文名 人議其疵曰 楊好用古人姓名 謂之點鬼簿 駱好用數對 謂之算博士 玉泉子

倒用字

和東坡金山詩云 雲峯一隅纔涼 猶喜重來飯積香 維摩經云 維摩詰往上方 有國號香積 以衆香鉢盛滿香飯 來飽衆會 故今僧舍廚名香積 二字不可顛倒也 漁隱

狂怪

石介作三豪詩 略云 曼卿豪於詩 永叔豪於文 杜默豪於歌也 永叔亦贈默詩云 贈之三豪篇 而我濫一名 默

多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即此等第矣賜王子直
詩工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愛其語之
工然南史孔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為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陳蕃
洲無笙歌之說黃[illegible]黃

近似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賛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
見眉目有異者必嘲狙於其後人說[illegible]嘲誚詩皆[illegible]
人詩病云李義山覓僕史云[illegible]皆是破舊公牒
云便平沉定是破船詩[illegible]云方寰[illegible]部曲峭
唱路又聽鵑鵑[illegible]羅隱云雲中雞犬
劉安過月裏笙歌謝帝歸定是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
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
蹄脊宰安[illegible]而已 西淸詩話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
見而笑曰此乃是登溷之詩 東軒筆錄
羅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
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
唐漢武要王母詩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
茫豈非鬼詩耶 [illegible]
聖俞嘗云詩句義格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

也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
說者云此是人家失貓兒人以為笑 歐公詩話
丈潛贈虎圖詩末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蓋[illegible]隨堅令人
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猫兒詩也又大旱詩云
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臥龍時人以為救於湯
燖右軍也 王直方詩話

嘲謔子

有鄉人以詩謁節帥王智興智興曰吳有鶻鵰子否謂
鶻臊也 盧氏雜說

漫塘評劉啓之詩病

劉啓之以詩自許漫塘先生得其詩讀至章宗王廟詩
中兩句云皇天有意存趙孤齊王登壇鬼神泣先生笑
卷曰此未識作詩法也詩家以杜少陵爲首正謂其無
一篇不寓尊君敬上之意如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
義奮忠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煌煌太宗業樹立
甚宏達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
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先後重輕非苟作
者今頌指 高帝為趙孤罵皇天眷命有意存趙孤而
齊王登壇鬼神便泣乘勢知如此其盛毋乃抑君父之
太過而揚臣子之已甚乎 漫塘錄

礙理

害理

澧陽道傍有甘泉寺因寇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衆碑牌滿壁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頻戀謂之禮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傳龍榮人獨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何為覆車乎以過之偏為數道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鑑忠精更遣清泠洗讒嗡蓋指二公也 晉談

句好而理不通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用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褊僻異 歐公詩話

礙理

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江樓詩曰雨餘上西樓一目略千里說者以為蒼後豈可登樓又賞賦潘庭之清逸

……詩有江歸來陶隱居拄頰西山雲或謂既已休官尚得手板而拄之也 王直方詩話

長恨歌古柏行

白樂天長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幸蜀全無交涉杜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皆文章之病也

鷓鴣詩

禁通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鉤輈格磔謂鷓鴣聲也許渾鷓鴣詩美其香然鷓鴣未嘗栖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兒童競食不知厭山禽滿院飛嘗噉言荔枝未經人摘百禽不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啄穴之禽性又不嗜荔支夏月即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鷺鷥詩

張仲達詠鷺鷥詩云滄海最深處鱸魚銜得歸張文寶曰佳則佳矣爭奈鷺鷥嘴腳太長也 湘湖近事

邑令詩

方語有贈邑令詩云琴堂永日得古意印鏁經秋生蘚痕句雖佳但印上不是生蘚處不若前輩詩云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思清句雅又見令之教化大及民與不耕無田無盜賊之警也 詩府名談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言太白十四處至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遊齊梁間惟此一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君子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爲枚乘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首尖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岧岧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　又古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又朱鷺雉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餘非錯又文字訛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力力又作歷歷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願借明駝千里足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駝足漁隱不致支爲之辨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稹所作也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語已似太白然非後魏人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顏延年作　諸葛孔明梁甫吟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解題作遙望陰陽里云今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強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雞多亦奚以爲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誤取以入陶集耶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二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歸峽中此二送表明甫似長江集本宜無之其冬豪在大曆正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兩後望月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瑤臺鶴高棲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衡灌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

皆淺近浮俗非太白之作必誤入也　渭陽愛江清一
詩文苑英華作暢當而黃伯思注杜集編作少陵詩非
也　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
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
思編入杜集非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
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
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注
云至德二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也今書市諸本並不
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
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翻鎮江蜀
本雖無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
海漕臺新刊杜集亦以爲蜀本雖刪去假坡之注亦有
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蜀本也
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託名假僞漁隱雖嘗辨之而
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僞也今舉一端將不
辨而自明矣如楚山經月千峯雪注云景差蘭臺春望千峯
楚岫萬木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
前漢以前五言律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
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亦幸其有此漏逗也
杜注中有師曰者亦坡曰之類其間半僞半真尤爲淆
亂惑人此深可歎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顥渭城
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爲一首郭茂倩
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只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
爲是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荊公百家選只
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爲一首當從
荊公爲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者乃岑
參之詩誤入公集　太白塞上曲騮馬新跨紫玉鞍者
乃王昌齡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明月漢時
關者也　孟浩然集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
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
不似浩然必誤入不可不辨也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
月曠摶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誤爲
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庶從其類也　杳杳東山攜漢
妓泠泠脩竹待王歸英華作攜漢妓無疑是攜妓去芳子
姜奏絕句每首對偶且體皆如此更低者評　天初明
皇德宗詩類列爲卷其三王建迷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
同孟浩然但增其數備作家數後方是與公自去取前卷
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殆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
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唐人如沈宋王楊
盧駱陳拾遺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
詠劉眘虛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
韓柳元白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荊公當時
所選但據宋次道家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
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荊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

可嘆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曾
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
閑眠曉日聽啼鴂笑倚春風伏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
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鈎簾看獨凭紅肌捋虎鬚
此不足以書殊韓但可與閭巷小人爲文背之詞又買
劒一首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擎鬼魅愁但可與
巫師念誦也　唐人類集一代之詩不特英靈間氣極
玄又玄也顧陶作唐詩類選竇常南薰集韋縠有才
調集又有正聲集不記何人有小選集選詞苑瓊華雅
言系述其他必尚有之也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言唐
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嵒宿之詩東坡刪後二句使子
厚復生亦必心服　荊嶽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
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舟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
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
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一聯亦可刪去只用八句渾然
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非所則曰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補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

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鐻於神志之間斵輪於甘苦之外也 石林詩話

歷論諸家

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斯盛含毫瀝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迥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先乃若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駱賓王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 李太白集

左太沖詩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 宋子京

鮑照淵明

鮑照詩華而不弱陶潛詩切事情但不文耳

論子學樂天淵明詩

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閔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爲達理也樂天既退閒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实亦何可揜乎 蔡寬夫詩話

韓杜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与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耳 後山詩話

四家集

王荆公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永叔詩編爲四家集以歐公居太白之上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冷齋夜話

李杜諸人

作詩者陶冶物情体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蹟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西清詩話

詩人各有所得

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荆公

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天

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乱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万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万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

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爲幸也蔡寬夫詩話

唐人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司空圖

方干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贊寧嘗稱之曰鍛煉精粹冰瑩霞絢嘉肴自將不吹餘甘麗不葩芬苦不獲凍當且得志悠與神會孫郃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蘂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衆響其所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檝倒家林此直兒童語也寄喻鳧云寒蕪隋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鳧又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髭題鎮心寺中峰云雲接停猿樹泉藏浴鶴泉而寄越上人又云寒接停猿樹岩飛浴鶴泉其語言重複如此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拔垂樹窗邊月紅鯉驚鉤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貴韻語陽秋

苦吟句鍛句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

擬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螢影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能取唐人語而擬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　葉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採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欲識為詩苦秋霜若在心　杜牧之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杜詩

搜天斡地覓詩情　元好問自集序

擅場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　李肇國史補

詩中有助語

詩中有助語若牀頭呼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太瘦生之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　漫叟詩話

詩言志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墻高百尺莫令墻外俗人看吳聰尚門可則今改云墻高百尺任教墻外俗人看愛士之節宰相之氣象各言其志

王蘇黃札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奇莫不好也　後山集

王黃晚年詩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无已云荊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　王直方詩話

蘇黃

晦庵云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黃費安排

韓無咎

晦庵云韓無咎詩做著者似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嘲哳之音

蘇子美呂吉甫

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蘇勝於呂蓋人家兩字雖無亦可

慈母溪

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只說閨中事舞鸞那知母子情　呂氏童蒙訓

四雨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

十三

詩人玉屑卷之十三

張景陽

景陽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有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才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詩評

陸士衡

士衡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故文章之源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人云古詩其源出於國風陸機擬詩十二首文溫以麗意悲而切驚心動魄幾於一字千金詩評

劉越石

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辭且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言詩評

晦菴曰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

郭景純

景純詩憲章潘岳文体相輝彪炳可翫始變中原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詩評

文選注云遊仙之制文多自叙志狹中區而辭无俗累

二謝

語錄云二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玩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减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又云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堊目無膜爾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篦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如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

靈運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石林詩話

惠連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凋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靈運銳思何以加焉詩評

元暉

元暉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詩評

靖節

清淡之宗

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西清詩話

蕭統論淵明

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嗟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道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　[illegible]

不可及

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龜山語錄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爲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晦庵論歸去來詞

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歸去來辭一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歐陽公論歸去來詞

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荊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　遯齋閒覽

李格非論歸去來詞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　冷齋夜話

休齋論歸去來詞

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今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律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漢武帝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无首无尾无終无始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淡雷霆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与之同軌者也

詞簡理足

飲酒詩云衰榮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 苕溪詩話

詩人以來无此句

荊公嘗言其詩有許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无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苕溪漁隱曰荊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數搖手歎呼出候門遥謝載醪袪惑者吾今欲辯已忘言所謂四蔽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得此生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无事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飲酒詩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知道

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蓋摛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何補若覩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韻語陽秋

悟道

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詩話[illegible]

辯詩品所論淵明詩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攻一体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与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与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系終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繫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擬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争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石林

坡谷歎淵明之絶識

山谷云東坡在穎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絶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

折腰詹口腹云何元相国万鍾不滿欲刮椒銖兩多寡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柱者不可悔吾生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丸哉

東坡論淵明詩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寧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秦太虛效淵明挽辭

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若太虛者情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

貧士詩

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後錯本兩縣人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解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于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人

之所以可傳遠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詩眼

止酒詩

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蓽門之裏則朝市声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啜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漁隱

責子詩

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棃与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草堂

墓誌銘 元稹作

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无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閒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无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声勢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奪蘇李

氣奪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鍜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声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應隱曰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同而詞異耳

宋子京贊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万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少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長誠可信云

少游進論

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者歟

冷齋[?]言序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声韻同苦其意旨深奧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左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初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古不可追迹則序事穩实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紆切之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蕩[?]切戈水兒風雲蕩汨蛟龍黿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又云其憂邊高舉則若鶩太虛而傲萬物其馳驟椿取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直截峻整則若儼劍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一般神其其收其奔提其正以爲視天壤趍入作昔之域所謂詩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然自號一家爀世烜俗後人

而以不㳂知合之乎風雅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
唐之言詩者之然汶及爾

王彥輔序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
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絕句律章人得一概各爭
所長如太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則駭廊
廟律者可愛者之風骨者則然可以者多玷缺速至子美
之詩則[illegible]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昭
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
工於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

半山老人畫像贊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
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万殊竟
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
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稚[illegible]吟哦
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
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
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
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illegible] 三百篇之後便有子美一

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
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illegible]

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illegible]

老杜似孟子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
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又云誰能叩君門
下令減征賦寄語梅檻上詩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
有環堵等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illegible]突兀見此屋吾
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其志大庇天下仁心廣大
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謂孟子杜似如人或曰似司馬
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其詩似孟子蓋原其心也[illegible]

晦庵論杜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
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至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

陵陽論詩條畫寫物之工

杜少陵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王維
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極盡寫物之
工後來唯陳無己有云黑雲映黃槐更著白鷺度無愧
前人之作[illegible]

用詩當語

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曰車轔轔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
如曰[illegible]發發[illegible]渾然嚴重如入天陛
赤墀[illegible]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illegible]

詩史

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 蔡傳序

李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砅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寞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縟如此且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其史缺之而錄淫獨少陵載之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載王珪母姓杜不姓盧引少陵詩爲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又可正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即知王珪之妻也 西清詩話

胸中吞幾雲夢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 同上

學老杜之法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耳 潛溪詩眼

工妙至到人不可及

原缺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
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
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与自兩字間而吞山
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
竹色虛閣自松声若不用猶与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
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
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
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与
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石林詩話

一飯未嘗忘君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illegible]
以子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
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礼
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
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
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坡

妙絶古今

有問荊公老杜詩何故妙絶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東皋雜録

古今絶唱

子美詩古今絶唱也 李伯紀杜工部集序

王維

輞川之勝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
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
閑適於其間也 漁隱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
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此摩
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東坡

造意之妙與造物相表裏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
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此詩
造意之妙至与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
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
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顧知此老胸次
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後湖集

晦庵謂詩清而少氣骨

王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
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illegible]
[illegible]

韋蘇州

清新妙麗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苕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州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自成一家

樂天云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白樂天

已爲當時所貴

劉太真與韋蘇州書云顧著作來以足下郡齋燕集相視亦一時情致暢茂遒逸之如此宋齊間沈謝吳何始精於理意緣情体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則知蘇州詩爲當時所貴如此燕集所作乃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也丁直方詩話

逸詩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灑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王郎中尋孔徽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照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巾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詩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因得之故附見于此西齋叢錄

韋詩流麗

徐師川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呂氏童蒙訓

古詩勝律詩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居厚詩話

蘇後湖讀韋詩而有感

天

孟浩然

坐詩窮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踈唐元宗聞之曰卿自弃朕朕何弃卿孟胃詩不伐有巢樹冬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不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 漫叟詩話

高遠

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但詩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呂氏童蒙訓

韻高才短

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耳 後山詩話

岑參詩

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 幽閒

山谷賛

山谷題浩然畫像詩浩然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

翻江覷鼎之清流殆欲蹴月年年愁先生 杜今幾載

後來誰復釣鼇頭論鳳

秀句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遺過景入韻不拘奇挾異令晦澀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風若公輸氏當巧而不者也北齋美萬歌美蓉露下滴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炎王翻殘日寒沙帆清風動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逸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声此与古人争勝於毫釐也稱是者數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後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亦襄陽人既慕其名觀其貌嘗思文士則曾子思仲尼則師孟子吾於先生見之矣苕溪漁隱曰露被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以爲謝朓詩東觀餘論以爲何遜詩東觀是何遜詩而云之則日休以爲謝朓詩誤也 [illegible]日休

韓文公

抄句大概

韓文公[illegible]而飛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決於天地之間[illegible]如其後

論詩格

晉之宋人者[illegible]公然書法之壞自晉公始詩之壞者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illegible]

用意

退之詩豁而篤上知爲誰此七字用意哀怨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錯其爲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評者謂其語[illegible]

改一字

一字未失一篇之意

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讀守改作新字是也 苕溪漁隱曰韓王二十舍人座中見寄 大王日開門不聞寄其子[illegible]白髭盤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 今或改後仍字則失詩題與詩之意也[illegible]

公末年詩闕遺[illegible]

子美詩多叙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illegible]而未有然刪公作此家詩雖而長篇律詩曾[illegible]不識退之詩[illegible]

放自成一家世特浸其源故不及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為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解公自有旨也苕溪漁隱曰退之詩如何人有謂其無事譜家多竹叫可敵之句尤閑遠有味 韓肅夫詩話

南溪始泛

洪駒父云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王直方詩話

後山論退之詩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後山詩話

琴操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很之外不能作也 西清詩話

送李愿歸盤谷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 東坡

晉公賡詩

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山詩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敕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而晉公之詩无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知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白放浪綠野橋多為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氣渾厚詩應似其為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類可謂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兩句親書於壁 蔡寬夫詩話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无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余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集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至退之亦是傚顰其舊若言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漁隱

彈琴詩

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声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声中寄指声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声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声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声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以為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為退之雪冤 許彥周詩話

評退之詩

次指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怒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

隱居詩話

子由題聖德詩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无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欒子由

韓柳警句

蔡天啓言晉卿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舉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

卷中 第一

李長吉

品題

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杜牧之

晦庵論李賀詩

李賀詩巧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二公大驚遂

摘玲瓏馬蹄聲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
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
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
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
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後舉進士賀
父名晉肅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為著辯諱一篇總詩

古錦囊

李賀未始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每旦出
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本傳

楊花撲帳春雲熱

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
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公所稱然不迨長吉之語
許彥周詩話

桃花亂落如紅雨

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
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之出一時決
非相為剽竊復齋漫錄

劉賓客

獨步元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
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
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
塵不可追也淫佚行情調殊異語意尤傷切白樂天元
微之要皆不入此律也唯无耐脈兼非不可解當待
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閭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
存亡之鑑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
文耳山谷

用意深遠

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
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
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
繼也呂氏童蒙訓

明月可中庭

山谷至廬山一寺與群僧圍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
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尔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
庭山谷笑去洪駒父詩話

平淮西詩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

孟東野賈浪仙

論郊島詩

唐之晩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絶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爲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䟽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爲郊島詩皆非誤耶張文潛

寒澁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爲力勍氣孱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淸爲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斲石破山先觀鑱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爲如何哉若實太

僧敲月下門

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敎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値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謼詰之久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州參軍改司户未受命卒○全按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边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論詩與爲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爲僧居法乾寺號無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詠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郎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慙而下樓而去潯號賈長江唐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

棹穿波底月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島詐爲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歎久之自此不復言詩

桑乾長江二詩

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嘗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苦吟

孟郊詩寒澁窮僻琢削不暇眞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云吟殘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滄浪詩話

唐人陋於聞道

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无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寛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无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処在古无上平処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顔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同雖窮困早死而非其処身之非可以言命与郊異矣　蘇子由

孟郊之胸次形於詩句

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寛語若无所容其身者老杜則落魄不偶而氣常自若如納納乾坤大何其壯哉白樂天亦云无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

常建

佳句

丹陽殷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爲恨予謂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万籟此俱寂但聞鍾磬音 洪駒甫詩話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以爲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耶 苕溪

香山

五長

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於情。詩苑類格

造理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買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慘然，誠不足為此也。漫叟詩話

達道

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效之，名曰助道。其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也。余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至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今擬其句語，聊加變易，入於別調，[illegible]遂後述世態之不一，而終歸於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羲和走馭趁年華，不使人間歲月賒。看正鬥陽春即老，日方亭午日還斜。時情實則深如海，世事渾如亂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法藏碎金

達者之詞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達者之詞也。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青箱雜記

秀句

樂天詩：「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桐。」此語未易及。詩話

工於對

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其句而用之，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為工也。塵史

草詩

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illegible]簡而意盡。復齋漫錄

昭君詞

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絕云：「漢使卻

回寄語此次余何日續娥留君住若問安顏色莫苦留不
如宮東門去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故也然樂天賦此時
年甚少 王直方詩話

寒食詩

東坡云与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
酒酣發声坐為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
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
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寞重泉哭不聞蕭蕭暮
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声 王直方

桑落酒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
釀酒甚佳 又號桑落酒 京人呼為桑郎 盖語訛耳 庾
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 白居易詩云桑落氣
薰珠翠煖柘枝声引筦絃高 國史補

海圖屏風詩

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鼇可求
贔屓牽不動綸絕沉其鉤一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噴風
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
詩感劉闢李訓辟文通等輩為之太息 隱居詩話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
時議者欲罷之固為非策然卒討戎裝二僕事亦未易
斷也樂天蓋儒人故然其議論亦似欲罷之者其詩有
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也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
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得已而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
況欲弊所恃以勤兵用乎悲夫此未易与世士談也二
說未知孰是 東坡

玲瓏歌

商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与之云罷胡琴掩
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与
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紅綬繫
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
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
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
寄君詩 知向江邊整回棹 月落潮平是去時 苕溪漁隱
曰東坡用此歌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騄駬
黃雞催曉唱玲瓏 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
黃雞与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 又樂天与劉十九同宿
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唯共嵩陽劉處
士圍棋賭酒到天明 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白砂碧
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 白砂碧玉見續仙傳 野說

東坡似樂天

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
無素与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又他

時嘆指佐賢人知足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
世緣終淺道根深而牧之復與樂天所得幾乃略相
似其句云在郡依前六百日是也 王直方詩話

老嫗解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
不解又改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 墨客揮犀

纖豔不逞

杜牧謂白居易詩纖豔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媟
語入人肌骨不可去 唐本傳

甘露詩

洸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
然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事處幾如幸災雖
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詠也如
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類舊史樂天為
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游香山
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
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 東坡

陵陽重厚之論

公嘗曰白樂天詩今人多輕易之大可憫矣大率不曾
道得一言半句乃輕薄至於非笑古人此所以不逮到
僕曰杜子美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正
公之意也公曰當時人已如此 室中語

玉谿生

九日詩

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
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
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古今詩話
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韋平之
拜浸疎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覩之慙
恨扃閉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云令狐楚奇其文
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後從王茂元
之辟其子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綯當國商
隱歸窮約撼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君古今詩
話以謂綯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其言殊繆所據余故
以本傳證之但綯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
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耶東坡九日云闌
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
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詩也 漁隱

殺風景

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
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
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從
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

向人間殺風景更將醽醁醉花前王荊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傅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驛唱甚歡公取松下以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西清詩話

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荊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漫煎之句 三山老人語錄

斫桂樹

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道有過謫令伐樹故宋子京謝月詩亦曰吳生斫鈍西河斧無奈婆娑又滿輪緗素雜記皆論吳生斫樹事引李賀詩證之後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剛本詩其義竊恐質後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別是一事猶有吳季重亦名質 藝苑雌黃

詞意深妙

余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吳胄師範徐師川自言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它皆常語近得舍人虛閣記終篇皆奇語曰渡江以來未嘗見此信一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鬭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罍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苕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峯用徐騎省語意也

高情遠意

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膽多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非莫能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也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此兩句使人寥然後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頌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隋字而聞者爲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只知有其巧麗而不識其意也詩

淺近

李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体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禍機翠環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又云草遮回磴絶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 劉昭

西崑體

宗李義山

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内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古今詩話

佳句

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蔡寬夫詩話

歐公矯崑體

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為至到 石林詩話

荆公晚年喜稱義山

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合駐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蔡寬夫詩話

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蔕如試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窗知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今齋夜話

溫公稱其佳句

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楊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不可非前世號詩人若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也歸田錄

六一居士

六一之號

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閒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六一居士傳

歐公自負

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其為詩嘗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合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于此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嶻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

㵳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噴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遊望兮上摩青蒼之嵯峨下壓后土之鴻厖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幽穴於千巖萬壑之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泝水聲相喧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疑其好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絶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捨舟???兮讓渴盆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珷與玒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却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其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絶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余觀介甫明妃曲二篇辭格超逸誠不下永叔不可遺也因附錄之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回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其二云明妃初出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遯齋閒覽

只欲平易

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爲未盡妙以質於子和子和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如風酒旗市細雨杏花天豈不佳晚煙添柳重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 雪浪齋日記

佳句

歐公云吾行南北不到處山與世人相對愁汪彥章云路行臨頃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本章雖擬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 漁隱

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掛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榜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蔡寬夫詩話

才高不見牽強之迹

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翫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揭寒鏡餘輝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色高逾逈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遯齋閑覽

蘇子美

以詩得名

蘇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為主梅堯臣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歎也周越書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絕句

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山谷累書此詩或云亦嘗與大字 王直方詩話

聖俞子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余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公事清淡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我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歐公詩話

失於粗

爲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後山詩話

蘇過詩

東坡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鬭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苕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餧饑貓分鬚雜霜兎插架刀槊健落紙龍蛇鶩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後村詩話十四卷（缺卷九至十四）

（宋）劉克莊撰

明鈔本

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劉克莊撰。克莊有後村集，已著錄。所撰詩話，惟前集有本別行，其餘皆編入文集中，共十四卷。末有自跋，稱前後二集爲六十至七十歲時所作，續集四卷爲八十歲時所作，新集六卷則八十二歲時作也。克莊晚節頹唐，詩亦漸趨潦倒。如髮脫詩之論爲城旦寧非怨，度作沙彌亦自佳；老吏詩之只恐閻羅難抹過，鐵鞭他日鬼臀紅，殆足資笑噱。然論詩則具有條理。眞德秀作文章正宗，以詩歌一門屬之克莊，克莊所取，如漢武秋風詞及三謝之類，德秀多刪之，克莊意不爲然。其說今載前集第一卷中。蓋克莊於詩爲專門，而德秀於詩則未能深解，宜其方枘而圓鑿也。前集、後集、續集統論漢魏以下，而唐宋人詩爲多。新集六卷則詳論唐人之詩，皆採摘菁華，品題優劣，往往連錄全篇。較他家詩話兼涉考證者，爲例稍殊，蓋用唐詩紀事之例。所載宋代諸詩，其集不傳於今者十之五六，亦皆賴是書以存，可稱善本。其中如韓詩外傳、西京雜記、朝野僉載諸書，往往連篇鈔錄，至一二十條不止，以至沈既濟駁武后本紀之類，泛及史事，皆與詩無涉，殊爲例不純。又如謂杜牧兄弟分黨牛李，以爲高義，而不知爲門戶之私；謂吳融、韓偓國蹙主辱，絕無感時傷事之作，似但據唐英歌詩、香奩集，而於韓內翰集則殊未詳閱，持論亦或偶疎。至於既詆玉臺新詠爲淫哇，而又詳錄其續集；既稱歐陽修厭薄楊劉，又稱其推重楊劉，尤自相矛盾。然要其大旨，則精核者多，固迥在南宋諸家詩話上也。

後村詩話序

詩豈易言哉昔人謂詩有實正史筆而至作者之不易也亞矣以來文章之士多矣而詩話之可傳者亦僅十數家而小窗野書先生後村先生詩話一卷刊諸後村集中余久亦行故雖鄉之人亦有未之見者人僕以鄉陶 抄公始為表章而序之俾海内吟壇咸以先睹為快况其鄉之人也耶先生以劉諸 公之傳家學及從真西山之遊造詣深矣其立朝本末如范内翰準作當國流屬宰劾罷流史嵩之又坐劾罷當制不草史宇之答詔又坐號飛大節僭失無愧宋法之皇澳忠餘可從人史富貴者而世之君子願循以為說年一出置論為故予之序詩話也獨榮榮其平生

肯後李貴筆撰

前集

莆田劉克莊潛夫著

故事經進徽宗表翰林講讀官詩率取前人絕句導諧内中奏呈己畢安排者皆御製七言唐律一首云天下畢陳方中一才義理惟持力高也三字多鍳時惠儒雨季世修未經淮流蕭資科名乞已上夫在屢充惠時雄單而叁又綱綱行千邇親客為一體詩詩以師郎公以下拜賜皆十有四人克征蕩馬徽宗賜御製詩自今上始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鄭氏曰庶姜謂姪娣重己曰庶士謂媵臣毛氏曰孽孽盛飾余始悟屈原九章云魚鱗鱗兮媵予之本此

詩四言也雖之三百五篇在前故也魯公成云雖謂章高令其聲而謂德雖偶其麾而使經聖者亦不能刪也曹公短歌行末云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已化賊惕修但其手操之高異安在乎為冀相可傳人曰以其賊乃以周公自擬甚矣魏文帝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

月如貌當隆興悲植以才倉舒以惠愛至李嫡謂之
孝見可也及受其禪可與天下同樂大命既揖且辭
權而謂侯王就封者皆為典籤促迫多見削奪其末
命乃托同於狼顧之仲達達齋之變元死未已何時
而可樂乎
曹植以蓋代之才已人猶從之兄文帝使其少加
智巧奪嫡猶反手耳植素無此念深自斂退雖丁儀
等坐誅辭不連植黃初之世數有改封作詩哀
窮上表求自試兄不見察而不敢廢於負之義卒以
此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
讓真為論也
贈白馬王彪云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
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
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末云離別
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於將
者王粲之不自保予建此詩是傷感慨有不可勝言之
意詩中所謂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蓋為灌均輩
發終無一毫怨尤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為法彰
以驍勇繩植以文義全盡其所忌非丈人也使倉
舒在卯未必可存倉舒夭慟謂丕單曰我之不幸汝

輩之幸也此語丈丈匠笑豈所以愛倉舒哉陸機吊
魏武文云藏以天下自負令以愛子托人其言甚可
悲也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按康傲鍾會不
與吕與山巨源書自言薄周孔而非湯武其所怍也大
夫于兀于上見書自無可全之理况加以士季之讎
欲采薇散髮頤性養壽豈可得也
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
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
五言見於書詩如萬事叢勝我胡為于此中之類非
始於蘇李也武別陵云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又
云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陵雖萬無還理武尚欲
挽之以歸漢忠厚之至也
康樂稱太傅為宗袞子建稱孟德為家王皆自我作
古
嵇康以非湯武二字殺身如歸亡子房會秦帝曾連
耻之句謂之反刑己具可也康樂安得全乎昭廉渠
者以改物為恥竊負而逃可也為捐明亦可也叡仕
宋乃歌為子房魯連於誼未有所安甚矣
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不與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

路將安歸盡歎時人之安於卑近而自傷其才大志
廣無所税駕非謂士之抗志甘為燕雀而已播沉齊
名然勸進表叙使是不盲作
文章正宗初前爭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為予編類
且約以世教民彝為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勿
取予取黄武帝秋風辭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辭為
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發如此然所謂懷
佳人兮不能忘之語蓋指公卿群臣之邑從者似非
為後宮設凡予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
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入
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機錦極天下之工
巧組麗而去建安黄初遠矣
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為祥
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潘安云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君能卻領長慮者
終身游金谷以貫諡石崇爲托歲寒之述矣
謝康樂有擬鄴中詩八首江文通有擬雜體三十首
名曰擬古往往奪真亦猶退之琴操真可以被廟琴
子厚天對真可以答天問今人號為擊疑其作求
其近似者少矣

贈盧諶詩前[illegible]序之作[illegible]云[illegible]夜撫枕歎思與
數子游又云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
去乎若雲浮皆劉琨讀樂毅之書而之余於趙石此
詩亦然
前作有甚拙者劉越石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
兩句一事也阮嗣宗云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西
句一意也然不以瑕掩瑜
宋少帝前溪曲云黃葛生爛熳誰能斷葛根寧斷嬌
兒乳不斷郎殷勤其才思乃在陳後主隋煬帝之上
魏文帝有見挽船士新婚別妻詩一首麻彪增擢貫
行蟋蟀在戶之遺意呂東萊爲兎詩云歸積千年恨
里與寫里程宰知執紅上亦有別離情執紅事與焉
兎不相涉而吉用之如此
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木蘭詩唐人所作也樂
府惟此二篇作叙事體有始有卒雖辭多質俚然有
古意
徐陵此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
少全集雖賴此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風骨
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
以陵觀之愈陋於統如此躰又六憶之類其褻慢有

甚於香奩花間者然則自國風楚辭而後故當繼以
選詩不易之論也
李翰林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
倡高雅沖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穠趨於黃初建安
矣太白常擬雖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物日見醜
通笑哥經見齒有理樹安得長其英如林居病時久
水木澹孤清閑臥觀物化悠悠念群生青春始萌達朱
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如將光讓天下
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時如吾愛鬼谷
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
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群如睹峽
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
淪伊穀瑤臺成古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宵辯
況輪臺歧途讀之使人有寥空四海神遊入杜之興
杜審言夜宴云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登長城秀
云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宴薄命云啼鳥驚殘夢
飛花攪獨愁杜氏句法有來矣
杜五言感時傷事如親聞無一字著痛有孤舟如敵
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如不慈已道路恐漂漢擾攘
其用事琢對如真為下殿走不可耐接居如意無直

至召徒有虎皮來如曹劉壇享重徐陳略是亡人句
之中看此一瓶安得不獨步千古若全集千四百篇
無此等句爲豪首篇卻做關何李小乘細參落經
完道于則似近人詩矣
古人感知己之遇擇主委事彭越頭下臧洪廬諸皆
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事各方翕翕熱
時則趨附冷後及特異事敗則依背而去至有射羿
者世傳薛武紋殺于吳于未必然觀老杜如宿青部
曲與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任昔武於八哀詩甘忠
李商隱於暮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
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猶有門
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古人善形容人情物態杜公云已經十日冠荊棘圍
充極矣然腰下寶玦青珊瑚終不解去何也義山云
不忘金彈抛林外卻憶銀床在井頭亦曲盡貴公子
之態憑著貫休筆自誇五色綫遣入它人宅卻捉簪
頭奴王鞭打一百之句拙俚甚矣
太白古風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
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
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

惠章亦已論此今古詩人斷案也貫可走東寘白日
登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
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
駐光彩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
躡太清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
盡冠纓此六十八首與陳拾遺感遇之作筆力相上
下唐諸人皆在下風
古人服善大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
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鳳凰臺詩以擬之今
觀二詩真敵手棋也若它人必次顛韻或於詩後之

傳別書語矣
玉川子貧甚借進來令劉傳其家少無蓋藏一婢赤
腳少與嫂覓所訟惡少騎屋下瞰未必盡然既為鄰
曾惡少不少為德又為處置未是它人處此必怨根
之乃要詞謝之為其拾之玉川赴其約又先致雙鯉
亦不之卻書史稱退之性倔強以玉川事觀之乃一
委曲人也然其與憲宗爭佛骨與御史中丞李紳爭
臺參與王庭湊爭牛元翼與河南尹鄭相爭貴餅軍
人則毅然不可奪惟強於大節而委曲於群碎此其
所以為退之歟

李翺張籍皇甫湜皆韓門子弟翺妻又會文也故退
之皆名字之如云李翺觀濤江又云籍湜輩然翺祭
退之文乃稱為兄師弟子姑未論兄妻之諸父可乎
籍祭 云而從之學者或號為韓張有抗衡之意湜
作墓碑云公疾諭湜曰死能令我躬不隨世磨滅者
惟子以為屬湜之乃願湜而侍聞近世推實配蘇亦
類此
退之性喜玩海如呂醫山人之類因可悔揚之累侯
喜諸生也乃見之累以柘為又借釣魚謝喜云舉竿
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盧仝張籍之齒長其
於盧則云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形客
其送閣不少貸於籍則云君乃崑崙渠籍乃廣頭耗
聲如蟻垤微詎可度嵯峨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
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若服其敏者下句卻云才豪
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則多而不精可以槩見
其於詩人中推東野文人中推子厚猶加敬
學僧見於韓集者七人惟大顛穎師見朝海高閑草
書頗得貶抑如惠如靈如文暢如澄觀直以為戲笑
之具而已靈也賤窮至於醉花月而羅嬋娟此豈佳
僧乎歸公方且欲冠其顛借附澄觀能詩欲加冠巾

及覩宋調見其已老則又情於惜其無父所謂苦纂
而不為雲者耶
柳子厚才高它文雖歸可對劉白律詩精妙韓不及
也當舉世為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為
一家之言豈非豪傑之士乎昔河文饒常語李漢老
云如柳子厚詩人生豈可不學他故數百首漢老退
而歎曰得一二首以之足矣文饒後從見於病中詩曰
壁歷適前劫依依逐舊魂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
雖意極忠憤而語不刻急亦學柳之驗
呂溫坐伾文黨黜守道衡二州李子衡柳子厚誄之
曰遷理于道民服休嘉賊無吏追威不刑加又言二
州之人哭者逾月坎公謂溫小人何以得此然余觀
溫集走江華毛令絕句云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
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囑雖是蒲鞭也莫施太守
道縣令之言如此則子厚所書非過美矣今世士大
夫實溫者比肩及為二千石屬能督賊者蓋殊矣
負殿者受嚴譴有能為溫此言未見其人也
呂溫詩云天下起兵徵重賦長少義士最先來剸公
云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皆可以見豪
南勇敢之氣

下走新嫁娘詩云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
食性先遣小姑嘗張文昌哥新曲云別來不見身長
短試比小郎衣更長一詩當以建為勝文昌詩與晉
人參軍新婦之語俱有病
劉長卿七言云數拂柴門迎遠客青苔紅葉滿貧家
執野林逋不能及也
洛神賦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實之使
果有之當見誅於黃初之朝矣豈虞謙以驚偽督過
蘇龍去蕭穎陳王一事無似為子建分疏者
唐人敘述所遇如宿士夫人事托之青郎無數事托
之仙家鶯鶯事雖元稹自敘猶借張生為名准此下
賢恭旁記律諸周秦行記李群玉黃陵廟詩皆攬歸
其身名教掃地矣
古樂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
姑如我長迴頭語小姑勿嫁似兄夫慮餘哀而不怨
矣
羅陶洗春詩云今日已從愁裏去明年更莫共愁來
稼軒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和愁將
去雖用前語而反勝之
唐失河湟來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

域頭爲美人墮山門石晉舊刻本綱定和歷年多
笑議者摘以爲人退其籍乃今乃伏雖
劉言史時成錄部以大羅遊却二千歲更向人間棲
阮郎此女道士並負玄機之流蚊唐人多不矜細行
李群玉有龍門寺侍人阿蘋歌云何須同泰寺然後
始爲奴其放縱如此也陶寫情性知閒情賦可也過
則爲群玉矣
唐人多傳盧仝因留宿王涯第中遇頗甘露之禍仝
老無髮奴人於腦後加釘焉以爲添丁之讖或言好
事者爲之仝處事與人無忤何爲有此謗然乎特切
當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譏刺人口意者群奄因此害
之太平廣記載李賀許生遇四丈夫與白衣叟會飲
于甘棠館西噴玉泉四人謂叟曰玉川來何遲叟答
曰曾所見詩在中朝之宰雖面數物而已叟與四人
者各誦一篇蓋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與仝之鬼也
按甘露之謀涯餗不預元輿訓雖狂躁敢事其志欲
除奄寺武宗中錫何其得罪於群奄則有之於社稷
無負也自與其宗親並臨於亭人之手終身之世爲
與叛逆同科僅業收宰群奄之使人發之後背猜太
子孫或逃依劉從諫首告日悉甚可憐哉及澤潞平
被害無噍類詔書猶謂之逆賊之後此何理也李文
饒實嘗因段刑知此立表奄人耶抑有诮識於涯輩
耶至昭宗危亂中始有贊涯等之詔哈玉泉詩云李
固有冤義爲鄭傚無子續清風又云雖有衣食藏
李固終無衣疏堂王章皆可傳誦白衣叟所攀壁間
詩云六合佳佳皆異此身無處哭田橫如甚此必
是舒元輿門生故吏所作
杜牧之聞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死詩云將軍獨
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却是古來有驕將
自驚今日無有史文章并點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
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皇祐中儂賊犯康
州閤御禎去惟守臣趙師旦死之吳方產于秦之卓
聞亂後訪之句武吟於諸公哀詩惟元厚之云轉戰雖
門日欲晡空拳猶自把戈鋋身當虎口方安坐命在
鴻毛更疾呼柱下杂御存斷節楼中升日得還孤空
餘三尺氣作氣下諷山西士大夫敢與牧詩並驅
樊川集中有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
見犬臺宮人云可譏劉校射曾訟石中書李名中敏
嘗論鄭注元助入作從革洛崇官二職可謂善用事
矣

劉夢得五言如蜀先主廟云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
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
賢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八陣圖云軒營傳上象
蜀相運神機水勢龍蛇出沙平鵝鸛飛度者無勁勢
解合進餘風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斗中秋云星辰
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七言
如各中寺北樓云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
騰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
驚目恨不同時便服膺惟恐塵埃轉多滅再三珍重
囑山僧西塞山懷古云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
漠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人世幾
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
蕭蕭蘆荻秋哭呂溫云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
近要離金陵懷古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
寞迴皆雄渾老蒼沉着痛快小家數不能及也絕句
尤工
夢得貞元間也為郎官御史牛相方在場屋投贄文
卷夢得飛筆塗竄牛既貴未能忘有嘗把文章謁後
塵之句夢得答云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
人且餘諸子以己為戒然和令狐相云解有一身無
竹相見能四百石文字則依然故態此詩幸次楚韻
不飛之人細案上擬危炭燕巢之怒耶同時八司馬
皆高才一斥不復戎各時事與業引己惟新史謂貪
帝病寄抑大才之明采當其罪後裴度為夢得乞播
州之行慈宗怒尚未解非但諸公忌才也
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
人雖晚達於詩亦令之句是關號令樂天云更追
余偷晚為實尚淵夫亦足見其指事也而不竭
莫從自生良名字且薦轉市易雜數人聯綢通木客
是否占泉眼大種閑山春夜度千丹路合必不能射
磐語鈞欽音實衣班爛布薰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
忠達宋馬客悅若驚唐顧膝爷上高山意行無舊路
此劉夢得莫徭歌予舒之世傳坡詩蹤學夢得觀此
一詩信然
元稹妹行家云猶入生涯手鐵刀何歲年秋卻和吞
詩云君上寡信和親策生得朝難忘更多往年黑風
州敗有非降將家少道在却從自食恭捉之不出使
其弟不書州將節卵以角技奉之皇之之戲云遺下
鐵種奈何
唐虞撰史食五言收收殺大雨草草勝青人本朝

王元之詩亦用發大雨
牧之譽阿宜義山譽袞師後二兒皆無聞退之下譽
子姪直言阿買不識字

李義山答令狐補闕云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於
升沉得喪之際疑而成章商齋角度切彼召東同時
召客云共咸太極非無意能繫蒼生本不同則氣象
益闊闊矣

唐任審詩存者五言十首而已然多佳句衆鳥已歸
樹旅人猶過山贈僧云半頂髮根白一生心地清居
然可愛今人動為千百首而無可傳者

薛能詩格不甚高而自稱譽太過五言云空餘氣長
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其詩又自譽其材然位歷
節鎮不為不用矣卒以驕忍陵忽潰軍殺身其才安
在妄庸如此乃敢妄議諸葛可謂小人無忌憚者

揚州在唐時最繁盛故張祜云人生只合揚州死蜀
都在本朝最繁盛故放翁云不死揚州死劍南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牧於唐律中常寓少拗峭
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荊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
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
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二卷十之

八九皆渾詩牧集句自多下少又取它人詩益之若
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詩與一篇可傳矣牧仕
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韋蘇州話舊云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為里中
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
捕立在白玉墀此蓋節公身在三衛日擊其類如此
非自詡也王建羽林行亦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
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
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
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似舊羽林立在殿前射飛
禽可與韋詩互看韋詩律深妙流出肝肺非學力世
言其所至掃地焚香而坐不應為人老少頓異可見
前詩寓言爾

子美送孔巢父云君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
如蓋李杜與巢父一等人也又云詩卷長留天地間
釣竿欲拂珊瑚樹則巢父亦能詩者但失傳爾子美
聞閣亂離挺跡無所可衣父見玫王事惟太白坐永王
除弟流夜郎撰哼哲往巢父又見巢又不應可見太白
當不去就父為重也對史詩句必瑞忽如顛以文致
人不當究其辟爾

李遠贈寫御容李長史云初分隆準山河秀乍點重
瞳日月明極不及杜公仰觀嵲嶭生宮但見晚色
開扶桑迎陽曉出少微座繪沙玉下冠顏郎對人不
識日月角髮髻尚記重瞳光之篇一出光焰萬丈視
遠所作真小兒語

歐陽率更貌醜人嘲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畫此
一獮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誘及其後郤改名相
又更本名柳或為李姓淳至更為元和改為元之
子小說因謂歐與盧携此相不成傳論歐身出嶺役
按歐與携皆李翱甥歐母携姨母也安得如姓傳及
小說所云唐人挾私怨騰虛謗良可發千載一笑世
為李德裕客白敏中黨恐德裕及吏父子姓傳心白
氏子弟為之託名行商又嫁言天寶間事且傳作於
德宗之貞元追述前事可也更登第於憲宗之元和
歐相於德宗之末豈得預載未然之事乎其謬妄
如此如問奈行紀世以為德裕客帝綯所作一其
可畏哉

張籍還珠吟為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後
漢辛延年所作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
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
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
窕一世良所無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
煜爚翠蓋空踟蹰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男兒愛
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
吾子私愛徒區區籍詩乃本此然有入室

送宮人入道者人多有此作劉公上選項斯一首云
則從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
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卻進昭陽舊
賜箏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未曉其蓮
也曾蘇州詩家最高手亦有此作以捨寵求仙長色
襄辭天素面立天際金丹擬駐千年貌寶鏡休勻八
字眉公主與妝珠翠從君王看戴角冠特從未宮女
多相妬聞向瑤臺總決齊絕不類常詩與斯輩竟何
以異風俗移人如此或是革公戒誠時人體裁

牛哥拿有後入其珠宅朝遊戲唱宮之諺張祐上牛
相亦云四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下有綠鬟紅粉之
誚末知皆年少不治有秋愁荒前詩引諸矣牛
李嘷好如水隻性愛有則知一人然寶皇上相門
紛色之谷有草起嘆士論貴人之學多及賢皇遠矣

唐詩人與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後李杜者

有常卿中間有虛論李杜兩皇甫五竇兼後有姚賈
諸人等句曾比是矣然處體大易不如擧王聖休題
樂天集末云若使篇篇采李杜詩詩還不到君分定
亦痛其詩之淺耶

王繹盡忠唐室嘗討巢賊初節與劉政略同大功垂
就令孜間之於內辭其節鉞繹詩云一壁上相參明
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居亂世要
須十分清苦蔵可自全孔明躬耕要河東醜女相蜀
不復產其慮深矣繹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衰武
之任乃擕姬妾輜重慢藏治客行於虎狼之鄉三百
口遂併命於高雞泊哀哉

後村詩話卷之一

後村詩話卷之二　　前集一

莆田劉克莊潛夫著

揚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詩雕鐫
對偶然求如一杯一丈之膾惜不多見五言叙亂離
云不忍名惡客驚人走章夢看行殺鳥弋伯僧陵
春鴻酒半殘未醒砍者多冠酬詩集對偶字面雖
工而佳句可録者殊少且爲歐公之所取也

王元之被逐與後知制誥同被徐鉉貶商州爲內相
因議孝章后喪貶滁州貢皇歷經召還將用矣其詩
乃云兩制舊臣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未幾再謫
黃州遷蘄州而卒豈新貴有所未平乎

王元之挽趙中令云大常卓議主全以禁周公之以
綵其勳業

挽野五言云常憐李斯首不及嚴光足真處士語也
春闈云白日昇天易青朝取事難野聘君而不至闕
下呼而不用味其詩與張元姚嗣宗何異
春對客舍詩古來安枕穩被奪身嘔定非備便枕
王京端被春度寒昔所能道也

詩家評論古人多是書生妄言耳晏元獻書手津侯
傳可上文仲詩谷不得未知真僞是何人公能家富

歐二公於門下然後何以為此言但主父非仲舒之
倫宜以次焚代之
夏英公言詞云峰巒不斷冢深注即作奇胎汗玉膏
不成香奩花間之作王岐公文人間四下帖子云後
苑尋春趁午前歸來競鬬王鋪邊袖中獨有香盈袖
鬱與君王所嵌編出新意於繇繇巧綴之外可喜也
悖朧更作迴風舞已恐猶成半兩粧采葉女春花詩
也為世所稱然李義山固云春時猶自舞掃後更闌
香李下句尤妙
君謨以詩寄歐公答云先朝接劉風采聳動天下至

八

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劉之作而其言如此
蓋公特惡其碑版奏疏磔裂古文為偶儷者其詩之
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歐人云近得蘇詩二篇上薦
至張見雖人士歸之自二篇入院文士肅然而使斯
道叔如中途每念此事輒歎乃知入十蕭翰自詩有
叔然不但近識風采楚時固已然笑歐公在歎子叔
莊司家
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
祖師宛陵出然後歐公蓋之味永叔始也風雅之氣脉復
續其功甚大在歐公下耳又學梅詩者率以為食集中

如行上林田瀾盧中走更參乃至每覺通闤市中歌
入齋樓荷花白水於子臺清風生細化霜朵莊升
樹林空亮飲矣川溪微分練星夜莫市賣每令
夫給友不為于太即山形無地接寺界興灰
分金山山風來虎嘯王內遏龍腥之類殊不草草盡
運字也自林靜而鼓音人不之為大家數而前輩號
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於句律也
蘇子美詩行雄放於聖俞軒輊不甚如其為人及蟠
風為吳體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簟青
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亭午夢覺亂鶯時一

八

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
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
中秋月云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
而世惟誦其上一聯金餅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響
穿疏戶野蔓盤青入破窗亦佳句
子美送李生云李生以病踏東入淮濟春志氣尚突
兀形骸已就鐘男兒生世間有如絕堅松霜欺為風雷
傷不與匠石逢哀哉千尺幹摧朽似秋蓬此詩悲壯
之甚李生何知人足以當之蓋意子美自謂也
雁翎主中山歸鴨一夜燒鍾山之句引韓昌黎詩雁

胃氣萬象非也孫莘老懷姑蘇夢脇出繞吳閶門丰
山水此見其志和王漁良直許云此詞只以疑從水
之跡引兵千里出處無疑字蒙公引有州本後讀崖
為嵩山十之九疑水之跡又唐彥謙中秋詩云露滌
不容去約隨水穴卻恐見蟲疑乃知昔人已曾用之
矣
半山抱琴陵去玉指杖盤紫金夜馮驕獻貌其余都
云曲突非無驗方寧有不行緣字斷對無遺巧
劉京父詠草春云參平鋪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
榮似嫌車馬繁華處綠入戲門便不生貞父絕句云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
識逕開門戶又翻書昔有元和意度不似本朝人詩
劉貢父詠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
不知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往往指王韶李
憲輩唐人書於亦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
骨枯
王逢原署半若執不肯服氣力皆得純答曰嘗超悲
天山人固已懼乎每端大益不備可莫乾葉翁之高
有積聖逢來之逸每遇寒不能手提大下淮何患爭
去生其間其骨氣於蒼識度高遠如此此得不愈副

公所推
當公由晉州入相外逆至於舉笏相賀于逢原獨云
要須得見成虎舜未散輕浮作頌聲所見高於石祖
徠一等矣合辭華宅石主與人惋寧非樂死有天知
堂詩名其固窮自守十士之高致也
王逢原關鴈云為哭皮骨九秋後乱更風雨一燈昏
不待看鴈子而想見矣
滕白題汶川村舍云鯉蒸蟲接紅霞塢蘿稻泉生白
石眼皤皤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可入圖畫
坡詩暮如呂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縟者有簡
古者有闊開闔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為之
然非本色也它人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學和陶
之作如每東青西抑為一辭千里了不為韻束縛
陳朱書御史堂壁云考鎮無事諫章疏搞椽經年歐
直廬風恨平生不如憂泰來三度到廣寄與副公三
年衣朵禁城塵與事疏於慍古人明月倉皮萬頃
偏身長載黃中身之作頗合
坐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指晚使父坡川當
下在余見之下集中有關坡贬惠州詩云元氣脫形
數運動天地內東坡未離人豈以元氣大天地不能

家仲舒眼有礙低頭不敢仰閒中□敢欲東坡來
老句從悲難射何當無道爭逸走天地外此詩甚佳
伏待出
朝日無邊歲酒困有災春華木斂靈氣奪換我無人
花鬭不施推華羅使我腰圍寬復時令方書是墨是長
問李無儒釋文存中主農圃計中有功家書陽歲通
關河先識遠天地小匿孤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皆唐子西惠州詩也曲盡南州景物略無遷謫悲酸
之態七言如身健長中誰是我食除蛇外總隨鄉駛
子能吟青玉案木蘭堪我黑山頭亦甚工
後人取前作翻騰勘辨百工於前作者唐子西過田
積巷云滄溟無際何妨死却死東都未歇先刃又還
之祭文之意此詩少有謂不獨為積發
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疎一種則
煅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
出始以老杜為師墨梅之類尚是少作建炎以後避
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元日云後飲屠蘇鬢已
老長吳辭鹹竟安歸除夕云多事鬢毛隨節換尽情
燈火向人明記宣靖事云東南思大成何事終許胡
鋒作事匠謂方醉不能多惠直寺拈餘年岳陽樓云登臨吳蜀橫分

地徙倚湖山欲暮時又云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
詞今五年驚飽音云自古安危關政事隨時憂喜到
樵魚五言云白舟中客縣湖水次夜明晏然不能寐
左右承蕭聲窮途事多違勝處心亦驚三更寒大關
萬里天可摸腐儒憂世兄使甲兵終默無上策
白髮滿頭生逆又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事
代尖巧第其品格間當在諸家之上
徐師川閬提云時時浮破夢日日閉修門又云諸公
宜努力制賊已千封陳商齊感事云風斷黃龍府雲
移白鷺洲菊花紛四野作意為誰秋頗逼老杜
宣靖之禍自藏連取燕始韓子蒼挽中山韓帥云金
紫盟猶在灰釘事已新語妙而意婉上句指韓下句
童蔡作詩法當如此
崔德符詩幽麗高遠了不蹈襲蓋用功最深者觀魚
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網太魚自有神隱見誰能
量老禪雖無心施食不肯嘗時於千尋底靈見如龍
章批花云如何一朽株解此千意花雖云行且闌明
歲亦再華豈如世上人一老不復佳過相云誰見詩
翁頭發時都陽湖畔月明如無人為覓晒年管自捲
秋蘆片葉吹皆精詣可吟諷

江西文子寸氏鄰變之孫靖康間以布衣召用同時
詩人感慨北狩南度之作多矣子我云楚欽倒周鼎
湯循繁夏臺文云几年夾成非角十何小燕人祭北
門事的切而語問至
江于我詠象云倉舒止用兒童計亦自能知爾重輕
蓋用王內翰元之讚玩張相齊賢之語但今翁而不
劉露爾
朱希真七言如我許少年春欲夏一番憂事緣誰紅
過特不語駕群事的客滌藏無見撲人鬧鳶單老無
味天下四時秋最愁五言如剪茅編鶴屋鋪米聚鷄

銀燈曾鼠窺研雨急大寧篇皆警策不蹈襲
蓊筆記朱新仲舍人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濤如此亦
安歸之腦取其自然不煩斫削然新仲此等句尚多
如捋郭侯飲云此時老子興不乏旦日將軍幸早臨
如何以報之青玉案我結酬使黃金臺几引用前人
語皆穩熨排奈使之妥帖絕句如斎地落花春病酒
一簾明月夜登樓和親多謝風標子可憐豈無蕭酒
侯何從才見秋肖思忽有先鋒到白蘋知水象打扑
十林粧罅盡眉皆不經思而出人意表讀杜詩云
縱之邊[illegible]于丈剛人所未發也

劉屏山題李忠愍傳云一帝蒙塵方辛虜六臣奉璽
更朝梁叙當時事忠憤悲壯尹少稷留侶齊入寇云酬
功不惜黃千布走死惟堪縛一驢足與前句相上下
先朝上元駕御端門示與民同樂之意而已宣和間
燈夕盛至於騎從連日警蹕夜出尹少稷靖康元夕
詩云景龍只是當時路不見金錢打看人劉屏山亦
云要京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皆記向來對
門之事
汴都角妓郜六李師師多見前輩雜記郜即蔡奴也元
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師師著名宣和入

至掖庭貢見鄭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師師
傳欲借抄不果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
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亦
前人感慨秋娘舊國子弟之類
茶山種竹云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上句雖非竹
事不覺牽強蔚支云絕知高韻須耽桂未覺豊肌病
玉環上下句皆切又抄於點化前別云不堪相背處
何況獨歸時行役六一十客亭燭敎聲村舍鷄鳴似
書人
紹興初虜歸我河南識者知和約之不堅久錢氏之

後自中原遷來三世要抵塞於此且諸公皆為哀挽
茶山獨不損金卜騎去埋王幾人歸可謂妙於用事
余為袁守頃容拜後召過袁自言其先世貫戍在沙
市者皆已遷葬公安國愈益哭士大夫得無感慨乎
王嘉叟侍郎柳色知春淺鐘聲覓寺深避虎走村靜
分魚一市腥之句甚佳
初以僧牒鹽鈔雜軍儲夏均父詩云坐食今叅裘走
遞羹鹽即得百裘手反本之論也
士大夫當離亂時有幸不幸者蘭齋云浮世身難料
危途計易非東萊云後死爺為累偷生未有期誦之
皆可悲慨
趙忠簡當國以近臣薦起處士劉致中至闕趙去秦
代之失劉報罷歸尹少稷東之云徒然五侍從
不辦一書生史相力薦放翁賜第其去國劄走臺
評然王景文乃云真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
陸務觀放翁見詩亦笑云我自務觀乃去聲如何
把作平聲押了陸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
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傳入禁中思陵稱
賞由是知名
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箱帘尾撲床毯　烈士
壯心狂似放態　生希李廣名飛將死乘劉伶贈醉
侯　下筆乘車七分肖劍　兩手剩欠乎弟債劍不
虛施細作嬰　是蛋般豪涀消　愛山入骨髓嗜酒
在膏肓　手版肯棠　思子天公　貴人自有宣明
面　老子曾聞正始音　床頭周易留上其箏　畫卷
熟官　醉學充病維摩　無事飲不下咽　乞米帖
借車詩　題壺士　猪先生　土偶天公　長劍拄頤
短衣掩脛　已得丹換骨　肯大杏建祝　千午谷丁
卯換　各湯一頃　充範三書　酒照錢鬼　茶七碗
援三非　一彈指　三折肱　天女散花　麻姑擲米
玉麈尾　金衷歸　虎頭鷄肋　金鴉嘴　玉轆轤　客
至難令三撮髮佛來崖可小紙頭　百衲琴　雙鉤帖
藏經閣帖　摩詰病　說法虎　鄉窮書　讀書十
行　仁樹千回　風裏醉猴　見虎猶攘臂　逢狄肯叩
頭　天變肉犯埋髮　一齒各二毛侵　癡頭老翼
錢翁　曲肱縱理　竹郎木容　百錢柱杖一飾隨
身　百壺燈　兩兩裹　鍊炭芳薪　鉤炅飯香
泥書身大似獅子惡聲生如獄壺　哭爾軍更唐
僧也受七兩狄　壁邑青詩境頭細字　巖下電
務中花　春夾寨楚成集　劍南集八十五卷八十

五百首別集七卷不復易似此皆不可埤參結記一
二千也
一義詩人雖博者雖豫伏至味皆罷材料出奇者貴
搜索鍊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之以實道力量之
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
當為一大宗末年云吾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處
處工又云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為詩則度
毛蒼盡矣
積讀楊誠齋絕句云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
狙公幸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不脫所謂
脫始悟其微意此自江東虜奉祠歸之作也鳳雖不
總命於狙公然猶待桐花竹實而飽以花實況狙粟
也欲併詞原掃空之兩未幾遂請壯冠
誠齋挽張魏公云出晝民猶望迴軍敵尚疑只十箇
字而道盡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為虜所畏與夫罪
相辭都督府事皆在裏許然讀者都草草看了
今人不能道語被誠齋道盡　宿草春風又新年去
歲無　江水夜韶樂每棠春貴起　摘中招綺夏仄
處屏伍文東官主白　晉殿吳宮猶碧草王亭謝館盡黃
鸕　春歸便肯平生過　須放桐花一信來　東風染

得于紅紫身有西風半點香　年年不帶看花福不
是他中郎補卜　早十不在蕭韶裏只在諸村打稻
聲　六朝未可輕胡諺王謝諸賢不偶然　山根王
泉仰面飛飛出山頭却下兜自然盧笔寫雙線至今
銀夢乾雨支留聲鶯裂龍伯眼空數點低垂細纖不寄
言蘇二李十二莫愁暴布無新詩本題　義和夢破
敲啓行紫金單道帝一聲聲從天上著人世千村萬
落鷄爭鳴素娥西征未歸去簸弄銀盤亮風露一九
王驛東飛來打落桂林雪毛兔誰得紅鱗暮半天赤
光絳氣貫山川須臾却寫丹砂毅推上寒空標蒼玉
詩翁已行十里強義和不起道無雙義和　子雲到
老不識事不信人間有許由　韵量
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
放翁云膻薄古官釀燈昏讀監書杜甫偶云欺春祇
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注書二聯皆佳
李伯紀丞相過屏絕句云假使黑風飄蕩去不妨乘
興訪蓬萊與坡公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
生之句猶相伯仲異乎李文饒盡多遷竊愁無橑之
作矣
鄉相陳魏公去位詩云病深老退事歸去莫作留侯

先壽有特公年五十四歲而其言如此

芝軒讀江西詩云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
方

山谷與坡公云只又小艷樊素在我知造物愛公深

屏山門李真君疾云欲袖雲門竹見于室中驅出散

花人愛朋友之言也白公云病與樂人相作往本同

樊子一時歸故會六九十老辰緣區違一生豬作是
羊祸自愛之言也

陳邦彦以金炭佯肩荐士成應其先藝云手郎一去
杏無蹤惟有青夾述松看使人難全此操松應合
受大夫封其家執而訟于部某守銅士人涵建去手
郎用唐代貴國語

范石湖貴海棠云德向鱼筆夜倚闌花先行坡月先
寒如今獨試傳風露且只銅銚滿挿斉室幸蜀王宮
名也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但才悭於誠齋而思加苦亦
一生屯蹇之驗同時獨誠齋是真以配范石湖尤遂
初陸放翁而放翁絕無一字及之今摘其淮帖精讀
不甚費研尋者于此　青語能奇旅呼天與倡酬中秋
疾走建德幽乃為謝明先失脚隨旅舍劉伶扶我還

知肉
亂中生長我貪為怎危誰　湘妃危立東坡背
子月冷桂珊瑚枝醜惟驚人將紙媚斷邑只有晚寒
知百千年蘚着蒲樹一角然奈供芭枝絕壁留聲那
待到直然針日凍蜂知二古絕造物巧難相補得破悭
蜂與一天愁日曲山中六一前時到崖兒上有底熱芳得
給扶　秋杏蕩中進指點一標許走定王城渡湘雅
子推恩寬過為放蜂來隋入西軒　恨令寒梢明數
點知他是聖是梅花　狀陽直為田家計饒得漁村
一株紅真試贋敵手也

放參與龔公行役過一山有老木參天昏過其山童
矣君人云巨室以此造屋公記以絕句云千章古木
轉頭空去與人間作棟樑未必真能耐寒士不如留
此對清風梅首後見此詩歎曰此龔公一生詩識意
謂公初為諫官負重名觀不少為政也

黄蜀李野名士也既登第譽歸人服京甫上題云根
君青柏經讀妻曰羅敍李野遂不肯將余夫人大人書作
與之交甚貴以綱續大義陳魏公素重其人以薦夫
人文弟歸之既娶元然夢中所見者李野果天無子
天父塋之于吾家祖塋

李鷹湖惟仁云一杯從直愁邊遣幾度醒來醉與君

然元稹已云帷來醒後傍人应醉裏昨時錯問君此
猶是暗含杜四靈唐碑入宋稀與唐人道邮入唐諫
之句則是明犯
安晚巫相那君詩云群芳尤物隶旗虜延壽當年合
議功意新而理長
杭相李文靖乞去題六吟和吟云紅從塔下費春秋
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丘
高續古題四聖觀云討熊館特花伏象下鵲边采柳
拂舟極蓑繪追琢之功二宋治不能過說無都官趣
直今云無詩如鄭谷有髮似馮唐亦警策
趙忠定當国招徠李道不至猶坐趙黨謫死道州為
禁方嚴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先生蔡通季之
墓章泉哭之云鵲叫春林寺贈詩乃回湘浦忍傳悲
蔚拈急死述三楚雨暗煙昏璇九嶷蚤日力薜公磨
撤暮年名入黨人碑為寡李子延陵宇孤序終詞泛
可知是特章泉句本如此宜為一世所宗悦平詩太
恒章義於風德之辰是
趙南塘悦餘干相云振前留索伏無下進黄佗語窗
而事接又云漢閣新國適泰第傳由長悦管仲至云
禹巷非其崇單方式以封有典翁来朱和歸仲止操

瑶中第六黄臺瓜辭可憐美老根連帶摘御稱風范
迷至湘舟盡衣病兄堪吾道柴步白梨楳豪索酒落
年餘竹決尚衣人生到此將何道一卷南華坐掩扉
立春云谷兒不與罔生智向髮惟添老在身絕可云
我歎與君同庭野蚪河濱月聽雲和要聊之合也
端子仍除吁一新趙南塘赴嵌兜掌内制元夕觴客
客敬家某有觀兒偏詩云酒闌有感舊條戲也津兒
童育到明余謂原郎丞令高以人欽恍觀兒戲之句
直同外学觀者之言爾若同句而為此言以予未可
南塘評論中詩文節奏以辭謝信有之至於慕先儒
而題想挽名苑以自述則居然懸萬南塘借其未
撥棄手論可謂名言其秉心俠氣拉力指磨不盡不
春南塘之近道也趙會春苑云草花敲尧發春風尚
想花開春樹紅欲問當年為王事寂寥殘照野亭中
寒食云人家插柳春將過時節花松老未歸抗趣從
右尚書云先朝佚疾追下世旹人器皆於近體中行
遠意
六文臨川阜是時李謨記無所不通工詩有金陵
百詠同泰寺云此身然錯伏丞相誰辯金錢贖帝歸
盜心巡命六一隔今戲何用許價高嫁寫來支章剽

公書堂云愁殺天涯擒上路揮臉[illegible]良兩眉攢皆峭
拔有風骨其少作云九十日春猜意少一千年事亂
時多佳句也
曾景建送蔡季通赴貶云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刑
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
瑤琴空鎖匣絃絕不堪聽其後景建亦坐詩禍謫春
陵而卒
建人朱復之字叢仲多材藝為詩有思致詠夏云炎
驄夏禽三五弄新紅突過石榴枝秋日云紅葉老去
蓋明鏡推讓朱榮上鬢稍視趙紫芝一樹木犀供夜
雨杳香移種菊花枝之句尤覺工緻
黃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得道後
死乃無三其二人頗涉文墨所至墻壁淋漓揮灑龍
舞動人各有詩云千壽春水一篆煙抱月懷中枕斗
眠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迴首即神仙寄訪蟾位其六
出題壁云惟訪惟惟不在寺君山來相待
侂胄既誅或托衆鳥以譏當時朝士云衆鳥不喜亦
不悲又復別尋高樹枝
丁卯和議虜索首謀函首予之或為樂府云寶蓮山
下韓家府主人飛頭去和虜高九萬吳山絕句云擒

龜

曉官來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
猶向金籠喚大郎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到棧行事者公樂容約賦詞務
求公先成公不從作衣亦斂手辭詞云棧閣橫猜縈
鼯鼠撈龍恐帶斷魂絲千縷想上晚心分付霧日近
詳芳易生季玉帶欄邊擬佇立飲頭吟嘯崇寶
刀破夕先留住天一笑烏花嬌行婚好在金屋貯其
秋風易得蕭疏翁鬢壓千一白昭陽宮閉後墻用上
花無數児多病情傷由桑百花臺上空雨露望紅雲
杳杳知何處天尺伍去無路父公字子明定夫諸孫
禮部侍郎操之子詩詞皆工
咏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青萬紅裏怎香
得夜色何處留曉寒無奈力右任壽陽宮院一點點
有人惜玉全身爾孝梅詞也身甫嘗為太常博士
番物字庭堅落筆皆不凡有鐔津懷舊詞云怕見倚
闌干閑下簾聲閑外山空有舊時山共水前歡暮雨
朝雲去不還想是鶯飛驚下月時時記佩環月又斜
低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
余嘗世爵每誦欽公下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略盡之
言輒為慨然晚登丁朝交游皆一時俊秀惜湯伯記

寄詩云唐祖空自貴宏詞討自何嘗得退之掌制徒閑詩子厚殘篇僅見命敦詩堪嗟實録無完傳大息佳西有後俾奇語莆田黃薇老文章盛世例知斯余固不足以當此詩然在西掖草制七十不止一首伯紀未之見爾

後村詩話卷之二

後村詩話卷之三　　後集一

莆田劉克莊潛夫著

東坡中秋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與高適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之句暗合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本於盧仝月蝕詩然乏爾雅林和靖絶句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在逆天竺溪流上獨樹為橋小結廬然賈島已云擬縁住處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楊誠齋五言云滿道山中好仍移水上居欲人又到家挮入白雲客亦本此

盧綸李益善為五言絶句意在言外綸陽秋云歲去人頭白秋來樹葉黃搔頭向黃葉與爾共悲傷宫詞云玉砌紅花樹香風不敢吹春風解天意偏發殿南枝李士院春帖可用又云鮮筆復當熊頃心奉六宫君王若見貌耳在衆妃中益送人云路傍一株柳此路向延州延州在何處此路起悠悠鏡云衰貌朝臨鏡將看各自疑慙君明似月照我白如絲陽城烽舍云何處可登然陽城烽樹邊今朝望鄉客不敢北泉皆有無窮之味劉兼良功業人不以詩名其五言云心為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盡歸路

去何從裴晉公題太原廳壁云危事經非一浮榮的
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皆從婉不到露頂掌
絕句或未見全集或渴庸家可收入也石林避暑錄
載楚州紫極宮壁間詩云宮門閑一入獨倚闌干立
終日不逢人朱頂鶴聲急亦可收
賈島哭孟郊云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此為卻還
真也及哭張籍云即日是前古何人耕此墳施之他
人皆可何必籍也籍儘有可說今八句無一字着題
良不可曉
王簡卿侍郎題園扉只數人種菜莫誤客看花陳柳
齋經密則云寄語園丁勤剗草有時病叟出看花尤
有味辛幼安帆題桃符云身為參得老家因赴詔貪
杜子新則云父子俱開國朝廷不負人內照皆從
純
賓戲犯客難洛神賦犯高唐賦送窮文犯逐貧賦貞
符犯封禪書王命論洪氏隨筆記阿房賦犯華山賦
中語余讀盧修長城賦首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
秦君滅不免失笑曰此非蜀山兀阿房出之本祖
歟修名實在樊川前
唐人突竦莫病後身老是非閑之句可諷味

王簡卿侍郎嘗自誦其贈劉改之一聯云罵坐有人
身碎易顛窮海鬼敲椰擒道得他着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唐工南詞一日忽題壁曰不
遇大惛醒亦多飛采打但得一回緣金勝不出門或
有之曰此僧欵出世矣言於當路廷主一剎未久若
有不樂者又題云當初只欲轉頭衙轉得頭衙轉不
進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閑唱望江南李內翰元善
每稱此二絕謂達觀曰吾欲唱望江南矣
李義山蠶賦云爾織但蠶而不善蠶回矣而多葩香
而純雖甚簡短然有義味
近人長短句多戚換前人詩七夕詞云歇豪今夜為
借忙人那得工夫送巧然羅隱已云時人不用穿針
待沒得心情送巧來送別詞云不如飲待奴先醉圖
得不知郎去時然劉駕已云我願醉如死不見君去
時宮詞云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然王建已
云剛有美人新進入六宮未見一時愁
王岐公宮詞云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雖本王昌齡玉顏不及寒鴉色之句然殊不相犯又
云直教按舞桃花下只踏殘紅作地裀又云吹徹一
覺船陽春帳外春風人導情其思致在王建之上矣

退之自箴去陳言然生茂樹濯青泉即是飼飲石泉
蔭松柏也飄輕裾翳長袖即洛神賦揚輕袿翳修袖也
豈非熟讀忘其相犯耶
前史謂禰衡附孔融見曹操以其才名不欲殺
劉表傳後復侮表表不能以容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
衡與之為祖所殺按鸚鵡賦洫龍攬援託之悲有
于沉淪眾雛之逝又云年頃從以遠害不違忤以
生又顧云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每竭於所
敢背惠而忘初懷禰自知不免哀鳴獨求容於
祖昔如此亦可憐已時操表皆欲甚漢而融獨欲存
附與獻善自無可否之理操能害融而不忍殺一
衣表亦並此名惟祖山聶敢於下手原其意不過
承望二袁風旨爾豈性急之罪哉須見余于壽云謝
而孟為集總餉所恐假手留輸張定吏功去之翁孟
有詩云上有皇天下后土此身不惠無歸所愚誰說
獻青丘公何苦為人作黃祖余謂祖為曹劉驅使已
可笑又有一種人為祖驅使益可笑也
退之有答柳柳州食蝦蟆詩是柳為而韓和夫今柳
集乃無此作晉家毀詩往往一集可采皆止一二首
餘皆不必傳而傳于學詩　妙　不入集

皆可惜也周六同七年能登科而不能收拾父詩必
是其時尚幼
山谷以崇寧甲申謫宜州道由洞庭渾衡承桂皆有
詩是歲五六月間至乙明年乙酉九月卒年六十一
以集考之在宜僅有七詩與黃龍青老二首別元明
一首和范寥一首而絕筆於乙鍾軌一首豈年高地
惡而然耶其別元明猶云衡者謂吾兄弟俱壽八十
谷亦不自料大期止此少游在藤自作挽歌之鬍比
谷尤悲哀惟坡公海外筆力益老健宜於無憂患懸
論之憲黃秦皆不能及李文饒亦不能及
秦會之當記曾南豐碎陳后山為史鱟且盡改后山
史稾世謂元無此事乃秦謬語始以人發言也按魏
行為后山集記明言元豐四年神宗會曾鞏史事肯
為后山為鶴朝廷以白衣難之附乃后山高弟集記
作於政和伍年秦說有按據非語
后山生不肯著趙挺之丞相背心其死也又人鄒道
鄉真諂以法二事尤偉魏衍作集記不敢書前事豈
趙公方貴盛有所避就乎
余嘗喜杜牧牧憶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緱氏李江
充未見大星言妙於用事鮮大借对尤工後讀齊傳歷

綸氏教授千人非綴氏也牧豈别有所本耶

杜牧嘗為牛奇章公掌書記後誌牛公墓書維州事是牛而非李又云李太尉專柄多逐賢士牧弟顗嘗為李衛公巡官後李貶袁州牛公欲辟牧顗辭以李公方在困不願就牧述顗墓備載其事牛李相傾如冰炭門下士各分朋黨二杜於其時一為牛客一為李客各行其志各主其所主不以牛李之存沒用舍為向背其兄翁與象陸之士矣自唐至今維州曲直之論未定惟温公是奇章與牧之論同

徐寅先輩詩如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更申夏足眠如身閑不厭尋常客年老偏憐家小兒皆律切又五言云歲計懸僧債以此知閩人者貧貸僧而取其息自唐末已然矣但近歲取諸僧者會巷十利九猴百歲妝數千百鮮盡入豪右而寺無片瓦皆則前世之所未有也

前輩稱王君玉詩刻琢深淳且舉蘇寒冰前瘦峰先露奇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幽棋二聯余以其集考之五言如露檣東西照風荷向背愁七言如京次易成團扇恨夕陽偏結小樓愁如詠明皇云誰將水調歇秋雁不遣君王待曲終絕句如春溪春先識春芳只有愁惡狀夕陽今日重來已如此何須更問海生桑如正月初弦二月時小園春事已如麻旅譜力建因移石不成公忙為種花皆精妙有思致絕句可入選而詩話所稱二聯乃不在集中君玉晏元獻客也嘗與楊大年歐公唱和

劉篤古意云新人足歡喜故人曾如此無道摘生女郎生有終始此之膏山吏有新人勝於茨之句稍含蓄

漢以孝廉取士其末也孟德仲謀皆舉孝廉本朝人尤重進士其末也如李振勸朱温一日殺司空裴贊等百餘人於白馬驛蘇楷駁昭宗謚李山甫教樂從訊害王鐸一家三百口皆不得志於場屋者為之乃至巢冦亦進士也升自之弊如此當時惟羅隱有詩聲賣擯於名場然逢世亂難依錢氏以庇身未嘗失節五言云四海誰知第六龍張本宗必是諸鎮皆封王獨功臣號及或有胡賀天子之時又云昏臣無以報西望不勝情入閩幸蜀七言云静憐貴族謀身易危惜文星劍業難猶有遜遜本朝之意可嘉也司空未聖有書與李生論詩略云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豈妨遒舉賈浪仙雖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

條陵大抵才亦為體之不備也余
謂西靈筆　　自摘其警聯二十六如人家
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樂府
去脫粧留拜月春雖更生香七言云得劍作如　建
僕上書又似憶良朋皆甚佳然世人惟誦其蓉簪花
院閉黯影石幢高隸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之句表
聖有絕句云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其
高自標致如此
退之以師道自任自李翶張籍皇甫湜輩皆名之惟
推伏孟郊待以畏友世謂謬敬非也其自歎云悲與
髮相形一慈白數莖有髮能幾多禁愁日日生古者
不置兵天下無戰爭古者不置名道路無欹傾太行
登巍峩是天產不平黃河奔濁浪是天產不肯四時
日日多雙輪日月成二物不在天安能免營營弔國
殤云徒言人最靈白骨亂縱橫如何當春死不及群
草生堯舜窮乾坤器喪不器兵秦漢盜山岳鑄殺不
鑄耕天地莫生金生金人競爭屬上輕薄行云自歎
方拙身忌逢輕薄倫常恐失所避化為車轍塵遊子
吟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
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去婦云君心匣中鏡

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安知御輪士
今日翻迴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
哀哀七絲絃殺子歎兒云十歲小小兒能歎得朝天
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去年西京寺衆伶集講筵
能斷竹枝詞供養絕床禪能詩不如歌悵望三百篇
長安旅情云盡說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
出門似無地王京十二樓峩峩倚青翠下有千朱門
何門為孤士秋懷云詈言不見血殺人何紛紛聲如
窮家犬吠竇何闇闇古書吾不死生今青云云秦火
不爇舌秦火空爇文贈無本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涌
退之有時浪峭行人驚穢阿師可惜李杜死不見此
狂癡又云拾月鯨口邊何人免為吞存俠行云平生
異恩雖劍閣一百月弔元魯山元云黃犢不知孝魯
山自駕車非賢不可妻魯山竟無家惇護魯山德顧
每誰能屢當舉世競趨浮豔之時雖蒙深不能自拔孟
生獨為一種苦吟不經人道之語固退之所深喜何
謬敬之有
文字竟眠人土道暑緊為東野詩云高物皆及時獨
子不覺春又云妾恨比斑竹下盤煩冤根有筍未出
土中已銜淚痕又云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有恨

壮向床枕席不辭聽又云山壮馬力短路行石齒中
又云後路起夜色前山聞虎聲其峽哀杳鳴哭劉言
史屢毀諸篇極其悲惋幽憤所謂哭哀皆似為逐客
而作如云沛棧箭前急促幽咽斷腸寫彼與悲吒待
凡不見哭谷號相呼聚石怒爭旋是古來有傳抑今
繁多為龍其詞可以痛哭不知其何人也张來大指
語意等作雖窮極天也之外龍蛇鬼魅千變萬態哉
又翰述宗閑宮室鐘鼓歌舞之樂以至之盡于此是
寄語哈無一點盡摹之意安得不窮凡退之所以欲
知其磐歟

畫詩亦有平處閑雅者但不多耳如腰斧砍孤松手
訴及家泉如不足城頭樹即接來去鵲如寄書到江
畫江上又適舟頭為馭者手與即回為頭如處處得
相隨人那不知月皆與唐人同一機杼旅枝云顛為
天下斷一使夜泉青燭殘云天昔白尺高處去掩明
月又唐人所不能道
王質序歹千詩云張祐升杜甫之堂分寸入微足之
室猶乞為杜牧所推援遍亦有張祐詩碑妙入神之
句殺遍旅鉅許可昔年送俞免云送我鑄前酒與寸上衣
又云長燕陌楚盡東争處非稀又坐月何曾聽松不

以情意接停猿樹崗雁谷鴒泉考功以五言擅名于
世公幾吟五字句又曰幾登龍入室之評不為過矣
劉公選唐百家詩於高適岑參各取七十餘首其次
王建宋甫冊各六十餘首冊詩佳句如夜臺入林路
寒山鄉寺借如那地閑來養闌自選良家如借樹承
恩昔雙娥幾許長皆不在選中冊翁勇詩亦工如寒
磬虛空裏孤雲起滅間知孤村明夜人稍子侵歸船
如三徑荒蕪見對客十年衰老怯攜兒皆精妙亦不
入選余嘗謂如兩宋甫五言實皆唐詩高手野處其公
所謂實大膳殊集恨未之見

劉文翰選之謨秦堂惟是之哉蔡中郎自謂平生作
碑惟於郭有道無愧詞則但碑者愧者多矣李北海
為諫官時向所述評是甚氣愧其詞輪興妙碑投滿
天下外國至持金帛踏以為業有道碑稱美其孫
景龍觀道士鳴鑪鄉巡兩公去喜為督撒史作人示
鄉以堂湖名士而為一貞衲東段揚之筆讀之可發
千載一笑史謂自右爵之護財未有如邕之盛豈非
法善蒙潤筆耶使皆為郭泰作碑昌黎安得數千之
金北海安得珊瑚鉤騏驎罽與紫貂劍凡之玩乎
那士元車為雖鑄鮮蕊花不棄貢春系凡水閣遊院

春風為閉門吾吹幽居客夢求少上偏拍在度頭人
未行樹色野橋暝雨聲孤館秋吾伏行役者周賀空
行歸來貢說向歇行人張蠙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
人喜收離別若賀又云雨壓牛中路千乙阻後期增
云塞㝵行各少家連識人歸喜故遠地昔賢又有宮
詞云日邊珠簾見晃殖六宮爭逐百花毬迴頭不覺
君王至已聽笙歌在遠樓甚工
唐人為樂府者多如劉駕鄰女篇云君嫁鄰女醜取
歸亡鄰抖嫁與君人亦為鄰所賤昔浦花可貴只為
為人難見祝河水篇云河水清獨濁照見邊樹枝征
夫不歎馬再拜祝馬來從今隐萬戰不見河南時語
篇味長歎逼王建
鄭谷多佳句而格去不高谷甚推李蹻蹻能自負北山
戊其實一樓妄人領其貴河太華二篇乙自琴瑚然
以特筆臧臣題每篇押十四韻殊無警策曾不如司
空表聖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十字道盡尚不足
以望表聖如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齊魯青未了
筆句法何啻夢見彷彿谷輩比尚之良不可既
槐野詩除前輩拈出數聯之外如棋退難饒客琴生
卻問兒松風輕勝翁石井勝傾水 病生閑悅傳來

廢靜眠腸急長天外蟬遲暮照中又詠菊云五色中
偏貴千花後獨尊皆通逸甚而少有誦之者
五言七難工林和靖一生吟自摘出十三聯今惟
五聯見集中如隱非秦甲子病有晉春秋水天雲里
白扇卧樹背斑風回情帶菊坤甚忽藏村如郭索鉤
輈之聯皆不在焉乙亥十七聯集遺其三句非有摘
句同傍證則皆成遺詩矣梅聖俞作集序謂先生詩
未嘗自貴就輒棄之所存百無一二是其錄
黃庶亞夫山谷之父世所誦惟百絕句之外如書對
聖賢為家主竹無風雨似歲詔如史辭微人推我古
地能埋死只埋愚皆奇崛不能襲如大孤山不知天
星河時客春秋不書不可學如蔔趙七云蘆花一投
水拜埠日已春山開鬧雞犬無人見煙樹行蓬竿家
路始識入市喧更定樂且鬮賈客人之來占魚家無鄉
絲濁船載推乳雛莒公船煮醉眠聽秋雨雜之谷集
中不能辨谷寧手書此二詩刻于星子學故云元君
平生刻意于詩與子美吾祖詩冠古之評何異亞夫
真晉氏之審言矣
曹于阝明妃曲云云用青塚簡如此可見與之論是
非諸家之所未發老戶卿魯云非公尚去千載後見

後悲昔周甚時壽甚高挽丁元珍云鶴來悲四月鶴去速千年在精切北歸絕句云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宮塔塔學士争相問何處蘆溪老翁極似半山雖謂予周不能詩耶

前輩詠蝶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乃脫唐人白鷺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之句耳

古今賦詠閨情者不逃夙怨相離之嗟多回劉云擬金陌上郎化石山頭婦無物繫君心三歲扶床女陳子高絕句云壁間衛玠骨目走膝下孩兒言語真縱使無情似郎玉那能對此不露中乃此句排上發意也新前世性參後劉前諸篇多然予高別有句云高閣邊鳥閒消息斷鴻書信不如無甚有思致

唐有雙角續于范狂顛之謎做周子詩譯中仙客以為姓符讖書李又魏亦謂中奇章懷異志於南讖帳不談之又欲以太平少長供奉之去宋初仰不信讖書而誣人以大逆李龍海為周後所謂豈報也之云終唐之世無牛姓為宰者大讚于樊川然析木子貿與問羅八荊最段楊外後讖亦有時而驗耶

王氏時題石人峯云倚岸披 似之 朝觀花冠劍佩風懷有傷有魂無睹勝何用帛然 也宋聲並花飄與退之石鼎之作何異

秘部發王代舊紀不忘舊學運歐帥挺抗之重武冠王夜其山眼足拿君歸哉云下鳴機誰知虎奏之學不肯書時衣袍東奉家指君云郎郎撫心歌賊眉語終人說錯安放人云覺最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誰能對用枕長作一逢空殘南朝人語髮入時耳足

春端帖子前輩有記王普有不甚工者坡公款使春閉帖子豈非以其才思充溢於此耶少游不屑此官無以驗王城因美成亦有才思各樂中有代内制作春帖子二十首皆平淨無警策余嘗秦 直韋不當筆錄否則亦盡抵失偶讀誠齋詩云玉堂着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為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使此老為之必有可觀

秦相當國桂師胡昉謂古縣乃秦文嘗令縣主簿令為登秦先也為大李諸生時嘗上書與陳東齊名既登第者試湖州以論題策問忤秦相昔以為不可何舟勝怨據之事劾上與獄逮捕 先卒先母死舟中而秦先流海提邑上書乞納官葬母 秦秦書職下彦先韶江獄比至舜陟為書呂源發買馬事先下吏死

秦人皆哀舜陟之非辜而不知有天道焉舜陟誦秦
而死彥先忻秦而生亦可為士大夫潔用其心者之
戒彥先端十詩云黑卯頃文子有温賴搠孫用事斷
對渠於五言者
鶴相在海外放奢今崎為單題詩一句一事凡一百
二十篇奇洛中子孫名青衿集徐史物學記之類也然
所無書籍而黙記舊讀歷歷不忘且篇用李瀚又自
序云謂三歲教畫諸兄行冠禮祖母口授能諷五七
言詩數十章當從丈志望日能誦之遂先授前六七
歲侍祖母讀華嚴經郎解句讀辨難字十四五卷
業為前輩推賞擢高第登貴任皆早學之力又云家
僕至得哄書筆札情費字字可愛又得諸孫商贖各
言日夕所學知患難之門不廢素業曠然忘遷謫之
意今之貴人泣望稍通顯便放下書册子弟怙勢倚
為不肖而已鶴相處禍患遷謫乃能以學自娛又
能以學勵其子孫有過人者不可以人廢也坡公書
易論語注成於儋耳與明仲讀史管見作於新州又
非鶴相口耳記誦之學所及
敘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鬭
雪好藏清艷月明中楊龜山為胡文定作也千畝

林一樹梅自折自笑已堪哀今朝更被風吹卻擬遣
春從底處回項安世為梁文公作也二詩一款文定
瓊閣之留一惜文公經建之去
李侍郎似之詩云老子因何一念差肯將舊綬挽袈
裟折腰容帥古南遷寄李招伯紀云侍公輔佐中興了
乞取袈裟逐春身二公一為侍從一為執政晚年乃
有袈裟之羡其諧信之
楊文公談苑云近世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得其格
者蔚為佳詠又云二君警句絕多且各舉數十聯錢
詠漢武云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劉
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更短亭工則工
矣余按首變詩格者文公也自歐陽公諸老皆譏崑
體自楊劉始今文公乃異與二人若已無與者前輩
譏李不爭名如此文公亦詠漢武云力通青海求龍
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那教索米向
長安明皇云可朔叛臣驚舞馬猶撿遺老識真龍登
山鈿合空傳信回首風濤百萬重比之錢劉尤老健
公孫賀當拜相弟泣不肯受印綬桑謙寧先為庶人
不肯當可使之拜然賀不能堅辭而屢破謙能固拒
而全身如謙者可謂智矣南朝人云我以為公不知

飲酒樂劉叉詩云盡歡調大羹今古無仟手所以出
中人元元但飲酒皆名言也
王贊景文與王福使介明詩云試看八出子毋謂我
無人與廣聚相云寄身正漢婦無所附眼乾坤見有
公甚焉伏惟下聯云修造學樓須有手佳行句寺可
無人敎於自常矣
臨川危逢吉詩有思致禽言二首尤佳接客篇云接
客接客高亦接低亦接大兒總看會傳茶小兒卵籽
能作揖家人不用剪髻雲我與唐書究餘說唐書典
了猶可贖賓客不來門戶係郭公篇云郭公郭公閣
你失国春秋時何事到此猶悲啼郭公前言亡国故
當時只緣臣子鉄百年社稷不得歸而今家住柘崗
西蕭目春風都是恨筆說與齊侯知郭亡矣君勉之
銅壺音節欲迫張舊王遺失題猶記西蕭園云蕭入
香銀欲不禁三郎心蕭亦何求當時更有昏亡處自
是君王不動心婦歎云記得蕭郎登第時謂郎言曰
學風池而今老等閒官職日久人幾夜知詩落花
云馬嵬略除失妃子金香樓高墜綠珠皆清婉可愛
然古今詠落花無出二宋兄弟兩聯逸球精妙逢吉
語稍率矣

後村詩話卷之三

後村詩話卷之四

莆田劉克莊潛夫著

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語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知

子美與房琯善其詠者也生挽琯後為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琯雖敗猶為名相至於陳濤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

杜公為詩家宗祖然於前輩如陳拾遺李北海極其尊敬於朋友如鄭虔李白高適岑參尤所推讓白固對壘者於虔則云德尊一代名垂萬古於適則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又云獨步詩名在於參則云謝朓每篇堪諷詠未嘗有競名之意晚見春陵行則云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又有秋月華星之褒其接引後一輩又如此名重而能謙才高而服善今古一人而已世謂嚴武欲害子美杜集載武贈杜七言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則武果有無伏之意矣不但以禰衡待杜亦以黃祖自處粗暴如此其母氏所以有官婢之變也

杜謂太白句似陰鏗然杜云船如天上坐不犯沈佺期手奪雲發際殞死犯何遜乎恐太白有辭矣

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府詩題數行頗難讀客有侯字脫爾如大禮三賦凡著痛快非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善細巧而輕為議論李者之通患歟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概豈但工於有韻者及古體乎

韓公字東野名籍是而猶哭籍詩乃有後李號韓張之句陸象山白鹿講義呼晦翁為先生後辭太極書則兄之矣輩行有先後仕進有久近豈可以存歿顯

晦而設變甫自其一一華行而杜公云李杜齊名真忝
竊其忠厚如此

盧藏用序陳拾遺語稱其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
千古橫山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至於感遇之篇
則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
人之際韓柳未出之前能為此論亦可謂之知言矣
其論歷代文弊皆不錯惟謂拔進之士著上官儀者
出於是風雅之道掃地則未不然接上官儀詩律
未脫徐庾然孤忠大節遂與褚河南相輝映於史
藏隱不終隱尚可恕晚附太平公主時人指終南
捷見目藏用為隨駕處士與蕭至忠輩同傳其誣上
官儀序以媚公主耳豈篤論乎

陳拾遺李翰林一流人陳之言曰漢魏風骨晉宋傳
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
永歎李之言曰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
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陳感遇二十八首李古
風六十六首真可以掃齊梁之弊而追還黃初建安
矣昔南塘力勉余息近體而續陳李之作余汨世故
忽忽不經意而老至矣聊記其言以諗同志

李陽冰序太白集云古今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
橫被六合奇極駿壯不但工豪也

陶當異世而同一機彼常集有一篇云霜露悴百草
時菊獨妍華物理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之蜀醪
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適意則陶彭
澤此真陶語何必效也若近時趙蹈中雖極力摹擬
難若甚矣

唐詩人出牧者多參議軍府之雄邑星之麗士女之
盛惟元道州賊退示官吏云追呼且不忍況乃鞭扑
之事蘇州寄人云身病疾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皆有憂民之念

悼亡之作前有潘騎省後有韋蘇州又有李雁湖不
可以復加矣

高適岑參開元天寶以後大詩人與杜公相頡頏欵
行營旅出師有無斧鑿痕適賦秋胡云如何咫尺仍
有情死後過過千里外甚佳其近體亦高簡清拔逸
甥云宅相予偏重家丘人莫陸東平道中云蟬鳴木
葉此夕更秋霖絕句云柳色驚心事春風厭索居
方知一盃酒猶勝百家書其散語如祭雙廟文云時
平位下世亂節高極悲慨有岑參送郭乂云初程莫
早發且宿霸橋頭送賴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

俸錢漢川山行云犬吠鄰舍人不遇六門前雪滿
無人迹應是先生出未歸如島筆句假日煉而成
者參談笑得之辭語比浪意象開闊剖公選唐詩惟
此二家最多
唐人皆宗李杜雖退之崛强亦然任華者不知何人
有雜言二篇寄李杜略云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
非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借問果是杜二之所為
又云我聞當今李白云云又云任生知有君君也知
有任生未李於二公杜舊識李素昧皆名呼之或呼
其行第又高自稱道云曾讀卻無限書拙詩一句兩
句在人耳然二集無與華酬答之詩華它作又不傳
獨此二篇見又玄集往往以怯見取昔杜默欲與石
卿永叔丞稱三豪米元章自謂寶晉集晦眉山集華
亦杜米之風歟
退之從董晉喪去汴甫四日而難作留後陸長源剌
官孟叔度等皆死人謂退之幸免爾以史考之長源
欲以峻去綠驕兵為晉所制不克行又云叔度等苛
細然則汴卒樂晉寬弛惮長源絕束怨叔度輩刻薄
禍有胎矣退之從喪而出盡見已而作余讀後志
賦云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郊小人之懷
患兮猶知獻其至愚固愚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
水而求芻仰盛德以安窮兮人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
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洿濁兮曰吾既勞
而後食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苟不內
得其如斯兮熟與不食而高翔此賦有與窮之意豈
非嘗志董陸而不見用遂欲舍之而去乎先見如此
其免於禍非幸也然長源忠義死難與田弘正同
故退之汴州行云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李汝毋乎
何以不討賊為恨不獨免為喜也
江陵道中寄三翰林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
疑言語洩傳之落冤讐按退之陽山之貶此詩及史
皆云因論宮市似非劉柳肩言之故當時適有此說
市朝風波可畏久矣然退之於劉柳豁然不疑故有
二子不宜爾之句康賴不悲天不尤人矣
昔與王去非侍郎同官金陵去非言永貞小人竊數
名士退之非論陽山未必不為韋率余曰非為陽山
之行必不入伾文之黨去非以為然韓南山詩設或
知者四十有九辭義各不相犯如繅璽繰出無窮
柳寄張澧州詩既段字內押八十韻未嘗出韻如學
硬兮騁餘力盡斯文變態窮天下稱傳然非詩之

子厚古東門行憂得靖安佳人怨皆為武相元衡作
也柳云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究徒測
耳滑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猶有嫉惡憫忠之意夢
德聽夜盡堂歎彝人之句以傷乎寄世言柳劉為衛
史元衡為中丞待二人成裂果然則柳賢於劉矣
子厚永卯以後詩高者逼陶阮然身老遷謫思含悽
愴如哭婁司馬云悟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乃犯孔
北海臨終之作不祥甚矣坡公云平生高事足所又
稚一死惜不令子厚見之

張泊序項斯詩云元和中張水部為律格字清意遠
惟朱慶餘一人親受其旨沿流而下則有任藩陳標
章孝標司空圖等咸及門為然慶餘詩只有壽藏一
首入選項斯警句多於慶餘如病當山葉稀貧起草
堂低如鶴聽松枝定螢歸萬葉齊如漁舟縣前泊山
吏日高衙退隱者云爭子不知年病僧云不言身後
事猶坐病中禪可與任藩司空圖並驅
甚稱朱慶餘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
句却不入選豈嫌其自鬻耶放翁云誰言田家不入
時小姑畫得城中眉此慶餘克工

佛於雙樹下右脇側臥而化至今僧亡者多云右脇
按釋迦云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則右脇者以背痛不
能仰臥耳若夫於背痛而右脇與不要婦而尚左者
何異
道家皆以老子為神仙之祖雖太史公亦曰莫知其
所終又曰百有六十餘歲又曰二百餘歲然莊子周
云老聃死秦失吊之太史公豈未見莊子耶
臥常多佳句山行云花落尋無徑雞鳴覺有村贈僧
云月上安禪又言生出院稀如蹴飲古來酒虛有請
丁書如難類為客慣貧賤交恩多皆可錄

杜牧罪元白詩歎傳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誨謠且曰
恨吾無位不得以法絕之余謂此論合是元魯山陽
道州輩人口中語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
篇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
以燕伐燕元白豈肯心服
李山甫集有代孔明哭先主詩命題雖奇宜有新意
而兩篇無一字警策李薛能而不至者亦不及劉叉
孔融李邕為奸雄所殺無可逃之理若禰衡王昌齡
為太守所殺班固陳子昂為縣令所殺尤可惜也
病中送客難為別夢裏還家未當歸亦晚唐佳句

張嵲巨山評聖俞以詩鳴本朝歐陽公尤推尊之余讀之數過不過妄肆譏評反覆味之然後始判然於胸中不疑聖俞詩長於敘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餘然其淡而少味令人無一唱二歎之意至於五言律詩特精其句法步驟真有大曆諸公之風又評曾直詩文云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皆非真知曾直者或有所愛惜而然大抵曾直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者不如樂府曾直自以為出於詩與楚辭過矣蓋規摹魏以下者也佳處往往與古樂府玉臺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着意欲追古今人所未道語爾其文則專學西漢楷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恣肆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二評不易之論也

陳簡齋墓誌張巨山筆也稱公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又云公外王父存誠子善行草世書俗莫知公初規摹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片紙數字得者藏去乃知簡齋筆法本存誠子巨山簡齋表姪也其哀陵詩云吳蜀相持地江山真險固晉聞焚夷陵令孫但逆增山遠歎連天江寬疑受樹左顧者宮金右眺襄陽路野迥無居人荒相但對虎依依念鄉井愴愴悲墳墓月淡江風寒雲深楚山暮佇立小踟云孟夏忽已至雨餘草木荒循榈有鶯泉仰林無遺芳山中歲事晚是日農始忙布穀鳴遠林田家就農桑故國今何為然然心獨傷防江云虜去田事始夜來春雨自向時耦耕者十無三四人努力勿轉渡故語如陽春又云大漢與吳越天南天北頭虜猶未吾地飲馬長淮流飲馬尚猶可莫使李據舟辭語高簡意味高遠此類不可悉舉真南渡巨擘與簡齋並言云紛紛世上兒喟欲亂鳴蜩惟公妙句法字字陵風騷羅虎毅其長知平翁餘豪顧我吟諷者知公心力勞抑者僕可作論詩應定交它人莫不自夸大惟巨山能踐其言

巨山五言絕句如華陽南山路叢筠胃水生寒梅銷春盡猶有數花明知青林擁肅寺先乃在山陰出見桃花發方知春已深知七言絕句如十日農陰飛細雨清川秒漲水平沙斷人閉戶春已半闌遍山南山北花知故國貴樹想青忠寒食風光淚眼中自羅不知俗父子紙錢猶挂樹頃風如一行綠樹對柴門又見

荒煙上晚村日日墻陰覷日影人生有得幾朝昏日
矣櫻桃已半紅更重花氣滿襟風路傍端合增遺歎
應有荒墳在麥中讀太平廣記云魯秉空驚歲月長
晃時追憶紿堪傷十年短轅南行守晃日歡娛審兩
室有人言入城兀擅日番兩室皆精巖究轉有思致又讀楚世家
云長歸剎楚痛遺民修好行人繼入秦不待金山來
裏且召王已解箏寬覩其忠憤切於戊午讜議矣但
微而顯宛而成章耳
張文潛詠淮陰侯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
子謀臣山代蕭相答云當日追亡如不及豈下今日
故相國身知罪卯君知否方冀民田歆自污亦前人
所未發世好臣山詩者絶少惟余與湯伯紀爾
徐師川由前省郎以諫議大夫召中書舍人程俱致
道封還除日言其與中貴人唱和魚貫之句為人所
傳致道坐此去國徐集不載魚貫之篇魚貫出王褒
篇蓋也須音班與中貴人詩用此二字莫曉其義或
言師川居上饒鄭謀者奉使經從師川常與往還歸
而密薦然思陵本喜山谷師川其甥又在圍城中嘗
即遂拔擢之御札云可贈諫議大夫其如人尚在以
百官見之豈一墻所能膺手或又言致道本蔡氏客

後知秀州兀朮至棠城而遁何暇議師川按致道集
有問候蔡少師啓進由蔡氏固有可議其後復職啓豈
自辯云居未嘗備採章道録秘書之屬出未嘗使宣
撫河北陝西之行又云尖知錦亭之才雖抗得狂之
虜利兵堅甲既無丟會之師也高城深池又異江關
之天險則致道之心有可諒者繳師川之疏盛稱其
父子勇甥及其出處大致貼貴及魚貫事爾
存然齊席張晉彥詩云近世以來李王西詩不喜其
學往往音節聱牙意象迫切且論議太多失古詩吟
詠性情之本意切中時人之病
詠明妃者多矣劉屏山云彥暁丹青闊麗顏為君一
笑靜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向功臣衛霍間語意
不與前人相犯
題李廷珪墨云長春殿右生刑香猶有前朝遺物在
錦囊珍重出玄圭雙虬刻作蜿蜒態鱗枯皮剝裂喜幾
利斷玦精堅磨不殺吾聞李氏據江左文采風流高
一代當時好玩不獨此器用往往窮奢太微工還拔
擿御府不惜千金為賞賚治兵唐推兵衛精治民漢
許龔黃最惜哉取士不知術妙手獨得廷邽輩真奎
驅馳八極中荒王逸樂孤城內汗青得失更誰論尤

物競爲奮暴買覺嗟余視此真畫其士事有至微猶足成
拔文欸往吊江疏幽蕙未泯應斬悔此詩極精詣然
李氏有潘佑林仁肇而不能用亦未嘗無士
屏山挽李伯紀丞相云引裾先處絕斷鞅屬氣消指
諭水安守汴京二事語簡而盡六言云罪食鼎烹謗
燃山比南興片夔彭殤壽夭一秤楚漢興亡有不可
勝言之妙
水心大儒不可以詩人論其賦中塘梅林云幽花表
窮朧扁舟行村墟所欣一蘂吐安得百萬株上下三
塘閑縈帶十里餘荒荧各尊貴野徑爭扶疎慈雲忽
返捧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陡覺天象舒羣帝耆
命旂衆仙儼相趨龍鸞變化異笙笛音製殊物有遽
其會感召驚堪輿妙香徹真境態色疑虛無閑誰始
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關勝賞浩劫隨榮枯兒童候
黄墮捧拾紛筐盂熏蒸雜煙埃綷貴頫江湖臙脂蕉羅
殺鋒艷生猪檑和羹事則已其老山中雖以絃綃綈
文有可為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書蹲躊林逋與何
遜賦詠徒區區叢篇云則閑中塘好曾賦勸游篇
愛江入狂浦聊復信所傳化工何作猍敗不自眠
山山高相映塢塢與相穿林光百道合花氣十村連
風迎亂鞍轍日送交禪緩天回徂陰後地轉弁陽前
杪如別逃秦疏附趾獨賢又疑未興周掩擁欣俱全
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凋年一省三歎息十步九折旋
詩家說梅事搞乾陋肥鮮常於寒角曉愛彼明冰懸
淋枝溢冷艷小窗露孤妍冷悲角留嘆向書珠離鬪
忽茲過衆甫欲歛羞斷絃無以寄美人千室吹碁煙
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此二篇兼阮陶之高雅沉
謝之麗密帝卿之情深一洗今古詩人寒儉之態矣
然四靈中知翁靈舒乃不喜此人之所見有不可解
如此者

毛竹山頭雲雨皆晴安播下小谿渾高陂約水歸田
急不嘗滿箒入縣門堂上官人似野人村吃相見可
相親開門主對臨溪樹放走水邊林下身對縣誰家
數畝園竹亭茅宇雜花繁同官不可無良肩通晉溪
南水竹村揚吏部方亭然年且自武寧丞來攝靖安
所作絕句也後三十年余為縣主簿老七人猶能誦
之趙南塘嘗跋云公春年所為詩比是盛精清實簡
遠與俗異吟如宿素盡脫而煒然華春於根使人熟
視不厭技林文軒似小過擬後山殆亦其亞
題巫廬云春年歲寧寄鶴鶴播青廻蘑歲月銷留與

後人選要否・軒拾宵令蕭齋館中簡張約齋云書
生賦分合辭愁官與沐夜不肯林有燒把典劉省立
謹家見雪似瀛州欄銀宮闕雲端見素閣林月下遊
說與南湖張功閣上來同直道山頭亦揚吏部詩惜
其敬爭存否無我北山陳公與吏部善故卻齊詩
有自來

辛稼軒師湖南有小官前山宣勞既上功欲未報即
辛去貧路不下其人來訪辛有詩別之有彭匹為
萬人呼春府當年意意實悲我明珠成意敢負君赤
手縛於菟觀書到老眼如鏡論事驚人膽滿軀萬里
雲霄遠居公不妨風雨破吾廬此篇悲壯稚逸惜為
長短句所掩上饒所刊辛集有詞無詩惜無好事者
搜訪補足之

余叢刻建陽使齋曰于為于北山陳公齋詩云聞昔
于元于定河于為于飛有今継此甚古爲浪猿漠窮刀
劍原鉛變董茶閒絃知其翁聯伏凡歎呼直事先
包龍河人問牧多采果亭調好客我受墨無別富
山鳥鼓人昔何彈琴今復誰陸游玉帰酒休賦大蘇
詩時余自方詩謗末半所發也

昔寧建溪趙章泉以詩批游于豫劉牧遺二家孤寡
不貧賤可予置死生與彼抛遺書曾不博斗粟與救
累孤往之別寄五言云王家別香釀劉氏建安詩王
家酒否名故北山章泉詩皆以之

余觴望江西有老選人趕瑜袖詩來訪其調官一貽
云有客去游丞相閣無人來問李巖船亡非亦多可
采聽聞五十年不能悉記矣

朱希真無有詞詩篇官時于坊裝婧有帳有侯王於
京有洛終頁去凡偉梅花住洛陽後當用好事者改
云如今紋把梅花插不必侯王宜帳有狄翁自郎官
去國有五言云從今君有眼尤是出門時脫以史
官召數日而歸高九萬有過南園詩云早知花木今
無主不把豐碑累放翁神放當鉄亦然凡人脫出皆
缺右軍至於哲塞僅能自全

或詠杜鵑云自古爲蕃惜毛羽聲聲都勸別人歸以
有所諷下者亡友趙仲白居家自在劉山外良工
自勸路人之句也微諷也

為定更化改臣故老一名公拜參與樸仔士而力不
能接謂客曰執贄而來者吾皆倒屣未嘗敢失一士
外議如何客素滑稽答曰自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
搖紅之詞參與問何故客笑曰數回見了見了

還休爭如不見實定相視一笑
天台戴復古字式之能詩書自誦其先人詩云惜樹
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情甚不成痕句又云
人行躑躅紅邊路日落秭帰啼處山亦佳句
建陽章田字後翁本系時銘座右云吾家三世業儒
而余小子犯之酒闌醒後策名改袂而今
金陵制閫趙曹鼎峙幕條最多歲朝擬符人人各出
新意惟一詞務官獨題云惟酒是務予知其餘難用
前人語而有意義
是平擒中有能墨行草聖者書廷堅為賦念奴嬌義
其書畫末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待從頭
繳納君王覓取愛爭歸去余罷袁守歸涂起郡康廬
間偕觀辨墨林滿今不復有此偽人矣
魏仁廻番谷獻檜相壽詩云傳聞是日慈寧殿亦把
爐香祝帝師佛子尊之歲某朝士獻生日小號云
本是神仙服日章而今雁作為王家挹飛影傳朝方
退閑却南園一院花皆為人傳誦
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盤話別離風雨催
人去及恨不曾憐司賢愁還緊明日相思莫上樓樓
上多風雨此方公所作卜算子也余嘗傳次公及別

致中遠萊鄭子敬借鈔不還
仁父鄭明府舊知余詩云月似故人能赴約鷺知小
友可忘年高雅似其為人鄭名瓚字君瑞
孫季蕃歲為一詞自壽其四十九歲詞云壽花戴了
山童問華戾多少待瞞尽人怕旁人笑況戒勝浮熙
可考大行之用吟詠好學易受尚一年小謝夜書夜
眉山悄蕭風送下蓬島生巧呂翁昨夜鍾離叫癸也
曾參兩簡先生道人也曾衛挑唆棗百屋壁錢都不
要更不要衣衣莽壽録但要為星花星照覷定到老
借家可寂人人有倘逝相剝襲無起人意者壽山宗
老云八十四年全無己身湘老海門月生雲峰處山
秀老云未後一句雙手分付更問如何帶此二偈頗
勝也作洪禮佳句兒能入定者秀自號孤峰

後村詩話卷之四

莆田劉克莊潜夫著

宋氏感興詩第七章以唐經亂周史皆歐陽子卒章曰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此一大議論通鑑綱目所爲作也學者相承皆謂其說本於程氏而范氏朱氏從之其實未然按唐史沈既濟傳云既濟吳人以宰相楊炎薦爲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進以强有返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間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朱容曰帝且則天改唐爲周立七廟今以周廟序列爲帝紀考于礼經是謂紀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序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是過革命事特孝惠已殁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然謂者猶謂不可書公始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若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中宗所在以統之曰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由宗而事述之名不失正礼不違常矣又云太后逆制未亦常號又中宗已降后之名不當今附陵配廟皆以后礼宜入皇后傳題曰則天順聖武皇后議不行而朱氏從其說承迹因呂紀之法而入紀統武紀之法中間有已比而從論下識帙決千古蓋已制去武紀者既奪也引入后紀於例皆有在房陵皆亦既奪也其建此議者但各謂贊之先獨著先生非掩人之善皆附卜之見月記末二月十九日時年七十一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揚雄以爲疑洪晉云小容到老不競事不與人間有許由墳冢昔備坎中未有以折衷鄒陽前輩湯君錫獨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辭乃讓於許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然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爾後引切而說不繫可謂之奇讀書矣君錫名師中吾學欲記既登第還朱官亦不大顯以終其身徽道昌甫文喜南吳宗公序其文人物高勝非伯仲能秀庸之兄伯紀之又也勝彼中林侯翁侯全自注云劉原甫君子而但聚小人韓嬰引爽予謂督亦公全古皆爲社稷用事者爲惡狗出則賣君欲利入則挾君下實亂法君又許憂而有之此社鼠之患也人有市而甚美者至酸而不售問其人里人曰公之狗甚猛人持器欲往狗輒

迎而謟之所以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若迎
而謟之此國之悪人向也此事與經文若不相涉而深
有發明定方頼此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泣也
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
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昔宋桓司馬得罪
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
歲園人亡利之半句踐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
吾姊與焉為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若吳也兄死
者我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能無憂乎韓列此
事鮮大夫疾戎心則憂社有義味與列女傳藏室如事大同小異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傳此章
云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
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
曰逢天之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女對曰欲飲則
飲何問婦人授觴挹之置之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
以告孔子抽琴去其軫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
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
鄙之人也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抽絺
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於此有絺綌
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分
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有狂
夫守之者矣信如此言是此女能以礼自防而聖賢
乃再三設詞以挑試之此前世陋儒之說而韓氏既
之謬矣

晉文公亡里鳧須從道文公資而亡重耳餧不能行
子推割股肉以食然後能行及反國國中多不附里
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曰子尚何面目來見
寡人也里鳧須曰臣棄竭君之資而君以餓罪至于
族然君試赦之罪與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君不念
讎怨人自安矣文公從其計百姓皆曰里鳧須且不
誅而驂乘吾何懼也事在封羅蓋之前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
羽事在李廣之前

卜商從衛君而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杖矛而見我君
我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
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簡子反朝服而見事在藺
相如之前

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迴車避之而
勇士歸之事在句踐揖怒蛙之前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才竭而姑不能復進請
一休焉子曰君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
子曰闔棺乃止語曰見而後已
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勇士之鋒端辯士之舌
端以上見韓詩外傳
東海有孝婦何怨蘇子卿學翊遊處子起騰君死生
捐軀報夫讎禹死不爾生白刃騰李雪谷天感精神
斬自捍國門跳踏五藏行鈴此伉儷憤紫然大義明
此海李史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
志在列女籍竹帛何光榮按唐列女傳述此女子事
亦無姓名題太白財以傳李夫君必邑也
世謂謫仙眼空四海然歸盡浩然云吾愛孟夫子上
李邕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則盡尊
崇之數與侍郎叔遊洞庭云三盃客小阮醉後發清
狂獻當塗宰從叔陽冰云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
則執子姪之恭集中與群從兄弟從甥姪多所稱奬
與鄰縣小吏如何判官云夫子今管樂衣知與官何
如人而當此句推崔司戶昆季云千金散義士四座無
凡賓欲折月中桂持爲寒者薪必踈財好客者如崔
秋甫鄭溧陽皆比之陶令韓少府劉少府皆比之梅

生其於人情世法亦甚委曲未嘗以金閨之彥青雲
之上自居杜公氣象亦如此
上哥舒大夫連德陳情一篇其詞甚褻是先與哥舒
有還往矣及流夜郎贈江夏韋宰叙亂離事則云幽
閉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關納兇渠有
書其罪曾不少恕與杜老同
繫潯陽獄上崔相三詩末篇云幾爲竟夷相隨去不
是秦王領國人此言迫竟而行非其腹心上客而叛
者注云此一首恐非上崔相者誤矣送王屋山人魏
萬五言云十三弄文史魏亦有酬李翰林一篇見李
集云宣父敬項橐林宗重黃生則魏之年甚少亦可
見謫仙忘年折節處魏詩高自標置與任華同二人
敢與李杜倡酬不可及矣
東武吟云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青切紫霄迴優
游丹禁通君王賜顔色聲價凌煙虹一朝去金馬飄
落成飛蓬贈長吁云昔攬紅霞袍之龍鳳翻山王
援青綬君王忽行路二詩與杜公集贈鄭上如墻壇
觀我家筆中書[illegible]情文長動人王凡日識其趣挽
傷之作悲壯略同
右學府使君謝羅敷　可扶報血系戲小紅鮮使君

一絅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壻
居上頭一十四侍中郎四十專城居之羅敷之夫亦
五馬矣共載之間向使君之飢易也注爾曰如金
吾子之粉耶
謝惠連擣衣篇云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張籍殺
勸為看初看時征夫身上宜不宜張文昌別來不見
身長短者此小即不足長之句皆本此
玉堂新詠如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如絃斷猶可
續心去最難留如城中皆半額非妾畫眉長如愁雲
舒還歛啼粧拭更垂有唐人精思所不能及者
尹和靖詩僅二三首其自秦入蜀道中云緣陰深處
竹雞啼也有紅花映白花卻憶故鄉鄉相弟不及張
李四家和靖洛人洛陽名園甲天下一旦盡為劫灰
故其詩如此又一絕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鶯乳燕
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過秦川最盡頭亦甚佳
自仲放當秩後惟尹和靖得從最速然一生轉徙患
難全家死虜禍僅以身脫南渡再召已六七十歲不
而下至從秦其峻擢斂力拒偽齊亡命入蜀不事虜
程氏門弟之故
本少存詩詞處州後人摘抑遺少外詞中語為寫花

學題詠甚多推尚祭酒一絕人云言多技一多窮隨
至文章要底工律每余即天下士一生懷抱向憂中
張天覺覩允重釋老所著閱燕錄會編黃皆歸之
了翁以詩代書曰辟設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熟
筆把孔孟師神仙天竺雖貴多等相半生有媿多矣
若果如釋老之說爲迹其身升天成佛心在了翁之後
成古了翁詩不可不讀備然佛亦謂之金仙石
鵶相每外書稱其子詞翰陶南翁有別丁珙詩云風
箱惡母民中綠鹿上尤人壁後書珙乃鶴湖人子也
好學者
陶南翁五言如泉鳴社旁樹盜發家中金來成冊寶
任騎去鶴巢空塵飲沙澤水後飢巢落雲七言如將
老未聞金作印師寒猶用鐵為衣山陰不能留霸業
水草惟解遠年華道近可憐驚馬駿信平不見布衣
雄之頌皆可傳
未新仲題元英讀隱云正爭求同天下筆貴窮臉語
言世所不犯前人
屏山子魚詩[illegible]剩真絲蠶桑山食蛤
況云李公己非[illegible]菜真不仁殺月象成罪竹滿廷
何人二詩可成最珍奇物者

郎左司了敘家有王筌後集文寶聞於淳成所選自
陳後主隋煬帝江摠姬沿梁杜王楊盧駱而下二百
九人詩六百七十首來爲十卷與前集等皆詩後所
逸篇者往往其詩話人之集尚存今于詩卷末始摘
其可存者于後
詠王昭君　思見天山雪　還疑上苑春　張正見
南遠燕山近北寒　散戲水霜域嗟爲違[illegible]人思
從來南鐵一見漢家塵又石自綠筆于國長衛漢採
悲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
韶日怡盡向人却似　盡用中之可惜此
一雙飛燕箕可水照行來入
漢家
舟行有迅水去無還古　春春望容依依
上紅客朝須有信去擇未知歲　送別到中
花秋紅倚度鬥相看向不遠來可即回舟　長增
落花滿空院野鶯啼　拂箒承空閒簾行
歸　王叙花紅飲金塘水照花相逢長相失
正看抹遠舟　節開光女夜有珠
映花柱辨色隔樹分香　五侯新已貴
君朝歸　綠長安內計吏而街塵家無有
是雲不悟有春來於蘇子卿　見雲勝

之　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　咸貧于時吏色
演史事
詠古　名王無處所臺榭暮下生　安始今應
改君思昔不下長門怨
閨　愁來　東[illegible]吳音時令雪一長夜應歌
棧人員　團扇詩　寵迴紋贈幸　余釣金
出樹桑　卞隨羅袂教見纖手攀枝最尚枝
郎作商人婦愁而復愁風　扇掩將離曲歲永
墜馬送　古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
別送之所謂　一夜千年猶不只　自擇年正少復倚
婿爲郎　髮尊不勝花　還恐裁縫寵無信
違交河　小婦空房怯長眉肅鏡愁爲傳見女意不
用遠封侯　較何不斷藕詩心已復生　在
家渚小女卷復裳花叢了是羅公打花風雨中
客　欲作勝花粧成卻奈紅粉　欲呈纖纖手從郎索
指銀
天寶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
乃不爲世所稱[illegible]于敘家偶存此篇見許多佳句
失傳失中間[illegible]詩八首如自右之出矣絃吹絕
無聲思君如百草色迷春生似六朝人語如何陽

唐家一女長篇一首押五十二韻者欲與木蘭及孔雀
東南飛之作方駕者未云因緣奇合會萬里猶同鄉
運命倘不諧隔壁無津梁斎律但木蘭始代父征戍
終潔身來歸仲卿妻死不事二夫二篇庶幾發乎情
性止乎禮義若韋女則異是王姬見雖逢頑嚚母
許婿之矣慕翻家韶裴爲之蹙背母而奔之康成事
章勸無識賊反云侍語王家子何爲不自量豈詩人
之義哉

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
少一篇晁子止謂其說　李仁父謂書多駁辭
宜孔子所不取又謂劉向司馬遷班固皆嘗見此書
其說謂據及盜發冢乃晉侯出中間所載武王征四
方馘億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
三十寨於奉垒漢武矣　禽虎二十有二麋五千二
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
一羆百一十有八　一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
有　十鹿三千五百有八紂圍雖大安許無熊
如是之衆又[illegible]王德有[illegible]不
近人情非止[illegible]也下篇體筆所定孟子猶疑漂
杵之語前　子壺書禮遺妙六經俱是不合書
況汲冢書之類乎

商辛婚二女經世謂太公蒙面以斬妲己非也斯子
事非國語然其語且是汲冢書云叔向使周見太子
晉嗇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請
歸周之二邑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
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比見太子問答
往復師曠不能難歸告曰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王
子曰吾聞汝人之年長往告也師曠對曰女聲清汗
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
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子晉之異容有此理但
瞑瞽而聽清聽而知之火色瞽豈能辨豈非誣而
差歟

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鱉咸若爲商王
事大學諸生為難詞詆其謬陳晦行史彌賢制用晁
命元龜字聞師倪侍郎駁論之陳累疏援引唐人及
本朝命相制皆用此論史搉陳堂端幼從創使叢去
戒爲一聯云合人蕭錯是爲監御史新事韓爾乱閣
者顛倒

右歐若德司云來時雨綫弄掠黃太日飛逃萬野傍
我比楊柳又疑浮瑒若只是一春地

袁紹檄孟德云贅閹遺醜徐敬業檄武氏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侯景檄湘東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豈為赤縣所歸皆罵得甚美然操能全陳琳武后了然駱賓王文謂宰相安得失此人惟湘東竟殺王偉偉數侯景覆臺城餓武帝殺簡文辱妃主罵死宜也湘東始悅其五百言後詩節欲活之及見一目之檄偉遂不免忘九剮之辱恥快一身之喜怒安得令終乎

石曼卿詩雄籌筆驛詞翰俱妙人所傳誦又集句相閑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為伊洛中人所稱他作若不甚見晚得其集石徂徠作序稱其與穆參軍以古文自任而曼卿尤豪於詩石自序性懶有作不能録早時辭記數百篇過壯記益衰近幾盡廢有收百篇來者覽之或尚能識或如非己言久則能辨遂併近詩存三百篇藏之于家歐家尤重其人嘗公有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爽虹霓者出金石之評集中華山泰山嵩山五言長篇各一首筆力在薛能之上餘警句尚多五言云行人晚更急歸鳥夕無行（樓）天寒可影淡山東瀑聲微（山寺）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高樓）草白有時紫髮白不再好人生不如春發白不如草（贈別）乜下失寘為胴細遺巨鷗（送李此之）風勁香盦遠天次色吏部秋天質不斷無意學金錢叢（篇七）言云洛浦微波長袂步炎宮香水不濡肌荷苍獨步世無只宛艷卓身又與漢宮香（杜冊）耻生湯武干戈域寧死唐虞揖遜區（在有有鴉年山前自也王山）汾河不斷天南流天地無情淡如水（高帝師尹）南軒文物盡消賢不是風流即放言三百年間却堪伏絕無人可定中原（朝南）中散向人疎懶甚步兵因酒過差多（自諭）皆清拔有氣骨

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公以為村學中語然卒章云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不害為佳作也

兊相落職制云君人臨照百官蓋欲其精白以承休德寧稍儀刑四海豈宜以寵利而居成功繫手既老之臣自夜不貴之寶其選顧桄用厭舒虞其官某頃以藩條權潤峨政惟人求舊謂文武可以憲邦秉國之鈞何風采不如昔聊朕猶虛己日佇告猷精神強而所衛未聞宏略血氣衰而戒得以疵瑕既已華爲勞之調煩數掛衣冠而却離鄉全於体貌乃存致於杯彈與鍋秘殿之華俾即安車之伏噫君子慎始

防嫌疑於未然責臣抵章尚遷就而為諱既往懲之
矣秣朝晚節以自全陳楓降官刺史亦為折父之爪
牙初朝陳力視秦人之肥瘠良負虛慄時于湖年未
三十而筆力高簡如此尤埜盞盧陳米餅難而貴兩
刺尾蹤告妙蓋公行果極貴調亦精切然精貫詞矣
于湖詩若不建總停然上丁齋宿云地米被疑車毒
野東走來淨泉接天及及而官常肝食史臨歸去尺
如川與胡邦衡云夢了瑕崖身盈比埋銷金鳩　空
傳之作極佳
世宗欽相陶毅范質不可而止毅以為恐　建隆
質毅常謂云十年居調燮之司　旦得變通之術
報前恐危讀之立下余謂毅徒知識玩范　不知
禪文出於袖中乃變通之尤甚者況陳橋之
周書以大義責折翰幾陵尚稽其欠世
毅預為擇遺之詔與樊系作冊文何異藝
不大用豎矣哉
信州道傍有泉一泓甚清既田極廣舊
夫亭午暑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六月
乎蹋鼓老六軍屬近是詩也而集無
傳載其牡冊一絕而遺此詩余家於信崇來之見

淵明有述酒詩自上六儀狄造杜康潤色之而終篇
無一字及酒山谷謂述酒一篇蓋闕此篇多可不解
歸于蒼困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以後有感而作
至湯伯紀始反覆詳攷以為哀彥家詩又謂淵明歸
田本避易代之事而未詳明言之至此王紱國亡其
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故看是大辭之
庾也湯覺出然後一篇之義明其間如峽中納遺鷹
朱公練九齒之句文詩負士云阮公見戕入即日棄
其官又云昔在黃子廬二事未詳出處子燕之名僅
見三國志黃蓋傳清貧事無消考伯紀闕疑以質於
余〻亦不能解
徐斯遠絕句云紙衣竹几一蒲團門戶蕭然自晶盟
鋪繖離騷二十五不知月落夜深寒水心稱斯遠有
陳識自字之樂非過也
姜堯章有平聲滿江紅自叙云舊詞用仄韻多不叶
律如末句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
余欲以平韻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席
風當以平韻滿江紅為神姥壽言訖風與筆俱駛頃
刻而成末句云聞佩環則協律矣其詞云仙姥來時
政一望千頃翠瀾旗與亂雲俱下依約前山命駕群

歆今作執相從諸甥王爲冠廂中列坐如人者十五人夫向夜深
風定悄無人聞佩環神奇處君識否眞淮右阻江南
道大丁甯寬別守東關意笑兵稚無好于一篇春水
赤曾晴又怎知人在小紅樓簾影間此闋佳甚惜無
継歌之者

羅鄂州文雖少而善集中鸚鵡洲賦二篇其首云篇
登黃鶴之高樓兮欲從俗而回顧仰南望而衡慹兮
有正平之遺處指棄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
度方賞其之說解兮凜清誠其尚存與羅而縈一介
兮衰心爭狀而誅諸士猶時此而不恐兮時亦直
情而徑行寧知族夫妄庸兮使之魚肉而甘心番建
安之事勢兮亂甚宛而漢祐無不思其器識兮思忠
憤之補據惟不擇其所發兮遂至於顛沛而閻疎當
其解衣而撾悔兮坐皆驚愕而失著吾謂死於漢陽
之參調兮何預于鸚鵡之一賦使奸雄灼無殺心兮
雖頓困君而致叛惟此客以投我兮猶相與尸祝之
不暇矣在顛而追叔兮柰何以此欺天下爲一偉
而脫身兮終亦與以自全此海代正而笑我兮德祖
以放而御覺三人者在一休兮心且皆亡而齒糜嗟
荼城之佐命兮非不巧於自營挈四百之基祚兮與
一身孰爲重輕來者爲滿如江水兮方撰臂而議先
生誤文章爲學第三或以此手盆成奇吾言之獲
信兮猶足以吐千古之不平二賦皆佳此篇乃其死
所作有祭田橫墓文之意

鄭前輩柯夢得字東海一生苦吟有抱甕集古詩學
孟東野然稍辟窮有夢蝶絕句云一覺千年一轉機
覺來還是夢還非當時莫知爲蝶便好穿花傍水
飛前人所未道也

後村詩話卷之六 續集二

莆田劉克莊潛夫著

過秦論云陳涉鋤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嚮時之士其語本呂覽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鉏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賈生可謂善融化者七發云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其語亦本呂覽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但增損一兩字爾此韓公所以有後習是前公相襲由漢至今用一律歟樊川阿房宮賦中間數語特脫換揚敦之業山賦爾未至若枚乘之絕無前作也

又騷云君子得時則行不得時則龍蛇何以湛身哉朱氏謂雖乃屈原之罪人豈又美心仕爲龍蛇乎然雖語亦本呂覽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奈漢未遠語多相犯

等學者若啓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蹠數千而後足雖之物莫不有長莫不有短等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宋景文自名其集曰鷄蹠本此

句踐欲報吳大夫建同陳口覺自將擊以匿其形呂覽云諸侯搜救助之說其用兵角吾耳也必託於卑微隱蔽詞貴於達同矣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冰小雅詩也小旻小宛二篇及孝經互見呂覽以爲出於周書者亦高誘亦云不以常其書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增損憚相國畏其勢耳詩小雅爲周書而莫敢指摘則戀全何爲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王赤小雅詩四月篇也呂氏以爲舜自作不知何所據或以誤字）

昔將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焉不可攻也按涉洧之章乃男女思怨相謂之辭子產謂晉不撫我豈無秦荊可事 古人舉詩斷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皆類此

獨孤常州名及字至之遊遊賦略云瑀東井以俯視識故國之城闕千門万户連延如蟻以蔓作山與喬木

縱依佛而明滅見伊川大達陶為戎伏歷陽故人半
作無鬱發之奔命於巾朝首如紛紜希馳講誦喘喘
發遊翩躚內道陸離若機巧之陸環繁蜘蛛之來遊
終晉巧今日識筆動之變態方茫然倚杖空而笑之
亦既自得周覽夫畢愓然形開萬象如失學有緣以
皆作百區頒其來歸乃宿昔之人家俗故將之喧卑
向之循仰欣戚無非安者然後知無之生也昧妄俱
生聊氣乘之萬緣合并為憂而患為厲石盤伏碌碌
者自以為覺諸 飾妄以貫名甚佳內或役無警教語
與謫仙古風佛視洛陽川茫走胡兵流血沾草野豺
狼盡冠纓之語相類常州有送李白之曾南序可
是同時厚善其父在蕭穎士李華之間
常州觀海島云此登渤澥島迴首吞東門誰尸造化
工鑿此天地源頭洞　百谷周瓦無內艮郁然昆注
際望見天地根白日自中出扶桑如可捫超遙蓬萊
峰想像全臺存秦帝昔經此登臨昇飛鶴揚旌百仞
會望日群山奔徐福竟何成羨門徒空言性見石橋
足千年潮水衆雖高雖未及陳拾遺然氣格雄渾與
岑參高適相上下
李華字遐叔山陽古城銘略云有漢之哀野關群龍

獸德人神馴山奸禁之推為王為公名國大都
於兵衛鳳凰舉兩麒麟柱肆力勝者昌九州承風
賓實不保其舒宿者卿士如鶩如鴻洸洸持枝
如羆如熊於漢則武於曹則忠山陽古城草沒晉封
向日稱皆狐狸橫縱苔苔青陽有洛之東孤竹二字
德音無窮武王翦商不食而終同臣慕君俛首求容
義理長語亦壯浪不在吊戰場之下
漢唐皆有宦官之禍而唐之禍尤烈明皇殺張后
德宗劫倩將踏分湯西平族草霧宰相六族餓死
六宅諸王終於亡唐而後已前輩謂漢宦者與政
而唐使之典兵之故入司馬附麗匪文固無足議但
謀奪宦者兵柄使逆布朝韓泰總統諸城鎮行營兵
馬適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中人大怒曰從其謀吾
屬必死其手遂手此皇匪文文之至所及我入司馬
多傳才必為有畫策者事雖不成與晁錯寶武陳蕃何
異而退之求畀行云北軍百萬虎與羆天子自將非
它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懔懔朝士何能為嗚呼天子安
能自將不過付之中尉及觀軍容使爾以成敗論
人世俗不足責退之豪傑亦以天子自將北軍為之
而奪印為非耶

余有畫山水四撲巻上各有五言一首其一曰高峰
挂層霄下是水哭乎野當年居山客半是愛山者論歌
欵泥塗路嶮不合爲俟多今世人政要知者參其二
日青山何誰高影纍三百里竹深已迷橋前舍半藏
水隂西名利人生旺真可謝既想雲居中恐是古昔
子其三曰急雨冷猜乘寒煙曉撲墓手空未軒車中
有隱者在市朝一何有霏水雨無礙哭問塵世人不
知是何代其四曰通江古泉盲崩崖飼虚宜牧兒心
苦飢牛寒抗不動誰人傳長松為有九霄夢雨風吹
屋倒一笑無與其後題玄李叔班作不知何為人詩

則待約所書待約豈非顔氏邪
王黄州集第一篇訓神隱君百韻自叙出處甚詳云
長恐先生閙倚松成大寐[illegible]叙神隱御甚高累數十
韻長之於李勣不能過一种明逸耳未出山以黄州
之剛勁而尊敬之如此既出山如王知嗣宗之麄鄙
乃得以淺薄之士其可不自重哉
本朝大臣多憐才好士如趙中令於王黄州王文正
於楊文公晏元獻於宋景文皆為翹材上客雖丁崖
州追仇柔公之黨亦不忍害大宇己又增謫歐陽随
即收用至章蔡用事攻公始適無英中令護容長多

黄州之筆可見親密其批中令雲崗山副使偏垂凌
末報當府國士知與幕府少年今白髮之句異矣
詩以體物驗工巧縣寶王詠批燈杖云稟質非貪熱
焦心豈擇棃終知不自潤何用處脂膏語簡而味長
每欲傚此數題未暇也
杜子美笑王楊盧駱文体輕薄然盧病與賦未易輕
駮駱撤武氏多警策邊夜有懷云城荒猶築怨碣毀
尚銘功挽詩云青烏新兆去白馬故人來亦佳句也
盧仝劉叉以怪名家仝集中有含穢上人一首云長
寺石壁浣盧公一首詩渴讀即不渴飢讀即不飢

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間光照夜又集有苑宗簿喜得刘先生詩云玉尺沉
埋久得之錯冢深揩磨露正色扣擊吐哀音二詩殆
今又對類
三國志帝魏而黜吳蜀説者謂陳壽蜀人仕晉晁愍
又為諸葛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而然翁甫仲
山作蜀漢書曰以矯之滸丞相極稱其書仲山求序
於余余觀其書大意是但書後主爲安樂公歎以着
史不能負荷之罪後翁書云後主不能負荷史宜自
取抑之可也豈可因曹氏貶削之稱會仲山仙去其

論未竟後得廬陵貢士蕭常所作續後漢書大綱與仲山同但蕭氏直名其書曰續後漢仲山猶加蜀字耳蕭書後主為少帝撥後主嗣位二十五年而後播遷段時已六十五似非少帝周丞相為蕭序此書請歐公議正統不黜魏其客章望之著明統論以辨之張南軒經世紀年直以先主繼獻帝而附魏吳于下方又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魏為篡攻訂詳備惜仲山游公皆未之見余亦近方見之

劉斯立病中詩云欲成塞上蚖應作半人詩半人當是用習鑿齒事

放翁少時二親教督甚嚴初婚某氏伉儷相得二親恐其惰於學也數譴婦放翁不敢逆尊者意與婦訣某氏改事某官與陸氏有中外一日通家於沈園坐間目成而已翁得年最高晩有二絶云腸斷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緑曾見驚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舊讀此詩不解其意後見曾温伯言其詳温伯名黯茶山孫受學於放翁

韋蘇州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太守能為此言者鮮矣若放翁云身為野老已無責路有流民終動心退士能為此言

蕭千巖采蓮曲云清曉去采蓮　寥辭溪　須忌紫不是趁前般相隨不覺遠直到　煙中恐　歸得晩今日打頭風絶似王臺体

三良事見於詩左傳皆云秦穆殺之以殉後詩獨云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客從田横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此説甚新後讀曹子建三良詩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共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乃知子建已有此論

數千篇不如養一驢

黄初中疑忌諸王黜削封爵名曰就國實同囚拘禁斷還往求通親親表云臣遠云　臣違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發陳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甚哀切

求自試表云若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

能自摧藏亮庶効須臾之捷以殲終身之媿雖身分
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甚悲壯
與楊德祖書略云詞賦小道于雲先朝執戟之臣爾
猶稱壯夫不爲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幾建永世之
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哉
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
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
以傳之同好味其文勢駿壯退之答崔立之書本此
曹仲雍家詞略云昔後稷在寒冰鬭穀在楚澤依鳥
憑虎而無災今文苗無寒冰之慘雖撑綺振翼於翔
鳥之翼幽房閉宇寄於雲夢之野悉母良保仁乎鳥
虎之情文字嚴密有如此者自三良以下皆見曹子建集
天台林憲字景思自號雪巢志遂初亭其集略云富
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所
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得固宜然則才者定致
窮之其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
曉也識齊演逐物之說爲雪巢之詞云且吾與詩人
同乎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
是又云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
爲橫民而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曰子既無
遺力以取所靳無憾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
然則近之爲君指過也余舉言之語以告吾亦過也
然君必欲專享詩人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
與造物之橫政亦過也二公可謂善辭矣
雪巢讀陶詩云吾觀陶淵明詩了不在言賦有如春
和氣周行不停駐時與春爲風雖庶物華布未嘗見
用力萬物榮處時與秋爲月浩然無點注江山滋
清絕宇宙靡纖污乃知淵明詩本不在詩故避遁吐
所有余家適所寓乏食不爲猶華軒不爲慕歸來不
爲高折腰不爲退義空乎步超無懷貴雅素適然實
能盡學者護融步獨有無絃琴明明一班處雖甚清
絕然太輕快集中長篇皆類此要須更穩來括以肅
栝乃善
無城賦　故築雄堞之敍井幹樓櫓之勢崒若斷岸
豈似長雲覗綦爾之同護埒萬杞而一君出入三代
五百餘載竟從割而立分款堂舞閣之基弋林釣者
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
沈響絕
園葵賦仕非象相有不拔之利貧非仲無遂焉之
憂若乃郁老拔葵女姬婦素拙此蓋儒久彼徐　梁

紫臺挾醞曲飆登榮乃美乃論推爲盛唐其音舊皤
清柔芬芳涓林逐水潤肖調鶴鮑明遠賦有思致然
太拘依閣招不去累存二賦于以詩工於賦柳韻用
事往往切題岑參賈至岸句律多出於細然未康集
地位尚遠登大雷岸與妹書六百余字無一字及家
事皆述道塗辛苦古今懷述山變水作窩愁旅思離
極典雅爲中佳作
燕公之文如楩木枝幹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
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許公之
文如應鍾鼖鼓笙簧錞磬崇牙樹羽考以宮懸可以
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亙平野如雲
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
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廟廊非法不言可以望爲
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輿玉輦雕龍彩
鳳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飢惟獨孤常州之文如
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溪壑然而略無
和暢雖好者悠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
度雖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
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戶牖
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
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
於灌激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山夜鴻華亭曉
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
諫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
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它握珠璣奮組繡
者不可一二而紀矣以上皇甫湜評唐十一家之文
可與法帖所載梁武帝評三十四家書對觀
出世篇云生當爲大丈夫斷羇羅出泥塗四散號呶
俶擾無隅埋之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覽遊
八區經太山絕巨海一長摩吁西月鏡東弄日珠上
始天之門直指帝所居群仙來迎塞天衢鳳凰鸞鳥
乘金輿音聲嘈嘈滿太虛旨飲珍食芳照庖廚食之
不飫飲不盡使人不陋復不愚旦旦狎玉皇夜夜御
天姝當御者幾人百千爲翻宛宛舒節忽不自知支
消体化膏露明湛湛無色茵席濡俄而散漫斐然虛
無翕然復摶摶久而蘇精神如太陽霍然照青都四
支爲琅玕五藏爲璠璵顏如芙蓉頂如醍醐與天地
相終始浩漫爲娛下顧人間溷糞蠅蛆混以軻雄自
擬然以爲放肆超軼軻雄下遠也文字亦未及大人
賦隨唐人言語耳

閻盧之死金王其基黔婁之死首足不蔽（全書）
吳駅詩阿對泉頭一布衣自注云阿對是楊伯起家
僮當引泉灌蔬
錦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任迎通弼雖國慼主李
而賦詠倡和不輟存于集者不過亂迎兄景之語如
咸時傷事之作絶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
此
竭賦云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皆此毒螫厥
虎不勉厥牛不當爾今向功條角而愛
虎賦云兩白兩金其數惟虎可彼列衣自龍而氣善

人痛其人記汝不食其畏汝之餓
思馬賦云彼騎而富孰為其主彼舄而帝孰為其困
五里之堠十里之亭蘇堠飢渴丁堠重程亭有喚吏
喋之為腊又毒其吏立死于捏（已上二賦見王粹集）
王粹與陶進士書夫所謂博學宏詞者豈容易哉天
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
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下及鳥獸草木鬼神精魅一
物以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詞者耶然猶
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侍權衡大臣問一事詰一物
小如毛甲而時或有不能盡知者則是博學宏詞者

當其罪矣私[illegible]居君内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
此人不堪扶去之大步來曰此日後不能知詩東西
左右亦不畏矣又不當自視頓得時人曰此物不識
字此物不知書是故出獲忠肅之謚也其論敏矣
前人記蔡京權重言開書郵可簡饒余訖封皮批送
修撰餘運副遠相晚亦權重病起見二鶴吐瓊霞玩
久之問誰所致左右以宗少梁成大對亦訖剳子批
除刑部侍郎人以為戲筆已而命下西山先生云其
權重於蔡氏耳
遠相當國久從官多由選而得端平初鶴山召對云
侍從之臣有獻納而無論思亦難譏也
甸谷送人下第云吾子雖云命鄉人願讀書七言云
愁破方知酒有權皆有新意
蘇能云詩深不敢論勸谷云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
徵詩至於深極玄絶妙矣然二子皆不能發此言唐
人推當推本朝推從使符陳簡齋近之
温飛卿蘇武廟云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
年甲帳是武帝事丁年用李陵書丁年奉使皓首而
歸之語頗有思致
向豈李南齋書云為二典皆所記豈獨唐虞之迹耶

倚與朋精微之意而倚之方是之時楚持任啟昔嘗
天下之士就盡秘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曲阜行頭濱中書舍人制云在昔典謨訓告誓命之
文學者宗之以爲大訓孟當是時坐獨綱紀法度後
世有不能及然至於言語侍從之臣皆聖人之徒亦
非後世之士所能髣髴也詞意全南豐其家述素所
講貫也

橫渠絕句云渭南歪北已三迍水旱縱橫數畝田四
十二年居陝右老年生計似初年又云西山南北兩
寅寅四牖東西万木青面似枯髏頭似雪後生誰與
爲遺經嘆清苦如此所以爲一代儒宗

曹操敕使十吏就蔡琰寫邕遺書琰曰男女不親授
乞給紙筆真草唯命妻娟之恥豈不大於親授所謂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歟

義山孔明廟云玉壘經綸遠金刀曆數終誠齋徐孺
子墓云舊國已禾黍荒阡猶石翁比山谷司馬寒如
灰禮樂卯金刀之句尤精確

義山春閨事哭劉蕡云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自
應制科王論死止以十字道盡

溫飛卿過吊籌筆驛七言云辭後獨知殺甲子病未
猶作晉春秋林和靖五言云隱非秦甲子病有晉春
秋初情非酒裹若皆是爲然相己

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此謂魯生及孔氏之後有絃誦於其間者
亦而疏云惟其神異乃止不壞誤矣爲諷誦弦歌引
與聞魯諸儒有講誦習禮鄉飲之音乎此豈有
行神異耶解經如此豈不語淺冲之義哉

半山擬寒山云我曾爲牛馬見草豈能喜又曾爲女
人歡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我紙合長如此若好惡不
定應知爲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認物爲己後有慈受
和尚者擬作云喜莫貪嗔莫厚莫擾不知義莫做驢
子卻被馬騎半山大手筆擬二十篇殆過之慈受
一嘗亦所擬四十八篇亦過真可喜也寒山詩鏖言
細而精詣造微所謂一死生齊彭殤者亦有超工藏
者如城中娥媚女珠珮響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
下彈長歌三日繞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
不耐寒殆不成齊於人詩此當有見山谷集豈合書
而寒之後人誤以入集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秘閣而見魏
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

物之大帰死生者姓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絶哭今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天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廻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上雖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妾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繐帳朝晡設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illegible]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士衡此作詞簡而事甚備語絶而意愈新當為魏晉間文章第一序勝於文弔魏文

後村詩話卷之六

莆田劉克莊潛夫著

放翁詩云乘寒賊境是何益米出胡奴死不收上句
用柳公綽事公綽御度山南東道行道上獻丹藥問
所從來曰自劍門時來充驗方反公綽曰泉白賊境
來雖驗何益乘藥而逐道士貽天為下句設此奇對
甲子七月讀唐書
記時年七十八
揚雄集六卷四十三篇劇秦美新之作在焉汰去末
云自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又曰其勤勞則過於
阿衡此時莽猶未篡此語不過如今人稱頌權貴人
功德爾及莽既篡雄縱不能如許由洗耳魯連蹈海
然與龔勝同時莽使使者以印綬迎勝勝稱病篤
臥以手推去印綬勝兩子及門人造說云云勝曰
吾受漢家厚恩今年老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
下見故君乎不食而死雄亦仕漢着莽篡不能去視勝
可愧死矣美新之篇方且盛稱皇帝陛下配五帝冠三
王開闢以來未聞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
二以示罔極又自言有顛狗病恐先犬馬填溝壑長
恨黃泉故作此篇以獻今觀寧願狗病死此文豈
可作哉朱氏書莽大夫揚雄卒當其罪矣而呂祭公

荊公涑水公皆[illegible]或以配孟子何也
元后誄略云天之所廢人不敢支又云皇天眷命黃
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新聖又云漢廟黜廢移安定
公允眾有翻按元后雖莽之姑然擁傳國璽抉其角
聞翟義起兵以為是兒虜宗廟數懷怨言人心之
公不可辱賊如此雖女人也頗以賊莽為新聖以漢
廟黜廢為天之所壞乎
列子政集二卷有九歎用騷體末有丈銘云歷危崇
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強有杖不任顛跌誰
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諂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
己亦不可相杖必取任不必用米士必任賢何必取
貴語簡而有味
文君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十八而寡挑長
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死文君為誄傳於世
揚雄夢吐鳳凰而作大玄經仲舒夢蛟龍入懷而作
春秋繁露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告人曰
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於是朝
廷疑其矯為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黃宗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推司

徒掾中陵曾敬獨拆泉筆奮于汲井其尸
目瞤得酒食經大化付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
集而百事喜故目瞤則呪之火花則拜之乾鵲噪則
餧之蜘蛛集則放之
收皋天下敏疾長卿制作淹遲而長卿首尾温麗枚
皋時有累句務于宗口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
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典用相如
安定高真玄亮曹元理並明算術成當時人咸曰算
其壽七十二紹和元正月二十五日北哺時書壁記
之至六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算時長下一
算處略有者不敢告今果然一日其又曰北郡青龍
上孤樹西四丈所鑿之入五尺吾欲至此地及死往
掘得百時究榔逐以至齊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
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
箸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八升七合又十餘
轉曰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十斗遂大書囷門後出米
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十九升有一鼠大堪一升東
囷不差吏合元理後及遇廣漢以米數元理以手
攀米口遂不知鼠之殊未不知則面炙大廣漢爲設
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藷蔗二十五區應一千五

百叁十六枚[illegible]七畝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
產二百擅萬鷄將五萬雖羊豕鵝鴨皆適其數果蔬
有菽悉知其所自貴業之廣何供贍之備廣漢懸曰
有倉辛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旺上系托一頭廚中
易拔一林當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
爲歡
公孫弘爲國上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貧
群衣裳衣之釋所著冠履與之又贈以生芻一束素
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爲器以畜
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
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歟弘爲高賢鄒長倩爾
故入所經如此豈非曲李何世有以納侮歟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使各爲賦枚乘爲
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公孫乘爲月
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
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自楊雄學此賦以下皆见西京雜記葛洪所集也末
云洪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
乙丙丁紀其卷數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誌次而
亡故書無定本雖記而已是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

甲秋谷為十秩秩十卷合為百卷識以此記較班固
所作略異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取不取不過二
萬許言今所出為二卷右子四字雖記以俾黃書
之間有長共家曹人皆稍鄙盡此兩卷往共出指中
故子駿往劉歆所記世人亦有流通行多不傳是恐
年代時久設所撰述文年共久此皆一卷不出知訂
故予人云耳
予少從詩者文自所有義未甚皆當行云南衡醫工
門知甫尹傳知扁生處也當有可多記可記尾首述
根蓋於劉歲月時久於時味十醫乞記一后經比甫
醫工色當勤大字書碑要驚殺編收最藥與遺方
神術亦無用莫者為虛輕為臭鬼因頗假能全安尹
不見形神清然部一等管尹工氣也必在手捻方
有頗令為手雖殊皆動氏以諷當時能知代者備述
先入之事時云本末說從非可為安許予記之一母
又云異日之非受是與終身寒餓是我受詞不述切
而意有至矣也段又後呂皆以曾古有議論在口中
請旨二十年名論擬重晚為大欲用行飲之收以求
况、文子以附知識述為一議所說也可惜也要試
人小末以文章之能余記作以傳其事以傳詩者其

眞盖州判史朱公叔作門、讓字去識所謂濁以忠
文于張當濟邑議以使古之以子既老者魯之宗文
孟孫于衛之得文公叔文皆諸侯之子也至於王室
之卿大夫其尊此消滅同致人公既年秋以劉言年
從劉文公年傳子劉卷首何大子大夫也經又以下
子虎年在傳以王叔文公年而如同謚之也此皆天
子大夫皆得公其私謚同盟諸侯氏之之時也、乙
族循臣子感其事其君父故能後伯子男之至以得
共君感傳以公文其年也其同之人得之亦然是以
鄭子許男稱公以在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有
召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
則有鄭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以公諡
可若稱子則得字多矣禮記廢日久作記時聽問有
仲山甫但陽嘉父吉父賢是之稱也宋行止考人曾
有是又能議之稱也合秋以禮之九曰為其父異之
之稱也又雖諡號與公同為天子諸侯所用是其異
也順乎尚人立于所存之定可於公人之中舉一處
考所存乎而後選也議集是韓柳諸皇不能加
選者十色之十分、　中嵗如播去擲東楊秭當
有王如宋公以良以字鄭林宗范史雲姜肱

皆名上至於蜀末胡廣之碑豈得無愧辭乎
又有袁滿來胡根二銘袁太尉之孫司徒之
子年十五死根陳留太守之子七歲死二銘甚
美幾於諛墓矣
周勰字巨勝汝南人拜奉孝廉皆蔡之先其業事同
前後三辟不至徙太尉司徒拜辟司空三辟察賢
良方正州舉茂才又公車特徵託疾杜門里巷無人
跡外延生蓬蒿生建寧二年吳氏跡戒而勰卒固共
字叔則操綜曆數劉識入宜州郡禮命本至孝桑之
能起李休字子材南陽宛人綜七經精群緯讖辭禁
前識古今疑義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
劉判判數出閣招欄郡署五官掾司空胡廣
請不至以上三人史逸其事見邕集
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
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
德殿門中設都座中常侍育陽侯曹節
從東省出就都座劉寵寵訊北面楊公
華邕　西南面受詔書各一通天一木板
以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群公
補闕政時務問勿依違

皆拜升受詔起就坐各人各一處給筆札邕
難化皆婦人干政所致乳母趙嬈貴寵伴於
紅巷謝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永樂門史
依阻城社大為奸偽猾賕已成非外臣所能審
處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又言廷尉郭僖國之老成光
祿大夫橋玄方正前太尉劉寵忠實宜為謀主數見
訪問邕立朝持論可謂有所補益然詔問之特兩常
侍在都座之側乃不敢指言漢亭人亦太積矣
為曹公祠橋公云使持節丞相冀州牧魏王操謹遣
掾拜升敬祠故太尉橋公公以懿德之愛博容固念
明訓士思令撰天由体翳追飭師矣幼以頑鄙之質
為大君子所顧禰仲尼之稱顏淵李生之欽賈復士
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要誓言祖逝之後路有
由徑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
雖戲笑之言非至親篤好夫何肯如此辭懷舊顧
念然愴本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
則故事祠公其尚饗
至皇上書辭疾乞就闕上群臣表皇上辭國家播遷
之厄下憐兆民塗炭之偏然嚴顏出後立聖哲謹案
漢書蕭何以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卿之上皇功績

夢伴伊霍宜以卓為相國仍在太傅上帶俟上
入朝不趨比未邑筆也然其罪漸於予云
于賀周益公致仕啓云清朝無事元老辭榮謂
致仕當守此經之常故於三上疏不為文具之
天子重違其意孤傳以華其歸壽是煩問甚於撥
之日身居物外忘其為三公之尊辭召遂得物
髮略無遺恨恭惟某官接逢盛福俯仰太平間
嘗作國家之用而為乘聖退全明哲之身惟
於懸輿已聞冠掛於神武雖是翁雙疏當意
後　使此老安安是負其平生二箸宜可得康為
一　有足是閑李力難與婦謀昔蜀公年未至而
身洛公老已及而謀國從其所好惟道之常又豈
行止合聖人之時出處全君子之致方吾同社共
玩象戲於橘中篤知老至作遊栄於蓬上但
共夙仰高風驚聞盛本觀終始之一節知壽
百年昔嬉林下之無人今喜山中之有相凉慶
知綠野之清閑角巾衣頭傍洪崖之酒掃
于此作甚佳然為詩名所掩
竹隱集十一卷多其田作春年詩無慮本此
石湖放翁誠齋一輩人又材氣飄逸記問精

博警句　天造地設略不載人喉舌
品任　諸人之三集中及晚作尤任者皆已
絕句詩選今摘其警句于後曉鬼魚出聽夜仰石
頭大十進　角中看雲憂皮裹有湯秋　自作先生傳
誰為放吏碑脫文成　蜀上材坊酉昌去野店春　肩
成山係因吾句眼作花爭為勤碑大東官　天寒不
知翠袖薄日暖但覺玉煙生春　黃丙娘苑空桑
柔謝二郎贊已蒼茶　我醉掌傾問字酉忌飢不
耽作碑錢　物入漆采无不礙堀蹟露出定何妨
化成銀地佛應喜移下玉樓天不知　地風方藾白
官微甫白一軒貴樗櫟日　但欲有衣存妓妾不
愁無限列生徒　劉孟貴為天子友逃之窮作相
存書　我本田家子驅來作長官政雖無
小異民却自相安靜或焚香坐閑因爬盡首庸人擾
之耳只道太和難　采餘太古愛人有正始風孟如
塑罩白茴作春桃紅　一鞭加瘦肩万刃割吾
腹訥令猛於彪何忍食于刻世無令鏈湯邑盡活地
獄　老覺此身無一堪尚摩詩課撚衰髯亦
知庭院西風惡直為秋香不下簾日　一瓶儲粟一
囊錢兒學箕裘女紡埤更買卜红吾事畢勤書評畫

了殘疒　可歸𠀋靈不供愁似借詩翁作
此君雖孫須識寒相對却風流　楓州梅竹　以鷥足
螻蟻冠山戴粒　追逢胡　石　不識廬山風貌自不
食蟛蜞孤負腹亦知二者合對拜行列九王言事足
巾墊仰派形霞　解　潮汝書　補明殿不
定城靈　二雖六星大故雖正人中雖上李附利于作者陵前請二
註盜國人二經為安五羅百雜名經竟晉人安不人之對同人戲人五經木尚者音六把直門
帝知是酒　天官達攜十万艘小官僅得一乘如魚御其
中何所有白髮翁楹并兒皆亦鄉理二後執爨食頭
奴二前撐高安具筆未聞余寵更絕而抄蔽難貧書
緘一箱半魚蠡壹東百軸成牛腰平鋪葉結篇插大
贖貫囊粟供猿狖新丘聲巖作案木青函秀撞成滿
脈蚤滅日覓巾角所置近時聞矣金標高臻不難望
跖自綾進堂敗尹就標全家眉掬噴怒鳴衣物屏當
道過遣余掘驅馬各走眾人肝夜藏供成饔不貝波
凡更相笑未必對林之言賢別撤　卅行
斷貪獸解見縛垛想它絕迷道推擾憧疲咸備援盡
裂愛酒　弥勒稱讚亨財吉諸仁皆此良者子為被
目流漂自皆造大赤船為被兄沉定溺若干大赤擒
為彼廢胎舍迷者然大智燈為行生死曠野昔開

聖道為嬰填溢重病者調和法藥為遣生老死苦
者欲以抹露令其安穩為入貪恚癡火者沃以定水
使淨清涼　云何為菩薩究竟施佛子此菩薩假使
有無量眾生或有無眼或有無耳或無鼻舌手足來
至其所告菩薩言我身薄祐諸根或缺惟願仁慈以
善方便捨己所有令我具足菩薩聞之即便施與假
使有此經阿僧祇劫諸根不具亦不必生一念悔惜
但自觀身從初入胎不淨微形胞段諸根生老病死
又觀此身無有真實無有慚愧非賢聖物臭穢不潔
骨節相持血肉所塗九孔常流人所惡賤作是觀已
不生一念愛著之心復作是念此身危脆無有堅固
我今云何而生戀著應以施彼充滿其願如我所作
以此開導一切眾生令於身心不生貪愛悉得成就
一切智身是名究竟施　譬如乘船欲入大海未至
於海多用功力若至海已但隨風去不假人力以至
大海一日所行比於未至其未至時設經百歲亦不
能及　至微細眾生大師是　以念根風吹心識火
熾然不息凡所作業皆須倒相　解脫長者告善財
善男子應以善夫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
以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

□心應以智諸□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
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
十力照察自心如上□經
李格非字文叔齊南人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錦𢌿
有義味在晁李之上詩少不甚見稱未爲傳世經
若爲禮部郎有祝參相確詩云兩吉動勞猶未報衙
公精爽後能歸堂參當從弔之手挽魯直五言八句
首云會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下六句亦無裹文叔
與蘇門諸人尤厚其設也文潛誌其妻獨於山谷在
日以詩往還而無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絕句
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
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
稍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亦佳作文叔李
易安父也文潛誌云長女能詩嫁趙明誠
文叔李□水云文性先生自詩書以來載籍所記歷
代治亂九流百氏凡一過目誦不忘陸其發爲文章
則汪洋奔放而精緻縝密然高奧欹然兀發驟肆而
而隱忽紛而皆絕他者無遺影適坎者有餘味如金
玉之就雕章明舟之失涯疾雲煙之變化春物之穠
麗見之者不能定名李之者不能歸事勢略與其水相頡頏

精深可諷味知至豪郡五言云裨海環
刹　、青雨足處欲窮晚□□心知禹
介　未盡舜所涉常庵桂嶺外中前男卜捷井高臨
大路鄉傳數南北山川來情經覃樹驗已識枝林歸
參長卿假行歷歷又云夫日有日衣實習了不同手
提而咏飲肯熱南北風是擬前半兩當牛劉了氏
知畫虛亦妙質老耕農後將張曲工此特余襄公二
子掛韻說一先凡爲空斯又爲解上一後生餘垂風閣
要常豪劍外夏又翁大云奏扁不問將賢方暑航
屢黃狀雨岳與座壽司次吮師鳥蘇神通而羊狀扶
吾欲養黃姿母壯于亦王妙藥只眼前乞女保無恙
又云吾近成南樓步月特散策小市早收參空山脫
吹帽見呼背可歸恐我意嶺氣從來堅道心花告倦
形役天真辛相于休以有荒謫宦生及此時物觀身
端白絕句云步屧下打霧雨寒打開門卷簾黃團猶
遽解航驚鳥又花相呼擁道看八尺方床滅白藤
合風奇更陸背騰若無丁里還家步便是二相退院
禮南遷後四六比向來兩制尤高簡猶妙
日狀上得何知曰相覓經史傳閱文筆箴規切諫
風帆有錢薛和齊之徒

號心忠文武建國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邪附
李嶠有二文性行榮進人升進性好肥鮮衣綺羅新
人食肉衣錦性好行房僧人畜聲色
唐倫事太宗甚蒙寵遇每食非倫坐不食數年後將
僧之遺謂之曰更不須相見見即殺汝倫文節重為
頑物甚愛後不須見見之則怨
薛師有巧性常入宮闈補闕王求禮上表白太宗時
羅異能彈琵琶逐闕為給使以教宮人今陛下要懷
義入內臣請闔之庭宮闈不亂表寢不出
少府監裴匪舒奏賣苑中官馬糞歲得錢二十萬貫
劉仁軌曰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遂寢
宗楚客論薛師釋迦重出觀音再生
尚書左丞張岳康于剎涉為懷州參軍刺史劉悍曰
名文出知此物
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號用號為點鬼簿駱賓王
文好以數對號為算博士盧生之文如今紫紫文質
彬彬惜哉不幸有冊耕之疾為西夏子以釋稀焉
李詳物為劍南一尉言刺史書劣不下又曰請考使
即下筆口怯斷大事狗句小損自陳不肯從人想
考中下

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手不解書謝表及和御製皆
諂附者為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之作而
易之竊名為首
延壽詩什並上官昭容所製和今上官儀孫女博涉
經史研精文筆班婕好左嬪無以加
賀蘭敏之為封東岳碑張昌齡所作也劉子書成以
為劉勰所撰乃勃海劉晝所製晝與荣仁傳爭有才
取其名人莫知也
進士張弘智許君為河叶阜峰春心劉生要如臺上
鏡得照始分明同哥帝定宗故始字為轉字近爭此
詩皆云我作博七羅道琮判云青五字定表以理切
稚奇分二言就詩取詞多為主許編弘智轉還定字
張奇兒愛偷文章時為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
正一
駱賓王帝京篇陳思博風生羽翼負足步良友凡人
冊閣毅胡人高鼻首標兒垂阜味耦人、留鬚者狂戮
梁武帝使喚攝須師帝方與、棋欲殺段子雍管
汝殺却使出斬之棋罷喚師入使曰陛下令殺却臣
已殺訖帝嘆師臨死何言曰師云實前身為劫彌以
鋤地誤斷一曲蟮令此報也實瓦筋無又

民部尚書唐儉與太宗碁爭道上大怒出爲潭州督怒未已謂尉遲敬德曰唐儉輕我我欲殺之卿爲我證驗有怨言指斥敬德唯唯明日對仗云云敬德頓首曰臣實不聞頻問確定不移上怒碎玉斑於地奮衣入良久索食引三品以上皆入宴于曰敬德今日利益者各有三唐儉免枉死朕免枉殺敬德免曲從三利也朕有怒過之美儉有再生之幸敬德有忠直之譽三益也賞敬德一千段群臣皆稱萬歲

魏元忠仵二張出爲端州高要尉二張誅入爲兵部尚書中書令左右僕射不能復直言古人有言臭子具則孝衰爵厚則忠衰

三狗俱用覺魏祚之陵夷五侯並封知漢國之地缺周公孔子請伏殺入伯夷叔齊求承行劫庫羊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猫終無脫日　酷吏以上二十二則王見朝野僉載

左思白髮賦云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怒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莫禍起秋霜生而皓素始覺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子覘橘柚一暗一燁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摘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藹藹　廬弱冠來仕童髫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辯惡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髮而後本闡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今薄舊齒縱蒙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後村詩話卷之七

莆田劉克莊潛夫著

陶弼商翁與揚畋樂道同時一生仕宦廣西晚守欽順二州集中多佳句前已采其一二它如容上云星杳胡王死可窮寶決婦空山經見今天馬入伏肥觀教戲云當與由師後楚歌以鋪喧行役云陰做韓非火齊早誤價鐘雞詩云久聞己狩吟多病秋除書順州云島峰衝斷水飛蝶喚降花山寺卞可山抑與揚州今獨在水和瘠常不重來柳州石人心如地少平處天氣以春無令時送人云今酒十分無客送輕車一兩有民擎又云共堪度海將軍老也不占天處士閑村打雲路小馬嘀高便下村深鵝唱有如無李鳳閣詩經倉州手任春川于郡眷余不及識公物並張爭公論居臨川從曾極景建得余詩簡景建云劉君詩兼鮑庾之清度前輩先君同舍不知其郎君詩筆如此晚得宜春本摘其警語一二于如紅梅云晚覓鄭公珠嫵媚生憎夷甫大醉咧送揚子直知吉州云更時錢百抛忠佞閱世風花老眼空耐景建云許有寸綠明曉鏡舊無一毫黃宵衣閑冷此心誰須歎老免入閑萬事非又云向來炎熱雲翻手靜裏云言白髮與雁湖半山詩甚精確其絕句有絕似半山者已采入詩選矣如千生開世眼朧眼編向白鷗飛處開如鶴走觸翻秋荻蘆閣占斷岩頭皆可諷味如金谷交王川奴鵝能低唉蟬鳴雙蓬鬢才卓心驚交鳴奴鵝家聲政皆自對

于用讀中與碑云浦州也帝思慕詠宣依然答懇碑朗阿環錦襪無尋處一夜驚眠任帳杜用方天子神爲詩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何中興之功不續羿日先王栗十丈碑蚊龍盤拏與天齊九里神畢獎浣客抵今何人也又有題祭舟忠所奉御府太帖云生前官職但報我身後一字萬金直當時宣定丁代拾世間不復有遺墨二十卷字摘光采激射滄島二生我亦有書麻封此懷況心君夫曰吐汗下婁太息十日把玩不得食作戲天公拜稽首乞我此老時一雙手爲吾盡收日斛顏星也如工筆如帝一掃萬字不浮封

石祖徐讀石安仁字延安仁莆田學士詩云齋居無骸骨李杜詩欲追世盡豪氣更風起嶺閭命進少驥嗟充兒如牛毛識有安仁錄秋風句思時但侏力排揭刻而推重愛卿如此大精云蟻背長又云蟻邊何也奇

張從道云朧盡妻未得天戌予諱書芳明後先生云
殘書幾簏窮寒鈞作雜志惟今香秋皆將劉草堂殊
有鉏野林遺氣格
徐朔子詩用硏傳字灯下詩我弃之居庄云硏傳也
詭危亦云知天之壁千金之寶用以閒幻不如危博
癸未甲申余山桂林〻都牧陝一日自外歸逆旅主
人云有二客訪君不過留刺而去視之益高積古鐘
春伯二留戰也皆秦林明日往謝高不吝於陸伯敦
覓見子兼詩註云吾於南塘覓見子四六相約訪君共
論也事何相避之深也鍾惠四六一卷高遠深蘊
詩二冊未幾鍾貴顯高出錦不復入今皆物故余老
矣四六姑置惟詩結習未忘所得凍蒼二冊前已摘
出一二然後得其全集數看於田光筆如相証洒磬
多人間傳有所未聞所著有石湖故翁誠齋之風都
陝既多不能遍閱姑錄其警語于編以備遺忘五言擣
嗣勤惠疾苍云道是青神谷元通白帝莊有松如壯
士其眠化嬰兒雲盡陵嶠當天從霸危翁堯動香擣
髓余後雪疑脂冗動龍妃君山空乍歎悲亡得千戊
力白了一生何逢劇應鄉師廣云風經深冊引春明
卉城衙谿主給事云上望今百歲庇得千多人將借

如說永危修其漢分付先禪別作云夢無全發久詩
只作樂府轉變云付人將閒非梅明什人竊雜詩云
今古秀詩了乾坤到別危比博綸史吃嫩向事待參
賀研云汾獻作雲霜今遙獨霄碑曹娥江云涉冷鶩
一二天風帆百里七十二遙蜀吞云我留不能忘巴水
上花空只見蜀星河涙不定白漫津曾上南渡朝闌
鉛題放翁誠齋名知不題滿數內蔡岩有吹多鶴淄
上青天百山室明梅之石大乙中仙符十府奉天參
上危欄十傑壁云已是乘木駒鳴了可孔喜到壯冊
花鋪漢部詩云未西都漢猶可馬一日年唐只久山
合人云晉書好得編安石唐世諸人且染天送歙守
云龍尾石須分幾寸牡丹花不望頭綱也西云旅作
也求分到曲略教花處似來浪梅花云相依豈恨移
來晚歎許爾說到眼看句乞多生者都下云抑生春
思佛泉筆不曾閒人也應家吞盡好香郎體待月
夜四水受得冬中歡夜金臺一絕小方寒風露出
人管醉么松年入桂宮月過十兩親把住件〻騎鶴
去逢萊冰娥看盡人間世好事如公不數枝却喚青
鸞相推酌玄膝丁寧〻成雷梨花詞云歐頭催引上
清筆獨奏春詞唱嬌介帶月歸來仙背冷夢嗯全不到

梨花晚泊江口云白鷺青煙到江口梅六七分經雪
後月青泥連相伴兩隅岸呼舫有漁舟五言古体合
年幼安云青天不惜日壯士偏知秋自古有奇意如
今空白頭彼時當不來吾老不可當天推嘆同上生
入銀河泥螺走若此生人生與之方外夜自起舞無
人共登援典說有限言可合非故州黃鶴呼不來能
能理殘衰此篇甚高古
杜漢伯高歷蘭亭序云君勿笑新亭相对泣却勝蘭
亭春春集白頭吟云長門作賦直千金不知家有白
頭吟二詩皆有味
王元澤詩不滿百慶闕山篇云萬馬度關山關山三
尺雪馬蓋雪亦艷沙飛石更裂歸來三五騎旌旗缺
雲飛不見去時人空泥磧中血古樂府無以加春懷
云翻日上屋角百鳥鳴不休豈復辨名字但聞聞鈞
輈記我讀書語驚我多家務寄弓弹使去暫去還快
快弹十不得一九窮求態掏枝弓生翔上出出空自
尤時卻使汝鳴我何為女離絶句云一雙燕子語簾
前病客無憀尽日眠閑摘杏花人不到滿庭輕雨綠
如煙霏微細雨不成泥料峭輕寒透夾衣處處園林
皆有主欲尋何地有春歸殊有乃翁思致

儼乾集前已摘數聯既盛故讀雨針首連忠者七言
雲中云但能闔戶約季雅更用以風哥伯香種無書
作矣云山音無青種便成雲心散出碧縱橫既胡胸
子與天惡肥嫩奈吧不殺生樂乎豈斷兒孫念劉季
寧無父子情寧似野人爭登廣日高天見一枉美豈
世石南明向文成司徽山色山苍交專交一摘遙通
客獨臥蕭排把菊是來有五云言大寅拙有孚雨居
欲長書吳地人情專兩人客針家典世皆恨有去可
安心絶句云鍾侍黃短吹阿瞞今君於作可憐人盡
洪粧有塵門是不帶掃到一點塵輕添小雨晚難
牧拂疲梅窮却似秋可恨水仙吞不語無人共我說
春愁春愁云斜花雨送海棠風不惜胭脂作小紅幾月無
人吹玉笛驚飛入館娃宫此老筆力自謫仙風骨
集中有云老鶴梅枝青嶂裏客星依倚常識息
云如今正服陶元亮作得人間第一流豈非深梅晚出
之缺歎
蕭山集多不說人道諸老公讀書多氣老筆適題頭
曾公深云千五百年如列日二十四州唯一人朝衣
視坎趣前死材服行山雨老身與客悦集云之下一
朱同晚步先生小往大年村春谷晴云四野綠通奈

補闕亂山塵爭而於芬廟軒去經年不管子春足作月
純紙被夜頭上酒后搭神廬此議所以將軍貴人滇
畢之月夜云吼璃虛空其洞府崇唐山川更新肆梅
花地可以姑射山唯水也仙人間ゝ見便豐年却應
春光琴臺女不得乃翁分一錢何珠不容未切勿令
飽此意召鴉能相伏戈如大地小車本禍當更劍來
夜光之豹嘷鳴り伐手談太上室熄生生千金下高
萬王妃童歎我老衰報予春下旁研正榙夯皆剖對
王建存集張起鴉云依兒射人地九天鬼手不橫伸
總梅群眉仰口不肯嗟叉出長味嗟之然雖陽成窮
縮死驚悲緊一髮懸九讎迴貨就急雨紫怒喝當碑
驕飛有恨身不乞脚無翼不能飛纔我去無翁眼
腥刀見球絨日時肉血積蹊筆齊雲東擾雨臂去兩
來才有九指邑身中積氣吐不散去隨箭入予答擇
忠窮智窮窮自劫更觸寰矣審亂疑我疑沒日賊不
食悲其肉醜死不疼人疑身骨不化土足作金鐵埋
童泉何時山移陵谷更發出缺鑄戈成鋌吾如得之
頭有用不誅已然誅未然此出盧今上欠雖體杜斯
云前鼠共謂昌相欲剖ㄟ水 鼠丁以走一鼠上
街尾前鼠以之咲後鼠以之死鼠死何足悲夫人穢

可悲乎地把予從來當擬走擲戟乃易今力壯捷
攜籬交防難為人欠何忍折新可日信其走今日擒
其非安得先知則有如灯人意然則等之何斯子門
呼嘯此心有為前作誅八十六豹豹雖八子鮮鮮一
何妹東奔當人家更非當人與藏匿劇人予我豈伏
室如夫子失道之決寧與文郡升當由作潸息盈
以舒抱冀乍救決退諮相戚叮高望然群蜱姓諸相
吾雖家事忽不圖翻指取自如羽令行往新蓄遺響
籬修風雨半夜來百蟲生不虞壁盜通毛夫死別
嫁夫東鄰有叔子性不多鈍朱端居待人求正色不
頓鼓清鏡見白髮行詩不顧間不知覺妻人取捨何
異歎詞意以王建張籍哭詩廿日雖決所出由來心
乃得四日撒我兩急欲乾死關雨不知我心我哭何
由乾兒在重雲邊使我何自安人在山存夕所見不
若無日光山中在山中有自出山路山人自不與世
通挿木見行欲死水地旨就臥聽松風地竈江河鏡
挂高天間木月爭兩東乾坤日月同時然崩事不到
為人得集中新集快句不可勝紀如用方乘方人不
吾以變止將兮我同人死來為鳥擅搏為柱府皆啄
不受其頤吾觀世之淄汔皆不害人之尻何嗜毘鵬

既自悟不思跳出乃欲游井方崩〻沿邃塵且
雕椽須工竭可論地水都投人每乡西迴中間
不盜損日益稱釀成竟禹不回手風免何適禹
齋金始不避夙一日云青睢林澤䆫虽貲衾墻閒姗
終羞鼠蘭豈不改香其論文云星常織成副把錦
台鑄出春天手文章日組織天機非全投誰有貞
繩結作張麟羅老成後到北窮心亦乡項不能繩
怎何力某人致不知毛杜歌不可卻頹施梅花云
知後世無所用兒齊下矣還京之贈毛下甫云古
誰云朽死魄如可召其詠物馴庇云狐潛指馬相
有遂原人射狼好牙爪麂足角如麟水車云上潤
已然下竭將奈何禹云閒塞風高夜江湖木落秋
瓿鸞云繞床一歲憑風去便有悉兒卯蜀肯春雲云
户闈重壇冰魚上後元泉園云夭桃未老已柚青
呤朱頹瑕翠襞雖失素李不辛〻以杏木叶誇共
皆讀書處東京亭用朱實照出始履子修弟子
予所點者于册晚見予修所抄老矣又編目不能
冊子逐丹選一番本朝諸人往〻各別是一種
知矣之慶雲也乌祥麟半山蟠強於咸蘇與所
非寄歡汰後生者

逢原集中有諸書甫所吞五言云東海有倉溟西極
有崑崙予己共舟車我亦為織論吉甫認為此言豈
非近朱者赤耶
方豈之德享及典呂紫微文游攻翁序其詩梅花云
天女終降大居上登伽推撓小乘禪又云老夫六
封羣盡時為兩谷一敗弾無父云已驚臣鯉換新粳
尚有鱗鱗得自烹閩道烹鮮易煩碎呼兒無用否
乘壓崎道中云莫莫春陰擁海低濛濛冷雨傍山飛
半歎古球無人過時有村童護鴨歸海口云白是鹽
埕青是麥誰云亦國不堪田五言云魂夢無金印生
涯有毛錐
揚大年西崑酬唱集序略云予景德中忝佐修書今
紫微錢君希聖秘閣刘君子儀並負懿文尤精雅道
予得以游其墻藩而咨其模楷因以歷覽遺編研味
前作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入蘭游霧雖獲益以居多
觀每歎山歡知量而中止雖榮於託驥亦愧乎續貂
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章其屬而和者又十集人
析為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
集今考十五人者丁謂刁衎張詠晁迥李宗諤薛
陳越李維刘筠舒雅崔遵度任隨錢惟濟皆名東

與相頭須死處錦窠當故出憂報仰須當回之上而
世歌之著絶少
須平菴祭千姻安文以人之生也能致天下之惜則
其死也必享天下之名豈天之所生必死而後美益
人之所惜少死而後必有乎哀我死者之所悪公
乃以此而多宗予者公之所愛必當與我而當行哥
旦暮而相從因予心之所愛而服從以諭主根公行
之不待自昔哀誄未有悲於此者
平菴五言絶句武夷鐵笛序云夜嘯千崖裂斜吟萬
象蘇小人大日在無長行居嶺諸葛同堂云羽扇白
綸巾堂堂六尺身我評秦漢下宇宙只斯人永州云
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家如何永州夢偏愛在長沙
欸乃曲云霧遍出深溪相山日落特若非免女哭即
是楚臣帝雜五言知隆中評劉牧云阿埼去掃叢尚
識抱膝公雜云厥大禹頌復勝乃翁人平生爲事偽
推有病是實時方攻僞其言如此
六言和王仲衡尚書云聖賢生世不款文章何伐無
人一言叙思無卵三萬解日若稽
七言八句讀三國志云曹刘有志混華夷無奈幽兜
兩姫紅赤壁熘燒雲夢澤夷陵光照永安宫人間身

不眷姓名所公只有一篇在甚末
效翁長短句云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却英雄似等閑
秘傳一字神仙訣説與君知是火頭一句丁寧君記
取神仙須是閑人散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富由
天元來只爲閑難得青史功名天却無心惜與人詞
云一竿風月一蓑煙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
城門况肯到紅塵深處朝生理擢翻手祭乾翻祭吉
欸歸去特人諳把此最先我自是無名漁父鷗鵜天
云狀緩尋春杏未逢各城櫻筍正當三千界外歸物
到五百年前事總知吹玉笛度清伊相逢休問姓
名誰小車處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款詩好事近云
花遶寄人間夜夜畫樓銀燭誰見五雲丹竈養黄芽
初熟春風歸從紫皇遊東海宴勝今進羅碧桃花賦
贈王璽手斛又云平生出奉閑雲色駕車雙鹿借問
此行安往賞青伊澄行樂承宮殿胡床中春草幾回
緑看変遷知許兒紛紛榮辱朝中措云伯歌愁舞
顔逢迎旌旄既泰離悲是何人來處當時狂直無情
閣心近日啼紅密断剪綵深盟杏韶花陰根浅盡空
銀燭撲明情知言語難傳恨不似花雙道得真其莪
南國慨着稼軒不[illegible]逸高妙者與陳簡齋秦者

此竊三足天上無肉日林中推有[illegible]公心翻死夜深
寒月照孤忠路傍有肉梅竹以編籬者云已生野水
更灘根仍與書眠捕斷塘擇上低頭飛鳥障玉翅掩
雨嫁烏孫風狀雨策無生意扮向朱昏有炙痕說與
調羹吹律事老農那信傳儒言難七言如逢人心推
東總領云籃縷疾耕家四壁識衣高以日千金出朝
楠土前無古一旦和戎患至今如逢邑州高教授云
君行回鴈前頭路我上杜鵑無處啼愛州永安公云
英雄解掩丈差向難繫刘郎一寸心公德縱以才从亦討備於兵
送陳止齋納官還鄉云工不到然工上去依然羽翁
蓬中貨藏老筆云莫數貧士與撞施時向文房度一
淄間上云全家寢食除琢上韶濃齋中過自宇和人
云忽中已日知衣春輕衷香花釼成作新詩予書多
乙者慮吟詩豪盡丁之旅施徙云緣徙州林衙春風寒
食青明飛綉工是比抒泪金蹴鞠豈知兵亦在
兵宮
七言絶句春日揆上云高高下下互里白白紅紅
千樹花飽在疎籬斷垣裏背覺臨水小人家見梅云
草枯索成四山童萬里長天一日冥數點寒梢有紅
來人問輕亭見春風吹領鼎郭州送別云上上相逢

不肯留度江沿岸却何頭漢江東去人也去不見高
城始是愁梅州路口小雨云三十年前過此時一双
青髻綰青絲如今舊雨循相記只傍星生白處吹落
帽臺云千山推落萬林空數點黃花酒盞中手破擾
雜誰耐當已將身世付兩風分明出手獨醒愁致作
白華醉夢遊喜是昔人真愛酒真讓心事吏悲秋上
家云光特飛輕特金吳掣電驚風過馬啼今日筍輿
推醉帽城東一日到城西
與書總久得和糟醬詩押險韻至六首皆新奇而音
篇尤工大戴笑汝無冗空隻鬢小戴笑女有崖如子
皐太玄笑汝長郭索入冗衢壇升衞揀知心但有畢
吏部臥起與女同酒糟後來愛者蘇長公亦只許女
中山移同知合向一丘老安得上與三辰朝長公説
喜心未歆雖美微生擂悪饕飱筵異儂修輸思和林
醞次價民肯雖然月此浮長解痛貶未必升紫囊又
疑筆史婦刘掾曾以烟吟軽二豪故司左手執箕踏
持螯擂糟成蜀高
石湖詩三十四卷丘言如思陵挽詞云憩峰千撲擒
胡升兩岸千有山銅鼎熱前殿玉危空病中云目青
序珠珮發璧稹玉箭出水龍花醒吹新鼎藥潮丙午

元日云童心仍竹馬春境忽翁輸杳悦云綱地紅千
興平橋綠〻篇揀花來石首斂雨點櫻桃詠懷白朝
云退閑鶯客至襄柳紺書來恍迶宏太僕云賢母插
陛戟心在惜哉兮
六言久病或勸遊適云羸如婦嫁多六低似田翁作
步硯具傳杭刖淒灌徐厂毛龜毛請息詹云洞門書
閨鐵鏁闌適秋生綠苔鳥啄同鑑狀於中且見纏來
又云步君數枯木耳恐汝見是天焉
七言發合工云榴尾竹林遮縣市故人插白立少頭
狩至吴中云新事客羨年少問汝人差覓坐中端玉
繡室會客云不用忙催銀燭上醉醺如雪照黃昏秋
枕閒吟云旁扃無人鼠飲硯龜之不去飄堂盤丙午
新正云病痱聊粟隨身演光竟醉酥到手迮又云人
青雲兩非今雨老晃渭年是藏年口不雨起休足數
少能幾役定言錢行嘗壽藏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
須一箇土饅頭偶書云乙丑撥勸爲園休句留洽杳
問卓親鄭招集蝕往便歸云氣象況復三而竭心
情尤於四者難一龍云與花有情冬後琰去仙無幾
日尚眠
七言絕句昌化云翠染南山擁縣門一州橫截兩溪
介長官日永無公事臥聽雞聲看白雲長沙王墓云
莫惟轉眼逐東流百戰工夫土一杯蕎麥茫茫似雪
牧童吹笛上高丘處州鶯花亭云山砦叢叢四打圍
煩将舊恨訪黃鸝頻林霜淺黃鸝少須是愁紅萬點
時續又恨致六明又想思重亦雖東虛雲落每漫漫
仙凡頃隔銀屏影下似當年取次行楓橋云未羽白
壁托湾几李翁言尚塑頭牆上字園林荒悵走人歸
北宮雖秋又賦陸務觀云離合紛紛怕遠遊遠遊
仍怕賦登樓何須一望二千里望盡西川轉更愁田
園雜興云騎吹東來里巷喧行春車馬鬧如煙繫牛
莫駁門前路緣繫門西碌磚邊千乘一棱水周圍歲
晚嬌癯未半非不着矣音鞋護岸小句撑取前田歸
桃葉幼当日氣涼蔥風非翠成尺三公只得三株宜
開落青陰滿北窗永交千古發樂鉏血指流丹鬼
質枯無力莫回鋤種水芝來胡面亦交祖言鼎作杳
切云雲雷索帶古文章千子孫承奉賞幸多勒銘
成燈事如今冗落曾燒香
右制長短句醉字睨云雨滿堂提倉風行香雲鬟遝
疑門不閉誰家竹稅揀紅莊多處境銀燭碧鸚守裴
花仙屋熙王宮下化成分不須梅唱陽關曲直須每

棠也今未出蜀南柯子云悵望梅花驛凝情杜若州香雲低處有高樓可惜高樓不近木蘭舟緘素双魚遠題紅片葉秋欲憑江水寄離愁江已東流那肯更西流　春去有情春莫去花如無恨花休落

茶山詩十五卷九百一十篇者是也續刊後集亦十五卷然中間多泛應慢與者前輩所作猶自刪其半今人乃並存而不削欲其行世難矣

緣軒五言絕句元日云老疾忘時節空齋枕高眠見童叟[illegible]起今日是新年偶題云逢花眼倦開見酒手頻推不恨吾年老恨他將病來言不錯處真成九州鐵鑄　得數鈎絲酒腸未成長踪又詩思如抽獨繭絲皆佳句然為詞所掩

後村詩話卷之八

寶顔堂訂正荊溪林下偶談四卷

（宋）吳子良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荆溪林下偶談四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以所載文字好駡一條、知其姓吳。書中推重葉適、不一而足。姚士粦跋謂以水心集考之、惟有即事兼諭吳民表宜義詩六首、及荅吳明輔一書、不知即其人否。案元無名氏南溪詩話引此書一條、稱爲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又陳櫟勤有堂隨錄曰、陳筠窗名耆卿、字壽老。吳荆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心爲文。然則此書確爲子良作矣。子良臨海人。寶慶二年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所著有荆溪集、今已佚。惟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載其葵花一絶句。此書皆其論詩評文之語。所見頗多精確。所記葉適作徐道暉墓志、王本叔詩序、劉潛夫詩卷跋、皆有不取晚唐之說。蓋其暮年自悔之論。獨詳錄之、其識高於當時諸人遠矣。舊本八卷。此本四卷、殆士粦所合併也。

宋荆溪吳　氏著

明秀州　郁嘉慶
陳繼儒　校

退之原性

退之既以仁義禮智信言性則不當立三品之論今別爲三品而以品之下者爲惡則是仁義禮智信亦可謂之惡歟其言之自相抵牾如此

又曰上者可學下者可制而品則孔子謂不移也夫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謂其自暴自棄者爾若下者可制則不得謂之自暴自棄亦不得謂之不移也無乃亦與孔子之言異乎

退之作墓銘

曾子固云銘誌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於善惡無不書而銘特古之人有功績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存於廟或置於墓一也吾觀退之作王適墓銘載娶侯高女一事幾二百言此豈足示後耶然退之作銘數十時亦有諷有勸諒非特虛美而已題歐陽詹哀辭謂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吾之爲斯文皆有實也史稱劉乂者持去退之金數斤曰此諛墓中人而得之者不如與劉君爲壽以退之剛直不肯諛生人以取富貴乃能諛墓中人而得金耶獨其與王用作神道碑所得鞍

馬白玉帶蓋表而後受退之於此固未能免俗然他無所見也乂小人欲奪金而設辭耳

柳子厚龍城録

舊唐史譏退之爲羅池廟碑以實柳人之妄然余按龍城録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予得之不詳其理持欲隱余於斯歟審如是則碑中所載子厚告其部將等

云云未必皆柳人之妄而詩所謂驅厲鬼兮山之左豈亦用石刻語耶然子厚嘗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月令論斷刑論天說䄍說非國語等　篇皆此意而龍城録乃多眩怪不經又何也

文字序語結語

尚書諸序初總爲一篇毛詩序亦然史記有自序西漢書楊雄傳通載法言諸序放此也其曰

作五帝本紀第一作夏本紀第二譔學行譔吾子之類與作堯典作舜典之義同蓋序語也韓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晦菴考異謂古書篇題多在後荀子諸賦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題不應復出以愚觀之此乃結語非篇題也其文意以爲適丁民有物怪之時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記河渠書末云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退之正祖此又送竇平序末亦云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己不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後人沿襲者甚多如李習之高愍女碑云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衛云作原十六衛賈同責荀云故作責荀以示來者孫復儒辱云故作儒辱荆公閔習云作閔習豈皆篇題之謂哉

白虎通司空解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謂空尚主之何况於實以微見著也漢儒之繆如此可發千載之一笑

鳩杖

舜考叔天台人名鶚嘗著蒙齋門人録內載漢用鳩杖事舉風俗通云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間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

之者以爲必無人遂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愚謂俗說恐未必然按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王介甫初字介卿

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

王介卿詩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蓋集中所遺者其篇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孟郊年四十六登第

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樊汝霖云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科記郊登第在正元十二年李程榜又按墓誌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十四自元和元年逆數而上至正元十二年凡十九年矣郊登第當是年四十六又退之薦士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溧陽尉也誌謂之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集中有落第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今誌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

何也

文選君子行

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無之此篇載於曹子建集意即子建作也

曹鄴謝遷詩

曹鄴讀李斯傳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然欺明當

自毅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艸中綠姚鉉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盡矣文鑑載謝逸閏恨詩亦止六韻削去曼語一歸之正便覺然有行露之風此亦編集文字之一法也

郡丞之謂守丞

陳勝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翺敬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嘆弗敢所退降復敬再拜笑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已而已而此李翺拜禹言見集中姚鉉取之於文粹所歟即屈原遠游中語也蓋與接與楊朱唐衢韓愈同意可悲矣

韓柳文法祖史記

退之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蓋祖史記老子傳云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子厚游黃溪記云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

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溪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後山簡齋詩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氣象淺露絕

少含蓄陳簡齋又模而衍之曰俗子令我病紛然來塵隅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可謂短於識而拙於才者也

黃亢臨水詩

文鑑載黃亢臨水詩云去年昨日水今日到何處蓋蹈襲杜牧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云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

呂東萊詩

東萊先生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云木脫獻羣峯雲生失前浦蓋用荊公暮林搖落獻羣峯木落崗巒因自獻少陵歸雲擁樹失山村之語

東坡于湖詩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于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三日風用坡語也

杜子美錢起詩

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退之詩善形容

退之贈無本詩有云風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英芝擢荒榛孤翮起連菼醉贈張云徹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羣至論李杜則云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其

形容諸人之詩亦可謂奇巧矣

岑參詩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還從舊路歸于武陵祖其語意云猶爲布衣客羞入故關中賈島亦云有恥長爲客無成又入關唐詩人類多哀窮悼屈之語通塞命也世間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羞者多矣爲布衣何可羞耶

山谷詩意與退之同

韓退之病中贈張十八詩意奇語雄序其與籍談辨有云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東空杠 云云 迴軍與角逐斫樹收窮龍後山谷次韻荅薛樂道云薛侯筆如椽崢嶸來索敵出門决一戰不見旗鼓迹令嚴初不動帳下聞吹笛乍夯水上軍拔幟入趙壁長驅剷崩摧百萬俱辟易正與退之詩意同才力殆不相

下也

左經臣詩

左緯字經臣黃巖人能詩陳了翁嘗喜其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句以為非特辭意清逸可翫味世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句耳蕆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游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即到白頭時魏野寄唐興云能銷幾度別便是一生休但經臣語尤婉而不迫爾

山谷詩與杜牧鄭谷同意

張祜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後宮鄭谷亦云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盃解作江南斷

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

王季友詩

唐王季友觀于舍人壁畫山水詩云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放出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為語意淺陋類兒童幼學者山谷題鄭防畫夾云惠崇煙雨歸鴈坐我瀟湘洞庭欲換扁舟歸去故人

言是丹青大略與季友相類然語簡趣遠工於季友百倍矣

江文通

能改齋漫録云江文通擬湯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吹横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余謂江不

但用魏文語後之襲江亦非止此二人淮南小山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艸生兮萋萋陸士衡擬庭中有奇樹云芳艸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即招隱語也謝靈運詩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蓋又祖士衡而江則兼用陸謝及魏文語也其後唐韋莊章臺夜思云芳艸已云暮故人殊未來寇萊公楚江夜懷云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來無非蹈襲前語而視陸謝則又絶類矣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云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為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後來少游吊鍾文全放此

云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為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鎛為銍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為鼎為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為麟趾褭蹄之形翕然為玩於邦國乎豈為干越之劒氣如虹蜺掃除妖氛於掎顙之間乎將為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放楚辭卜居篇耳

飲墨

俚俗謂不能文者爲胷中無墨蓋亦有據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着墨水眞可飲山谷次韻楊明叔云睥睨紈袴兒可飲三十墨又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翁醉時吐出胷中墨唐王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爲腹藁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眞也然食酒至數石不亂可謂善飲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

酒至是醉焉

蒲禹卿諫蜀王衍幸秦

蜀王衍荒淫惑於宦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絶食衍皆不從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看覽於前王青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又曰陛下與唐王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開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

爲此際依然整蹕又擬遠別宸宮昔秦王之纔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罷郄宗祧言將道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葬若不慮於危亡但恐乖於仁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縣谷唐師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

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見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予於太平廣記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東萊野步詩

言空區有碁聲花院閉之句東坡喜之以爲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故作詩有云誰與碁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東萊野步亦云幽人不可覩碁聲時出卽此意也

劉義落葉詩

苕溪漁隱載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黃巖左經臣亦有落葉詩禽巢先覺曉蟻穴未知霜意同而工又過之矣

寶顏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二

宋荆溪吴　氏著

明秀州　郁嘉慶
顧雲鵠　校

離騷名義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况文乎

冷齋誤載邵堯夫詩

冷齋夜話云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痴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此詩邵堯夫作而冷齋誤以爲瑩中或者瑩中手書此詩冷齋不知爲堯夫作歟

錄囚

世俗誤以錄囚爲慮囚按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否今云慮囚本錄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然則錄誤爲慮自唐已然矣

桃源

淵明桃花源記初無仙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多以爲仙如韓退之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荒唐劉禹錫云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王維云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又云重來遍是桃花水不下仙源何處尋王

逢原亦云惟天地之茫茫兮故神仙之或容惟昔王之制治兮惡魑魅之人逢遠後世之陵夷兮固神鬼之爭雄此皆求之過也惟王荆公詩與東坡和桃源詩所言最爲得實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坡賦祖莊子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

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

文章緣起

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目之始按論之名起於秦漢以前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愼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乃以王褒四子講德論爲始誤矣

西山江西湖南之政

西山初守泉南士民愛之如父母後帥隆興頗抑强扶弱謗與幾相半及帥潭士民愛之復如泉南後西山退居書于册云洪之政駁任氣爲之也湘之政醇任理爲之也若公可謂知過進德者矣

知文難

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文之難甚於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猶倚於一偏况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揚誨之猶大笑以爲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游號稍有才者也東坡謂南豐編太白集如贈懷素艸書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詩而濫與集中東萊編文鑑晦庵未以爲然以諸有識者所見尚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無足怪

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人必怪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繆歐公初取東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亦言張文潛秦少游士之超軼絶塵者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三年後當論定也往

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饑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篔窻陳壽老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篔窻卓然爲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篔窻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水心合銘陳同甫王道甫

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爲然也作抱膝軒詩鐫誚規責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不怒垂死猶託銘於水心曰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辨故水心祭龍川文云子不余謬戀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

旣嘗爲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爲集序精粹卓特歎其才不爲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謂同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菴不予又不能奪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陳同甫王道甫合爲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者書則同魯連非鄒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

志復讐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爲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父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呂黎評柳子厚略相類水心於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爲疑此要當爲知者道也

沙漲江合出宰相

閩史章得象傳閩中讖云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台州舊有讖云下渡沙漲

出宰相至謝子肅爲相果驗

爲文須選佳題伸直筆

爲文須選佳題伸直筆不然則文雖工不足貴也今世以掌制爲儒者至榮夫不能堪其任者固不足爲榮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謬於升黜不必選佳題或牽於忌諱不能伸直筆則掌制乃儒者之至辱也開禧間廟堂欲以水心直北門水心辭不能且云某作一詔當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益是時國論已非水心正慮墮此二者故設辭耳篔窻初入館史相極傾慕未幾意鄉不合語人曰陳壽老好一臺諫官只太執耳後又遣所親諭意欲以爲權直學士院篔窻答云某不能以文字與人改不可爲權直史聞之不樂篔窻遂久不遷益史當國凡代言者必進藁本史或手自塗抹或令館人刪改如辛卯火災陳立道卓草罪己求言詔有云朕爲

人子孫而不能保守宗廟爲人父母而不能安全斤邑儘有意味史惡其太直不用再具藁復不用至三具藁復不付出叩之則曰令敷文竄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陳但飲氣而已所謂儒者之至辱又不止於無佳題枉直筆而已當時代言之人猶不自知恥可嘆也

子美草堂詩

子美草堂詩云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

喜我歸沽酒攜胡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蓋用木蘭詩云爺娘
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但連用古人句
亦不可爲法也

詩人以艸爲諷

自離騷以艸爲諷諭詩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懷
云白露下百艸蕭蘭共憔悴青青四牆下已復

生滿地樂天咸陽原上艸云野火燒不盡春風
吹又生僧贊寧詩要路花爭發閑門艸易荒後
山詩集牆頭霜下艸又作一番新後徐師川詩
遍地閑花艸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譏也

曹緯詩

杜詩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曹緯蹈襲之云
爲問征途間誰如此山者

寬於一天下

杜牧贈宜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
下潘興嗣逍遥亭詩用其語云寬於一天下原
憲惟桑樞

行色野色詩

司馬池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
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前
輩稱之此詩惟第一句最有味范文正公野色
詩非煙亦非霧冪冪映樓臺白鳥忽點破夕陽

還照開肯隨芳艸歇疑逐遠帆來誰會山公意
登高醉始回第二聯亦皆下於池詩乎此梅聖
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

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

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
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
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
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

文同一關鍵也然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燄而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能兼之者歐公耳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顧其簡淡朴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自然無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難識也水心與篔窻論四六篔窻云歐做得五六分蘇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歐更與饒一兩分可也水心見篔窻四六數篇如代謝希孟上錢相之類深歎賞之

益理趣深而光燄長以文人之華藻立儒者之典刑合歐蘇王爲一家者也與西山嘗謂余四六頗淡淨而有味余謝不敢當因言本得法於篔窻然才短終不能到也

孔子問禮於老子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禮問聃必倚知禮者而聃之言如此亦豈非禮之意然而獨詳言禮顧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蓋聃之於禮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廢則意亦不能以獨立矣此老子鑑文之弊而矯枉過正之言也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既稱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既

稱太史儋即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老子而太史公不能斷邪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論禮之意則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亦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既曰隱則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

二公不免於癡

歐公記菱溪石慮後人取去則以劉氏子孫不能長有此石爲戒東坡記四菩薩畫慮後人取去則既以父母感動人子而亦以唐明之敗不能全子孫而有此畫爲戒以僕觀之石雖奇畫雖工要皆外物耳歐公之移置二石雖非取爲已有其爲取一也東坡既知捨此畫矣而猶汲汲恐他人之取其爲不能捨亦一也石與畫自二公不能不戀戀而欲使他人不戀戀得乎中

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貪心雖刑禍立至尚不知戒況身後盛衰乎且東坡之捨此畫曰爲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爲父母乎然則二公之見猶不免於癡矣郁云米元章臨終焚所玩法書名畫即是此意

鮀

台之諺稱水母以鰕爲眼蓋非虛語廣韻音鮀即水母也以鰕爲目

文字有江湖之思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杜子美云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意近似而語亦老陳止齋送葉正則赴吳幕云秋水能隔人白蘋況遠空意尤遠而語加活水心送王成叟姪云林黄橘柚重渚白蒹葭輕意含蓄而語不費

讀中興頌詩

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黄魯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規警君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陳去非篇末云小儒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接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湧空心惻蓋當建炎亂離奔走之際猶庶幾少陵不忘君之意耳張安國篇末亦云北望神皋雙淚落只今何人老文學辭亦頗迷合蓋公首句云鄉網兒啼思塞

酥雖曰紀事其澀藥亦甚矣首以澀藝犯分之語似非臣子所宜言至於末句乃若愛君憂國者則吾未敢信也

文有正氣素質

文雖奇不可損正氣文雖工不可掩素質

為文大槩有三

為文大槩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前輩不肯妄改已成文字

前輩為文雖或為流俗嗤點然不肯輒輕改蓋意趣規模已定輕重抑揚已不苟難於遷就投合也歐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載呂范交歡弭怨始末范公之子堯夫不樂欲刪改公不從堯夫竟自刪去一二處公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移動使人恨之荊公作錢公輔母墓銘錢以不載甲科通判出身及諸孫名欲有所增損荊公荅之甚詳大略謂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詞賦雖閭巷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其於心也七孫業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又云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別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東坡作王晉卿墨繪堂記內云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

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而國凶而身此留意之禍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請改之坡荅云不使則已即不當改蓋人情喜諛而多避忌雖范錢王閭人猶不免何怪流俗之紛紛乎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諛固不肯避忌雖與范錢王厚善亦終不為改也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右執政共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改水心荅云凡秦檜時

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爲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政四字碑本亦除之非水心意也水心答書惜不見集中

退之云吾之爲此文豈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通其詞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毀譽於

人則吾之爲斯文皆有實也然則妄改以投合則失其實矣穆伯長貧甚爲一僧寺記有賈人致白金求書姓名伯長擲金於地曰吾寧餓死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夫求書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者所爲墓誌及他文後多收入史傳使當時苟務投合則已不能自信豈能信世乎水心爲篔窗集序末云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誑以爲文者文雖工必不傳也

水心文不爲無益之語

自古文字如韓歐蘇猶間有無益之言如說酒說婦人或諧謔之類惟水心篇篇法言句句莊語

水心文可資爲史

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淳熙後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末國勢汙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

可見後之爲史者當資焉

陳後山詩

復齋漫錄載陳後山詩云平生精力盡於詩蓋出於溫公上通鑑表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予觀杜荀鶴贈山中詩友云平生心力盡於文亦恐其語偶同耳

寇萊公詩

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人謂其有字

相器然草應物亦有野水無人舟自横之句豈亦便可擬其爲宰相耶

崑崙月窟東巉巖

杜詩被堅執鋭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巉巖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何也前後註詩者皆不分曉解此義詩意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却在東也

寶顔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二終

寶顔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三

宋荆溪吳　氏著
明秀州郁嘉慶　包衡校

水心文不蹈襲

水心與賀窻論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丈東萊也因問賀窻某文如何時案上置牡丹數瓶賀窻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甆缶瓦盃然却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人耳甆瓦雖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然蹈襲最難必有異稟絶識融會古今文字於胸中而灑然自出一機軸方可不然則雖臨紙雕鏤祇益爲下耳韓昌黎爲樊宗師墓誌言其所著述至多凡七十五

卷又一千四十餘篇古未嘗有而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以爲文從字順則樊之文亦高矣然今傳於世者僅數篇皆艱澁殺不可句則所謂文從字順者安在此不可曉也

退之慚筆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龎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蓋不免類俳陳止齋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蓋

不免有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邪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水心文章之妙

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歐公文林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鑒矣

東坡享文人之至樂

王德父名象祖臨海人早從丘宗卿入蜀有志

義立學工古文甞爲水心所知德父嘗爲余言自古享文人之至樂者莫如東坡在徐州作一黃鶴樓不自爲記而使弟子由門人秦太虛爲賦客陳無己爲銘但自袖手爲詩而已有此弟有此門人有此客可以指呼如意而雄視百代文人至樂孰過於此　余謂自古山水游觀之處遇名筆者已罕幸而遇則大者文一篇小者詩一聯而止耳未有同時三文而皆卓偉可以

傳不朽者坡之詩又未論也盛山十二詩唱者止如此和者固不能無優劣退之滕王閣記云文列三王之右與有榮焉此特退之謙辭如退之記固宜傳三王如勃之序雖載人口而綺靡卑弱乃爾其餘可知也以同時遇三文而皆可傳自古惟黃鶴樓耳

水心能斷大事

水心平生靜重寡言有雅量喜慍不形于色然

能斷大事紹熙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庭中外洶洶未幾壽皇將大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度使其增太學生王棐仲溫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當何如水心曰如此却是獨夫也仲溫歸以告黃公公大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

晦翁斬大囚

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　嘉王爲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

劉正字不揩揖

王參預師閔以貴倨御僚屬正字劉公朔時爲福清宰初至以法不當揩揖令吏先白之參預怒劉公候客位連日不得見竟棄去曰吾不妨敎學子以活參預使吏覘之則已過大義渡矣不得已使吏挽回批報以省元特免揩揖他不

爲例劉公在福清每出遇市巷小兒讀書者必下車問其讀何書爲解說訓誨之市巷小兒皆相習爲士而邑之士風特盛福清之政至今人稱之

陳龍川省試

陳龍川自大理獄出赴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强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

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却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沙溪驛詩

與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上云沙溪祗是舊沙溪今日重來路欲迷獨有暮鴉知我意白雲深處盡情啼不知何人作

水心薦周南仲

韓侂胄當國欲以水心直學士院艸用兵詔水心辭不能爲四六易彥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難蓋兒童之論非知水心者既而衛清叔被命艸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清叔見水心舉似誤以爲墟爲成墟水心問之衛憫然他日周南仲見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已改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爲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薦南仲宜爲文字官遂召試館職

魁輔碑

陳自強本大學服膺齋生既當國齋中爲立碑刻魁輔二大字雷參政孝友時爲學官作記稱頌以諂之刻大字之下陳敗雷欲磨去以泯其迹諸生不從一日諸生赴公試雷遣人亟磨去

之嘉定更化雷復顯用反攻他人爲附韓而欲自表其非韓黨可嘆也

詞人懷古思舊

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蔡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艸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艸一樹山榴依舊開

又艸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寶華南游詩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艸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矜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荒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槩不越諸此而近世倣傚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

和平之言難工

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者也

陳簡齋詩

簡齋之詩晚而工如木落太湖白梅開南紀明悽慨賦詩還有恨徘徊舒嘯却生哀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衰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世亂不妨松偃蹇村空更覺水潺湲皆佳句又有晚晴獨步及題董宗禹園先志亭等古詩亦皆佳

陳元爲杜韓之先驅

唐之古詩未有杜子美先有陳子昂唐之古文未有韓退之先有元次山陳元蓋杜韓之先驅也至杜韓益彬彬耳

詞科習氣

東坡言妄論利害攙說得失爲制科習氣余謂近世詞科亦有一般習氣意主於諧辭主於誇虎頭鼠尾外肥中枵此詞科習氣也能消磨盡者難耳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

然績續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李習之諸人文字

文字之雅澹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

易到

劉原父文

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為歐公名盛所掩而歐曾蘇王亦不甚稱其文劉嘗歎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曾蘇王並而水心亦亟稱之於是方論定

晦翁按唐與正

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為隣同甫雖工文而以强辨俠氣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為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既揭榜唐取同父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疎同父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於官奴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於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

炳如為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為浙東提舉按行至台炳如前途迓而訴之晦翁至即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為鄉人先密申朝省避晦翁按章及後季海為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有才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湊求見黃巖謝希孟與同

尚有故先一日與漕大防諸公飲巾山上以待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夾簾言說盡尊拳并毒拳語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伎樂燕之東湖同甫在坐與官伎語酒至不即飲希孟怒詰責之遂相詈拳妓樂皆驚散明日有輕薄子爲謔詞末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一州傳以爲笑

銘詩

銘詩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爲最東坡表忠觀碑銘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只此四句便見錢鏐忠勇英烈之氣閃爍乾坤上清儲祥宮碑銘云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讀之儼然如畫悚然如見而天帝與祖宗所以念下民眷子孫之意又仁慈惻怛如此後之爲文者非不欲極力模寫往往形貌雖具而神氣索然矣

近世詩人

大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退之論魏晉以降以文鳴者其辭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詩人爭效唐律就其工者論之卽退之所謂魏晉以降者也而況其不能工者乎

范雎蔡澤

范雎蔡澤者僥倖之尤耳若澤詭說雎而代之相無分工寸謀游秦而遷於二子皆稱其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又曰二子不因困厄其能激乎遷之繆如此非所謂退處士而進姦雄者歟

漢武帝用王恢議擊匈奴

夷狄叛服不常以恩信結之猶懼其變而況以詐先之乎漢武帝建元六年匈奴請和親王恢

議請擊之韓安國以爲不如和親便羣臣多附
安國帝乃許和親然不三載復從王恢之策欲
誘致以利而伏兵擊之是不以恩信結之而以
詐先之也匈奴安得而不叛自是而後入上谷
入鴈門入代殺太守殺都尉殺掠吏民漢無一
日不被其擾而帝亦恥初謀之不遂命將出師
無虛歲而海內耗矣蓋自王恢之謀始也初帝
命恢與韓安國擊閩越懷南王安上書諫而安

國無一語知其事雖可已而名義猶正也至是
則力爭不可知其名義太不正也使恢謀不行
匈奴未必屢叛武帝雖黷武亦豈如是甚哉

衛青重汲黯

衛青一奴虜也然貴爲大將軍日見尊寵汲黯
與之抗禮不拜而青愈賢之數請問國家朝廷
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公孫弘號爲儒者反怨黯
之面折而陰欲擠之死地曾一奴虜之不若也
哀哉

東坡頴濱論三良事

東坡秦穆公墓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
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
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
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子由和篇云泉上
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
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穴惴豈如田橫

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
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
游末子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既未竭君
子不爲詭三良殉公意要自不得已二詩不同
愚謂子由之說稍近君子進退存亡要不失正
而已豈苟爲匹夫之諒哉論者罕能知此如王
仲宣云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
安得不相隨曹子建亦云生時等榮樂既沒同

憂患若然則是三良者特荆軻聶政之徒耳東坡晩年和淵明詩云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蓋其倫更世故閱義理熟矣前詩作於壯年氣鋭之時意亦有所激而云也

唐德宗時太學風俗不美

余讀何蕃傳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當疑六館之士如此其衆豈能守節義者獨蕃一人而已乎至讀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云僕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鬭訟者有陵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異者無幾耳乃知當時太學風俗不美如此其欲從泚無疑

相如美人賦

宋玉諷賦載於古文苑大略與登徒子好色賦相類然二賦盖設辭以諷楚王耳司馬相如擬諷賦而作美人賦亦謂臣不好色則人知其爲誣也有不好色而能盜文君者乎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名紙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名紙盖起於此今人謂之名贄非也

乞巧文似送窮文

子厚乞巧文與退之送窮文絶類亦是擬楊子雲逐貧賦特名異耳

實顔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三終

寶顏堂訂正荊溪林下偶談卷之四

宋荊溪吳　氏著
明秀州　郁嘉慶
陳詩教　校

聖上親政二事

紹定之末史相薨聖上親政卽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國門西山在泉聞之喜甚曰二凶去矣聞特犬豕越乃虺蛇益深闇人李越人也未幾並

除洪公咨夔王公遂爲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無此矣余嘗歎息此二事與石徂徠所頌慶曆何以異益進賢退不肖固難而決裂迅疾如此者尤難此非特聖主英斷追蹤堯舜亦是天理人心終無泯滅時節特其一晦一明各關氣數而氣數未嘗不回世人但隨氣數以爲變遷者眞冥愚無知者也余賀西山起廢再知泉州啓云弊事萬端終有轉旋之理仁心一點本無歇息之期時紹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驗又云百轉窮通吾何榮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輕西山頗稱賞

太史公循吏傳

太史公循吏傳文簡而高意淡而遠班孟堅循吏傳不及也

賈誼傳贊

曩見曹器遠侍郎稱止齋最愛史記諸傳贊如

賈誼傳贊尤喜爲人誦之蓋語簡而意含蓄咀嚼儘有味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

張守節爲史記正義云班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少加異者不弱卽劣史記五十一萬六千五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序二百二十五年事遷引父致意班書父修而固蔽之優劣可知矣余謂此言止論才未

論識也堯舜典當時史官作也形容堯舜盛德發揮堯舜心術鋪序堯舜政教不過千餘言而坦然明白整整有次第詳悉無纖遺後世史官曾足窺其藩哉曾子固謂不特當時史官不可及凡當時執筆而隨者意其亦皆聖賢之徒也要之論後世史才以遷爲勝然視古已霄壤矣按班固序傳稱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尊其父至矣謂之蔽其父者非也

司馬貞張守節論史記

司馬貞云史記十二紀象歲星一周八書法天時八節十表倣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張守節亦云而獨以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數也余按遷書本無此語蓋後人穿鑿臆說也亦可謂繆矣

程蘇分黨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爲程灝滴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於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敵也

李悅齋和登樓賦

悅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樓賦不特語言工其愛君戀闕感事憂時忠操過仲宣矣

水心詩

水心詩蚤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爲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間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槩舉姑舉其近體成聯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逝秋聲點點分此分量不同周匝無際也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進也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篩無伴月明邊此惠和夷清氣象也

包容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滿涯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垣孤響度別井蹭泉通此感通處無限斷也舉世聲中動浮生孖帶來此眞實處非安排也峙巖橋畔船離柁冷水覩邊花發枝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柰何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級也著蔡義前識簫韶舜後音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

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於因上岩莞覽吳越遂從閒關數義是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子美能之他如驛梅吹凍蕋柁雨送春聲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桃聽鷄催謁駕立馬待紬書野影炭迷樹天文夜照城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置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遣臘冰千筋勾春柳一絲憐迷王謝宅荷長孟郊墳帆色掛曉月觴音穿夕煙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又特其細者

四靈詩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璣致中翁卷靈舒工爲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爲法其徒尊爲四靈翁然傚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後輩頗加稱獎其詩見徐道暉墓誌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旣死益雖

不没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後爲王木叔詩序謂木叔不喜唐詩問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道稱不如流連光景之詩此論旣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旣出爲唐律者頗怨

毋後人不知反以為水心崇尚晚唐者誤也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近時學者歆艷四靈剽竊模倣愈陋愈下可歎也哉

好罵文字之大病

山谷答洪駒父書云罵犬文雖雄奇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切勿襲其軌也往時永嘉薛子長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頗

有罵譏不平之氣水心為其集序微不滿焉余少時未涉事亦頗喜為譏切之文質寔袖以質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其初聲名滿天下特少雋耳然當畏之年未有畏之筆也畏年少筆老脫斂王逢原但好罵氣未平亦似王逢原年後二年余以新集見水心曰此番氣漸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罵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氣象不特文字進其胷中所養益宏矣

山谷思邢惇夫詩

西山嘗舉山谷詩云惇夫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余曰鐫乎未還事父母幾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耳子豈應鐫其父邪然邢恕游程氏之門早歲立節如此而晚乃顛倒錯繆師友且不得而挽回之矣豈　于所能鐫邪

止齋送陳益之詩

止齋送陳益之詩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論事不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儼整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組繡欲如疎林茂麓窈窕而敷榮蓋陳益之年正盛論事豪勇而作文喜為詰屈聱牙故以此勉之又云檃括盡亦頗繩墨風味何如餘典則末云君看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二歎息皆有深長之意學者所當思也益之自負用世才餘而脫略邊幅不羈故又以繩墨典則規之

水心因啓事薦士

水心舊爲監司有一舉員未發批付書吏令搜檢僚屬通啓內有兩句云氣稟天下之至清品列人間之最上吏既檢呈即日剡薦惜不記其姓名耳

止齋得謗

止齋倅福州年正盛聰明果決帥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辭連其主之女止齋

必欲逮女以問諸寓公營救不獲於是有傳艮之謗未幾論去後止齋歷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𫊸然僅餘白金數十兩以斂其子貧困謁先友黄文叔尚書于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嘆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與張丞相德遠爲友靖康罹變避地豫章東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圃種蔬耘植溉注皆有法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屨履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艸鞋德遠入相貽書致厚幣屬帥漕曰雲卿管樂流亞也聞今滯留東湖斯人非折簡可招爲我詣其廬必致之帥漕更野服作遊客入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翁鄉里曰廣漢客又問張德遠亦廣漢人嘗識之否翁

爲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爲宰相否翁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二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遊客承乏帥漕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翁色變喉間隱隱有聲似怨張暴己蹤跡帥漕呼輿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當納謁晨興候之戶閉闃無人聲扶而闢焉則書幣不啓翁已遯矣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拊几嘆曰求之不

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云雲卿風節高
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
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其團今屬郡人宋自適
正父趙章泉名其宅曰澹園菴雲卿今入國史
遺逸傳

木尚書訴鄭景元

永嘉木尚書待問少從學於鄭敷文敷文大儒
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

義之士也登甲科為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
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
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諸公
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為提拔景元亦不屑求
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壻蔡行之帥閩
為之鋟版三山永嘉稱敷文為大鄭公景元為
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之敷文死後木尚書
造宅侵鄭氏地界景元不平往與木詬而手
擊之景元亦大為木之子弟所箠明日木訴之
郡遣景元時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漸
怵退縮而止木素無聞望止以大魁為從官爾
因此事永嘉人薄之

紹熙立君詔

紹熙末光廟有疾嘉王之立起於水心先生與
徐子宜之謀趙忠定令水心艸詔序孝廟大斷
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無當藥之人崩乏居喪

之主忠定不肯用別為之水心曰禍將作矣吾
當亟去益為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
造謗興譏以禍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隨即
去國徐子宜本為都司以功進從官未幾托胄
果造謗忠定貶死而子宜亦遠竄水心既不言
功受賞亦不因功受禍若水心可謂知幾卓識
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語余謂得之於先忠公
之說如此又云先忠公嘗說如水心先生樣人

若出而用於朝時節必大好忠公名仲鴻後以僞學與水心同入黨籍坐廢者也其謚曰忠簡寔爲謚議

東萊以與望取士

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

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從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聲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蔡行之省試

蔡行之本從止齋學既以春秋爲補魁止齋遂改爲賦以避之東萊爲省試官得一春秋卷甚工東萊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讀書養望三年以其艸冊投之帳頂上未幾東萊以病先出院果試官入其室見帳頂上有一艸卷甚工謂此必東萊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爲首選此事水心先生云

陳止齋

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木脫艸屨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璐貴公子也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既入學

芮祭酒即差爲太學舉録令二子拜之齋序止齋辭不敢當徑遜之天台山國清寺士友紛然從之者數月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藁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制之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葉時異嘗言太祖肇基紀綱法度甚正可以繼三代所著建隆編是也於成周制度講究甚詳有周禮說嘗以進光廟紹熙門光廟以

疾不過重華宮止齋力諫至牽御衣衣爲之裂除中書舍人不拜命而去後謚曰文節止齋之文初則工巧綺麗後則平淡優游委蛇宛轉無一毫火作之態其詩意深義精而語尤高後學但知其時文罕有識此者蔡行之亦鋟其集於三山但水心取其學取其詩不甚取其文蓋其文頗失之孱始初時文氣終消磨不盡也

魏鶴山言事去國

寶慶初朝貴多不敢輕接客接亦不敢一語及時事魏鶴山爲右史論事方岌岌一日獨會客余亦在坐鶴山言易泰卦只說一通字今日在上者多猜防掩蔽而下情不通於上在下者多忖想驚傳而上情不通於下如何得有泰之象他日復上封事首論泰卦即此意也故相欲觀諸公意嚮有一從官招諸從官飲因言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設醴餚客爲客者當荷主人美意乃或指謫主人某事未是某事未善豈禮耶衆唯唯無語鶴山獨謂不然主人招客固美意然或所言議背理不合人情爲客者亦可强從命耶故相聞此語知決難兩立鶴山於是有靖州之行

堯舜典

堯典有君道焉猶易之乾也舜典有臣道焉猶易之坤也詩周南召南亦然

尚書文法

今人但知六經載義理不知其文章皆有法度如書之禹貢最當熟看舜典載巡狩事云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其事甚繁下載五月南巡狩則但云至於南岳如岱禮一句而已八月西巡狩但至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狩但

云至北岳如西禮不復詳載望秩協同禮玉等語益文法變化所謂如岱禮如何如西禮之類語活而意盡皆作文之法也至於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無逸等篇皆平正明白其文多整後世偶句益起於此

聖賢道統

與謨中臯陶論九德當居第一禹謨論次之夔論樂又次之盤亦有告衆又次之其後伊尹言

一德仲虺言建中傅說言學箕子言九疇周公言無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統之傳爲後世所宗者也至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則類聚而究切之無遺藴矣孟子論道統亦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萊朱即仲虺也但孟子獨不拈出箕子豈以僅及見武王而不及見文王耶

孟子文法

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益倣於此

甘蔗謂之諸蔗亦謂之都蔗

相如賦云諸蔗巴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蔗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六帖云張協有都蔗賦

唐任翻詩

唐項斯周朴任翻皆赤城人能詩見赤城志按

唐文志項斯詩一卷周朴詩二卷任翻詩一卷獨翻詩世罕傳者今郡齋有翻小集僅十篇而已翻有題巾子廣軒詩集中不載詩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

此老吳姓第不知其名與字與業水心先生交好觀其篇中亟稱水心先生不置故知之然考之水心

集中止有水心即事兼謝吳民表
宣義六首及荅吳明輔一書而已
他竟無吳姓文字昔分爲八卷今
作四卷秀州拙修居士郁嘉慶跋

寶顏堂訂正荊溪林下偶談卷之四終

杜工部草堂詩話二卷

（宋）蔡夢弼輯

元刻本

草堂詩話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蔡夢弼撰。夢弼、建安人。其始末未詳。嘗著杜工部草堂詩箋及此書。今詩箋久佚、惟此書僅存。皆論說杜甫之詩。曰草堂者、甫客蜀時所居也。凡二百餘條、皆採自宋人詩話語錄文集說部、而所取惟韻語陽秋為多。宋史藝文志載方道醇集諸家老杜詩評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莆田方道深纂集諸家老杜詩評一卷、又載杜詩發揮一卷。今惟方道深書見於永樂大典中。餘皆不傳。然道深書瑣碎冗雜、無可採錄、不及此書之詳贍。近代註杜詩者徵引此書多者不過十餘則、皆似未見其全帙。此本為吳縣惠棟所藏、蓋亦希覯之笈矣。舊本與魯訔趙子櫟所撰杜工部年譜合為一冊、而以魯訔一序冠於此書之前。蓋以篇中有王士禎跋語、先訔而後夢弼、故編次從之。今魯趙二譜別入傳記類中、故仍移訔序冠於譜前、以復其舊、不更載於此書焉。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第一

建安 蔡夢弼 集録

名儒嘉話凡二百餘條

淮海秦少游進論曰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潜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歟

鳳臺王彥輔詩話曰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綺句繪章人既一槩各爭所長如太羹元酒者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駭廊廟穠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涯涘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顙拆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掎摭前事往往如是韓退之謂光燄萬丈長而世號詩史信哉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太史公論詩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後山陳無己詩話曰黃魯直言杜子美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苕溪胡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耳

詩眼曰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揚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游故杜甫律詩布置法度全與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有云雲白山青千萬重幾時重謁聖明君甫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有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甫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也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船似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也苕溪胡元任曰沈雲卿之詩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詩云

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益工也
詩眼曰黄魯直謂文章必謹布置以此槩考古人法
度如杜子美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
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静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
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
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事也則意舉而文備故
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以厚愧眞
知之句所以眞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
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
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
心怏怏祗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
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
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
見矣故曰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也此詩布置最
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
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
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
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
則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
此然後可以頰到高雅矣
鳳臺王彦輔塵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唐則天時
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綰霧清條弱牽
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

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烟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
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
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文昌雜録曰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
校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
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有假花
雞毬鏤雞子千堆烝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餻糜五
月五日則有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
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
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餻臘日則有口脂面
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杜甫春日詩春日
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耐寒重陽詩曰茱萸
賜朝士臘日詩曰口脂面藥隨恩澤是皆記當時之
所重也
金石録曰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杜甫
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
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眞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
爲一章狄丞相爲一章
秦少游詩話曰曹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輙不
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夢弼謂無
韻者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
遯齋閑覽曰杜子美之詩悲懽驕泰發斂抑揚疾徐
縱横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
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

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云貔虎閑金甲麒麟受玉鞭以貔虎對麒麟為正對矣哭韋晉之云鵩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鵩鳥對犀牛為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横出入無不合也

後山陳無己詩話曰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体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禪宗謂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闊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山谷黄魯直詩話曰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杜韓自作此語耳古人之為文章真能陶冶万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曰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子美云兩箇黄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句是也

苕溪胡元任叢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少陵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殁潛夫東坡蘇子瞻和鬱孤臺詩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州凄凉望鄉国得句仲宣樓之類是也

漫叟詩話曰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蘇子瞻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苕溪胡元任叢話曰子瞻此時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呂氏童蒙訓曰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子美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蔡絛西清詩話曰子美洞庭詩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不知子美胷中吞幾雲夢也

三山老人胡氏語録曰子美慈恩寺塔詩乃譏天寳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泰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殽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仰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賢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於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瑶

池飲日宴竟命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至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欵欵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欵欵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不礙其氣格超勝唐宋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七言之偉麗者如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

詩眼曰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子美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絶古今其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欵欵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其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回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平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理盡性移奪造化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矣

隱居詩話曰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西人謂杜甫之爲詩史蓋爲是也非但序陳迹摭故實而已

崔德符曰少陵入京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

苕溪胡元任叢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豪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半山老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

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子美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父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捫蝨新話老杜詩當其詩中六經它人詩乃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

程氏演繁露老杜七歌竹林爲我啼清晝蓋條以竹林爲禽名恐穿鑿也竹本非啼詩人因其號風若哀因謂之啼何必有喙者而後能啼耶識文竹之天然似人之笑因爲笑字竹豈能笑特以象言爾非笑而可名以笑從慄哀者觀之孰不得爲啼耶

洪内翰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南西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與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遥知簇鞍馬回首白間嚴答云臥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黄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裹關心詩總廢皆如鍾磬在簴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黄常明詩話杜甫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旋頭俯澗壑層臺俯風渚游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多不可具述

螢雪叢說老杜詩詞酷愛下受字蓋自得之妙不一而足如修竹不受暑輕燕受風斜吹面受和風野航恰受兩三人誠用字之工也然其所以大過人者無它只是平易雖曰似俗其實眼前事爾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鈎以老對稚以其妻對其子無如此之親切又是閨門之事宜與智者道

黄常明詩話數物以个謂食爲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个兩个黄鸝鳴翠柳却遶井邊添个个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臥但使殘年飽喫飯梅熟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槩奇特可以映帶者也

捫蝨新話云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

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玄暉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

黄常明詩話子美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苛法侵漁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人無智趨時巧宦數遷所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顧傾覆所謂挺叉入也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魚不得其所能豈能安居君與民猶是也此與六義比興何異吾徒何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戒又有仁厚意亦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不專為取魚也述之又魚曰觀樂憶吾儕異此意矣

黄常明詩話賈生絳灌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使緜歷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起於長平誠有謂哉昔愛老杜云得勿吞清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橫索錢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憂戚盡以人主生靈為念孟子以善言陳戰為大罪我戰必克為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然

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子愛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

古今詞話蜀人將進酒皆以為少陵詩作瑞鷓鴣唱之昔時曾從漢梁王濯錦江邊醉幾場拂石坐來衫袖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當初酒賤寧辭醉今日愁來不易當暗想舊遊渾似夢芙蓉城下水茫茫此詩或謂杜甫或謂鬼仙或謂曲詞未知孰是然詳味其言唐人語也首先有曾從漢梁王之句決非子美作也況集中不載灼可見矣不知楊曼倩何所據云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一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二

建安 蔡 夢弼 集録

三山老人語録曰子美送嚴武還朝詩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是勸以仗節死義也

横浦張子韶心傳録曰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山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徹處往往境界皆如此也

東萊呂居仁曰詩每句中須有一兩字響響字乃妙指如子美身輕一鳥過飛燕受風斜過字受字皆一句響字也

丹陽洪景盧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絶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黄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濶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煙霧裏歴歴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别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鼓輕艣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喻也

横浦張子韶心傳録曰陶淵明詩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丹陽洪景盧容齋隨筆曰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玩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是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黄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湛然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物事如是何特此耶

山谷黄魯直詩話曰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嘲之耳其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議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説夢也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吾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王彦輔塵史曰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語多顛其句而用之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

建安嚴有翼藝苑雌黄曰劉夢得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鷄衣巷也皆金陵故事輿地志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甫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郎是也比觀劉斧摭遺小説又曰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

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皁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於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洒淚臨風幾日迴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真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至來歲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為烏衣巷劉斧乃改謝為榭以王榭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托名於錢希白終篇又取劉夢得詩以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之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不足信也

鳳臺王彥輔塵史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意子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荊越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幷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暮秣越蓋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

鳳臺王彥輔塵史曰世言子美卒於耒陽故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乃稱耒陽令遺白酒黃牛一夕而卒此承襲傳聞而未嘗考其詩也得臣觀子美爲奇巴峽三歲大曆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荊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抵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癘復泝湘而下故有迴棹之作其末云舟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蓋迴棹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衝雨雪誰憫敝貂裘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焉詎安得卒於耒陽耶要之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誌稱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荊拜余爲誌辭不能絕其略係曰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耒陽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

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声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臨川王介甫曰老杜云詩人竟來往下得覓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起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語只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也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贈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則知子美於當時已爲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餘馥沾丐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也

甫陽鄭景韋離經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子美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二豪所得殆不可以優劣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一句續前一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臥病詩云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甖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廻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是也

建安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古人用韻如文選古詩杜子美韓退之重複押韻者甚多文選古詩押二促字曹子建美女篇押二難字謝靈運述祖德詩押二人字南圖詩押二同字初去郡詩押二生字沈休文鐘山應教詩押二足字任彥昇哭范僕射詩押三情字兩生字陸士衡赴洛詩押二心字孟虎行押二陰字擬古詩押二音字豫章行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押二歸字王正長雜詩押二心字張景陽雜詩押二生字江淹雜體詩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押二人字杜子美韓退之盡亦傚古人之作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二前字園人送瓜詩押二草字上後園山脚押二梁字北征押二日字夔州詠懷押二旋字贈李祕書押二虛字贈李邕押二厲字贈汝陽王押二陵字寄岑參遷官押二萍字退之贈張籍詩押二更字二狂字二鳴字二光字岳陽樓別竇司直押二向字李花押二花字雙鳥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押二行

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挺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大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隨鷁路隨水到龍門是時陳希烈輩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薦鑑之重者也按唐史是歲八月見素代陳希烈爲丞相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古汲高元之荼甘録曰子美於天寶十三載獻西嶽賦故集有贈獻納使陳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窻點撿白雲篇末章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當干戈騷屑之際間關秦隴負薪拾橡餔糒不給困躓極矣自至蜀依裴冕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考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上莊若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言其時也雪裏江船度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言其景物也至於莫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榿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録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爲詩曰爲嗔王録事不寄草堂貲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會過墻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端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踈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唐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祗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食之興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負文材覬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

甫欲相垍而奪於楊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垍相祿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爲中書舍人刑部尙書時也贈垍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垍尙寧親公主禁中置宅也二人恩寵烜爀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敎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北征詩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顔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方是時甫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泊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秦益時矣古汲高元之茶甘錄曰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擧班荆道舊而況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爲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祇睡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黃魯直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人便爲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必說夢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它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祇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淸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詩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仳離放紅蘂想像嚬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愛君欲諫之心切則通夕爲之不寐想其犯顔逆耳必不爲身謀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成都記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治郫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故子美云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又曰古時杜鵑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

古帝皇傳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它巢百鳥爲飼之故子美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乃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子美集中杜鵑詩凡三篇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以哺雛之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曾百鳥之不若也最後一篇從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盡託與明皇蒙塵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古今詩話載子美因見病瘧者曰誦吾詩可療令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瘧矣其詩云患瘧三秋孰可忍又云三年病瘧疾子美於此時何不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靈於人而不靈於已也蹊跋謂誦杜詩能除瘧鳥有是理蓋言其詩新興病篇之殘疾不虞見沉溺之法解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余嘗謂知人雖堯帝猶以爲難而杜子美之曾祖姑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識房杜輩於賤貧之日子美乃形其語於詩曰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一何異耶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游之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且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是謂楊國忠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北征詩云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有誅褒妲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妲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爲左拾遺會房琯以陳濤之戰敗罷相甫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甫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客夜狂夫答裴道州簡韋十兄五篇觀此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何人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半天下自少時遊吳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於壯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入東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居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荊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塗亦理之常爾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皐可跂及壯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

詩雄於時自比諸人誠未爲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唐史氏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建事守御床其忠蓋亦可嘉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山谷黄魯直謂後山陳無已云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有謂立方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行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云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立方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眞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者用語相同乃是讀少陵詩精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以病公乎

諸儒詩話子美戲作俳諧體遣悶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養或讀爲上聲或讀爲去聲沈存中筆談以烏鬼爲烏猪謂其俗呼猪作烏鬼之聲也蔡寬夫詩話以烏鬼爲巴俗所事神名也冷齋夜話謂巴俗多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黄魚耳素湘雜記以鸕鷀爲烏鬼謂養之以捕魚也然詩辭事略又謂楚峽之間事烏爲神所謂神鴉也故元微之有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裹蜀謂當以此事略之言爲是也蓋養烏鬼食黄魚自是兩義皆記巴中之風俗也峽中黄魚極大者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按集有詩云日見巴東峽黄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是也然是魚豈鸕鷀之所能捕哉彼以烏鬼爲鸕鷀其謬尤甚矣或又曰烏鬼謂猪也巴峽人家多事鬼家養一猪非祭鬼不用故於羣猪中特呼烏鬼以別之也今並存之

廣陵馬永卿嬾眞子錄曰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亦尊仰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爲淳厚杜工部於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又云坐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且一篇之中連呼三人之名想見當時古人一經老杜品題即有聲價故世願得其品題不以呼名爲恥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復篤厚雖前輩詩中亦不敢斥後進之名而後進亦不復尊仰前輩可勝嘆哉

庚溪詩説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詩向尚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若觀赤秦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心術祈嚮自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與飢溺由己者何異然常爲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

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蕭洒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遁爲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可以兹悮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踈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爲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捷逍既不合時而又不爲低囬皆設疑互答屢致意焉非巨刃有餘孰能之乎中間鋪叙閒關酸辛宜不勝其戚戚而黙思失業途因念遠戍役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爲小巳失得也禹稷顔子不害爲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豈爲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時先後周復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爲諫書余特目此詩爲心迹論也

䂬溪詩話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民歎息腸内熱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栢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眞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先生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爾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古今詩話老杜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倣此理

杜氏譜系

謹按唐書杜甫傳及元稹墓誌晉當陽成侯預下十世而生依藝以監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鞏縣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左拾遺尚書工部員外郎甫生二子宗文宗武夢弼今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成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惲慄悰恂從郁二子牧顗羣從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甫一派又不在五派之中甫與佑既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何也豈以其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東坡蔡夢弼因覽其譜系而爲之書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二

修辭鑑衡二卷

（元）王構輯

元至順四年集慶路儒學刻本

修辭鑑衡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王構編。構字肯堂，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謚文肅。事蹟具元史本傳。據至順四年王理序，是編乃構官濟南總管時以授其門人劉氏，而理為刻於集慶路者。舊本殘闕其前頁，其劉氏之名則不可考矣。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採宋人詩話及文集說部為之，構所附論者，惟下卷結語一條而已。所錄雖多習見之語，而去取頗為精核。元史稱構弱冠以詞賦中選，至元十一年為翰林國史院編修，草伐宋詔書，為世祖所賞。又稱構練習臺閣故事，凡祖宗謚議冊文皆所撰定。又稱其子士熙、士點皆能以文學世其家。則構在當時，實以文章名世。是編所錄具有鑒裁矣。其中所引如詩文發源、詩憲、蒲氏漫齋錄之類，今皆亡佚不傳，賴此書存其一二。又世傳呂氏童蒙訓非其全帙，此書所採凡三十一條，皆今本所未載，亦頗足以資考證。較詩話總龜之類浩博而傷猥雜者，實為勝之。固談藝家之指南也。此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譌，而卷中不著書名者凡十條。又上卷佚其第五頁，序文僅存末頁，中亦時有闕字。今檢其可考者補之，其無可考者則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脩辭鑑衡序

文章之作尚矣自書契始古者積學而言成文益降益壞其法不傳後之學者不得其術尚辭者義戲植意者事逸義戲竭蹇事逸耗枯皆不足以達辭輔理于道則眊矣文以載物適事詩以言情道和事適則行情感則通于政有稽焉文至于華習詩至于

不近情則幾乎息矣脩辭鑑衡之編所以教為文與詩之術也文止于兩漢而延及乎韓柳詩止于漢魏而延及乎唐人所以難也若話言之成文俚誦之成詩夫豈能之哉琢玉者以磨礪冶金者以鎔範若玉不磨金不範則射可無習弓御可無調馬矣文豈易哉監察御史東平劉君起宗始

以歲貢山東廉訪司為其書吏居濟南故翰林承旨王文肅公為濟南總管因其鄉先生也君以請生事之文肅教之為文出書一編即此書也劉君愛之不忘俾刻之理命李君晉仲李君伯羽校之釐正其次敘論詩為首文為後四六以附凡一百九十餘條俾學者知其難焉曰命儒學正咸

君子實掌板鄭琳刻之于集慶路學

至順四年七月望日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王理叙

數

詩

詩者始於舜皋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述作相望梁陳以來格致寖多自唐迄于國朝而體製大備矣 古今總類詩話

筆談云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字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殽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朱對赤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有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長以雞對楊以朱雲對白日如此之類又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屨清侵簪逼屨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多用正格如杜甫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 古今總類詩話

詩以風調高古爲主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疎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李希聲詩話

詩以意爲主

詩以意義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句平易倣效之而不得其意義便入鄙野可笑盧仝有云不唧嚠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可取自可掩口矣寧可效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其律詩雖可稱善要是有不工者而好韓

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詩云老翁真個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直諧語以為戲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不知正得韓意否。永叔云知聖俞者無如脩。嘗問聖俞平生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脩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脩所稱賞蓋知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之乎

古今詩話

詩清立意新

老杜詩清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自魯直見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未嘗似前人。卒與之合。此為善學。如陳無巳力盡規摹巳少變化。

詩去陳腐不可奇怪不在難解

謝朝華之巳披啓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為恠恠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堊目無膜爾。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篦將曷施乃渾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巳物可忘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元暉詩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日每逢佳處輙參禪。蓋端叔作詩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耳。

韻語陽秋

詩待境生者工

山谷云詩文唯不構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

詩文發源

詩自苦心得之

鄭綮相國善詩或曰。相國近為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

古今詩話

原缺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蟋蟀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

對偶切不切之失

近時論詩者謂對偶不切則失之麁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尔。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川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查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未嘗失格也學詩者當審此 詩話陽秋

詩不可靡麗

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 童蒙訓

詩不煩繩削而自合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與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

不俗淵明之詩要當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詩文發源

詩不可斧鑿粘皮骨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曉此等病始可以工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提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韻語陽秋

詩非怨鄰罵座之爲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怨鄰罵座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爲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於訕謗侵凌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

朝之忿者皆以爲詩之禍乃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詩文發源

八句要訣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法云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成於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古今總類詩話

四不如

繁穠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

詩體

金針格云詩以聲律爲竅物象爲骨意格爲髓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又云詩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第二聯謂之頷聯第三聯謂之景聯須字字對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廻古今總類詩話

字欲響

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劉後村云

李處已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每曰公受少從學江南詩恨啞耳處已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不傳老學菴筆記

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並要響

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老學庵筆記

五字詩以第三字爲句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爲句眼

古人鍊字直於句眼上鍊潘氏漫齋錄

王介甫嘗讀杜詩云無人覺往來下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起字此即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藝苑雌黃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童蒙訓

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鍊中間第三字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鍊末後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是鍊第二字若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詩何異韻語陽秋

氣韻格力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妙者絶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珊瑚鉤詩話

七言不要有閑字

七字句法不要有閑字。若減兩字成五言而意思足便是有閑字也。漫齋錄

七言得連綿字而精神

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二句以漠漠陰陰二字喚起精神又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二句亦以蕭蕭衮衮喚起精神若曰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木葉無邊下長江不盡來則絶無光彩矣見得連綿不是裝湊贅語誠齋

七字對偶之工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細數落花知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隱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日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石林詩話

意遠而中潛貫者高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悠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世到今宜有後人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redacted]彦和詩天於萬物定貧我智効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詩云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忘君子難送張[redacted]道詩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媲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槩舉也韻語陽秋

無字無來處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字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魯直作詩法也步里客談

用俗語尤見工夫

王君玉對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云待伴不禁鴛瓦冷

羞明常怯玉鈎斜。持作羞明皆俗語。今採摘入句子
無瘢類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 古今總類詩話
舟人占風若砲車雲起輒急避乃風候也東坡詩云
今日江頭風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張文潛詩云喜
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詩文發源

用全語有氣格

山谷謂余作詩使史漢間全語有氣骨後因讀■浩
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
逝方悟山谷之語 詩文發源

用事

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著鹽飲水乃
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
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
也禰衡傳撾漁陽摻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
方朔謂民勞之應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
西清詩話

用故事當如已出如杜甫寄人詩云從欲依劉表還
疑厭禰衡。此事用王粲依劉表曹公厭禰衡却點化
只作杜甫欲去依他人恐他厭之語此便是如已出
也 蒲氏漫齋錄

詩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
詞爲一莫見其安排鬬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挽
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
作對不假人力 石林詩話

東坡云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
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頗似淵明
知詩病者也 蒲氏漫齋錄

六一居士云國朝楊大年與錢惟演劉筠數公唱和
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詩體一變而後生晚輩患其
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
大年新蟬詩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
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
於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詩話總類

讀書天下難事用功有淺深耳唐以詩爲專門之學
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衞青
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
病非衞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常先大將軍軍亦有天
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衞青爾李

太白詩有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此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與王脩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可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乃名言也漫齋錄

今之郡守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之誤也延年所謂一麾乃指麾之麾如武王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謂山濤阮咸薦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出守始平延年亦被擯故有此句杜牧登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此用事誤也古今詩話

聲律末流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自今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出胸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聲和鳴渾然天成[redacted]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詩文發源

形似激昂

范元實云形似之語蓋若詩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若詩之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必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若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栢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視之信然雖聖人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此兩體爾古今詩話

布置　含蓄

布置者謂詩之全篇用意曲折也詩眼云山谷嘗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嘗以槩考古人法度如贈韋左丞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爲變體含蓄者言不盡意也冷齋詩話云有句含蓄者如動葉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有意含蓄者如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有句意含蓄者如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詩憲

因襲　轉意

因襲者因前人之語也以陳爲新以拙爲巧非有過人之才則未免以蹈襲爲媿魏道輔云詩惡蹈襲古人亦有蹈襲而愈工若出於已者蓋思之精則造語愈深也轉易者因襲之變也前者既有是語矣吾因

而易之雖語相反皆不失爲佳詩憲
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
爲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而興
益遠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
也杜子美刪之爲五言曰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
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絶七篇用樂天花下對
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牕等詩餘三篇
用其詩畧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絶天邀
然十書九不到何用開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
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

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
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昆蟲皆閉
關樂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食春來夢何處合
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
來夢合眼見鄉社秦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
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
所作此語殆誠然也韻語陽秋

奪胎 換骨

奪胎者因人之意觸類而長之雖不盡爲因襲又
不至於轉易蓋亦大同而小異耳冷齋夜話云規模
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換骨者意同而語異也冷
齋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朱暐逢年云今
人皆拆洗詩耳何奪胎換骨之有詩憲
冷齋夜話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
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
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荆公菊詩云千花百卉
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云休休明日黃花蝶
也愁又如太白詩鳥飛不盡暮天碧又青天盡處没
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眼界闊多少
白馬去盡青天回此皆換骨法也顏況詩一別二十

年人堪幾回別荆公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
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
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
春東坡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
奪胎之法也古今詩話
詩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
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繰
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遥望洞庭湖面水白銀盤
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
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鍾響徹山谷點化

之云。山空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巖語陽秋

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則不足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靑枝此至陋語蓋村中學究體也。古今詩話

詠物不待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醾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餠日烘荀令炷爐香。東坡詩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詠物曲盡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童蒙訓

詩禁體物語此學者例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與客賦雪於聚星堂擧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亦有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卑。石林詩話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花款款字若無點水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抛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石林詩話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已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蔭惟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爲佳句也。又

中瀬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晩涼看洗馬林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嶮也。周

小隱詩話

梅聖俞云作詩要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沙島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云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歐陽永叔語

六一居士曰聖俞嘗語予。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缾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予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於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彷彿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羇愁旅況豈不見于言外乎。古今總類詩話

說情　說事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蒹葭詩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童蒙訓

紀事

大雅緜九章初頌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卒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通也蓋附離不[illegible]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老杜陷賊時詩有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藩垣而不及也。古今詩話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
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
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
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
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
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古今
總類詩話

長篇

山谷謂秦少游云凡始學詩須要每作一篇先立大
意若長篇須曲折三致意焉乃爲成章耳詩文發源

作詩臨了要出場

山谷云作詩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一諢了
方是出場同上

選詩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
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
亦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不可不知也
童蒙訓

選詩騈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
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
文集群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後人法也韻語陽秋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
徘徊之類皆致思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
此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童蒙訓

四言

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
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後村詩話

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
爲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自

公起來也古今詩話

詩才有高下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緑柳
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
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庭不見
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
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贍其去表聖之流遠矣
又曰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
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境人蹤滅

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同上
王荊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終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爲優言盡而意有餘也。同上
劉夢得言茱萸二字更三詩人道之而有工否杜公云更把茱萸仔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宋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句爲優遠東坡有酒闌何必看茱萸之句則又高出工部一等。蒲氏漫齋錄
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

者也人皆以爲知言公雖起自田里而文章富貴出乎天然嘗覽李慶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未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同上

詩要收斂

東坡荅李廌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詩體之變

詩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唐而止元和之詩極盛詩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

評前賢詩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淡深粹出於自然惟嘗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龜山詩話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

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澹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韻語陽秋
謝康樂一字百煉乃出冶。元暉亦歷寤。劉後村序

江西詩派

韋蘇州詩律深妙流出肺腑非學力也世言其掃地焚
香而坐如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詩云云不應爲
人老少頓異可見前賢寓意耳 後村詩話
古今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
蓉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
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
外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
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
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
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

語云詩人之詞如藍田日暖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
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石林詩話
李太白詩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
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船夾雙
櫓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
不褊淺 童蒙訓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
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
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山谷
世言荊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婦人恐

非荊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
比之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之不熟者妄立
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第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
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盃明朝
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
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朝蹉跎朝市間
青雲之交不可救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侯高冠佩
雄劒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
語最多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
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

來請謁爲交懽宜其終身坎壈 老學庵記
東坡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邁蓋亦
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絶世之姿凌跨百[illegible]
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
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
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
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
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
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
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

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古今詩話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夫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夫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藹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艷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則又嗟其窮愁也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又知其傷時而愛民也未聞夏商衰中有誅褒妲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意耶巡非瑶水遠迹是雕墻後天工守太白佇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耶至於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意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意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况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珊瑚鉤詩話

范元實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先得老杜平慢處乃隣女之效顰者耳 古今詩話

老杜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此最着意深遠 詩文發源

叙事如杜老送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從頭如此叙說都無遺其後忽云秦王時在坐[redacted]氣照戶牖再論其事他人不敢更如此道也詩

文發源潘邠老云
歐陽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童蒙訓

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詩文發源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輒不工此

未易以理推也同上

范蜀公云武侯廟栢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古之詩人好夸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若四十圍而長二千尺毋乃太細長乎余以爲論詩正不當爾詩文發源

東坡云韓退之常自謂不逮子美至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獨不減子美同上

柳子厚古律詩精妙韓不及後山詩話

東坡云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又曰外枯中膏似淡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古今詩話

白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者之詞也孟東野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青箱雜記

在一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也詩文發源

歐公云聖俞子美齊名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絶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予嘗於

水谷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顚狂醉墨灑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古今詩話

歐公嘗謂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聖俞以爲知言李希聲語余曰孟郊詩正如

晁錯爲人。不得爲不佳。偶峭直耳 詩文發源

張文潛云唐晩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以其言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絶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季詩稱兩人爲最。古今詩話

東坡詩不可摘指輕議。其浮瀾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許彦周詩話

山谷聞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illegible]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已作。至於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 詩文發源

東坡稱鮮于子駿所作九誦。以爲有屈宋之風。至八詠。自謂欲作不及。古今詩話

名賢詩話云。黃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須要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以少陵淵蓄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予觀魯直如吳餘干廖明略白露亭燕集詩。江靜明光燭。山空響管絃。風生學士麈。雲繞令君筵。百斛餘生聚。三吳喜接連。庖霜刀落鱠。執玉酒明船。葉縣飛來舃。壺公謫處天。談多詩屢譴。舞短更成妍。而我孤登覽。觀詩未究宣。老夫看鏡罷。衰白敢爭先。直可拍肩挽袂矣。古今詩話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已詩如養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已而已。又曰崔瀕能詩。或問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

斯爲善 消宅編

山谷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祖。其內集詩尤善

后山地位去豫章不遠。后山文師南豐。詩師山谷。故后山詩文高妙一世 劉後村序江西詩派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晩唐格調。楊劉專爲崑體。 作詩

山谷云。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

脩辭鑑衡卷之一

脩辭鑑衡卷之一

文

余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序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吁嗟慨歌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厲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而下者謂之令。持而戒之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别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者也。序者緒而陳者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人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閫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刺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珊瑚鉤詩話

古文有三等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后山詩話

六經之文易曉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而又欲句之難道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

百篇皆儷其句皆叶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
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
文者無出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
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夫子之文也則
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在樂則曰皷
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
得不章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列焉在
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
豈句之難道義之難曉耶今為文而舍六經又何法
焉若第取其書所謂弔由靈易所謂朋合簪者模其

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小畜文集

論語之文

論語文字簡淡不厭非左氏所可及呂居仁童蒙訓

孟子之文

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最見抑揚反覆處呂氏童蒙訓

林文節公言以釜甑爨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幾
百言也黄端冕纓云輕暖不足於體亦不減此步里客談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
不可犯。歐公書

毛詩之文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
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
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
於文章者能為之耶呂氏童蒙訓

檀弓之文

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
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所以答夫子
一進字足矣豈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呂氏童蒙訓

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
知檀弓之高遠也同上

往年嘗請問於東坡先生作文法答云但熟讀檀
弓當得之旣而取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人作文不
及古人之病山谷

春秋之文

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
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春秋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
務為奇險求後世之不可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
月簡易如天。

左氏之文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

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詞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言語者也呂氏童蒙訓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學文[redacted]之本不可不深思也。同上

莊子左傳

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大敢作讀左傳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近讀東坡魯直文亦類此呂氏童蒙訓

列子

列子氣平文緩非莊子步驟所能到呂氏童蒙訓

孫子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韓非子

韓非諸書皆說盡事情呂氏童蒙訓

史記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特春秋之意李方叔文集

兩漢之文

漢高祖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童蒙訓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童蒙訓

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氏[redacted]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童蒙訓

張茂先稱左思三都賦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此最是作文字好處未知左思果能爾耶。步里客談

韓文公之文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仰絕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蘇明允上歐公書

柳子厚之文

東坡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

維貞符諸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老學庵記

徐敦立侍郎紹興末嘗為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為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老學菴記

歐陽公文

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得之。童蒙訓

歐公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蘇明允上歐公書

歐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惟觀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呂氏家塾記

張子韶云。歐公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或失哉。橫浦日新

東坡之文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病。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illegible]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於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多以此為法。潛溪詩眼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臨皐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徒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為知言。冷齋夜話

東坡晚年敘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童蒙訓

曾子固文

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童蒙訓

曾子固答李[illegible]書最見抑揚反覆處。童蒙訓

曾子固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情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童蒙訓

秦少游文

文章有首有尾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晁嗣

李格非論文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兮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冷齋夜話

文有三多

陳后山云永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后山詩話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惟讀書多而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redacted]告人故尤有味三蘇文

爲文當從三易

沈隱侯曰古今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見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宋景文雜志

學文有自來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讀韓柳知作文體面李方叔文集

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山谷

詞氣或不逮初造意時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山谷與王觀復書

作文有悟入處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盡此理矣童蒙訓

林文節子中言讀孟子而悟文章法嘗云以釜甑爨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當幾百言也步里客談餘見前

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悶此遂悟文章妙處童蒙訓

東坡三馬賛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等之

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童蒙訓

文章足以見人貴賤

小說載盧携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公曰子文章有舘閣氣象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 皇朝類苑

草野臺閣之文

余嘗究之文章雖各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庭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之所尚也朝庭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豊縟乃得行其道代言華國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岂安國所言官樣亦謂有舘閣氣耶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美風流外道格調則麁野嘲哳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 皇朝類苑

文章有三等

文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常專事造語 麗澤文說

文要先定凡例

凡爲文章皆須凡例先定如張安道作蘇明允墓表或曰蘇君或曰先生或曰明允言歐陽永叔或名或字凡例不先定致輕重不等 步里客談

爲文先識主客

凡爲文須有主客先識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是先立己意然後以己說佐之此是不知主客也須是先立己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 蒲氏漫齋語錄

爲文不可蹈襲

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 宋子京筆記

文不可拘一體

歐陽公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撙節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廬陵文集

文要紆餘有首尾

敍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

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者不厭 麗澤文說

過換處不可忽

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及過接處 麗澤文說

文字用意爲上

文章貴曲折斡旋 麗澤文說

孟子中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答李[illegible]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皆宜詳讀 [illegible]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文字之要也 韻語陽秋

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麗澤文說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樸蓋恐人見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讀之自是文章日健此無他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處 西淸舊聞

山谷謂王立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成錦爾 南昌文集

文字一意貫在段數多 麗澤文說

人言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 張橫浦日新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如禮記左傳可見 童蒙訓

文要說盡事情

呂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一唱三嘆有遺音非有所養不能也 童蒙訓

文字要布置

范元實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老杜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令靜聽而陳之自甫昔少年日至致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舉意而文備固已有是詩矣然必言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眞知之句所以眞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進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

竊效貢公喜雖甘原憲貧果無益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止是走悛悛必入海而去秦也。其於去也人情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則相忘江海之外雖見素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録爲壓卷爲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雖謂之變體可也。古今詩話

文章平淡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東坡集

文不當好奇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麄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后山詩話

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證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文章蓋此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山谷與王觀復書

莊荀皆文士而有名者其說約成相諸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爲好奇故不能奇也后山詩話

文要用人所不能用

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爲學法。蓋爲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爲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爲善矣。節孝先生語

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若刀言語必不得已只與點過。麗澤文說

上重下輕爲文之病。趙語

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六一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賢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

不起韓退之與人書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
問而以書若無而以吉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
法也唐子西語録

結語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言語麗澤文說
愚按韓文公獲麟解結云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
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哉送浮屠文暢序結云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
能喜文辭於是乎書歐公縱囚論結是以堯舜三
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
譽者此法也

下字倒用有力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爲
漢患者步里客談
春秋書曰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傳曰入巢之
門而卒也仲山甫誠歸于謝詩則曰謝于誠歸隱盗
所得器左氏傳則曰盗所隱器此一例法也尚書厥
篚玄纖縞纖字不在玄上又曰雲土夢作乂土字不
在夢下亦倒法也文則

錯綜成文

韓退之羅池廟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如楚
詞吉日兮辰良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
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沈存中筆錄

撿尋出處

楊文公凡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撿討出
處每段用小片紙録之既成則粘綴所録而蓄之時
人謂之衲被呂氏家塾記

文章日進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堯臣
喜曰公之文進矣廬陵文集

繁簡

文有以繁爲貴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莊子之
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用鳴字上宰相書
至今稱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
繁爲貴也文有以簡爲貴者若舜典至於南岳如岱
禮西岳如初孟子獻子之友五人其三人則予忘之
史記事在某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爲貴也但繁而
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爲善也

爲文養氣

韓退之答李翺老泉上歐陽公書皆見爲文養氣之

妙。童蒙訓

作史

劉元城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其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有繁也足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元城先生語錄

四六

四六之工在於翦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四六談塵一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

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同上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㮚文縝時為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鞭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宮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同上

夏英公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沒于陳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禁樂之音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精絕者。

儷辭鑑衡卷之二

作義要訣一卷

（元）倪士毅撰

元刻本

作義要訣一卷永樂大典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有四書輯釋、已著錄。是編皆當
時經義之體例。自宋神宗熙寧四年始以經義試
士、元太宗從耶律楚材之請、以三科選舉、經義亦
居其一。至仁宗皇慶二年、酌議科舉條制、乃定蒙
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漢人南人第一場經
疑二問、限三百字以上、不拘格律。元統以後、蒙古
色目人亦增經義一道。明以來科舉之文、實因是
而引伸者也。是書所論、雖規模淺狹、未究文章之
本源。然如云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
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
體。又云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
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乎
怪。下字惡乎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澀。立意惡乎同、
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後來制藝之龜鑑也。

國家設科取士、仍以經義爲先。我
皇上聖訓諄諄、釐正文體、操觚之士皆知以先正爲步
趨。是書又在明前、法雖小異而理則相通。錄而存
之、或亦先河後海之義歟。原序稱兼採謝氏張氏
之說、永樂大典註其說已載舉業筌蹏卷中、故不
復錄。今是卷適佚、姑仍舊本闕之。然大旨則已具
於此矣。

作義要訣

新安 倪士毅仲弘輯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省題詩及八韻律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為相熙寧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各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為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接題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有反接然亦有正說而不反說者有小講小講首有引入題語有小講上段上段畢有過段語然後有下段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原題有起語應語結語然後有正段或又有反段次有繳結有大講有上段有過段有下段有餘意亦曰從講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宜今日又變更之今之經義不拘格律然亦當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段愚往年見弘齋曹公宋季書義說嘗取其可用於今日者摘錄之茲又見南窗謝氏臨川章氏及諸家之說遂重加編輯條例如左以便初學云

謝氏章氏說已載拙纂書義斷法中茲不復錄

謝氏嘗曰作文各自有體或簡或詳或莊健或不可以一律論蓋文氣隨人資稟清濁厚薄不同則文辭隨之然未有無法度而可以言有法度者何有開必有合有喚必有應首尾當照抑揚當相發血脈宜串精神宜壯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則是一篇之中逐段逐節逐字皆不可以不密也又曰文字大槩以純者合格健者為有氣合格者中程度有氣者起人眼目然今人作文於二者皆易有病蓋似純者無氣淡則卑弱委靡又不足以起人眼目似健者多野則支離怪僻又不可以合有司程度如愚所見當於規矩之中用老者之體庶幾合格則不為有司所擯出奇則又非低手可及必識此意乃可進步

又論立說大要曰主張題目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然後一見題目胸中便有權衡然又須多看他人之意見自去歷練則胸中自然開廣又不要雷同須將文公四書子細玩味及伊洛議論文字皆要得知則不但區處性理題目有斷制凡是題目皆識輕重皆區處得理到若所謂經旨者小試言其略唐虞題目須要識得他氣象

殷湯武征伐須要見他不得已處商盤周誥須
要見他忠厚處如大禹治水之行所無事太甲之
悔過伊尹一德之告歸盤庚遷亳之爲民高宗之
有志中興洛誥之倚重周公及周公切切告歸之
意君奭之挽留與夫無逸之本旨及化商一切事
體皆大勢所重也則就這上立意得切者最好自
此之外亦難盡言或題目散頭緒多我須與他提
一箇大頭腦如王會龍省試義提道字串是也其
題目云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
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
承旁招俊乂王會龍義起語云人君道與心爲

既欲參古人之善而無愧大臣必与君爲一然後
取天下之善而無遺盡道無終窮不在吾身則在
古人不在古人則在天下君不自聖而益求乎古
臣不恃君之聖而益求乎賢此所以能致其君之
備道也歟或捉題字做綱目亦如王會龍之提道
字是也或用經句最切者如周明之百志惟熙之
題以勿忘勿助爲主是也明之義愚叔之兒如材
逢龍太宰發解義以有德必有言爲主亦是也其
題曰云德无常師主善爲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逢龍發題云有德者必有
言惟德之會於吾君苟既得其精微則言之發於

天下者皆稱其廣大有如德之所在苟擇焉而不
精則言之所發必語焉而不詳矣何以爲大公至
正之論而爲天人之累論也哉此伊尹之告太甲
蓋欲其以德之一爲言之大也餘皆不可以盡言
但緊要者一題須要截得上下住須捉得緊要處
棄其細碎處放輕不妨有道理合經旨又不雷同
又教人一見便曉如此便是主張大槩以此立心
以此用工自當有所見也
或曰行文関鍵多則[illegible]常讀熟做熟則行文自熟凡
做商周題用唐虞事則精神壯觀做唐虞題用商
周事則不甚好大凡義不必長亦不必短在措辭

如何耳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
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于
怪晦則讀之使人厭淺則讀之使人輕下字惡夫
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澁主意惡夫同而搜索太甚
則理背皆學者所當知也又凡做君題國家題反
處不可太甚只須輕輕說過
存庵胡氏初翁曰聞之前輩凡做唐虞題目不尚反
蓋彼時無此等不好氣象也

論冒題

或曰破題爲一篇綱領至不可苟句法以体面爲貴

而包括欲其盡題句多則融化不見其不足題字少則敷演不見其有餘命意渾涵而不失於迂用字親切而不病於俗斯得之矣接題所以承襲破題之意一篇主意要盡見於二三句中尤不可不用工也

或曰冒頭如人頭面者不得十分多肉肉多則如有肥氣不雅觀也

原題

弘齋曹氏曰原題之体其文當圓其体當以論前輩考校多於題下有入筆端須是見識高看文字多方於此有議論悚慨之体中間最不要露圭角又不要作成段對文只要參差呼喚回轉可也大抵是喚起之後便應一應結一結然後正一段反一段又總繳結此爲正体其反說者不必多比正段宜減太半又或有於正段後復作一段或是引事或是譬喻如此議論竟不必作反段亦可也

講題

愚按舊義必有餘意及考經亦曰原經今自固不拘此然還可用處亦宜用之但不必拘泥耳弘齋論餘意原經二條摘録于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甚用亦只數句括撥足矣不可失之太多也

弘齋曹氏曰所謂餘意乃是本題主意外尚有未盡之意則於此發之須是意新又不背主意仍於主意有情乃可這箇有數樣本意所輕者於此却微與提起本題頭緒多者此處與貫而一之本意作兩截不相関者此處與發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轉來言之若只是本題意又來說作一片全無些斡運則徒勞耳

又曰當初所以有原經者須是說這箇題目其來歷次第如何或是誰人做底事他這事是如何或是誰人說底話他這話是如何要推尋來因究竟下梢結殺方謂之原經也第一要認他先後次序倫理分曉及提得箇血脉端正然後擺布做來且如大槩称頌事實之題當旁引事實來證主意分輕重呼喚方引入本題出處更自與他照應議論然後結之此格甚平正初無難也若是告戒之題須要認他先後次序如太甲上中下三篇又一德之書盤庚上中下三篇周家大誥康征召誥洛誥多士遷商民這箇先後之次截然最要鋪擺仔細又不但篇目次第只一段中亦要分次第不可截斷如本題係是在前則起頭宜作議論一喚之動即就題目說來便就此解他正意這則方纔這[illegible]

去尋後面事使去云不特此亦後面又作如此説
下梢又是如何却於本題後引来擁從之結之此
一体也如本題係是在後則當起頭逐一原去其
初是如何中間又如何乃引入本題却作一小片
議論而結之又一体也引事不在多只要精切或
得一句最切只就此一句發明全篇善於斡運耳
凡引事寧可真而少不可多而雜最要識此意要
之大槩起頭多是引證中間便當喚出〻處然後
便當辯意分曉結之此又大槩原經之法也

結題

弘齋曹氏曰結尾亦要識体格不但用事證題而已
若本題係有大節目事体則宜就此究竟到实結
裹處結之此為議論到底是一格也本題用經句
主張有來歷者宜於結尾喚起出處狀得分曉此
有根據有首尾文字是一格也此外又有定格説
唐虞治体宜以成王對之説盤庚遷亳事宜以周
家化商事證之皇極之説宜以聖門事證之二典
三謨亦然湯武征伐宜相照證周召告歸可互參
攷三后化商皆要相串最宜識此意其他方可泛
引事證耳又或本題中實有議論未盡而道理实
有當發揮者又當作一段議論不必用事亦可也

引事之体既引狀本題後又須更喚起一喚以已
意源慨議論斷制主意教他響浪然後結之此可
以見人筆力宜耐心加工也
夕總論于後曰以上亦據所見略言之耳其詳不可
盡也在乎即類推之以心体之自求其意於外而
得習中之活法乃有實工夫耳要是下筆之時説
得首尾照應串得針線細密步〻思量主意句〻
挑得明緊教他讀去順溜又大槩文字全在呼喚
有時數句全在數箇字挑剔得好須是十倍精神
自此之外又有一項法度一篇之中凡於過段
頭處當教他轉得全不費力而又有新体此雖
節亦看人手段如何耳若省試會其有極義
題小講又原題講段原經結尾一切轉頭處並不
用尋常套子如常謂今夫之類舊義多用尋常二
字然亦難起語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蓋只教他
人不見痕跡而又自是轉換最妙者有江萬里易
義之体分明是於此處出奇亦活法之可法者也
然亦不甚緊要因筆誤及之

作義要訣 畢

墓銘舉例四卷

（明）王行撰

清乾隆二十年盧氏雅雨堂刻金石三例本

墓銘舉例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王行撰。行有半軒集已著錄。行以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二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治行。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其序次或有先後。要不越此十餘事而已。取唐韓愈李翺柳宗元宋歐陽修尹洙曾鞏王安石蘇軾朱子陳師道黃庭堅陳瓘晁補之張耒呂祖謙一十五家所作碑誌。錄其目而舉其例。以補元潘昂霄金石例之遺。墓誌之興。或云宋顏延之。或云晉王戎。或云魏繆襲。或云漢杜子夏。其源不可詳考。由齊梁以至隋唐。諸家文集傳者頗多。然詞皆駢偶。不為典要。惟韓愈始以史法作之。後之文士率祖其體。故是編所述以愈為始焉。

墓銘舉例姓氏目錄

卷之一

韓文公　六十六首　李文公　九首

柳河東　二十七首

卷之二

歐陽文忠公　三十一首

尹河南　七首　曾南豐　十八首

王荊公　三十三首　蘇文忠公　九首

朱文公　二十首

卷之三

陳后山　三首　黃山谷　二首

陳了齋　七首　晁濟北　四首

卷之四

張宛丘　三首　呂成公　三首

墓銘舉例目錄終

墓銘舉例卷之一

長洲　王　行　止仲

凡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韓文集賢校理石君墓誌銘是也其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諱曰字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其序如此如韓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是也其他雖序次或有先後要不越此十餘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書例所無而書之者又其變例各以其故也今取韓文所載墓誌銘錄其目而舉其例于各題之下神道碑銘亦舉之又于李文公柳河東二家之文拔其尤以附于後用廣韓文之例焉

韓文公文六十六首

墓誌銘五十三首　墓碣二首

壙表一首　神道碑銘十首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右誌正例書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右誌正例書也詳書世胄重其族之大也又一例

也

太原參軍苗君墓誌銘

右誌正例書也書季子生卒後紀實也不舉以為例以非嫡長之重也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右誌正例書也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右誌正例書也詳書兩娶之父祖兩娶皆先卒故于此見焉又一例也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右誌正例書而稍變也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宗室也元配書遠祖顯也又一例也兩娶析書其子女又一例也　凡不書姓宗室也名門也鉅族也貴戚也顯家也五者人所習聞而易知也五者之外又有已見于題而不書者蓋題貫文之綱文固題之目綱既舉之在目有可畧之理此又不書姓之通例也然畧其姓者其序族出多詳焉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集作書字誤也

右誌不書姓宗室也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名門也書妻之父祖顯也

柳子厚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名門也書子不書妻畧也子厚初娶楊憑女先十七年卒無子不果再娶子蓋微出也又一例也題不書官其字重於官也又一例也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名門也卒不書日畧也　凡誌（一作例）之

所畧者以非所重也如書諱而不書字書卒而不書日書葬而不書地之類又一例也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名門也諱而不字畧也詳其父而畧其身又一例也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顯貴家也詳叙其弟賢之也又一例也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顯貴家也書其子門學于樊宗師重

劃正一作司馬存者

紹述也又一例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顯貴家也不書字卒不日葬不日不地不書妻重在叙其世舊故畧也無銘詩亦畧也然銘亦不必皆詩文即銘焉耳又一例也

處士盧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畧也書子不書妻或未娶也不然同柳子厚誌例也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畧也特書母郡氏贈號又一例也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畧也書妹氏因事也析書兩娶之子女同昭武校尉李公誌例也

崔評事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畧也書子而不書名亦畧也誌中多有之而不舉者不足以爲例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公墓誌銘

右誌卒不日畧也書妻之父祖以妻之孝順祇修故詳其所自出又一例也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右誌書母氏因事也姓見銘詩中又一例也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右誌姓見銘詩中同越州刺史薛公誌銘例也

施先生墓誌銘

右誌不書字葬不日畧也有子而書其寮買石誌其墓雖紀實又一例也前既書韓(一作[illegible])某爲之辭(集作辭)曰云云後又書系曰云云則所謂辭者誌也所謂系者銘也不曰銘而曰系又一例也世系鄉邑葬地見銘詩中又一例也題不書官而書先生從諸生之稱也又一例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右誌不書字卒不日畧也書妻之父祖妻同葬也無銘詩亦畧也此合葬誌也誌載夫人內德幷及其父祖而題不書合葬此正例也無銘詩而題曰墓銘又一例也

襄陽盧丞墓誌銘

右誌不書字卒不日無銘詩畧也官則連父祖之官書于誌中諱又連父祖之諱書于誌末又一例也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字畧也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字不書族出無銘詩畧也重在論服食
而致誡也又一例也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右誌不書字不書族出無銘詩畧也題書其名又
一例也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字畧也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右誌遠書世系而不書父不書壽年卒不日無銘
詩畧也重在紀其世著其德識其葬也舉三綱
而後目之又一例也曰壙曰墳曰宅各謹書其
日又一例也
李元賓墓誌銘
右誌不書族出卒不日葬不日不書妻子客葬畧
也云書石以誌則非刻石也雖紀實又一例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右誌卒不日葬不日不地不書妻子重在論其文
故畧也題不書官同柳子厚誌例也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右誌卒不日畧也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右誌書母封因事也卒不日葬不日無銘詩畧也
韓滂墓誌銘
右誌卒不日葬書既斂七日而不書其日畧也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右誌書母封氏因事也書妻之父祖以妻賢有法
度故詳其所自出同幽州節度判官清河張君
誌例也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右誌書母氏因事也
貞曜先生墓誌
右誌書母氏因事也題不書官與姓而書先生從
謚者之志尊之也又一例也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右誌特書母郡氏同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
誌例也書妻之曾祖以其有大名且妻同葬也
而不及其父畧也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右誌詳叙其兄弟所歷官以其皆有才名又一例
也世系見銘詩中同施先生銘例也

唐朝散大夫贈司勲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右誌詳書叙其兄弟同國子司業竇公誌例也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右碣書妻之父祖以其世有衣冠且因妻之辭以
銘。故詳其所自出。同幽州節度判官清河張君
誌例也無銘詩畧也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右碣卒不日葬不日不地畧也書子不書妻或未
娶也不然同柳子厚誌例也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右誌書母之父祖顯也又一例也書夫之履歷誌
（作洽）婦人之通例也子女見銘詩中。又一例也

息國夫人墓誌銘

右誌不書諱婦人重在姓故或畧之也又一例也
銘書其夫男女七人。而惟叙夫人所生之男女
詳嫡而畧庶。又一例也。題書封而不書氏榮其
封也又一例也

楚國夫人墓誌銘

右誌銘不書諱題書封而不書氏同息國夫人誌
例也世系見銘詩中同施先生銘例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右誌銘不書諱題書封而不書氏同息國夫人誌
例也卒不日葬不地畧也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右誌書母氏因事也題書其夫名。又一例也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右誌書母氏因事也卒不日葬不日（一云卒葬皆不日）畧也
題書其夫名同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誌例也

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墓誌銘

右誌不書族出微也又一例也無銘詩畧也臨邛
韓氏曰表乳母而爲之銘。自公始也。又一例也

女挐壙銘

右題書壙銘又一例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右誌序畧而銘詳又一例也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右銘無序。又一例也

盧渾墓誌銘

右銘無序。同大理評事胡君銘例也。銘惟古（告 當作）慈
之辭無所序述。又一例也。題書其名非例也。適
其可也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右表實銘詩也。銘宜詩而墓表（一作銘）有用文者。表宜
文而此表乃用詩焉。皆變例也。殯而有表。又一
例也。
曹成王碑
右碑不書卒日葬日。不書妻畧也。　凡墓碑皆立
于既葬之後。如此碑之立。王薨已二十五年。葬

葬時已自（一無自字）有誌矣。故特書其大者耳。大者謂
世系也。名行也。功業也。
唐故相權公墓碑
右碑正例書也。官位爵謚也。所宜詳焉。此墓碑之
例也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
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右碑正例書也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右碑正例書也。書母氏封因事也。書母之兄。以少

依舅氏故也。題書官封而不書姓。又一例也
唐故河東節度（一本此下有使字）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右碑正例書也。書母郡氏因事也。銘而曰系。同施
先生銘例也。不用詩而議論以感歎焉。又一例
也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右碑正例書也　凡神道碑銘與墓誌銘有不同
者。墓誌銘宜簡而要。神道碑銘宜雅而詳。以太
原王公神道碑銘與太原王公墓誌銘。劉統軍

碑與統軍劉公墓誌銘考之可見也
劉統軍碑
右碑詳書階官封爵食邑贈官于敘事之首。以其
所終者始之。所以優其榮也。又一例也。而銘詳
序畧。序所宜敘者。銘中銘之。又一例也
李文公文九首
墓誌銘七首　神道碑二首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贈右
散騎常侍獨孤公墓誌
右誌不書姓名門也。書次諡而不書諱。又畧例之

變也云未仕而夫人卒則妻卒幾二十年矣而書子生九歲則子益微出也又一例也此韓文柳子厚誌例此尤著明也

故處士侯君墓誌

右誌不書族出壽年卒日葬日不書妻無銘詩畧也重在叙其意氣文辭也君嘗仕矣而題書處士者益三縣皆攝仕猶不仕不足以浼其高也又一例也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

右誌既書丁尊夫人憂再期服除又書母夫人暴卒則所謂母夫人益其生母也按韓文墓誌無書生母者而此書之又一例也然亦因事非特書也

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名門也書卒日而不書年書葬而不書日畧也

叔氏墓誌

右誌序畧而嚴重在書其葬日也書于茲而不書其地即其地以實之也又一例也銘惟哀其野殯與慰其容葬之辭無所叙述同韓文盧渾誌例也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右誌不書諱同韓文息國夫人誌例也無銘詩權葬畧也題書其夫不曰君而曰氏又一例也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右誌書夫人姓京兆韋氏冠姓氏(一作字)于鄉邑之上而以氏次之又一例也不書諱同武氏妻傅氏誌例也書弗克祔于夫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黨紀實也然非禮也故曰權道也且將有待也又一例也

唐故特進左(一作右)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柏公神道碑

右碑葬不日畧也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公神道碑

右碑題書官階勳爵甚詳而序多畧又一例也益題爲綱文爲目綱既詳之而目則畧者嫌于辭之繁也其綱舉其要而目致其詳者如韓文唐

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之類是也。然綱畧而目詳者其常。綱詳而目畧者其變。故曰又一例也。　按神道碑其題有二。有碑額之題。有碑文之題。碑額之題簡。碑文之題詳。葢既題其額。又題其文也。故韓文有錄其碑額之題者。有錄其碑文之題者。碑額之題如曹成王碑。劉統軍碑之類。碑文之題。如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之類是也。若蘇文忠公所謂碑身上更不寫題古石作制如此又謂碑只用大額向下小字直寫文辭不須寫題目者。施于宸奎閣碑與經藏碑耶。非謂墓碑也。公又嘗與人簡云墓表小字亦有題目額上不當復云墓表。故別寫四大字也。以此推之墓碑用兩題可見矣。　墓碑銘始于漢。洪适隸釋所載。俱有額無題。惟樊安碑首行有題無額。額字有多至二十餘字者。題額之變。非例也。既題額又題文。亦非例也。文忠實通古之耳。別寫四大字者變也

柳河東文二十七首

墓誌銘一十三首　墓碣二首

權厝誌三首　誌殯一首

續墓誌一首　墳記一首

墓甎記一首　墓誌石蓋文一首

墓表二首　墓版一首

神道表一首

唐故邕管經畧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

右誌世系用宗法書。以其代有土田也。又一例也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右誌二代以昭穆書又一例也書未果娶。而書男子二人女一人。則男女微出也。又一例也。比韓文誌不書妻例此尤著明矣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右誌不書妻而書子某母曰雷姆。此墓誌中書妾媵例。又正例之再變也。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右誌叙其殯葬甚畧而在書其子之爲卜而得殯

所以著其孝感也

覃季子墓銘

右銘例所宜有皆畧之重在序其著書與歎其不顯也

東明張先生墓誌

右誌不書字不書壽年書卒之歲月而不日畧也按韓文無書生者此書生天寶又一例也然因其命弟之辭又不著其歲非特書也題繫其所居而書先生非例也學黄老者之常稱也

箏郭師墓誌

右誌序之所叙重在其善音也壽年葬日見銘詩中同韓文施先生銘例也書其藝于題之端又一例也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右碣詳記其友之知名者于後與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同意又一例也無銘詩畧也題書亡友以表之又一例也

故御史周君碣

右碣惟叙其以諫而死一事此所謂立石者也他非所重故多畧也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右誌銘其母之葬也無銘詩非畧也不忍詩而銘之也又一例也題書歸祔又一例也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右誌不書諱同韓文息國夫人誌例也既叙其世系族出矣又書其夫之世系族出特加詳焉蓋婦人以從人爲貴內夫家故叙夫姓爲尤備又一例也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右誌書諱又書字正例之備者也不書其夫之諱

蓋已表其墓而書之矣故誌末云恭惟仲父之諱與夫人之爵號備于叙文今不書懼再告也然韓文誌婦人亦不皆書其夫之諱則又其通例也無銘詩畧也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右誌詳書其夫之世系族出同伯祖妣趙郡李夫人誌例也先書其夫之他姬子男某女某後書其子男某女某所以別先後明嫡庶也又一例也

趙羣秀才葬誌

右誌銘而不序同韓文試大理評事胡君銘例也

題書其名雖非例亦韓文盧渾墓銘之類也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右誌既書二孤溺死又云今尚有五丈夫子則子益七人也而惟二孤書名權厝畧也族出諱字壽年見銘詩中同箏郭師誌例也權厝有誌又一例也

故連州員外司馬淩君權厝誌

右誌不書族出不書壽年不書葬日權厝畧也

誌從父弟宗直殯

右誌卒不書日而云元和十年七月病又云是月二十四日殯死七日矣以七日與二十四日推（一作權）之。則卒日可見矣。又一例也誌其人殯又一例也

續滎澤尉周（當作復）君墓誌

右誌題書曰續蓋以續太傅崔（案無字）祐甫之辭也故惟叙其緩葬之故與著其終事之年月日而他不之及也　按韓李文無所謂續誌者。而此有焉。又一例也。無銘詩非畧也無所事于銘也又一例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右誌不書諱同伯祖妣趙郡李夫人誌例也特書母郡氏同韓文故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誌例也無銘詩畧也

韋夫人墳記

右記云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蓋實權厝誌也其辭甚畧而惟詳其堋之年月日又一例也題書墳記又一例也

小姪女子（一作字）墓甎記

右記實銘詩也而無序同趙瞿秀才誌例也題書

墓甎記又一例也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右文云敢附碑陰之義假蓋石以書其辭則非正例也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良人既爲之誌而銘之矣故惟叙其自知幼以至于笄之（一作治）爲女之道焉又一例也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右表議論以發其端而叙爲春秋之學者互相排詆所以歎聖人之難知而著其春秋集註爲有功也又一例也畧其履歷者非所重也　按此

例益以其所專重者不可不詳故于其不必兼詳者不得不畧又畧例之大者也韓文凡四殿中少監馬君誌太學博士李君誌云云見補闕

故宏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右表詳序其大墓昭穆之位又一例也書妻之父祖妻同葬也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右名一作書墓版其實表也首叙世系同韓文諸神道碑例也其叙德履云其在閨門也其在公門也則綱而目之云修已之大經也從政之大畧也孝如方輿公文如吳興守正如衛太史清如魯士師則目而綱之又一例也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右表首叙世系同叔父府君墓版例也曰神道表又一例也表陰記其先友自袁高至張宣力凡六十七人其末書云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一作傳而無㩳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欲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同亡友獨孤君碣例也蘇文忠公云先友六十七人考之于傳卓然知名者益二十人焉邵太史云子厚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者皆天下善士故列其姓名官爵云

右唐文三家凡九十八首七十二例

按墓銘一作誌不始于唐而今舉唐人以爲例者何也以八代之衰又不足以據也夫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名聲以列于天下者也雖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以盡其孝子孝孫之心然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八代之文靡矣其能免于誣乎若韓子其文與史遷相上下而理則過之其所論撰得其正矣今不取之以

爲法將何所法哉既取韓文以爲法非李柳之文又無可以附于韓此所以舉三家以爲之例也

墓銘舉例卷之一終

墓銘舉例卷之二

長洲 王行 止仲

文自東漢之衰更八代而愈下至唐韓文公始振而起之以復于古焉韓文公既為之倡同時和之者惟李文公柳河東而已後二百年至宋之盛始復得穆參軍蘇滄浪歐陽公尹河南相與游而繼之而歐公其傑然者當時文風實為之變從而和之者日以浸盛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眉山蘇氏出矣南渡以還斯文之任則在考亭焉今墓銘（一作誌）既舉韓文為之例而間取李柳之文廣之矣故復取歐公而下數公之文之尤粹者附于後蓋以廣三家之例也

歐陽文忠公文三十一首

墓誌銘一十八首　墓碣一首

石槨銘一首　墓表三首

阡表一首　神道碑銘六首

塔記一首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右誌特書三代妣氏封按唐三家墓誌無書三代妣者而公多書之又一例也

張子野墓誌銘

右誌特書三代妣氏封同文簡程公誌例也題不書官以其魁傑賢豪位不足以稱其才志同韓文柳子厚誌例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右誌三代皆以廟室書又一例也

資政殿學士尚書戸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右誌序首既正書三代贈官已序末復舉之而詳三代妣氏之封焉又一例也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右誌首書其世系之詳者以春秋諸侯之子孫歷

秦漢千有餘歲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猶存于今者惟杜氏同韓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誌例也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右誌序末書世系自得姓始歷叙其由漢而唐以至高曾三代甚詳而遠者蓋兄子自銘其叔父故尤謹其家世也又一例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右誌特書母氏封同韓文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誌例也

豐云徂徠先生墓誌銘 序云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書姓之有不待書也別有所據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右誌特書母氏封同虞部員外郎尹公誌例也娃見銘詩中同韓文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誌例也

徂徠先生墓誌銘

右誌書妻而不書氏畧也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于朝矣而題不書其官者以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德重于其官也不書姓姓有不待書也（不書姓謂題不書姓序固言姓石氏也）

尹師魯墓誌銘

右誌不書族出以嘗銘其父之墓而已詳之也卒不日畧也題不書官以其名重當世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故也又一例也

梅聖俞墓誌銘

右誌首叙其病死之詳重其交游之盛也特書兩母封氏又一例也題不書官以字書武夫貴戚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同尹師魯誌例也

太子中舍人王君墓誌銘

右誌卒不日畧也詳于叙其子之好學有成也世系歷官壽年見銘詩中同韓文施先生銘例也

南陽主簿黄君墓誌銘

右誌首書亡友以表之同柳文亡友獨孤君碣例而稍變也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誌銘

右誌題下書曰山東道節度使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撰而序末書云渤海歐陽修爲之銘又張君改葬墓碣亦曰河南尹師魯誌其墓廬陵歐陽修爲之銘則此誌序乃洙爲之銘則公爲之也兩人共爲一誌又一例也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右誌不書諱同韓文息國夫人誌例也書其兄以時之聞人同韓文國子司業竇公誌例也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右誌不書諱同南陽縣君誌例也專論五福而夫人之履歴具焉又一例也銘辭嚴書葬日葬地而不詩又一例也

李夫人墓誌銘

右誌不書諱同南陽縣君謝氏誌例也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右誌不書夫姓宗室也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碣

右碣爲其改葬而作他無所述獨叙其久故之情而致感歎之意者以嘗銘其墓也又一例也無銘詩非畧也葢雖曰碣實表也又一例也

母鄭夫人石槨銘

右石槨有銘又一例也書作槨之日而系以銘又一例也

胡先生墓表

右表畧其族出官邑履歷者重在叙其尊師道立教法以成人才同柳文陸文通先生表例也題

不書官以天下後世尊先生者不在其官同徂徠先生誌例也

石曼卿墓表

右表其序不書葬日而書既卒至葬之日數又一例也其表無所叙述而皆議論感歎之辭同韓文滎陽鄭公碑例也題不書官以其自顧者重官不足以稱之同張子野誌例也

連處士墓表

右表不書壽年卒不日不書妻畧也重其以一布衣終于家而鄉里之人久復思之故致詳于其

德履也

瀧岡阡表

右表其先君之墓道也而題以地書變例以致其尊也嚴書立表之歲月朔日甲子重之也詳書已之勳階官爵封號食邑所以著先德之所致也亦皆變例也

守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右碑首謹詳奉勑之辭而後序次其事賜碑之正例也詳書賜號階官勳爵食邑贈謚于叙事之首以其所終者始之所以侈其榮同韓文劉統

軍碑例也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右碑首謹詳奉勑之辭而後叙次其事同王文正公碑例也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右碑首謹詳奉勑之辭而後叙次其事同王文正公碑例也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右碑不書姓名門也世次官爵皆不書書其繫天
下國家之大者又一例也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右碑題書贈官而序不書。序書封爵而題不書。又
一例也。詳書兄弟之官同韓文國子司業竇公
誌例也三代贈封皆以公恩令書其爵土階官
而不曰贈。又一例也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程公神
道碑銘
右碑無大功德可書。故歴叙其因子而累贈之官
封。及詳書其氏系世德。三代考妣。又一例也。

明因大師塔記
右記為浮屠氏作也而無一語及其法者。此誌浮
屠之正例也。卒不日葬不日畧也　按唐三家
墓銘。無書生年日者。柳文東明張先生誌雖書
生天寶而不著其年此書生年又一例也
尹河南文七首
墓誌銘七首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累贈司封員外郎皮公墓誌銘
右誌書國子贈官不曰贈某官而曰得以某官告

其第又一例也
故贈秘書丞左君墓誌銘
右誌書贈官不曰贈某官而曰追命為某官又一
例也書其妻追封不曰追封而曰以某封告第
同故宣德郎皮公誌例也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銘
右誌銘不以詩而論禮以識過期不葬且辨君之
葬不在所識同韓文滎陽鄭公碑例也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授右一作左監門衛將
軍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

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李公墓誌銘
右誌題書階官勲封食邑甚詳而序多畧同李文
唐故横海軍節度贈右僕射傅公碑例也
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柱
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戶實封集食實封一千戶趙公
墓誌銘
右誌不書葬日而書自卒至葬之日數同歐文石
曼卿表例也題書賜號階官勲封食邑甚詳而
序多畧同降授右監門衛將軍李公誌例也
故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分司西京上柱國王公墓誌

銘

右誌書葬地曰葬某所不從于先君用卜吉也又一例也題書階勳而序畧同降授右監門衛將軍李公誌例也銘不以詩而論（一本上有斷字）以望之同故將仕郎任君誌例也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

右誌銘辭嚴書葬地而不以詩同歐文長安郡太君盧氏誌例也

曾南豐文一十八首

墓誌銘一十五首　神道碑銘二首

塔銘一首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墓誌銘

右誌書其先則詳其世系而敘其歷代之顯人書其後則及于曾玄而敘其四世之蕃衍此正例之尤備者也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右誌議論以發其端而致感嘆（一作慨）之意者以著其家世學行之美同柳文陸文通先生誌例也前既敘其二世父子兄弟之出處矣後復詳其氏之自出與其鄉里之遷徙焉又一例也

張久中（一作文仲誤）墓誌銘

右誌書未娶（一此下有不曰未娶四字）而敘其所以未娶之故而未娶見焉又一例也

胡君墓誌銘

右誌卒不日葬不日不書壽年畧也而書其生之年同歐文明因大師塔記例也

劉伯聲墓誌銘

右誌詳其性資問學而畧其履歷者重在敘其久故之情也題不書官官不稱其學而字重于其官同韓文柳子厚誌例也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右誌詳敘其所自出者所以著盛衰之不可常而深致感嘆之意也又一例也

王容季墓誌銘

右誌書母之父氏也同韓文京兆韋氏夫人誌例也詳書其諸兄以其皆有才學同韓文國子司業竇君誌例也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右誌書其子乞銘云祕閣校理裴煜以狀請之疏來請銘按唐三家及歐尹書乞銘皆曰以狀而

此曰以璐。雖紀實。又一例也。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

右誌首云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仲庶具（一作其）書（一作具）載其子業官世行治屬余曰吾子某不克壽不得見其志希得銘信後世則某其不泯泯尚足以慰吾思也按唐三家及歐尹墓銘。無書其父具載子之官世行治乞銘者。此雖紀實。又一例也。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右誌首叙其夫自處之高者所以著君之能相之也不書諱同韓文息國夫人誌例也

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

右誌不書葬日而書既卒至葬之日數同歐文石曼卿表例也

永興尉章佑妻夫人張氏墓誌銘

右誌題書其夫之名同韓文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誌例也

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

右誌不書諱同壽安縣君錢氏誌例也葬不月無銘詩畧也

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

右誌題書文柔晁氏按唐三家及歐尹墓銘書法無以字冠于氏者。此冠氏以字。變例也。誌婦人而題書其字。又一例也。

二女墓誌銘

右誌無銘詩畧也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右碑叙事而書其辭曰云云同韓文施先生銘例也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右碑銘不以詩而論以歎美之同韓文榮陽鄭公碑例也

寶月大師塔銘

右銘爲浮屠氏作也而畧無一語及其法者同歐文明因大師塔記也

王荆公文三十三首

墓誌銘二十四首　墓表四首

神道碑銘五首

尚書（一本無尚書二字）度支郎中蕭公墓誌銘

右誌叙履歷既總與所閱（一作歷）之官以綱之矣叙政

[illegible]

業又各舉所居之職以目之同柳文故叔父府君墓版例也書年以甲子書又一例也

王逢原墓誌銘

右誌論之詳者美其行之修（一作備）而足以有功于世也叙之畧者蓋悲其年之短而他有不足書也又一例也書葬日而不書卒日非畧也自葬日而以所計九十三日逆推之卒日自見同柳文宗直殯誌例也書子而曰妻方娠未知其子之男女雖紀實又一例也

王深父墓誌銘

右誌論詳序畧同王逢原誌例也題不書官仕非其志也又一例也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

右誌議論以發其端而致感歎之意者深惜其有材與志而無其年同柳文陸文通先生墓表例也不詳其履歷非所重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右誌書父而不書諱（集云余叔父諱師錫字某而云書父而不書諱未詳）畧也詳叙其爲善而不得職所以深致（一作著）其悲也又一例也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右誌書死節之綱于首而後詳其履歷先所重也又一例也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右誌卒不日葬書年而不日畧也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右誌書母氏因事也卒不日不書壽年畧也

金溪吳君墓誌

右誌書子不書妻或未娶也不然同韓文柳子厚誌例也諱字世系（一作諱字氏系又作諱氏字系）見銘詩中同韓文施先生銘例也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右誌卒不日葬不日畧也書生年同歐文明因大師塔記例也銘不以詩而論以足序意同尹文故將仕郎任君誌例也

胡君墓誌銘

右誌書生年同大常博士曾公誌例也不書妻或未娶也不然同金溪吳君誌例也壽年見銘詩中亦同吳君誌例也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君（集作公）墓誌銘

右誌特書母氏封同韓文太原王公誌例也世系見銘詩中同金溪吳君誌例也

孔處士墓誌銘

右誌叙其有致仕官矣有贈官矣而題書處士同李文處士侯君誌例也

祕閣校理王平甫墓誌

右誌書母封因事也無銘詩畧也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右誌卒不日畧也

馬漢臣墓誌（集墓誌銘）

右誌不書壽年而云冠五年矣則壽年可知也又一例也葬月（一本作日誤）而不日不書妻子無銘詩畧也

謝景回墓誌

右誌書卒不曰卒曰終而曰棄世又一例也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

右誌書葬地而曰君所自為壽藏按唐三家及歐尹曾墓誌無書壽藏者此雖紀實又一例也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右誌序畧銘詳同韓文法曹盧府君夫人苗氏誌例也而此銘尤詳又同劉統軍碑例也

東京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右誌序畧銘詳同虞部郎中晁君誌例也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右誌不書諱同韓文息國夫人誌例也書夫人子女不繫夫人而曰公子公女公壻又一例也

永嘉縣太君陳氏墓誌銘（集永嘉縣君黃夫王達字子不害猶太）

右誌不書諱同楚國太夫人陳氏誌例也

宋右千牛衛將軍仲爲故妻永嘉縣君武氏墓誌銘

右誌不書夫姓宗室也書卒曰棄世同謝景回誌例也序書某官某之妻故某封某氏題書某官某故妻某封某氏一以故繫封一以故繫妻義雖不殊自成兩例也按唐三家及歐尹曾誌婦人無書某人故妻者而此書之又一例也題書其夫之名同韓文緱氏簿唐克妻盧氏誌例也

金華縣君（集題下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吳氏墓誌銘

右誌不書諱同楚國太夫人陳氏誌例也書其夫之壽年葬日又一例也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表不書諱不書字不詳履歷而議論以終篇又一例也

處士征（本作徵避仁宗嫌名改為征）君墓表

右表敘德履而并其同志之友二人者敘之又一例也

長安縣太君墓表（集作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止仲富據舊本作表不敢改也）

右表不書諱同楚國太夫人陳氏誌例也書君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按唐三家及歐尹曾墓誌無書老者此書之又一例也題不書姓兄爲表也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右表不書諱同楚國太夫人陳氏誌例也不書族出畧也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右碑首書贈誥之辭所以榮君之慶施也又一例也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一作忠）馬公神道碑

右碑首詳書賜號官階勳爵邑謚同韓文劉統軍碑例也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右碑書履歷而曰官終于司農卿而所更某官某官任終于知陳州而所歷某任某任行續而目之同度支郎中葛公誌例也書世系于序末而尤詳于銘詩中又一例也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右碑序端不書世系而遠譜畧見于序末又一例也按韓文神道碑皆首書世系其不書者清邊郡王碑而已此豈亦是例歟

宋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右碑序畧銘詳同韓文劉統軍碑例也

蘇文忠公文九首

墓誌銘五首　神道碑四首

宣徽南院使致仕特贈司空文定張公墓誌銘

右誌稱天子之大德。而論其所以致太平而得賢才者。以發其端。然後敘次其事。又一例也。特書三代妣不以妣書而繫其夫書曰娶又一例也

書女已嫁而復歸雖紀實又一例也

銀青光祿大夫滕公墓誌銘

右誌首書始對帝問輒進直言所以著公之見用以正也銘詩所敘詳在被讒所以惜公之所有不得盡施也。二者皆公生平之大而首末謹書之。雖立言之法。亦一例也。

王子立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畧也書子曰有道脫裔紀實也同王文王逢原誌例也

陸道士（一無二字）墓誌銘

右誌不書族出不書葬日畧也詳于論其丹學也

李太師墓（集有誌字）銘

右有銘無序同韓文試大理評事胡君銘例也

司馬温公神道碑

右碑首叙信順尚賢三德以賛頌天子母后之聖所以重公之賢也。次叙婦人孺子夷狄姦邪亦

皆仰公之德化所以實公之賢也。既又叙公既葬之後人之哀慕祠祀者四方遠近皆然能致乎此公之一誠而已。又推公所以爲賢之本也。三者雖叙公之賢實繫國家之大政。故特詳之。然後叙次其事同文定張公誌例也謹詳奉勅之辭同歐文文正王公碑例也

富鄭公神道碑

右碑序景德盟後敵人不敢盜邊者三十有九年慶歷聘後北方無事者四十有八年百年之間所以四方晏然以休養生息而致太平之盛者先則冠公之功後實公之功也公方進用之初固已任其大者如此故首書之然後叙次其事同文定張公誌例也謹詳奉勅之辭同司馬温公碑例也

趙清獻公神道碑

右碑叙國家善于用人是非明辨賞罰必信而天子穆然無爲坐收成效此爲治之至要也而公與有功焉故首書之而後叙次其事同文定張公誌例也謹詳奉勅之辭同司馬温公碑例也

太子少師致仕謚康靖趙公神道碑

右碑叙國家有天下六聖一心用仁尚德守之不變此宋興百一十有五年四方乂安民物忻戴自漢以來太平之盛未之有者由當時公卿大臣類多長者相與輔相之所致也而公其一人焉。故首書之。然後叙次其事同文定張公誌例也

朱文公文二十首

墓誌銘七首　墓碣銘二首

墓記二首　壙記一首

埋銘一首　墓表四首

神道碑二首

端明殿學士黄公墓誌銘

右誌書贈官不曰贈某官而曰詔以某官告其第

同尹文故宣德郎皮公誌例也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右誌首書其致仕誥命之辭同王文贈衛尉卿李

公碑例也

陳師德墓誌銘

右誌議論以發其端而著科場之弊者所以深歎

夫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不

行同柳文陸文通先生表例也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右誌不書姓名門也題書其第又一例也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銘

右誌詳書妻之氏諱與字雖妻同葬又一例也

郭得誼墓誌銘

石誌序畧銘詳同韓文盧府君夫人苗氏誌例也

銘皆贊美之辭無所叙述同韓文盧渾誌例也

潘氏婦墓誌銘

右誌題書潘氏婦按唐三家及歐尹曾王蘇婦人

誌題有書某氏妻者矣無書某氏婦者此葢雖

夫請銘而主于舅也又一例也

篤行趙君彦遠墓碣銘

右碣書生年同歐文明因塔記例也題揭其德以

表之又一例也而不書官德重于其(一作其字)官也又

一例也　按唐三家及歐尹曾王蘇墓銘非賜

碑則撰文製題皆出一手無別製題者此云福

國陳公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彦遠

之墓而子某使人奉狀請銘而刻諸(一作于)下方則

撰文製題出兩人矣又一例也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右碣叙君守正不阿而以智全趙氏天下莫不高

其誼慕其名而想見其爲(一無爲字)人此平生之大節

也故首書之而後叙次其事同蘇文文定張公

誌例也既書調某官以母喪不赴又書以少母

喪去官所謂少母葢其生母也而因事見之同

李文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誌例也

劉樞密墓記

右記詳書其生之年月日時又一例也題書墓記

同柳文韋夫人墳記例也

范直閣墓記

右記詳書其生之年月日時同劉樞密記例也生年不書甲子而書釋歲(釋歲謂元默敦牂上章執徐是也)卒年亦然又一例也題書葬(當作墓)記同劉樞密記例也

知縣何公壙記

右記書其生之年月日同劉樞密墓記而稍畧也(一作之)題書壙記同韓文女挐壙銘例也

亡嗣子壙記

右題書壙記同知縣何公記例也

女巳埋銘

右銘無序同韓文試大理評事胡君銘例也題書埋銘又一例也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右表有銘詩則雖云墓表實墓誌銘也題不書官同歐文徂徠先生誌例也

程君正思墓表

右表議論以發其端而致感歎之意者傷其爲學能擇能行而無年以死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同陳師德誌例也葬不日畧也

曹立之墓表

右表葬不日畧也表後有系又一例也

韓溪翁程君墓表

古表題書其所自號者揭之[illegible]例也

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

右碑敘宣和之末弄臣竊柄建取燕雲之策而公固已有先見之憂已而果召非常之變京城陷沒衆皆俛首奉賊公獨感憤移檄致事而去雖不數日竟以病卒然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乃于公少見遺餘也故首書之而後敘次其事同司農寺丞翁君碣例也不書諱與字同王文寶文閣待制常公表例也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右碑書日贈官不曰贈某官而曰有司以某官告其第同端明殿學士黃公誌例也

右宋文六家凡一百九首六十八例

墓銘舉例卷之二終

墓銘舉例卷之三

長洲　王　行　止仲

墓銘書法既舉韓文爲之例而取李柳歐尹曾王蘇朱八家之文廣之矣復因閱諸文集値有可爲例者或一或二隨而舉之而輒實之又所以廣九家之例也以所錄先後爲次不以其(一無其字)人之先後爲次者所値不可預期而錄之蓋未有(一無有字)已也

陳后山三首

墓銘一首　墓誌銘一首

墓表一首

魏嘉州墓銘

右銘詳書其世胄所自與其遷徙之次者重其族之大同韓文河南尹杜君誌例也既詳書兩母之氏封矣又特書所生之氏封焉按九家之例有因事見人生母者無特書所生者也而此書之以其有封也又一例也

仲父榮州資官縣尉陳君墓誌銘

右誌書妻曰娶某氏不終故其葬不祔所謂不終蓋離婚耳按九家之例書妻無書離婚意者此雖絕實又一例也

宋魏府君墓表

右表篇末之論譏薄祭厚葬之非其說是已及詆夫求文表葬者乃曰韓退之爲銘文數十去今幾時寄石偉書顧無存者而其人之事功奕奕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恃也然則金石不足恃如固足恃矣而以爲非者蓋欲揚其意反抑其辭以激之耳后山好奇故其文如此

實例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兗州刺史衡之曾孫始居魏之館陶五世而至鄭公辯穀瘵明爲唐宗臣館陶之魏始大甲于國譜又五世而至司徒暮遊之子別居歙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尚書禮部侍郎諱羽爲太宗真宗三司使十有八年而生龍圖閣直學士諱瓘見微致著大功昭南邦以吏部侍郎歸老下蔡葬壽春八公山下仍父子贈太尉在名世之數别爲下蔡之魏太尉兩娶刁氏有子十一人君乃其第十子也諱紹字承之仕爲將作監主簿嘗知虞城縣禁捕博而盗止爲守下其法爲令當合流鎮歲大饑君歎曰朝請而久報亦不及矣振廩出以下佈而後

閩秀近賴之通判絳州行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故沉浮俗間撇縣論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過焉後以右（一無右字）朝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荔子而今樂用朱桑人始病之久而微矣不給其求而刑者衆嘉祐中有良守哀之作二詩刻石以諷君將行要貴多求者既至募其石詩以報黠賈奪人鹽井更數守訟不決君刑而還之君孝友慎和而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嘗有勞再登格而賞不及君亦不自言也紹聖元年二月癸未卒年五十七明年二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榮崇（集崇作榮）二國夫人而所生何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李氏左金吾衛大將軍忠吉（集作告）之

女封壽安縣君三子男汶女嫁蔡州助教刁寶臣濠州參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口葬有銘君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具其事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毋異也既具合宗而謀曰其誰銘晁婦曰其陳氏乎不則沒吾父矣晁載之曰士求銘于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冀乎其婦曰孝索其游以固請乎於是汶來及余于潁水之上以請晁與余交又與俱來其何辭銘曰　魏氏再顯惟其有繼有作有承以有其位再登公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其世犍為之政不悔不畏更四十年良有其二事惟其常亦何以異夫人之云銘則不愧

仲父榮（一作滎下同）州資官縣尉陳君墓誌銘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爲懷州有相者過之使視諸子謂君不宜仕慶歷中君以任（一作仕下君非不仕同）爲試秘書省校書郎調榮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鄠臨潼主簿舉監環之折博務皆不終謂君非不任特不宜耳何妙（一作少）耶然則形骨可以知其貴賤氣色可以知其休咎而荀子非之何也元豐幾年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三女嫁李某邵敏修張某敏修今爲臨淄（一作潼）主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父前崑山承珣葬于彭城呂梁之大塋君娶解氏光祿卿程之女亦不終故其葬不祔銘曰　壻官不卒則歸之天

如何不淑又不得年兄弟之懷葬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子孫

宋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一作宋）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飢天子出使賑業之募民出粟而賜以官君於是爲州助教其先累富父登爲汴州司理參軍娶胡氏有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於梱內外敬士而親緩急叩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則倍期而不倍息或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凡質不問當不（一作否）惟其所欲有來以饋使自驗而不發或疑焉曰雖妄何慊凡一失而不復人必不

爲也及疾屬其子于母兄以學度有（集無有字）不可償與償而後者皆焚其券後其兄病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以熙寧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高氏一男四女紹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滌謀于其宗自大父而下與君凡幾柩别葬于大彭鄉之新城村滌舉進士方質謹厚不談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巨惡人所唾罵一歎而已家雖貧不苟受將葬宗不共其費或問之曰葬吾責也使不問（集作同）吾且專之而況有助乎余由是與之遊始（一作殆）葬欲余銘而不敢請既聞而哀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而難之思曠曰車而使人憚借何以爲也遂焚之思曠之車與人

共之猶以爲難則余之色辭拒者多矣於是申以叙之使陳諸墓古者葬以死祭以生謂鬼有知而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之人薄祭而厚葬既封殖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而又揭于道既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眞（集作其）爲不朽極矣雖然韓退之爲銘文數十去今幾時寧石偉書（一作書）顧鮮存者而其人之事功奕奕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余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元符元年九月辛亥東里陳師道撰

黄山谷文二首

墓誌銘一首　墓誌一首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右誌書三代而二代皆書其所自號按前例并續例無書父祖之自號者此書之又一例也書題而以世所推之號冠之從推之者之志同歐文徂徠先生誌例也

黄氏二室墓誌

右誌書二夫人歿後庭堅始得男曰相他日當使相乞文于余友而刻之隧按前例并續例無誌妻而書其卒後得子者蓋妻既卒而得子必後娶所生不繫于先妻故不書也而此書之必徵出者微出則母先妻而書之禮也又一例也題書二室墓誌雖紀實亦一例也

實例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一作從）倚宗入蜀生德言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因不能歸占籍于眉山生光庭孟氏時試大理寺（集無寺字）評事知應靈（作靈下同）縣應靈生蒼明嘉州軍事推官嘉州生溥（生溥作十事）見蜀之亂遂不出仕號江陽隱君江陽生回能詩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知人善料事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字

翊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貧干試于省州又干試于開封府皆見絀乃遊瀘州杜門讀書士大夫之子弟多委束脩於門遂老于瀘州(一無州字)妻子或謂不足君熙熙然曰會當有足時自守挺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交者雖鄰不覿也其見刺史縣令鞠躬也未嘗有私謁既晚恭不及仕進閑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于詩登臨樽酒率嘗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曰詩老云夫人楊氏生二子銳鎮一女嫁進士王庸繼室杜氏生四子鑄鋼鎬銓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干葬以元符二年正月癸亥其兆在瀘川(一作州)之上白茅苗之原自天和而上

皆葬晉山而葬瀘川(一作州)自君始鎮有文行瀘州學者宗之竭力大事而來請銘之　銘曰人皆汲汲仰攫俯拾商財計緡脅肩求入君獨徐徐書耕筆鋤我躬則癯我心則腴縕袍後先藜藿當(一作不)肉哦詩滿屋○金華匏竹○瀘川洋洋樅栝其岡勒銘詔藏其嗣之昌

黃氏二室墓誌

豫章黃庭堅之初室曰蘭溪縣君孫氏故龍圖閣直學士高郵孫公覺莘老之女年十八歸黃氏能執婦道其居室相保惠教誨有遷善改過之美家人短長○不入庭堅之耳○方是時庭堅為葉縣尉貧甚蘭溪安之未嘗求索于外家不幸年二十而卒殯于葉縣者二十有二年繼室曰介休縣君謝氏故朝散大夫南陽謝公景初師厚之女年二十歸黃氏閑于禮義事先夫人愛敬不倦侍疾嘗藥不解衣至于復常修禪學定而不廢女工能為詩而弟妹不知也言有宮庭○行有防表不皦不汙長少咸安懷(一無懷字)之年三十六而卒生一女曰睦纔四歲過時而先夫人哭之哀殯于大名者十一年元祐六年先夫人捐館乃克歸二夫人之骨于雙井八年二月從先夫人葬焉同宮而異槨初(一作昨)庭堅年十七從舅氏李公擇學于淮南始識孫公得聞言行之要敬廸勸奬使知嚮道之方者孫公為多孫公憐其少

立(一作主)故以蘭谿歸之及庭堅失蘭谿數年謝公方為介休擇對見庭堅詩曰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堅因往(一作詩)求之然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嗚呼如蘭谿之女美介休之婦德皆室家之則也嘗欲以楚辭哭之而哀不能成文二夫人平生常恨無男二夫人沒後庭堅始得男曰相他日當使相乞文于余友而刻之隧以家其終

陳了齋文七首

墓誌銘四首　墓誌一首

埋銘一首　墓識一首

李景溫墓誌

右誌書爲郁擇所宜娶得將樂楊氏中立先生之女益郁其子所娶其子婦也按前例并續例無書子婦者而此書之。然非正書也亦因上事而推（一作雜）其意以書之耳雖似例不可以爲例也

中奉大夫游公墓誌銘

右銘序稱居士而題書所贈之官書官雖以榮君之寵亦紀實也又一例也

陳謹常墓誌

右誌書鄉邑姓氏名字卒日葬地之外例所當書者皆不書惟叙其遠來之情病死之故以深致（一作書）其悲感末則致辭以喻慰焉雖類夫韓文盧

渾墓銘然又一例也

太令人黄氏墓誌銘

右誌書所歸曰先適大中大夫孫公諱廸次適中奉大夫游公諱潛書子曰子男三人訒爲孫氏出予按前例及續例誌婦人無書再適者。今書兩適。故必著其先適之子焉。雖紀實又一例也。

仁壽縣君高氏墓誌銘

右誌書女適某官姓某再適某官姓某按前例并續例無書女再適者。而此書之。雖紀實。又一例也。

侍郎鄒公埋銘

右銘序所歴官而不書行治畧也按前例并續例誌人之墓而無銘者必有感歎或議論或悲悼唁慰之辭此皆無之惟結以某官陳某叙次一語亦畧例中之一例也題書埋銘同朱文公女巳埋銘例但彼銘而不序此序而無銘又一例也。

尚書豐公墓識

右識序所歴官而不書行治無他辭惟結以某官陳某叙次一語同鄒公埋銘例也題書墓識又

一例也

實例

李景溫墓誌銘

景溫諱庭姓李氏景溫其字也世爲邵武軍光澤縣人大理評事諱鐸之孫惠州河源縣主簿諱詔（一作紹）之子也大理公初欲教其子讀書游舉。而以資給未饒爲患。於是治產積儲。商而通之。達百貨于中都以其贏餘買書以歸未幾火焚居第大理公方宿田廬或報之亟問曰書焫乎曰惟書在爾及還家喜語諸子曰書在足矣子詰以業儒起家

官至太常博士河源公薦于鄉數黜禮部因語所親曰從仕治生勢不可兼自先大理（一本大理下有公字）以來蓄少施多舊資浸耗祿不可以力于我當盡力于一家爾由是一於幹蠱出入不避寒暑而阡陌增廣使官者學者益加（一作皆）優裕得以養廉自重太博公有三子其二登科而河源公晚沾恩命得子亦晚然景溫天資謹厚父母曰孝兄弟朋友信之其自飭甚（一無甚字）嚴雖責于人者薄而皆忌憚隨流品酬酢各盡其情有不可其意者面救（一作數）其失而去無後言其人皆畏而不怨燕居默坐終日無懈惰（一無惰字）容動止有常者務推與子弟之觀型（一作行）而化者多矣知其隱德而服其不見

于事者非特其鄉人也景溫娶同郡葉氏屯田員外郎諠之女無子以其兄之子郁為後初余仲妹歸太博公之仲子叔平生四子郁其季也郁三歲時景溫請于叔平曰先太博公與河源公同產相親愛今或子孫蕃衍或繼嗣未立欲以阿郁為請忍拒之乎叔平曰我子猶汝子也汝齒尚未壯無乃太早計（一下有乎字）後十有七年叔平閒居海陵景溫復以書請曰齒之未壯者髮今白矣既老且獨兄不念前語乎（一無乎字）叔平覽書惻然即報之曰以郁為汝後叔平善教子郁有知識文行景溫家習和肅夫婦相待如賓為郁擇所宜娶得將樂楊氏中立先生時之女郁既承顏率禮

婦亦謹職順助一門之內雍雍如也里居與季兄濬飲酒賦詩游處必偕既而孟兄勉倦官而歸兄弟聚集方相娛樂而景溫逝矣仲兄深叔平也叔平當官不苟所至必詢考民情為之興利除疾當路者以是知之仕浸顯矣崇寧初坐元符末上書邪（一本缺此字）等自京西提舉官削籍投竄凡四年始得叙復自便平生喜辨論而恥于苟隨其愛景溫尤厚景溫宣和元年三月丁未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子惟郁一人孫曰延孫嗟夫景溫可壽可達而天嗇其年老得一官訖無所施設雖里居之樂怡然自足而亦不得久享使世之為善者將孰視而勸乎可悲也已郁將

以宣和二年七月辛酉葬景溫于光澤西鄉歸仁里夏坊之原前葬遣人來南康請銘夫景溫躬行之美化被一鄉發揚之助亦何俟于銘哉若夫隱德身教在其子孫者未遠白也今雖鬱後必通顯亦當祗懼以需爾銘曰　嗚呼景溫有執（一本覩）有常嚴取與于一介泯毀譽而韜光彼競我恬然足以藏使其達而克施化詎（一作宜）止于一鄉休休焉終身（一作下）不易矯矯乎君子之强齋此以沒雖夭不亡

中奉大夫游公墓誌銘

居士諱潛字升叔家建州建陽之唐石里累世為名族居士少敏慧風力過人遇事無所屈早喪母竭力事父鄉人

皆推其孝性樂善無媢嫉聞人嘉慶如在己終日言不及人之過惡有盜聚刼過居士之門相戒以勿譁且呼于道曰毋怖毋怖里俗親歿即分財析居居士畢喪且十年猶不忍與兄弟異食居士居家嚴整以身教其子弟二子舉進士中第酢試太學錄居士攜酢之官京居數年親舊至者皆館焉俸薄用窘居士約身從儉以卒（一作治）其家惟恐不足爲親舊歡也酢除太常博士命下辭得知西京河淸縣二年命再下就職未幾復請外官簽書興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初酢將欲求外補先請于居士居士曰士行其志出入適宜無不可者我何吝心乎兄之子醇爲廣西機宜

卒居士聞訃哭之過哀日夜以其兄爲憂即分先疇歲入以助其生未幾居士得疾卒于齊州之官舍紹聖二年三月己未也享年六十有六夫人黃氏有令德生二子酢今爲朝散大夫提點成都府長生觀醇出繼爲南康軍司理參軍勛之後自高郵尉解官奔齊州與其兄扶居士匶以歸今爲奉議郎提轄淮南路直達綱孫男八人摛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餘皆幼女孫三人以紹聖四年三月辛酉葬于石唐里之松原前葬居士長子定夫以承事郎江汝舟（一作女工舟）所述行狀屬銘于某某（一本皆作余）以還葬南北不暇叙述今蒙恩自便憩于九江崟自紹聖丁丑迨今政和丁酉二十有一年居士之墓木拱矣而定夫仕不加顯所以奉承先訓磨勵素守久益著也光揚德美其要在是奚復假于褒億之言乎辭不獲已愧不足以助發揮也居士自定夫登朝累贈至中奉大夫銘曰　閭里推孝益不忍譁人與其誠善積于家言無枝葉誨子以身斥聞取達惟是之循子官學省再求補外得請于廷動吉無悔捨彼所爭我實訓之取彼所棄恪守弗違白首未行不貳以俟歿而彌彰慶在有子

陳謹常墓誌

延平善士陳之顔字謹常卒于鬱林葬于合浦慈恩寺之

東初崇寧二年二月予自袁州移竄廉州是年三月過潭州興化寺五月過合浦就拘因于城中之顔自鄉里遠來見其叔祖之幽（一作文）厚窮餓貨米于鬱林得十斛寄合浦其書曰米至公可餬口之顔病恐不得歸又半月僕挈其骨以還予方病瘧癘一慟失聲因成痺瞼不能再哭慈恩在城外不得親臨其穴葬之日遙望而默告之曰汝萬里遠來有意收（一作也）吾骨今誰委乎使汝客死瘴鄉不得歸見老母者由汝叔祖汝叔祖觸禍至深理不生還汝其安穴以待終當與吾骨並遊于海（一作鮮）生死命也壽夭數也先後時也汝其毋憾

侍郎鄒公埋銘

鄒公諱浩字志完世爲杭州錢塘人祖霖故任尚書都官郎中徙居常州晉陵今爲常州晉陵人父戩故任廣濟軍錄事參軍贈朝奉郎公元豐五年中進士第調蘇州吳縣主簿未赴改除揚州州學教授移雄州防禦推官知安州孝感縣事未赴改除潁昌府府學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博士明年用御史來之邵言爲襄州州學教授紹聖三年丁朝奉憂服除改宣德郎元符元年也哲宗召對除右正言明年九月以言事除名勒停羈管新州今上即位復宣德郎添監袁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左正言左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差同修神宗國史遷吏部侍（侍字一無）郎賜對衣金帶是年遇南郊恩奏補仲弟洞爲假承務郎請免脩國史乞閑局改兵部侍郎遂乞外補除寶文閣待制武騎尉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知江寧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明年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寧四年冬移漢陽軍居住五年復承奉郎遂歸常州大觀元年用寶赦轉宣義郎四年特（特一作特）復直龍圖閣公自嶺表還覲側凡六年而癡癘歲作今年春大病遂不起政和元年三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二母張氏封安康郡太君夫人沈氏蓬萊縣君子男二人曰柄曰栩卜以今年十（十一無十字）二月初二日葬公于常州晉陵縣之德澤鄉林莊原祖考之兆從公志也叙復宣德郎陳某叙次

尚書豐公冢識

公姓豐氏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嘉祐四年中進士第歷亳州蒙城縣真州六合縣主簿襄州穀城縣令越州會稽縣丞熙寧十年安公燾使高麗辟公爲書狀官還特改著作佐郎除知開封府封丘縣元豐二年召對除太子中允權（權一作）監察御史裏行改通直郎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避嫌請外補除利州路提點刑獄轉承議郎除尚書工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右司諫轉朝奉郎除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轉左朝散郎哲宗幸太學講尚書賜金紫自祭酒兼侍講除尚書刑部侍郎充北朝國信使還除集賢殿學士知潁州知（一無知字）江寧府紹聖二年除龍圖閣待制知廣州未行除吏部侍郎求外補待請（待請一作待講）除龍圖閣待制以朝散郎知河南府知鄆州知成德軍轉朝請郎知潁昌府知應天府知湖州知杭州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覃恩轉朝散大夫以諫議大夫召轉御史中丞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遷禮部尚書除樞密直學士知蘇州除越州降充寶文閣待制知明州落寶文

生母以子而貴者也。而因事書之。同李文兵部侍郎武公誌例也

黄君墓誌銘

右誌書祖父而不書諱書卒而不書日書孫而不書妻子婿也重在叙其不嗜利而能出穀救人不用術而知致富有命也

李氏墓誌銘

右誌不書卒日非婿也書自卒至葬不以月計而曰殁後四百六十八日某年某月某日祔於某山舅某官某諱之兆同歐文石曼卿墓表例而

少變也彼則因卒日而願數。可得葬之日。此則因葬日而逆推。可得卒之日。同柳文宗直殯誌例也

闞氏墓誌銘

右誌書邑里而不書世系。不書嫁而書入。不書祔于夫。而書逝夫之故。然是益微者。爲其子而銘也。又一例也

實例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知和字德昨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翔唐閤待制知常州責授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道州別駕台州居住除名勒停建州居住崇寧四年移婺州居住五年特授朝散郎管勾亳州太清宮任便居住歸明州大觀元年十二月戊戌薨于正寢壽七十有五公曾祖衍祖表皆不仕父祿贈中奉大夫母淩氏贈華原郡太君夫人李氏贈大寧郡君繼室陳氏贈文安郡君男三人曰安常試太學正曰太常壽州壽春縣主簿皆前卒曰希仁承奉郎女二人長適朝散郎監潁昌府合流鎮商中謙次適奉議郎郭壽孫男曰濟登仕郎遂州遂山縣尉曰治承奉郎曰渙曰漸尚幼孫女一人適承奉郎西京宗子博士張琪曾

孫男女五人希仁得迷罔之疾不能當大事濟自遂山去官承重而歸與其弟治以三年十二月甲申葬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鈒山奥之原叙復宣德郎陳某叙次

晁濟北文四首

墓誌銘四首

[一] 朝請（一作殁）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右誌書自出云父光祿大夫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太君賀氏出也書歷官云調寧國軍節度推官遭安福憂則君既仕後母尚無恙所謂寧國太君益其

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覆沮之廢居閬州之西水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爲祥符人仕本朝爲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以儒學擢高第位將相有勳勞于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謚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光祿生君光祿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君賀氏出也光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右班殿直及長知書嘆曰吾家世如此吾父教

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時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冢卒誘耕民劓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爲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陝衛卒苦于役作僞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執六人且嘗度闕法應死既不忍以要賞見其扭然誠苦于役者爲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僞印帖焚之還其役戍

兵道縣中羣博犯法邏者執于庭數百人譟一作譁縣門且擊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下一作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邏者解縱之既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僉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宗即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採石聚兵緱氏城中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竢報乃下令借富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辦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還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

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借行朝廷方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書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然之爲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洛州一作人下同使者以君權知洛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易集務滅人徒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爲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爲暴其短乃歸功新守而君亦不辯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欲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權知欽州事遷駕

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求閒局差管勾嵩山崇福宮民上書願留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贓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城西有溪所從來高望之洶洶在城上舊有堤圮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乃以衙招寘卒廩之益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如之人初以為煩會明年溪大漲得堤而定人乃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泝洙泗滿必大下因預為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卒不知所為而君規畫素定語吏如此如此城既無虞而民賴以活萬計璽書獎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

朝奉大夫番禺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州事竟八月當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不幸而自樂耶宴賓客為徹樂其忠厚如此還朝散大夫益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為道驛而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絕山倍道崎嶇茅竹間蒙霧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綬時方六十一今上即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勳上柱國為人清慎退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于人明白立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為詩既謝事作燕樂堂于第之西北隅蓋以訓辭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有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适寧鄉縣尉迺鄭州司戶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通直郎王鎮次適道州錄事楚仲（一作沖）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室孫男七人諸孫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

仕可以籍其世而公不賴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競之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亡在其後之子孫

闞氏墓誌銘

闞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祿大夫濮

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七十七以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鄄城縣青山里之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闞氏奉其家事恪如侯不亡而教其男女以職內外有法度故季子宣德郎刪定省曹（一作曾）寺監條貫于民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亦為士妻宜其家曰劉龜年馬希閔二壻也三男及女蚤卒而有孫七人皆宣德之子績綰繙紱緬緝紬可謂盛矣宣德既仕當塗大夫稱其材而所與遊又多一時知名士族人亦歲謂洗馬有子以為榮而宣德君曰吾何以得之維（一作惟）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一作可）銘也已銘曰　善教子以有祿生無

悔從吉卜

墓銘舉例卷之三終

墓銘舉例卷之四

長洲 王 行 止仲

張宛丘文三首

墓誌三首

王仲孺墓誌

右誌諱字鄉邑妻子見銘詩中同韓文施先生銘例也歷官爲政序綱而銘目之又一例也

華陰楊君墓誌

右誌書子曰遺腹同王文王逢原誌例也遠系畧見于序末同王文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

碑例也無銘詩畧也

符夫人墓誌

右誌不書諱同韓文息國夫人誌例也書祖曾而不書諱畧也而諱其夫之父祖同柳文伯祖妣李夫人誌例也書卒而不書日亦（一失字字）畧也

實例

王仲孺墓誌

河南王雯者齒少篤于自修好學而能文余聞之而未見也紹聖四年余以罪戾謫官齊安一日有客墨衰造門視其謁雯也見余則泣而言曰先君與予𦒿矣雯不幸既孤

將葬而無辭以刻先君之墓敢以是屬之了某曰余嘗見朝奉君于京師其深者某之陋所不敢知而其粗與大衆所譽者竊聞之矣不曰篤恭好學而廉儉者歟敏于爲吏愛民狥公直已不撓于權者歟然其人厚于實而薄于名豐內而廉（一作約）外世之君子未必知之余嘗竊聞焉則屬銘于余固宜謹取其爵里行事敘之曰君曾祖諱恪兩頭供奉官祖諱淮越州諸暨主簿贈太常博士考諱起尚書屯田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左中大夫君初補太廟齋郎調陝府湖城縣尉又爲澠池安邑二縣主簿河中府猗氏縣令改宣德郎監解州鹽池兼知縣事恩遷（一作轉）通直郎賜五品

服知孟州溫（一作忠）縣遷奉議郎加武騎尉管勾京北排岸司遷承議郎加雲騎尉監京米倉遷朝奉郎知德州加飛騎尉紹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棄于官享年五十以某年某月某日窆奉君之柩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原以夫人楊氏李氏祔焉銘曰　君諱仲孺時中其字世河南人河清其里以蔭筮仕湖城是尉湖廢官罷留君一歲贊瓘相逢從湖民意其在安邑涌水于野邑人走祠君鞭而罷後令猗氏有愛其民既去十年見之如親賓其耆老以謂子孫民居侵逵使者議毀君紓其苛一道是賴安邑賈鹽民富悍豪君教之學舉其禮其髦孝秀津與鄰悖茲消西民師履犀輸泉君力弛之鰥寡用安令溫治盜曰姑安之勿後其姦吏逸民嬉盜侮而耕厥壞大滋邑豪坐獄重賂而逸君以奇購噂手則（一作兩）獲君之去溫其民涕留耆老百千聲吉于朝惟河內溫邑聯部異河內有請假君決事後守德州河溢而鶩羈（一作熱）民流殍所活萬數伍長驕悍其將管之長以衆逃斥將之疵君謂長叛苟寘（一作置）于罪貸將不問境爲無事一時持權爭欲用君勉之比周君爲不聞云胡不淑五十而債君凡三娶皆有婦道卑初楊氏其父曰愷（一作懋）繼李父周學士集賢令夫人陳姻黨稱焉劉時張闢又楊克（一作古）中婧其三子惟德之同君三男子惟雯在耳進士

登科甚飭而藝陶牙之原鬱乎松檟乘者下之君子之丑

華陰楊君墓誌

華陰楊景從予遊數爲予道其叔父君之賢曰叔父始好讀書博通絕人而其意嘗欲儒先思立武功奇節人亦以是與之兩舉進士罷去不得志客江湖久之無所知名時獨遊山澤間飲酒悲吟詩下未嘗語人其意而人亦莫能測其何爲者熙寧六年朝廷出軍治辰州諸蠻景之先人朝奉君從軍以君從行帥克懿洽城主將李浩請君招未附者君大喜匹馬懷檄入其穴一夕報命得降者數百人俱來明年築懿洽（[illegible]）沅州帥謝麟奇君才留館之君爲

麟書攻守策甚衆未及用而麟罷君亦去明年君卒夫人符氏遺腹産一男子元祐四年某月某日景始獲迎君之喪葬于蘇州某縣某鄉吾叔少孤教養于先兄恂恂如也其死且三十五年矣天窮而人厄之有至是也夫予曰是固無怪彼其悲歔泣下至匹馬入敵輒大喜此其所欲誠（集作試）非易售者窮固其所君諱某字某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世華陰人蓋漢太尉震後云

符夫人墓誌

夫人符氏南海番禺人曾祖祖爲布衣考臻虔州司法（集本作戶）參軍年二十嫁故大理寺丞陳君世則寺丞參知政事諱

恕之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執禮之子夫人歸陳氏陳氏族素貴夫人起寒家以禮奉順莫或敢以貴臨之寺丞君官坎坷家徒四壁（集此句上字）夫人安之內外忘其貧性寬仁無怨忌撫異出子如己子子男四人鼎鼐鼒鼏孫四人鼎與予同學究且是時鼎叔爲郡要官而鼎刻苦自同諸生窮冬積雪寒（集作坐）一室杜門諷誦不輟予竊賢之而考其淵源固已知其親之賢也今年冬鼎以書來云夫人没矣將葬于池州青山之南原而屬予銘狀其行事如此其不誣已夫人年七十其葬實紹聖三年正月己酉銘曰 自微嬪貴儼弗陵從夫于艱順以承考終同穴如平生子孝而賢以有銘

呂成公文三首

墓誌銘三首

林安之墓誌銘

右誌不書族出不書妻子畧也重在叙其學之篤而哀其年之短也叙其師爲之請銘雖紀實又一例也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右誌議論以發其端而著譜學婚議實相爲用考所以見汪王之婚族望稱而情義通同翔文陸

文通先生表例也題書某郡某人母某氏又一例也

金華時瀯母陳氏墓誌銘

右誌議論以發其端而致感歎之意者所以著葬師之說不可信而夫人之識合乎禮同金華汪仲儀母王氏誌例也題書某郡某人母某氏亦同金華汪仲儀母王氏誌例也

實例

林安之墓誌銘

自予與永嘉陳君舉傅良遊每道其學者林安之居貧不

去口歲在壬辰安之始來發相與共學其冬以病歸間二年復自溫來會甚瘠且憊形貌非復昔人而志愈強識愈明其學亦非復昔人也于憂喜參半別去餘月君舉以書訃曰噫安之死矣哀甚不能執筆其爲我銘之蓋安之之爲人隆于師友一日不見則一無則字惘然若有所亡至其合堂同席心融意洽身之休戚年之早莫鄉閭之遠若近皆不暇知病益侵尚講貫繹繹不休獻欵者納忠者代之憂者動之以危語悲辭者日交于前安之蓋自如也士而有志于學者蓋鮮亦既有其志矣怵焉輒移撓焉輒止莫大于死生莫切于疾病疴痛之賊其肌膚及是而猶不舍業使

老其志庸可限其所至耶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十九日卒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其父母葬之于其鄉年實三十四

銘曰　若是而不可謂之成耶彼佻達者竟何成也若是而可謂之成耶夫豈自以爲成也哀哉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譜學姻議一作族不相爲謀而相爲用昔者氏族之學嘗行矣南有王謝北有崔盧品第甲乙聘娶一失其班則咎以爲大恥放乎末流乃或挾以相市于是氏族乃爲婚姻病及其既衰則又混爲一區由卑援高者厥咎僭厥罰常辱厥妖婦乘夫由高耦卑者厥咎貪厥罰常驕厥妖夫虐婦眡鄉者之患未知其孰先後也以吾觀于州閭之嫁娶不外慕不遠求族望既稱情義亦通宜于家而蕃其後者當必由之儞氏族者誠若是亦何負于世乎言金華之閥閱者汪與王爲顯姓夫人受氏于王出適于汪汪王之睦有自來矣蓋于所謂族望稱而情義通者也自初盥饋訖于終勤儉自律未嘗袨服冶容內外親以宴謁者隨多寡及之曰彼以親親之道來空行空返吾恧焉聊以致吾心耳其誨諸子則曰汝曹弟專意經史毋以貨敗一作財爾志婢妾童奴拊循一以和厚條理家事方有緒而夫人則死矣壽甫五十一實乾道九年十二一作一月癸未葬以淳熙元年八月

甲申其鄉惠日其原九里曾祖本贈宣教郎祖登承議郎累贈特進考師方夫曰浩子曰仲儀仲儼仲侃仲偁仲僖女六長以疾在室次適曹著次適曹莊次適時伯茂餘未行時氏婦後夫人七月亦卒孫男四仲儀嘗從予遊先葬請識乃銘之曰　夠其西燕其宗相其原安其宮

金華時澐妣陳氏墓誌銘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初一曰媺宮室次二曰族墳墓是雖死生之大紀三代相傳而不變者也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袤詭怪之說未嘗出于其間斯民之生老壽死藩社繁族以宗名官以氏至于千百年而不

替王政既息衆立封寵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怵並作民始忍以啜粥飲水之時起射名干利之望宅窆所卜畔經（一作徑）遠祖度越疆畛（一作畔）孤峙數舍之外服降屬疏蕪有樵牧不禁者矣甚者兄弟忿鬩或謂是山于伯獨吉或謂是水于季獨凶狐疑相伏暴其親之遺骨而不可掩是可哀也已學士大夫慨然尚論先王之制則世其譁以為遠于人情予獨于陳氏夫人之葬有感焉夫人生（一作方）于壹幃之中組紃是習鐇鑽是共未嘗親接儒先之餘論也病革屬其子曰必祔我先舅之旁毋深徇葬師以咈我志遂改位于舅墓之東曰揚瑪然則墳墓之族賓人情之至願

當巫史紛若之際猶有不讀周官暗與之合者禮豈强人者哉故予樂道夫人之事而論次之夫人諱璯曾祖某祖某父某男四女一孫男二時氏金華巨（一作右）族舅沒姑老夫人以冢婦傳家閨門千指無違言每與其夫語必曰先舅無恙時賓禮髦畯（一作土）課讀諸孫為如何君主其外我主其内毋使一事減于舊可也其子見里有藏書者歸而有羨色夫人出簪珥直數十萬俾為備工費且曰吾家非窮空也特欲異日汝曹見此書不忘吾此意耳夫人歿後諸子為予誦（一作言）之輙涕下不能禁庶幾有成其志者銘曰　葬書五車重折軸徽祥畏識墓不族淑哉夫人見何獨纊息留言毋遠卜有欲踵之求其躅皇舅之原原在麓

墓銘舉例補闕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右碑姓見銘詩中同越州刺史薛公誌例也題書官封而不書姓同贈太尉許國公碑例也

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右碑不書姓畧也詳書兩妻之父祖同昭武校尉李公誌例也　凡神道碑首必詳書其世系重

其所自出也而此畧之先世益可知也（一作矣）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右碑卒不日畧也　凡墓碑題書神道則不書某字而此書之莆田方氏以為亦（一無亦字）變例也

右三文繼韓文後

韓文凡四殿中少監馬君誌太學博士李君誌貝州司法參軍李君誌南陽樊紹述誌李文凡一處士侯君誌柳文凡五故襄陽丞趙君誌覃季子銘故御史周君碣續滎澤尉周君誌與此

表也題不書官而書先生同韓文貞曜先生誌
例也
右柳文
憶崇禎末年館西城王氏甫里許人華至揭示
古今謚法及金石例一書予所未有急手錄之
錄未半遭湖兵爲患避兵者匝月比適館則二
書烏有矣中心怏怏適三十餘年偶過鄧林菴先
生舍及金石例輙出之笥中覺與前本微異假
歸重錄別爲一帙復從汲古閣借得墓銘舉例
又錄一本與謚法合三既喜夙願得完更增別

本尤爲快意庶幾酌古準今于昔人之著有所
攷據無滋疑謬云　癸丑秋九月望後六日耿
菴漫識時年七十有二
墓銘舉例四卷長洲王行止仲編先以唐韓退
之李習之柳子厚次以宋歐陽永叔尹師魯曾
子固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己黃魯直陳瑩中晁
无咎張文潛朱元晦呂伯恭凡一十五家之文
彙以爲例足以續蒼厓潘氏金石例而補其闕
矣是書未見膠本抄自無錫秦氏竊意墓銘莫
盛于東漢鄱陽洪氏所輯隸釋隸續其文其銘

體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彙而臚列之惜予
老矣不能爲也康熙丙戌立秋日秀水朱彝尊
書
余少爲同里先輩孫蕤山先生所知謬託忘年
過從談藝一日先生以書一册示余曰此東吳
王止仲墓銘舉例也每見近人碑版之文漫無
法式得此乃知文章非苟作者余受而讀之爲
錄一通藏于篋衍者有年矣第轉寫之書訛闕
頗多嘗欲校刊行世而一行作吏鞅掌風塵未
暇及也今年冬于吳中藏書家借金孝章手錄

本與錢牧齋家藏本三者合校又取韓柳歐蘇
十餘家文集參互訂正訛者刊之闕者補之疑
者兩存以備考而是書始稱完善既卒業臨潼
張君喆士請授梓乃以畀之長夜展閱回憶與
先生杯酒京師抵掌論文屈指四十餘年恍如
昨日是書向無刻本今得與潘黃二書彙爲一
例以並傳而成先生嘉惠後學之意竊以自慰
潘例有至正五年雕板黃例取諸南雷文定署
爲讎校是役也元和惠君定宇華亭沈君學子
暨張君與有勞焉雅雨山人再書于揚州之官

墓銘舉例卷之四終

乾隆辛亥冬月假滋蘭堂鈔本校勘一過此本
有脫葉以西厓小讀書堆刻本大略補之其字
點畫東君定字畫異耶而所刻於印據此本歟
云惠君所有蔣篁亭藏者是也（[illegible]）閱
兩本輩所書有爲刻本未載者據以墨筆傳之
俾並詳備云桂林野主人（[illegible]）黃丕烈識

蕘圃所虛刻三例見歸田以一
種是其手校乃錄於本是之
所附原跋於後而傳刻數字
云 己未除夕前二日 澗薲

麓堂詩話一卷

（明）李東陽撰

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懷麓堂詩話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李何未出以前，東陽實以臺閣耆宿主持文柄，其論詩主於法度音調，而極論剽竊摹擬之非，當時奉以為宗。至何李既出，始變其體，然贋古之病，適中其所詆訶，故後人多抑彼而伸此。此編所論，多得古人之意，雖詩家三昧不盡於是，要亦深知甘苦之言矣。姚希孟松癭集有此書跋，云李長沙詩以匀穩為主，其為古樂府，弇州譏其類小學史斷，迺其談詩頗律律，是時詞林諸公多以詩為事，卷中所載如彭民望、謝方石輩，相與抨彈甚切，讀之猶想見前輩風致云云。核其詞意，似頗不滿於東陽。然王世貞詆西涯樂府，乃其少年盛氣之時，迨其晚年作西涯樂府跋，已自悔前論。希孟所引，殊不足為憑。惟好譽其子兆先，殆有王福畤之癖，是其一瑕耳。林炫卮言餘錄曰：成化間姑熟夏宏集句有聯錦集，懷麓堂詩話載其客辭已無言，秋螢自相語為高季迪詩。宏捏寫他人姓名。今考集中無之云云。聯錦集今未見，然炫與東陽均正德間人，所見之本不應有異，或東陽偶誤記歟。近時鮑氏知不足齋刻此編，於浦源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句下註曰：案二句宋詩紀事以為鬼詩。今考宋詩紀事所載吳簡詩，誠有此聯，惟上句稍異一二字。然厲鶚所據乃荊門紀略，其書為康熙戊戌己亥間胡作炳所撰，餖飣龐雜，頗無根據，似未可執以駁東陽。況浦源此事，都穆南濠詩話亦載之，知當時必有所據。安知非荊門紀略反摭源此聯，偽撰鬼詩耶。是尤不當輕信新聞，遽疑舊記矣。

麓堂詩話

近世所傳詩話雜出蔓辭殊不强人意惟嚴滄浪詩談深得詩家三昧關中既梓行之是編乃今少師大學士西涯李先生公餘隨筆戲之冢箚未嘗出以示人鐸得而錄焉其間立論皆先生所獨得實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先生之詩獨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蘇之在宋虞伯生之在元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故其評騭折衷如老吏斷律無不曲當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乎於是亦云用託之木與滄浪並傳雖非先生意亦天下學士大夫意也於戲先生人品行業有耳目者皆能知之文章乃其餘事詩話云乎哉姑識鄙意於後遼陽王鐸識

麓堂詩話

長沙　李東陽　賓之　撰

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於詩終於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志意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有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後世詩與樂判而爲二雖有格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爲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則古之教何必以詩律爲哉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堦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沈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予少時嘗曰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又曰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雖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不通姓字麄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銜泥點涴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莓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王介甫得之曰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虞伯生得之曰不及清江轉柁鼓沈簫船頭沙鳥鳴白綃簾美人時共看堦前青草落花多楊廉夫得之曰南高峰雲北高雨雲雨相隨惱殺儂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

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論詩者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予謂若止用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然未敢以語人兒子兆先一日過庭輒自及此予頗訝之又一日忽曰劉長卿白馬翩翩春草細邵陵西去獵平原非但人不能道抑恐不能識因誦予桔槔亭曰閒行看流水隨意滿平田響閘曰津吏河上來坐看青草短海子曰高樓沙口望正見打魚船夜坐曰寒燈照影獨自坐童子無語對人間以爲三四年前尚疑此語不可解今灑然

矣予乃顧而笑曰有是哉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為樂今泥古詩之成聲平側短長句句字字摹倣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

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為第幾絃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予曰試取所未見詩即能識其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為有得費殊不信一日與喬編修維翰觀新頒中秘書予適至費即掩卷問曰請問此何代詩也予取讀一篇輒曰唐詩也又問何人

予曰須看兩首看畢曰非白樂天乎於是二人大笑啟卷視之蓋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為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

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顧元不可為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恆為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問道學名節論乃為詩論

也與予論合者惟張滄洲亨父謝方石鳴治亨父已
矣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則有君子存
焉竟何如哉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
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
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為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
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
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
夫

觀樂記論樂聲處便識得詩法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
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
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為三疊歌之後之
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
謂之達耳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
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為道亦無窮也
今令畫工畫十人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蓋其
道小而易窮而世之言詩者每與畫並論則自小其
道也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
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閒字止提掇出緊
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為難得若强
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云我能
寫景用事豈可哉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為文韓退之以文
為詩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

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為詩則毫釐千
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篇衙行道影焚知坐禪身片日便自穩帖已落第二義
矣所謂燒却活和尚正不須如此說
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
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
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
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為杜
學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有何深意却自是詩家語

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於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以爲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約而同也趙撝謙嘗作

聲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內閣而亡其上一止存總目一卷以聲統字字之於詩亦本而分者於此觀之尤信門人輩有聞予言必讓予曰莫太洩漏天機否也

國初諸詩人結社爲詩浦長源請入社衆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始加賞歎遂納之（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一作鬼詩明詩選作新野詩）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凱在野集專學杜蓋皆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蓋并林最得意者則其他所選可知其選袁凱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若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而選不及何也

律詩對偶最難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至

有兩句三年得之句許用晦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皆有感而後得者也戴石屏夕陽山外山對春水渡傍渡亦然若晏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尤覺相稱耳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鄙褻者乃韓致光
詩也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
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
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
山輩為澀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
然哉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
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

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
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
蕭郎三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謂法與詩法通者蓋
此類也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
皆有評語簡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
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餖飣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
之難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
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
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
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人歸晚
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
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為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
簾幕怕朝東乃艷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
惟楊體易識亦高不難學故耶

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其開合呼喚悠
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

亦當深戒此予所獨得者夏正夫嘗謂人曰李西涯
專在虛字上用工夫如何當得予聞而服之

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
依傍命意託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為多觀所著詩傳
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之作蓋以經史
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

律詩起承轉合不為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為之則
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
既定從容閑習之餘或溢而為波或變而為奇乃有

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強致也若并而廢之亦奚以律
爲哉

選詩誠難必識足以兼諸家者乃能選諸家識足以兼
一代者乃能選一代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而欲
以一人選之不亦難乎選唐詩者惟楊士宏唐音爲
庶幾次則周伯弼三體但其分體過於細碎而二書
皆有不必選者趙章泉絶句雖少而精若鼓吹則多
以晚唐卑陋者爲入格吾無取焉耳矣

古詩歌之聲調節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

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節
意古之人不徒爾也今之詩惟吳越有歌吳歌清而
婉越歌長而激然士大夫亦不皆能予所聞者吳則
張亨父越則王古直仁輔可稱名家亨父不爲人歌
每自歌所爲詩眞有手舞足蹈意仁輔性亦僻不時
得其歌予値有得意詩或令歌之因以驗予所作雖
不必能自爲歌往往合律不待強致而亦有不容強
者也

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
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即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
鷺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
鳴豈易得哉

杜子美漫興諸絶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
蹊徑韓退之亦有之楊廉夫十二首非近代作也蓋
廉夫深於樂府當所得意若有神助但恃才縱筆多
率易而作不能一一合度今所刻本容有擇而不精
之處讀者必顧取之可也

文章固關氣運亦繫於習尚周召二南王豳曹衛諸風

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
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教
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
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荊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
要荒之故六朝所製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君子固
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亦鮮矣本朝定都北
方乃
爲一統之盛歷百有餘年之久然文章多出東南能
詩之士莫吳越若者而西北顧鮮其人何哉無亦科

日不以取郡縣不以鬻之故歟

昔人以打起黃鶯兒三日入廚下爲作詩之法後乃有以谿迴松風長爲法者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爲法要之未必盡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雖異而所至則同若執一而求之甚者乃至於廢百則刻舟膠柱之類詎可與言詩哉

詩之爲妙固有詠歎淫泆三復而始見百過而不能窮者然以具眼觀之則急讀疾誦不待終篇盡帙而已得其意態之在記者一目之間數行可下然非其人

亦豈可強而爲之哉瀟海釣文明嘗以近作試予止誦一句予遽曰陸鼎儀海釣即笑而止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極美則所謂鳳凰芝草人人皆以爲瑞閱數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蘇子瞻在黃州夜誦阿房宮賦數十遍每遍必稱好非其誠有所好殆不至此然後之誦赤壁二賦者奚獨不如子瞻之於阿房及予所謂李杜諸作也邪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強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所自作猶和也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讀書之多明理之至者則不能作論詩者無以易此矣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眞情實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於教而所謂騷人墨客學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窮壯至老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

今之歌詩者其聲調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聽之者不問而知其爲吳爲越也漢以上古詩弗論所謂律者非獨字數之同而凡聲之平仄亦無不同也然其調之爲唐爲宋爲元者亦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規矩之謂而其爲調則有巧存焉苟非心領神會自有所得雖日提耳而教之無益也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槪言之

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李杜詩唐以來無和者知其不可和也近世乃有和杜
不一而足張式之所和唐音猶有得意至杜則無一
句相似豈效衆人者易而效一人者反難耶是可知
已

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
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附諸杜集
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殆非溢美惟高詩在選者畧
見於世餘則未見之也至蘇端乃謂其文章有神薛

華與李白並稱而無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
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
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
耶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論者以爲至妙予
不能辯但恨其意象太著耳

詩太拙則近於文太巧則近於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
之巧者皆詞也

唐音遺響所載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前峯月照一江
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
字翻行數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則見所改字
因歎曰台州有人予聞之王古直云

胡文穆澹菴集載虞伯生滕王閣詩其曰天寒高閣
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日燈火夜歸湖上雨隔籬
呼酒說干將信非伯生不能作也今道園遺藁如此
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因其所自選耶然亦有不
能盡者何也

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
爲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
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畧如科舉之法今世所
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爲考官春日田園雜
興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
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
聞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劉草窗原博已巳歲有詩曰塞雁南飛又北旋上皇音
信轉茫然孤臣有恨無容地逆虜誰能共戴天下行

有時知石勒謝元何曰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字龍沙一洗漣聞者傷之今所刻本似此者蓋不多見也

國初顧祿爲宮詞有以爲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時此書初出頗欲行之故也

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船字韻有曰跟隨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爲何名氏也

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貫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記也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逼予賦予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碁出端觀二韻予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得大觀圍一時戲劇偶記于此一聯按國朝鄭人令惜亦工此體多至十篇題曰三言詩晚稿藏于家

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蜇舌千方一味南人嗤之張汝弼謂之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得其方者亦不能似也予嘗譬今之爲詩者一等俗句俗字類有燕京琥珀之味而不能自脫安得盡唐內法手爲之點化哉虞伯生作竹曰古來篆籀法已絕祇有木葉雕蟲書鳥日親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啼成都門前得鄭簡游少陵夜歸衝雨漢州城真得少陵家法世人學杜未得其雄健而已失之粗率未得其深厚而已失之臃腫如此者未易多見也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於劌鉥無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而無梁棟知其非大道也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張滄洲亨父陸靜逸鼎儀少同筆硯未第時皆有詩名亨父天才敏絕而好爲精鍊奇思硬語間見疊出人莫攖其鋒鼎儀稍後作而意識超詣遂高得趣擺落塵俗筆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雖或矯枉過正弗恤也二人者若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知到古人何等地步而皆不壽以死豈不重可惜哉

謝方石鳴治出自東南人始未之知爲翰林庶吉士時見其送人兄弟詩曰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池塘都是春爭傳賞之及月課京都十景律詩皆精鑿不苟劉文安公批云北見張亨父十景古詩甚佳二友者各相印其妙可也

夏正夫劉欽謨同在南曹有詩名初劉有俊思名差勝如無題詩曰簾幕深沉柳絮風象牀豹枕畫廊東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眉學遠山低晚翠心隨流水寄題紅十年不到門前去零落棠梨野草

中人盛傳之夏每見卷中有劉欽謨詩則累月不下筆必求所以勝之者後劉早卒夏造詣益深竟出其右如虔州懷古詩曰宋家後葉如東晉南渡虔州爲可哀母后撥簾行在所相臣開府濟時才虎頭城向江心起龍脉泉從地底來人代興亡今又古春風回首鬱孤臺若此者甚多然東南士夫猶不喜夏作至以爲頭巾詩不知何也

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着力如許渾詩前聯是景後聯又說景殊乏意致耳

詩有純用平側字而自相諧協者如輕裾隨風還五字皆平桃花梨花參差開七字皆平月出斷岸口一章五字皆側惟杜子美好用側字如有客有客字子美七字皆側中夜起坐萬感集六字側者尤多壁色立積鐵紫白出石壁至五字皆入而不覺其滯此等雖難學亦不可不知也

徐竹軒以道嘗謂予曰杜律非虞伯生註楊文貞公序刻於正統某年宣德初已有刻本乃張姓某人註渠

所親見予求其本弗得也又言方正學勉學詩二十首乃陳剛初詩爲集者之誤亦未暇深考始記之[illegible]（案[illegible]人元進士[illegible]本）

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爲體譬之方言秦晉吳越閩楚之類分疆畫地音殊調別彼此不相入此可見天地間氣機所動發爲音聲隨時與地無俟區別而不相侵奪然則人囿於氣化之中而欲超乎時代土壤之外不亦難乎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

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
長歌之哀過於痛哭歌發於樂者也而反過於哭是詩之作也七情具焉豈獨樂之發哉惟哀而甚於哭則失其正矣善用其情者無他亦不失其正而已矣
秀才作詩不脫俗謂之頭巾氣和尚作詩不脫俗謂之餕餡氣詠閨閣過於華豔謂之脂粉氣能脫此三氣則不俗矣至於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
韓退之雪詩冠絕今古其取譬曰隨風翻縞帶逐馬散

銀盃未爲奇特其模寫曰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則意象超脫直到人不能道處耳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其所爲問荅論議初不過骨角玉石面目采色之間而感發歆動不能自已讀詩者就此求之亦可以自得矣
陳白沙詩極有聲韻厓山大忠祠曰天王舟檝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　　亦成功身爲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鄂王宮和者皆不及餘詩亦有風致

但所刻淨稿者未之擇耳
莊定山孔暘未第時已有詩名苦思精鍊累日不成一章如江稻得秋天露冕春停江上樹往往爲人傳誦晚年益豪縱出入規格如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之類陳公甫有曰自錄不如莊定山有以也
詩文之傳亦繫於所付託韓付之李漢柳付之劉夢得歐有子蘇有弟後人既不前人若又往往爲轄錄者所累解學士縉紳才名絕世詩無全稿黃學士諫收

拾遺逸漫爲集刻今所傳本如采石弔李白中秋不見月不過數篇其餘眞僞相半頗令觀者有慨落吳江冷之歎然則江右當時之英安能逭後死者之責耶若楊文貞公東里集手自選擇刻於廣東爲人竄入數篇後其子孫又刻爲續集非公意也劉文安公亦自選保齋存稿僅以餘草焚之而其所選又猶其獨見與後進之論或不相合不可曉也
楊文貞公亦學杜詩古樂府諸篇間有得魏晉遺意者尤精鑒識愼許可其序唐音謂可觀世變序張式之

詩稱易哉乎楷而已

蒙翁才甚高為文章俯視一世獨不屑為詩云既要平側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工夫然其所作如公子行短歌二曲綽有古調留侯圖四絕句句意皆非時人所到也

劉文安公不甚喜為詩縱其學力往往有出語奇崛用事精當者如英廟輓歌曰府異歷代返儀當武烈文謨有祖風享國卅年高帝並臨朝入門太宗同天傾玉器旋從北門反金輪卻復中興朔幼元臣老朽受恩未報泣遺弓今集中不錄此數篇皆可傳誦讀者擇而觀之可也

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華宮哀江頭諸作槩亦可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為趫健似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弱無生氣自後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偶一啟鑰為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不可不戒也

昔人論詩謂韓不如柳蘇不如黃雖黃亦云世有文章名一世而詩不逮古人者殆蘇之謂也是大不然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皆著不得其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為開擴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再衍之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而其為格亦漸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學逢原而泛應誰與開後學之路哉

歐陽永叔深於為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為深然校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牆藩籬之間耳梅聖俞云永叔要做韓退之硬把我做孟郊今觀梅之於孟猶歐之於韓也或謂梅詩到人不愛處彼孟之詩亦曷嘗使人不愛哉

熊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黃魯直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可見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陳無己詩雜有古意如風帆日力短江空歲年晚興致

薾然然不能皆然也無乃亦骨勝肉乎陳與義一涼
思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
中州集所載金詩皆小家數不過以片語隻字爲奇求
其渾雅正大可追古作者殆未之見元詩大都勝之
固不足深論意者七字有廣狹氣運亦隨
之而升降耶
詩在卷冊中易看入集便難看古人詩集非大家數除
選出者鮮有可觀下戶部華伯在景泰間豫有詩名
對客揮翰敏捷無比近刻爲全集殆不逮所聞聞江

南人率錢刊板附其家所得者以託名初不論其好
惡雖選詩成集者亦然若光嶽英華湖海耆英之類
是已
輓詩始盛於唐然非無從而涕者壽詩始盛於宋漸施
於官長故舊之間亦莫有未同而言者也近時士大
夫子孫之於父祖者弗論至於姻戚鄉黨轉相徵乞
動成卷帙其辭亦互爲蹈襲陳俗可厭無復有古意
矣
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

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蓋惟李杜能兼二者之
妙若賈浪仙之山林則野矣白樂天之臺閣則近乎
俗矣況其下者乎
天文惟雪詩最多花木惟梅詩最多雪詩自唐人佳者
已傳不可僂數梅詩尤多於雪惟林君復暗香疎影
之句爲絕倡亦未見過之者恨不使唐人專詠之耳
杜子美纔出一聯曰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
鄉愁格力便別
王古直以歌故作詩亦有思致題嚴陵詩曰天地此生

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遊西山曰舊時僧去竹房
冷今日客來山路生述懷曰窮將入骨詩還拙事不
縈心夢亦淸餘不盡然嘗與予和雪詩蒸字韻數往
復時出新意予頗訝之久乃覺其爲方石所助蓋古
直時止謝家故也因以一詩挑之謝乃躍然出和遂
成巨卷古直藏而失之懊恨累歲邵郞中國賢偶購
而歸之後古直客死方石盡錄其書畫爲棺斂費而
獨留此卷云
昔楚人多不好吟故少師授彭民望少爲諸生偏好獨

解得唐人家法如淵明詞詩曰義熙人物參差上典午山河甲子中恨殺潯陽江上水隨潮還過石頭東送人曰齊地青山連魯衆彭城山色過淮稀幽花曰脉脉斜陽外微風助斷腸桔槔聲日春風滿畦水不見野人勞皆佳句也獨不自貴重詩不存稿予輯而藏之僅百餘篇而已惜哉

兆先嘗見予記陵詩野行趁夜虎林臥起秋蠅之句問曰是爲秋蠅所苦不能臥而起耶予曰然曰然則愁字悲對不過予曰初亦不計効字外亦無可易者曰似亦未穩請用迴字如何蓋謂爲夜虎所逼而迴也予曰然遂用之

張東海汝弼草書名一世詩亦清健有風致如下第詩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送羅應魁曰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假借曲字爲皆爲時所傳誦嘗自評其書不如詩詩不如文又云大字勝小字予戲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

予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鏡川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官者不以爲然驟之曰吳楚乾坤之句本妙在坼字浮字上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爲足耶後以語予爲之一笑

蘇子瞻才甚高子由稱之曰自有文章未有如子瞻者其辭雖夸然論其才氣實未有過之者也獨其詩傷於快直少委曲沉着之意以此有不逮古人之誚然取其詩之雄者與古人之醇者而比之亦奚翅古若耶

嘗有一同官見予講習心體動相可否輒爲反脣曰

此人胷意人所見亦不能同汝謂這般好渠更說那般好耳謝方石聞之謂予曰是還可與口舌爭耶

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沉着堅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亦傾心應之必使盡力予嘗爲居山詩內一聯渠意不滿予以爲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廊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徵我

予不到此予又爲端禮門古樂府案以爲末句未盡
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蔡相事久乃見
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案不待辭畢已躍然而起
矣
予嘗作漸臺水詩末句曰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瀰
瀰張亨父欲易爲君當還乃見楚王出遊不忍絕望
之意予則以爲此意則前已有之末用兩不字愈見
高高瀰瀰無可奈何有餘不盡之意聞質之方石玩
味久之曰二字各有意竟亦不能決也

彭民望始見予詩雖時有賞歎似未犂然當其意及失
志歸湘得予所寄詩曰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
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黯然不
樂至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
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乃潸然淚下爲之悲歌數
十遍不休謂其子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
酒重論文耳蓋自是不閱歲而卒傷哉
潘南屏時用深於詩亦慎許可嘗與方石各評予古樂
府如明妃怨謂古人已說盡更出新意予豈敢與古
人角哉但欲求其新者見意義之無窮耳及予所作
腹劍辭方石評末句云添一恨字即精神十倍南屏
乃漫爲過目新豐行南屏評以爲無一字不合作而
方石亦尋常視之不知何也姑識之以俟知者腹劍
辭曰腹中劍中自操一日不試中怒號攢鋒結怨身
爲逃一夜十徙徒爲勞千無遺憂死餘恨恨不作七
十二塚藏山坳新豐行曰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
念東歸樂漢皇真有縮地功能使新豐爲故豐城郭
不異山川同公不思歸樂關中漢家四海一太公組

上之對何匆匆當時幸不烹若翁
陸鼎儀嘗言謝方石詩好用兩字及一笑字察之果然
間以語之亦一笑而已不易問憶張亨父嘗言杜詩
好用真字豈所謂許渾千首濕杜甫一生愁者雖古
人亦不能免耶
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其得意時自不失
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之及何也
楊士宏乃獨以韓與李杜爲三大家不敢選豈亦有
所見耶

聯句詩昔人謂才力相當者乃能作韓孟不可尚已予
少日聯句頗多當對壘時各出己意不相管攝儻得
一□當意惟□□名筆爲商搉□□字輒相照應
方石嘗謂人曰西涯最有功於聯句若是則予惡敢
當但憶與彭民望作悲秋長律七言四十韻不欲重
用一字已乃令亡弟東山細加磨勘有一字乃復易
之蓋其用心之勤亦如此其所錄舊草初未嘗有所
擇輒爲王公濟所刻自是始不以草藁假人正坐是
耳與民望聯者幾二百篇爲別錄既久而失近易吉

士舒誥始自長沙錄得之豈民望之詩有不容泯者
耶
集句詩宋始有之蓋以律意相稱爲善如石曼卿王介
甫所爲要皆不能多也後來繼作有至百首者小詩乃
或首尾衡決徒取字句對偶之工而已不足言宮聯
錦集有一絕句曰殘燈照滿夜螢落千山向客啼已
無言秋蟲自相語下注高啟等四人同稱之曰妙一
至此乎時季迪詩未刻行既乃見其鈔本則四句同
全篇特以欠三句捏寫三人名姓耳其妄誕乃僞又

惡足論哉
無邊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萬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獨登臺景是何等景事是何等事宋人乃
以九日崔氏莊爲律詩絕唱何耶
詩中有僧但取其幽寂雅澹可以裝點景致有仙但取
其瀟灑超脫可以擺落塵滓若言僧而泥於空幻言
仙而惑於怪誕遂以爲必不可無者乃癡人前說夢
耳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叉冰

柱雪車詩始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如韓退之效玉
川子之作斲去疵纇摘其精華亦何嘗不奇不怪而
無一字一句不佳者乃爲難耳
風雨字最入詩唐詩最妙者曰風雨時時龍一吟曰江中
風浪雨冥冥曰筆落驚風雨他如夜來風雨聲洗天
風雨幾時來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頭日日風和雨上
界神仙隔風雨未可僂數宋詩惟滿城風雨近重陽
爲詩家所傳餘不能記也
廣武城邊逢暮春不如洛陽城裏見秋風落葉滿長安

不如落葉滿空山庭草木葉下不如無邊落木蕭蕭下若洞庭波兮木葉下則又超出一等矣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爲哉

太白天才絕出真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今所傳石刻處世若大夢一詩序稱大醉中作賀生爲我讀之此等詩皆信手縱筆而就他可知已前代傳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手稿有改定字而二公齊名並價莫可軒輊稍有異議者退之輒有不知羣兒愚那

用故謗傷之句然則詩豈必以遲速論哉

作涼冷詩易作炎熱詩難作陰雨詩易作晴霽詩難作閒靜詩易作繁擾詩難作貧賤詩易作富貴詩難非詩之難詩之工者爲難也

族祖雲陽先生以詩名其和王子讓詩曰老淚縱橫憶舊京夢中岐路欠分明大江自信日流東方寸誰堪託死生短策未容還故里片帆前欲渡滄瀛他年使作芙蓉主慚愧當時石曼卿此詩武初寓水西時作也他詩如曰諸葛有才終復漢管寧無計漫依遼明妃詩曰漢家恩深恨不早此身容向胡中老妾身倘負漢宮恩從此自前原上草皆清激悲壯可詠可歎亡詩惟此變句又在二絕外未見其全集也

國初廬陵王子讓諸老作鐵杖採詩山谷間子讓乃雲陽先生同年進士而雲陽晚寓水新絲會也雖亦預焉其曾孫因今爲廣西參政續作翰林時嘗爲予言予爲作鐵杖歌

吳文定原博未第時已有能詩名壬辰春予省墓湖南時未始識也嘗約爲致一詩曰京華旅食變風霜天上空聽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復見文章神遊汴漫瀛洲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到斜陽予既辭日見考官彭敷五爲誦此詩戲謂之曰場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敷五問其名予亦聞之矣已而果得原博爲第一亦奇事也原博之詩醇郁深厚自成一家與亨父鼎儀皆脫去吳中習尚天下重之

詩用倒字倒句法乃覺勁健如杜詩風簾自上鉤風窗展書卷風鷰藏近渚風字皆倒用至風江颯颯亂帆

秋光爲勢衆予嘗效之曰風江捲地山蹴空誰復北遊如雨翁論者曰非但得倒字且得倒句予不敢應也論者乃舉予西湖詩曰不如城外春多少芳草晴烟已滿城以爲此倒句非耶予於是得印可之益不爲少矣

嚴滄浪容林木落長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眞唐句也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不如下蔵秋氣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如春入燒痕青謂其簡而盡也

夢字詩中用者極多然說夢之妙者亦少如東城不鎖

欽定四庫全書

還家夢一場春夢不分明夢裏還家不當歸乃覺親切陳魏齋師召在南京嘗有夢中詩寄予予戲答之曰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癡人夢轉長以夢爲戲亦所謂不爲虐者也

吳文定當蘇若予嘗作僞戲效其體文定作斑字般字韻詩戲予予和答之往復各五首予東字有曰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君憤志斑捐篋反愧猶送錦揚殘淵簽本無斑換予假東街頭帖畫虎心勞紙上

斑雲開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雞自照斑般字曰聊以師模歸有若敢將交行比顏般鄭師作許三降楚盟守終能九郊般文心捧處漸施女筆陣圍時困楚般文定詩人有佳句今失其稿求之未得也

邵文敬誇書工甚詩亦有新意如江流白如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稱爲邵半江間變蘇書予亦以蘇書答之跋云戲效東坡新體邵誤以爲效其詩作依字韻詩抵予首句曰東坡新體古來稀予又戲次其韻曰東坡新體古來稀此意

欽定四庫全書

茫然失所歸學擬坡書聊共戲書於崑法敢相譏休誇驥裹才無敵未必崔盧樣可依却問晉唐諸國手向來門下幾傳衣因相與大笑而罷

趙子昂書畫絕出詩律亦清麗其彩上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意亦傷甚語武穆墓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句雖佳而意已涉桑越至對元世祖曰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則掃地盡矣其書爲人所題者有曰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天閒八尺龍有曰兩岸青山多少地豈

無十畝種瓜田舟至江心正好有明月却抱琵琶過別
船則亦幾乎罵矣夫以宋室之親辱於夷狄之變揆
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藝之美又足以爲譏訾之
地才惡足恃哉然南渡中原之句若使他人爲之則
其深厚簡切誠莫有過之者不可廢也

近時作古樂府者惟謝方石最得古意如過河怨曰過
河過河不過河奈此中原何夜半機曰國威重谷頭
敕相權輕夜半機皆警句也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有送

人歸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
又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
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
平生馬少游今有聯珠集行於世予集家有刻博樂
見舊書紙背翁親書于兵宮四祖愛而錄之頗疑無
改竄字與他作不類久之見所謂聯珠集者乃知爲
此老詩幸不誤錄也

維揚周岐鳳多藝能坐事亡命扁舟野泊無錫錢奕投
之以詩有一身爲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
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篷之句岐鳳得詩爲之
大慟江南人至今傳之

莊定山嘗有書曰近見肉舟月曖水之句予南行時誠
有之但蒼蒼霧連空上句殊未稱耳

予北上時得句曰山色遠濃晴雨日不能對忽曰鳥聲
歌短長羅冰下殊不省肯曰對似未過然竟不能易
也

王介甫點景處自謂得意然不脫宋人習氣其詠史絕
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若商鞅詩乃發洩

不平語於理不覺有礙耳

凡聯句推長者爲先同年惟羅冰玉最長羅以詩自許
每披襟當之詩有句曰花魂倒蝴蝶坐客疑之輒奮
然曰此吾得意句斷不可易時靜逸當日暗燈隱滅
宴亦然謝方石當日賦然一笑出門去燈火滿天驚
飛鳥尤覺奮迅是僅如周莊栢姿自好之不厭予未
之知也按驚飛鳥叙本作飛鳥驚用東坡句意

襲時諸翰林齋居閉戶作詩有僮僕窺之見面目皆作
青色彭敷五以青字韻嘲之幾致反目予爲解之有

曰擬向麻池爭白戰瘦來雞肋豈勝拳聞者皆笑
界畫有金碧要不必同只各成家數耳劉須谿評杜
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淸簟疎簾看奕棊曰淺絳色畫
正此謂耳若非集大成手雖欲學李杜亦不免不如
稊稗之謂他更何說耶一擧按此條前段疑有脫文

古雅樂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泒中和樂
耳因憶詩家聲韻縱不能髣髴賡歌之美亦安得庶
幾一代之樂也哉

矯枉之過賢者所不能無靜逸之見前無古人而歎羨

王梅谿詩以爲句句似杜子嘗難之輒隨手指摘即
爲擊節以信其說此猶可也讀僧契嵩鐔津集至作
詩以賞之初豈其本心哉亦有所激而云爾

僧最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宋九僧詩有曰縣古槐根
出官淸馬骨高差強人意齊巳湛然輩略有唐調其
眞有所得者惟無本爲多豈不以讀書故耶

予嘗有詩曰鸚鵡籠深空望眼或欲易爲容昨夢又曰
翠籠鸚鵡空愁思或欲易爲空毛羽予不能辯姑以
俟諸他日更與商之

淸絕如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富貴如
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高古如伯仲之
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華麗如落花遊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靑春深斬絕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
擁樹失山村奇怪如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
花開瀏亮如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委
曲如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俊逸如短
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溫潤如春水船如
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感慨如王侯第宅皆新主

文武衣冠異昔時激烈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
河影動搖蕭散如信宿漁人還汎汎淸秋燕子故飛
飛沉著如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精鍊
如客子入門月皎誰家擣練風淒淒慘戚如三年
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忠厚如周宣漢武今
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妙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鯨鱗甲動秋風雄壯如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
造化功老辣如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執此以論杜眞可謂集詩家之大成者矣一擧按此條前段疑

有肬文

張式之為都御史在福建督軍務作詩曰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為言者所劾而罷詩體不可不慎也

巧遲不如拙速此但為副急者道若為後世計則惟工拙好惡是論卷帙中豈復有遲速之迹可指摘哉對客揮毫之作固閉門覓句者之不若也嘗有人言作詩不必忙忙得一首後剩有工夫不過亦是作詩耳更有何事此語最切

元詩山中烏喙方嘗膽臺上蛾眉正捧心交懷狗監知司馬且喜龍門識李膺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撥龍髯直上天皆得李義山遺意至戲爾築壇登大將危乎操印立真王自是假王先買禍非關真主不憐才直世俗所謂偷板對耳不足以言詩也

右麓堂詩話實涯翁所著遼陽王公始刻於維揚余家食時手鈔一帙把玩久之雖然予非知詩者知其有益於詩教為多也將載刻以傳而未果茲欲酬斯初志適匠氏自坊間來予同寅松溪巢子坡古長洲陳子渠庭咸贊成之廼相與正其訛舛釐刻於縉庠之相觀庭為天下詩家公器焉時嘉靖壬寅十一月既望番禺後學貟暄陳大曉景曙父跋

麓堂詩話

李文正公以詩鳴成弘間力追正始爲一代宗匠所著懷麓堂集至今爲大雅所歸詩話一編折衷議論俱從閱歷甘苦中來非徒游掠光影娛弄筆墨而已仁和倪君建中手鈔見贈亟爲開雕俾與滄浪詩法白石詩說鼎峙騷壇爲風雅指南云

乾隆乙未仲秋上浣知不足齋後人鮑廷博識